

濟公活佛

繡像仿宋本





2367516

濟公全傳卷三

第一百四十一回 衆家人忠心護主 孫道全奉命救人

話說張士芳把棚槓講妥，開了兩個單子，都沒留定錢。四百銀子在他懷裏揣着，回來見安人。老太太就問：「孩子，你把棚槓都定妥了？」張士芳說：「姑母不用你老人家分心。我辦事準得鮮明，借們家裏搭棚不能叫人家恥笑。我定的果搭過脊棚都要起脊帶瓦，攏前後搭暖棚客座兩面，包細蔦不漏木頭，滿帶花活。四面玻璃窗戶要五色天井子，門口搭

翠帶花，活紫彩子，有鼓手樓子，裏面烙口座，搭大花座，要五色綢子，紫月亮門，帶欄杆，月臺，南鋪地錦，燈，玻璃的，紫彩綢帶牌樓，週圍月臺，玻璃欄杆，這個棚要叫別人講去，準得一千銀，我只二百兩，講得先省。辦事不能叫我兄弟回來抱怨。老安人一個女流之輩，那裏懂得？只說不多不多，傍邊王孝站着，等他說：「你在誰家定的棚？」張士芳說：「天和棚舖。」王孝說：「我也在天和棚舖講的，照你所說的東西，一樣不短，短應可是四百兩講的，還告訴你說，你講槓多少錢？」張士芳說：「一千六百兩。」王孝說：「我講的八百兩，也跟你一個樣。」張士芳一聽，一愕，這小子真是口巧舌能。當時說姑母，你別聽他們的，他們打算把我開開，他們這麼便宜麼？老太太一聽，歎了一聲，說：「王孝，你們這是何必？我內姪他還能賺我的錢麼？你們去罷。」王孝說：「他不能賺錢，自己想一想，我一片好心，白費了，賭氣轉身出來，衆家人在大門堂裏坐着一個個生氣。這道小子狼心狗肺，那個說就盼着借們公子爺一回來，這小子就得滾開，省得他這裏充二號主人。大家

正在紛紛議論，只聽外面一聲響，道佛貧道閑遊三山，悶踏五嶽，訪道學仙。貧道我乃是梅花山梅花嶺梅花道人，衆家人一看，來了一位羽士黃冠，玄門道教，頭戴青緞九梁道巾，身穿藍緞道袍，青護領，腰繫杏黃絲絛，白襪雲鞋，背一口寶劍，綠沙魚皮套，黃絨穗頭，黃絨挽手，手執一把鬚刷，面似淡金，細眉明目，鼻直口方，三絡黑鬚，飄在胸前。只見肉，真是仙風道骨，一表非俗。衆家人就問：「道爺來何幹？」老道乃答曰：「貧道乃梅花山梅花嶺梅花道人，正在洞中打坐，心血來潮，指一算，知道王善人有難，貧道腳駕祥雲，前來搭救。爾等到裏面通裏，貧道並不要分文資財，所謂了然功德。家人一聽，說道爺來救我們員外爺呀。」老道說：「正是。」王孝一聽，甚爲喜悅，趕緊往裏飛跑，來到裏面。

2367516

說安人大喜。老太太一聽說這東西混賬員外爺，可要死你。還說大喜，喜從何來。王孝說：現在外面來了一位老道，說是梅花山的神仙，他說能救員外，豈不是大喜。張士芳一聽，趕緊就攔說：你們那弄來的老道，妖言惑眾，却不是來賺兩個錢，有銀子也不給他，趁早叫他快去。王孝說：人家老道說了，他是行好不要錢。張士芳說：你滿嘴胡說，他不要錢，莫非自己帶着鍋走。王孝說：人家自己說不要錢，傍邊王全之妻董氏，可就說：王孝，你把老道請進來，給員外賄賂也好，倘若賄好了，真化一千兩二千兩還化呢，賄不好，可不能給他。王孝說是立刻轉身來到外面說：道爺我家夫人有請，老道點頭，大搖大擺，往裏就走。書中交代來者老道，非為別人，正是黃面真人孫道全奉濟公之命前來搭救。王安士同雷鳴陳亮來到海棠橋，叫雷鳴陳亮在酒館等着。孫道全道才來到王員外門前，假充神仙，同家人來到裏面。張士芳一聽，就說：你這牛鼻子老道，那來的，跑到這裏來冤人。孫道全口念無量佛說：貧道我不能跟你一般見識，我要來搭救王善人。張士芳說：你不用妖言惑眾，你知道老員外是甚麼病。老道說：山人自然知道，但是恐其說出來，有人難以在這裏站着，怕他臉上掛不住。張士芳說：你到說說老員外是甚麼病。老道說：王老員外乃是被陰人陷害，張士芳說：你滿嘴胡說，老員外素常待人甚厚，是一位善人，那個家人能害老員外。老道說：到不是家人陷害，我出家人以慈悲為門，善念為本，說話要留口德，不能明說。常言道：話到舌尖留半句，事從禮上讓三來。張士芳說：老道，你真是造謠言，到是誣陷害老員外。老道微然一笑說：你真要問害老員外之人，乃是男子之身，陰毒婦人之心，內宅之親，外姓之人。張士芳一聽這幾句話，臉上變顏色，眾家人大衆一都聽猜疑是他內宅之親，外姓之人，不是他是誰。大衆明白，又不敢說，都拿眼瞞他。張士芳惱羞成怒說：老道，你不用信口胡說，你說有陰人陷害，有甚麼憑據。老道說：那是有憑據，你把家人叫過一個來。張士芳說：叫家人幹甚麼。王得祿過來，老道說：管家，你到老員外床底下，床板上，摸有個桃木人拿下來。王得祿果然到床底下，伸手一摸，說：不錯，有東西。立刻把桃木人拿下來，一看，其形跟人一樣，裏面有老員外的生辰八字。張士芳這小子，心中有愧，他溜出來了。直奔三清觀，一見董太清，張士芳說：董道爺，你這個方兒真靈，我姑父只打那一天，就沒起來，昏迷不醒，我姑父不死，我就能張羅辦白事。董太清說：總得七天，人才能夠死，不到七天是不行的。張士芳說：靈可是靈，白費了董太清說：甚麼。張士芳說：今天來了一個老道，是梅花山的梅花真人，他說能給王安士治病，他叫家人把桃木人給拿出來，他還說出害王員外的人是男子之身，陰毒婦人之心，內宅之親，外姓之人，不是我是誰，他算沒說明我的名姓，我跑出來了。董太清說：我告訴你，勿論他是誰，他也救不了我。

由那一天晚上我做把王安士的三魂拘來一魂，七魄拘來兩魄。我在這攝魂瓶裝着，他焉能好的了。張士芳一聽說，雖然你把王安士的魂拘來，在攝魂瓶裝着，要據我想，這個梅花真人必來找你，你要攝魂瓶。董太清說，他不來便罷。他如果真來，我先將他結果了性命。張士芳說，怕你不行。我贈人家那個老道，真是仙風道骨，穿着藍緞子，這袍黃臉膛，三絡黑鬍子，比你闊的多，大概能爲比你大。找你來，要不你不給也，許要了你的命。董太清說，你真是氣死我也。正說着話，就聽外面一聲無量佛。張士芳說，是不是來了。董太清一聽，氣往上撞，自己一想，好老道，竟敢壞我的事，還敢找到我門口來。我給他個先下手的爲強。後下手的遭殃。想罷，由牆上把寶劍摘下來，手中擎着劍，氣呼呼往外鉤奔。一開門，舉劍剛要刺，一暗不是梅花真人，見門外站定這個老道，身高八尺，膀闊三停頭，上梳着牛心髮髻，身穿青布道袍，腰繫絲絛，白襪雲鞋，勒下佩着一口寶劍，綠沙魚皮鞋，黃絨襪，黃絨腕手，肩擔一根扁擔，扁擔上有兩個包裹，面如刀鐵，兩道重眉，一雙眼，察如環，鼻直口方，耳兩絡黑毫，短擁擁一部鋼髯，由如鋼針，似鐵線，根根見肉。董太清剛要用寶劍刺，一暗不是外人，趕緊把寶劍擎住，嚇得亡魂皆冒，急忙上前行禮，不知來者老道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二回 二妖道貪財施邪術 兩豪傑設計盜魂瓶

話說董太清拿寶劍出來一暗，不是別人，正是他師兄張太素。由外面回來，董太清趕緊一行禮。張太素一暗，氣往上冲說，好師弟，我教會了你，能爲你，你會拿寶劍要殺我，這到不錯。董太清說，師兄莫生氣，這內中有一段隱情。張太素說，甚麼隱情。董太清說，師兄進來說，張太素來到裏面說，怎麼一段事。董太清說，師兄，你交給我，害人那個方法，却是真靈。現在我害了一個人。張太素說，害誰。董太清說，害永安村的王安士。張太素一聽，勃然大怒說，好，你害別人，我不惱。你害王安士，我且問你，你們廟裏兩頭香火地，誰施捨的。董太清說，王安士。張太素說，修蓋大殿誰的銀子。董太清說，王安士。張太素說，緣簿誰給寫的一年四季供燈油，誰供給廟中吃的糧米，誰施捨的。董太清說，也是王安士。張太素說，你既知道都是王安士，他是借們廟裏頭一家施主，你害他，你還有良心麼。董太清說，我到不是要害他，是張士芳叫我害他的。許給我五百銀子。張太素一聽，呵了一聲說，既是五百銀子，還罷了。殺人到落兩把血呀。我只打算白害了人呢。這還可以。張士芳先一聽，要不好。這一提五百銀子，見張太素也是見財起意的強徒。張太素說，你害人爲甚麼。拿寶劍把我砍呢。董太清說，現在有一個梅花真人，把桃木人給去了。我只打算他來找我，要攝魂瓶。我故此拿寶

劍出去。這個老道要壞我們的事。張太素說：「不要緊，我交給你害人七天，準死。我還會叫他當天就死的法子。」張士芳你去買點應用的東西。今天晚上我管保叫王安士咽氣。明天張士芳你就辦白事。張士芳甚為喜悅，立刻把應用的東西買來。等到天有二鼓以後，星斗出全了。張太素在院中擺設香案，把包頭上紮頭繩解開，披散開頭髮，手中仗劍燒上香，一禱告。三清教主在上，保佑弟子張太素，把王安士害了，得張士芳五百銀子。我再給三清教主掛袍，還願上供。其實三清教主也不能為掛袍上供，就保佑他害人，也沒有這不開眼的神仙。張太素禱告完了，畫了三道符，用寶劍尖一挑，點着口中念念有詞：「三道符燒完，老道一用寶劍，說聲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赫把攝魂瓶打開，立時就見一陣陣冷氣吸人，一聲聲山林失色，咕嚕嚕聲如牛吼，嘩啦啦進來一個滴溜溜就地亂轉。原來正是王安士魂魄，一陣陣陰風慘慘，眼睛老道就把魂魄收在攝魂瓶之內，用紅綢子一封，五色線一繫，兩個老道同張士芳來到西配房屋中。這屋裏靠西牆有條桌，頭前八仙桌，兩邊有椅子，兩個老道在椅子上坐，把攝魂瓶放在條桌當中。張太素說：「張士芳，你不信你去賄去，你姑父此時咽了氣了，明天你辦白事，你可得給五百銀子，不給我照樣收拾你。」張士芳說：「我焉有不給之理。」正說着話，就聽東配房後有人喊：「我要上吊了。」張太素一聽，說：「賢弟你聽東邊有人喊，要上吊，你去賄賄，焉有不管之理。」董太清說：「賄賄去，我聽聲音像東後院說着話。」兩個老道同張士芳出來，將門倒帶上，走到東配房後一裏，本來院裏有一顆樹，在樹上搭着一件大氅，見這人頭戴翠藍色六瓣壯士帽，藍翠箭筒，薄底靴子，白臉，臉俊品人物，正解下絲絛，搭在樹上，拴套口中，自言自語罷了。人是生有處，死有地，閻王造就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死了死了，萬事皆休。老道一看說：「朋友，你怎麼跑到我們院裏上吊來了？我們跟你無冤無仇，素不相識，你這可不必這人拾頭一看說：「道爺不可見怪，我實不知道道廟裏有人，我只打算是空廟呢。我要知道有親主，我天胆也不敢來攪擾。」老道一聽，這人說話，很通情理。這才說：「朋友，你為甚麼要尋死呢？我看尊駕堂堂一表，非俗，大概不致不明白，為何尋此短見？」這人歎了一聲說：「道爺要問一言難盡。我本是鎮江人，保鏢為業，我保着二十萬銀子鏢，走在這東邊漫漫裏，不想出來一夥強盜，約有四五十人，把我截住，要當鏢車。我一提我們鏢局子的字號，這些賊人也不懂場面，他們說：「就是皇上從此路過，也要留買路金錢。」我一動手，他們人多勢衆，我一人焉能敵得了？二十萬銀子被他們劫了去。我自己越越沒路，有心回去，這場官司打不了，客人焉能答應，叫我賠，我那有銀子賠？我一想，莫如一死方休。董太清說：「你家裏有甚麼人呢？」這人說：「家中有白髮的娘親，綠鬢的妻子，未成丁的幼兒，母老妻單子幼。」老道說：「既

是你家中有老母妻子。你要一死家中一家子全塌了。便我勸你。你別想不開。你到本地衙門去報去。留下案底。你還是回去。你總是實有其事。客人不信。叫他到本地衙門來細查此案。客人不能夠要你的命。你想對不對。你快去罷。我也不讓你廟裏坐着了。今天我們廟裏有佛事。這人點點頭說。多虧道爺開導我。我謝謝道爺。立刻深施一禮。由樹上把銅幣拿下來。立刻跳牆出去。老道轉身往回走。剛來到院中。只見西配房屋中有一個人。紅鬍子。藍靛臉。正要盜竊魂瓶。老道一看。氣往上撞。說。孽障大胆。立刻把門堵住。書中交代來者非是別人。正是雷鳴陳亮。這兩個打那來呢。原來孫道全在王安士家中。把桃木人拿下來。王員外還是不能起來。衆家人就問說。仙長。你老人家看我家員外是甚麼病。孫道全說。你家員外被人陷害。失了魂了。我得去找魂去。衆家人說。好道爺那裏找去。老道說。你們不用管我。今天晚上把你員外的魂給找來就好了。衆家人說。員外的病。只要你老人家救得了。全愈。準得好好謝你。老道說。我到不要謝禮。所爲了。然功德。我要去找魂。晚上再見。說罷。出了王宅。一直來到海棠橋酒館之內。雷鳴陳亮兩人在。喝酒等着呢。見孫道全來了。陳亮說。師兄。喝酒罷。三個人吃喝完了。孫道全把雷鳴陳亮叫到酒館以外。無人之處。說。二位師弟。師父有吩咐。叫你二人今天晚上。奔西邊那座三清觀。師父提說。那廟裏西配房屋中。條案桌上。有一個瓶。叫攝魂瓶。俗們師祖王安士的魂。被那廟裏老道拘了去。攔在瓶裏。你二人去把瓶盜來。就把王員外救了。可千萬要小心。那兩個老道可不好惹。都會妖術邪法。你二人可要留神。雷鳴陳亮點頭。立刻往前走。雷鳴說。三弟。借門。二個人你盜我盜。陳亮說。二弟。你飛簷走壁之能。竊取靈妙之巧。比我強。講說口巧舌能。見甚麼也說甚麼話。機靈便。眼力健。我比你強。二哥。你盜瓶。我使調虎離山計。把老道調出來。雷鳴說。你怎樣使調虎離山的妙計呢。陳亮說。我沒準。贖事做事。也許放火。也許裝神作鬼。兩個人說着話。來到廟門以外。陳亮說。二哥。你在西邊踮着我。打東邊使調虎離山計。陳亮上牆一看。兩個老道在西配房裏。一間後院。東首有一顆樹。陳亮這才嘆。上吊。雷鳴踮兩個老道出去。他由房上下來。剛要進西配房。雷鳴又怕屋裏還有人。方才也沒問孫道全。他這廟裏有幾個老道。雷鳴心中一猶疑。又怕兩個老道回來撞上。他又到東邊來探探。聽兩個老道正與陳亮說話。雷鳴復又回來。剛要推門。又怕屋中有人。聽了一聽。才推門進去。兩個老道回來了。見雷鳴正要伸手拿攝魂瓶。董太清一聲喊。嚷。好孽障。大膽。雷鳴一回頭。見老道已到門口。願不得拿攝魂瓶。拉刀想要往外闖。馮想道。張太素用手一指。竟把雷鳴用定神法定住。不知雷鳴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三回 雷鳴智殺張太素 悟禪氣吹董太清

話說張太素用定神法把雷鳴制住。老道心中就明白了。說賢弟方才白臉上吊的，是跟他一處的。一個是調虎離山計，一個來盜瓶，對不對？董太清說有理。立刻吩咐張士芳把雷鳴捆上，兩個老道坐下說：「你這處好大膽量，竟敢前來盜攝魂瓶，你姓甚麼？誰叫你來的？」那個白臉使調虎離山計是誰？趁此說實話。雷鳴說：「我一個人來的，那個白臉不認識。張太素說誰叫你來偷盜攝魂瓶的？」雷鳴說：「我自己要來偷的。」張太素說：「你怎麼不偷別的，單偷我這瓶子呢？」雷鳴說：「做賊的暗見甚麼就偷甚麼。我愛這瓶子，我就要偷。」張太素說：「你這廝大概不說實話。」張士芳給我把繩棍拿來，我非打你，你也不說。」張士芳立刻把繩子拿來，張太素就把雷鳴的衣裳解開，用繩子占水一抽，雷鳴破口大罵。叭叭一連就是數十鞭，打的雷鳴身上盡是傷。陳亮在外面等候多時，不見雷鳴出來，陳亮暗中一探，老道正打雷鳴。陳亮一看二哥，心中難受，有心下去。又知道老道妖術邪法，不是老道的對手，不下去。暗着二哥受這樣委屈，心中又不忍。陳亮真急了一陣，大殿後面堆着許多乾柴，陳亮立刻掏出自來火，給把柴草點着。少時連大殿都着了。張士芳偶然看外面一亮，往外一跑，大殿火起來了。張士芳說：「可了不得了，大殿着了。」火董太清一聽，先把桌上攝魂瓶揣起來。同張太素張士芳出來，到後面打算救火。陳亮此時進去，把雷鳴揣出來，一直奔海棠橋，再回頭一看，三清觀烈焰飛騰，火光大作。陳亮來到海棠橋，找着孫道全說：「二位師弟把攝魂瓶盜來，沒有？」陳亮說：「師兄，你看不但攝魂瓶沒盜來，我二哥被老道打了一身傷，我使調虎離山計，才救出來。俺們得找個地方叫二哥歇歇，上點止痛的藥才好。」孫道全說：「只可到王宅去罷。」這才帶領陳亮，背着雷鳴，來到王宅。先叫陳亮在傍邊等着。老道一叫門，管家王孝開門一看，說：「仙長來了，甚好。」孫道全說：「我有兩個採魂童受累了，要借你們書房歇歇。你等可別偷着跑。」王孝說：「是了，我們鬆開，你同着進去罷。」老道這才同着陳亮，把雷鳴揣到書房，擱到裏間屋中，叫雷鳴定神，數上金瘡止痛散，把簾子落下。老道在外間屋中一坐，少時有家人進來獻茶，說：「祖師爺，你給我們員外把魂找來，沒有？」我們員外可咽了氣了。老道說：「你告訴裏面安人，不要緊，可千萬別哭。我準管保死不了。」正說着話，就聽外面一亂，說：「三清觀着了火，把廟滿燒了。」孫道全見家人出去說：「二位師弟，你們兩個人，這個亂惹大了。」三清觀廟都燒了，那兩個老道準要來找我拚命。陳亮說：「那也無法，我焉能騙我二哥活活打死呢？他不來便罷，他要來，俺們三個人跟他拚命。」孫道全說：「事已至此，二位

師弟也不必管。那兩個妖道都會邪術。你兩個動手也是白送死。莫若你二人逃命去罷。我自有的道理。他要找我。我跟他去就是了。說着話。已然東方發白。只聽外面叫門。家人出去一看。是董太清。張太素。兩個老道。見大殿東西配殿一點沒剩。只燒的片瓦無存。兩個老道一跺腳說。張士芳。因為你把我的廟都燒了。我兩人非得找這個梅花真人去拚命。這兩個老道。真是梅花真人。主使來的。張太素說。我知道這個真人。是靈猿化身。僧們去找他。去立刻來到王安士門首。一叫門。家人開門一看。認識說。董道爺。張道爺。二位這麼早來。此何幹。張太素說。你們這裏住着一個梅花真人。麼管家說。不錯呀。張太素說。你叫他出來。就提我二人找他。有事。家人立刻到裏面說。仙長爺。現在外面有三清觀的董道爺。張道爺找你。孫道全一聽說。二位師弟。你們走的罷。雷鳴陳亮說。師兄。我二人惹的禍。要一走豈不叫兄長受累。老道說。你二人去罷。我去見他。孫道全當時來到外面。一見董太清。一聽認識說。原來是你呀。孫道全說。二位道友。有甚麼話。僧們找清靜地方說去。兩個人事情彼此說出來。叫人家恥笑。你我都是三清教的門人。僧們的事。找地方說去。張太素說。跟我走。三個老道一直奔海棠橋而來。焉想到雷鳴陳亮早越房出來。後面遠遠暗中跟隨。三個老道來到海棠橋。天光大亮。張太素說。孫道全你說罷。孫道全說。僧們往北去。到天台山下。那裏沒人說去。張太素說。走。三個人一直到天台山下。孫道全說。二位道友。找我為甚麼。董太清說。你無故壞我的事。你主使一個藍臉。一個白臉。把我的廟燒了。我焉能容你。孫道全說。二位道友。不便動怒。僧們彼此都是三清教的人。你把攝魂瓶給我。好叫王員外給你修廟。照樣賠你。也別管藍白臉。那兩個人。咱們一概不提。你暗好不好。董太清說。你算白說。今天我非得把你宰了。方出我胸中之氣。我拿攝魂瓶。我自己會叫王員外修廟。何必你叫王員外給我修廟。孫道全說。二位別生氣。慢慢說。董太清那裏肯聽。伸手拉出寶劍。照定孫道全。就是一劍。孫道全並不還手。往傍邊一閃。口中直央求說。二位道友。饒了我罷。我給賠罪。磕頭。還不行嗎。董太清一劍跟着一劍。張太素臉朝南站着。輪着說。非殺了你。不出二人之氣。口中直罵。這個時節。雷鳴陳亮兩個。由東邊繞到北邊去。蹲在石頭背後。雷鳴一暗說。三弟。你暗僧們。師兄不還手。儘躲。這兩個老道。真可恨。我先把這兩個老道。冷不防宰了。以報打我之仇。說着話。雷鳴拉出刀來。悄悄往前就走。張太素臉朝南站着。雷鳴由北邊打他身後。頭往前來。心裏說。你要不回頭。我就把你宰了。焉想到老道也是惡貫滿盈。該當死。並沒回頭。只顧暗董太清動手。雷鳴湊到近前。冷不防手起刀落。嗚味一下。紅光崩現。鮮血直流。張太素的人頭滾落在地。死屍栽倒。董太清一暗。師兄。被那藍臉殺了。說好孫道全。我說你們是一黨。不是把我師兄殺了。我今天非

要你們的命不可。雷鳴陳亮說：僧們三個人，要他的命，正說着話，只見張太素的人頭，忽然由地下飛起來，有兩丈多高，照定董太清的腦袋，砸下去。董太清說：師兄你死的屈，你別鬧鬼呀，你找你的仇人，我准給你報仇。正說着話，人頭又飛起來，又照他打去。一連數次，大眾留神一看，在西邊石頭後頭，有個小和尚，在那裏吹呢。孫道全一看，認識是悟禪，書中交代，悟禪打那來呢。原本濟公帶悟禪到松陰觀，一拜魯修真，本來魯修真是個修道的人，跟濟公一談，知道濟公是得道的高僧，二人到是道義相交，和尚把乾坤顛倒迷路旂，送給魯修真，和尚說：我將來到常山院，慈雲觀，有進一步大難，非道友救我不可。魯修真說：聖僧有用我之處，給我信，我必到。越談越對，就留和尚師徒住下。次日天剛亮，和尚說：悟禪，你到天台山下去，救你三個師弟去。悟禪點頭，來到天台山，下在暗中，藏着見孫道全直央求，後來見雷鳴把張太素殺了，悟禪這才吹人頭，打董太清。孫道全一聽見說：小師兄快來，董太清也聽見說：好妖精，竟敢這樣無禮。悟禪一撒肚子，一口氣把董太清給吹起來，離地有一丈，噴咚把老道摔下來。悟禪又吹，吹起來，摔下去。正摔董太清，忽聽山坡一聲無量佛說：

山中清，山中清，萬緣不到好修行。眼前浮雲傾富貴，崖下流水無因橫。是是非非不管我，長長短短沒人爭。惟有一時動情處，嶺頭一曲古英風。

一位老道信口作歌而來，大眾睜睛一看，嚇得亡魂皆冒，不知來者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四回 老仙翁一怒捉悟禪 二義士夜探天台山

話說悟禪正在氣吹董太清，忽聽山坡一聲無量佛，信口作歌，來了一位老道，頭帶舊布道巾，身穿破衲頭，白綾高腰襪子，直搭護膝，厚底雲履，面如古月，鶴髮童顏，一部銀鬚，真是髮如三冬雪，鬚賽九秋霜，在手中提着花籃，背後背着乾坤奧妙大葫蘆，來者老道非別，乃是天台山上清宮東方太悅老仙翁崑崙子董太清一看，趕緊跪倒，口稱：租師爺在上，弟子給租爺叩頭。孫道全也跪下了，悟禪也嚇得不敢吹了。雷鳴陳亮不知這個老道的來歷，這位老道在天台山上，道德深遠，這座天臺山有四十五里地高，他的廟站在上面，叫接雲嶺，這座山上，豺狼虎豹，毒蛇怪蟒，極多，凡夫俗子也到不了。孫道全、董太清都認識，故此趕緊行禮。老仙翁一看說：你兩個人爲何如此爭鬪？從實說來，這個妖精是誰？孫道全說：回稟租師爺，這個小和尚是我師兄，我拜魯真和尚爲師，我要跟魯真學習點能爲法術。老仙翁一聽

說好。我山人正要找濟顛呢。老仙翁爲什麼要找濟公作對呢。這內中有一段緣故。書中交代。老仙翁爲甚麼要找濟顛做對呢。只因前者褚道緣張道陵兩個老道。被雷鳴陳亮給把衣裳都剝了去。兩個老道及至還醒過來。一睜赤身露體。褚道緣說。這怎麼好。要在街上一走。誰曉得見誰不打耳光子的。老道張道陵說。俗們到天台山上清宮去找。祖師爺去罷。兩個人白天不敢走。等天黑。還是走山裏。不敢走村莊。到上清宮。一打門。小道童由裏面出來。一開門說。二位怎麼連褲子都沒有了。必是賭輸了。褚道緣說。不是我二人被濟顛和尚欺負苦了。我二人要見見祖師對求。祖師爺替我們報仇。說着話。來到裏面。一見老仙翁。老仙翁這個氣就大了。說兩個東西。怎麼這樣不要臉。連褲子都沒了。張道陵說。祖師爺有所不知。塵世上出了一個濟顛和尚。與三寶滅三清。他說三清教沒有人都是畜類。全都是披毛戴角。不是四道所生。脊背朝天。橫骨插心。他把我二人的衣服全都剝了去。求祖師爺大發慈悲。給我們報仇。也給我們三清教轉轉臉。老仙翁一聽說。我聽說濟顛和尚是個羅漢。怎麼會說出這些話來。童兒去拿出兩身衣服來。叫兩個人穿上。那時我見着濟顛。我到要問問他。褚道緣張道陵兩個人穿上衣服。在廟裏住了一天。走了。今天老仙翁早晨起來。在山上採藥。看見山下一股妖氣。直冲斗牛之間。故此這才下山來看看。一問孫道全。他提說拜濟公爲師。故此老仙翁說。我正要找濟顛。又問你兩個人爲何爭鬥。孫道全說。奉濟公之命。搭救王安石。怎麼董太清張太素害人。拘魂。從頭至尾。細述一遍。董太清說。祖師爺。你看孫道全無故他使人把我的廟燒了。方才那個藍臉。把我師兄殺了。老仙翁說。董太清。你這孽障。無故不守本分。貪財害人。張太素死有餘辜。你把攝魂瓶拿出來。不準你再動手。山人今天便宜你。董太清不敢不拿出來。立刻把攝魂瓶拿出來。老仙翁說。孫道全。你拿攝魂瓶去。救王安石。這個小妖精。是你的小師兄呀。我把他帶上山去吊起來。你給你師父濟顛送信。叫他前來見我。他一天不來。我把他吊一天。他兩天不來。我把他徒弟吊兩天。那時他來。我把這妖精放下。孫道全也不敢多說。悟禪就嚇的不敢跑。怎麼不敢跑呢。知道老仙翁身後背着那乾坤奧妙大葫蘆。勿論甚麼妖精。裝到裏面。一時三刻化爲膿血。老仙翁立刻把悟禪擱到花籃之內。老道竟自上山去了。雷鳴陳亮這兩個人就急了。雷鳴說。師兄。你瞞這個雜毛老道。把俗們小師兄捉了去。你爲何不管呀。孫道全說。你二位師弟有所不知。這個老道。可惹不起。神通廣大。法術無邊。連俗們小師兄。他那麼大道行。都不敢跑。我更不敢惹了。雷鳴陳亮一聽。氣往上衝。說。你惹不起。我兩個人可惹得起。俗們小師兄被他弄了。走。我二人焉能袖手旁觀。孫道全說。二位師弟。打算怎麼樣呢。雷鳴說。這個老道不是就在山上廟裏住麼。孫道全說。是呀。雷

鳴陳亮說我二人非得把老道宰了給小師兄報仇不可孫道全說二位師弟可千萬不可任性這個老道可非同別人可比你二人豈不是白送死依我說趁早別碰釘子雷鳴陳亮說你說不算我二人拚着我們兩條命不要了說着話往山上就跑孫道全再三攔也攔不住這兩個個人隨後就追老道展眼再睜老道不見了這兩個個人焉能追得上老道駕着趁脚風走了這兩個個人追去山路甚是崎嶇坑坎不平正往前走見眼前一道澗溝南北有五丈餘寬深有萬丈當中只有一道獨木橋東西沒有路非得走這根獨木橋過不去陳亮一看這根木頭年深日久都朽了用手一挖木屑就往下面吊陳亮說二弟你看非得走這根獨木橋過不去要走當中這一斷掉下去落在山澗裏就得摔個肉泥爛雷鳴說偕們拚個死去非得把老道殺了把小師兄救回來陳亮說是兩個人把心一橫立刻施展陸地飛騰法就打着這根木頭上走過來也沒怎麼樣二人這才又往前走約走了數里之遙忽見眼前有一隻猛虎兩隻眼燈籠相似張着血盆大嘴尾巴來回直擺把地下的石子掃的往上直飛雷鳴陳亮兩個人一看嚇的亡魂雷鳴說老三你看這可要沒命有心回去罷走在獨木橋也許吊下去虎若要追也跑不了兩個人一想該死也活不了拉出刀來真往前走走到猛虎跟前老虎拿鼻子聞聞一搖尾竟自走了雷鳴陳亮嚇的一身冷汗陳亮說二哥哥兩個人許沒有人味了老虎聽見聞聞都搖尾不吃雷鳴說偕們兩個人走罷不該是他嘴裏食說着話二人又往前走眼見日已西沉正往前走只見大嶺上有一條大蟒足有三十餘丈長有缸粗細兩隻眼似兩盞燈雷鳴陳亮被老虎嚇的一身冷汗覺着毛骨悚然剛把汗乾了些身上彷彿長點力氣這又聽見大蟒把兩個人又嚇得驚魂千里不往前走是不得山上又沒有兩條路陳亮說二哥哥有處死有地方才老虎沒吃偕們這大蟒也許不害人偕們悞往前闖正說着只見這條大蟒一陣怪風竟自去了雷鳴陳亮說好險好險你我兩世為人二人微緩了緩又往上走來到了上清宮約有二更天一看滿天星斗濛濛月色山影靜悄悄空落落見這座廟前至後三層三殿週圍地勢占的不小正山門坐落北向上面有字是泥金匾刻的字上寫護國勅建上清宮東西有角門都關着廟門口有兩根旗杆廟裏有兩根旗杆雷鳴陳亮二人看罷揮身躍上牆去往裏一望正當中大殿五間帶月台東西各有配殿中院栽松種竹清風飄然大殿東邊有四扇屏風門套着是第二層院子兩個人躡房越脊施展飛簷走壁如履平地相仿往後鈞奔站在房上一看東跨院裏有燈光道院中也是四合房北上房五間南倒座五間東西配房各三間北上房屋中射出燈光雷鳴陳亮來到北上房前披施展珍珠倒掛簾夜叉探海式往屋中一看見屋中靠北牆條案上面有些經卷頭前八仙桌上面

有一盞燈兩邊有椅子。老道正在上首椅子上坐着。在燈下看書。這屋中是明三暗五。再一看房椽上吊着符籙。縑子拴着腳頭。衝下吊着倒勢。雷鳴陳亮一看。氣往上撞。立刻拉刀將手伸出。由上面一翻身跳下來。往屋中就闖一揪。縑子打算推刀殺老道。馮想到老道一抬頭說好孽障。大胆的狂徒。用手一指。用定神法。就把雷鳴陳亮定住。雷鳴陳亮氣往上撞。破口大罵老道。立時吩咐來人。他兩個小童。將他縛到後面去。結果性命。不知二位英雄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五回 永寧村法救王安士 韓家院捉拿章香娘

話說老仙翁把雷鳴陳亮量住。吩咐把二人抬到後面去。結果性命。這個時節。傍邊過來一人說。師父。你老人家大發慈悲。這兩個人是弟子的結拜兄弟。又是我的救命恩人。求祖師爺看在弟子說上。饒恕他二人罷。二位賢弟跟我到後面去。雷鳴陳亮一看。說話這人。乃是夜行鬼小崑崙。郭順。雷鳴陳亮正破口大罵。郭順說。二位賢弟別罵了。立刻把雷鳴陳亮帶到後面去。老仙翁還怒氣未息。天光剛亮。只聽外面一聲無量佛。小道童出來一看。夾者乃是孫道全。書中交代。孫道全自從山下見雷鳴陳亮追趕老仙翁去。他也無法。拿着攝魂瓶。鉤奔永寧村。來到王安士家。一打門。家人一看。說道爺來了。可會把我們員外爺的魂給找來。孫道全說。找來了。家人立刻同孫道全來到裏面。一看。王員外已然如同死人一般。孫道全把攝魂瓶拿出來。打開一念咒。王安士的魂歸了竅。當時王安士啊呀了一聲。一睜眼說。我好悶得。眾人一聽。老員外說。話來。都喜歡了。安人說。員外你好了。員外說。我沒有病。彷彿做了一場大夢。眾人說。員外爺你騎了好幾天了。昏迷不醒。要不是這位仙長。把你老人家救了。就了不得了。老員外說。原來如此。立刻翻身起來。如同好人一般。要給老道磕頭。孫道全說。老員外千萬別給我磕頭。我要損陽壽。家人先給拿過桂圓茶來。王安士喝了。就覺着心裏發空。家裏有現成的燕窩粥。先給員外喝了一碗。老員外請真人外面書房坐。老員外也就不敢給老道行禮了。穿好了衣服。陪着來到書房。叫家人預備上等菓酒。眾人無不感念老道的好處。家人把酒擺上。老員外陪着孫道全。喝酒談心。老道喝着酒。忽然往東一看。一股妖氣直冲霄漢。書房是西房。正往東看。老道就問。老員外。這東院裏是甚麼人住着。王安士說。那院裏是我一個拜弟。姓韓名成。跟我也是世交。老道說。他家裏有甚麼人。王安士說。他家裏夫婦兩個。有一個兒子。叫韓文美。有兒婦。道爺說。這個做甚麼。孫道全說。我看那院裏有一股妖

氣冲天。那院中準有妖精。王安士一聽說道：「沒聽說他家裏鬧妖精。真人看着準有妖精。」老道說：「那真假。準有。」王安士一想：「我與韓員外至有交情。既知道焉有不管之理。」說道：「道爺既贖出來，何妨慈悲，跟我過去，給把妖精除了。」那院裏韓員外跟我至好，也不是外人。孫道全說：「可以。」我山人去賄賂。老員外立刻同老道來到隔壁一叫門。韓員外家的管家出來開門。一看說：「王員外，你老人家好了。」王安士說：「好了。」你管家員外可在家裏。家人說：「在家裏。」王安士說：「你到裏面通稟一聲。我來見你。」家人有事，家人立刻進去。一回稟韓成趕緊迎接出來。孫道全一看：「這位韓員外好樣子。身高八尺，膀闊三停，頭戴寶藍員外巾，迎面嵌美玉。他本是武舉出身，身服藍緞員外整，腰繫絲絛，白襪雲履，面如紫玉，濃眉大眼，三緘黑鬚。一見王安士，連忙施禮說：「兄長欠安，可會好了。」小弟少來問候。王安士說：「你我兄弟知己，勿敘套言。」韓成說：「這位道爺是誰？」王安士說：「這位乃是梅花真人。我的病就是這位道爺救的。」韓成拱手往裏讓。來到書房，落坐。家人獻上茶來。王安士說：「今天我同道爺來，非為別故。我方正在書房吃酒，真人看你這院中有妖精。我想你知己，我不能不管。我求真人過來，給你降妖捉怪。」韓成說：「我這院中沒鬧過妖精。道爺怎麼賄賂有妖精呢？」孫道全說：「我看這股妖氣，還是陰氣，必是女妖。員外，你把女眷連婆子了，都叫出來。真人一賄，就賄出來。」韓成說：「可以。」立刻叫家人給內室送信，叫安人少奶奶、婆子了，都出來。少時內宅女眷都出來。老道來到院中，一看有一位婦人，二十多年，長得姿容美絕，秀麗無雙，有兩個丫環攙着。孫道全一看：「這個婦人是妖精。」老道拉出寶劍，一指說：「好妖精，見了山人，還敢大模大樣。」這婦人並不言語。孫道全說：「你還不現原因。」這婦人也不言語。孫道全舉寶劍趕過去，就要砍。這個少婦非是別人，乃是韓成的兒婦。怎麼會是妖精呢？這其中有一段情節。韓成之子韓文美，本是個念書的人。當初跟王全、李修緣都是同窗的書友。就是韓文美年歲居長，王全次之，李修緣頂小。皆因李修緣一走，王全也不念書了。韓文美就剩下一個人，自己在家中用功。偏巧他妻子故世，韓文美就無心念書，時常帶着書童出去游山玩景，以解心中之悶。韓成打算給他續室，老不合式，高不成，低不就，故此就誤下了。這天韓文美帶着書童又出去遊玩，走到永寧村西，覺着口乾舌燥。韓文美就說：「童子，你我到那裏去歇歇。」歇歇找杯茶吃。童子說：「眼前這不是清靜處。廟裏老尼姑，不是公子爺的師傅。帶們到廟裏去喝茶好不好？」韓文美一想也好。立刻同書童來到廟門口，叫門。工夫不大，就見由裏面出來一個小尼姑，把門開開，說：「公子爺來了。」韓文美說：「老師傅可在廟裏？」小尼姑說：「在廟中。」公子爺請裏面坐罷。韓文美帶着書童，這才往裏夠奔。一直來到西跨院。這院中是西房三間，北房三間，南房三間。小尼姑來到北房禪堂。

一打簾子說師父韓公子來了這房裏老尼僧法名妙慧一聽說韓公子爺來了趕緊由裏出來說公子爺來了怎麼這們閉在韓文美趕緊行禮說師父一向可好弟子有禮老尼說好公子爺請坐韓文美坐下老尼姑叫來人倒茶來只聽裏面屋中一聲答應真是皎滴滴聲音一掀簾子由裏面出來一個帶髮修行的少婦韓文美一看真似貌比天仙給韓文美過來一倒茶韓文美就聞着婦人身上帶着一陣蘭麝之香這婦人把茶倒上慢閃秋波斜乜杏眼瞞了韓文美一眼轉身進屋中去韓文美一瞞這婦人當時心神飄蕩這才問老尼僧這位婦人是誰呀妙慧說這是我新收的徒弟他姓章名叫香娘他原是這村北的人他丈夫故世家有婆母要逼他改嫁他不願改嫁情願出家拜我爲師就在我這廟裏侍奉佛祖韓文美點了點頭坐了片刻立刻告辭一出廟直彷彿把魂留在廟裏到了家中茶思飯想躺在炕上茶飯懶用一閉眼就見章氏香娘在眼前自己得了聖思病韓員外夫婦跟前就是這一子一見兒子病了趕緊請名醫醫治醫家先生也瞞不出甚病症來一天不如一天那韓成一想這病來的怪就把書童叫過來一盤問我家公子上那去了不說實話把你打死書童不敢隱瞞就把上清靜菴裏去遇見章香娘之故一說韓成夫婦疼兒子趕緊叫人把清靜菴老尼姑接來安人說親家你瞞你徒弟病得利害你得救你徒弟我夫婦就是這一個兒老尼姑說我怎麼救他安人說你廟裏聽說有一個章氏香娘你只要給我兒把親提妥了他的病就好了老尼姑說我提說人家跟我出家我勸人家改嫁那如何使得安人說你費費心罷只要你給提妥了我必當重謝你老尼姑說我提着瞞罷當時老尼姑回去到廟中跟章氏香娘一提先前章氏不願意後來香娘願意了老尼姑給韓宅送信韓成還是定轎子娶親娶姑娘一樣韓文美一聽說定了病就一天比一天見好等娶過來夫妻恩愛的如膠似漆公婆也歡喜兒婦婆子丫環都沒有不跟少奶奶合式的半年多的光景也沒人知道他是妖精今天無故被孫道全看出來孫道全擺寶劍剛要刺焉想到韓成惱了由後面冷不防打孫道全一個嘴吧夾起來到大門外把老道扔下說你那來的老道跑到我家裏來撒野說我好好的媳婦是妖精你快滾罷說完了話關上大門回頭進去孫道全一想正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自己也覺得臉上無光莫若找我師傅我把妖精捉了可以轉轉臉想罷立刻往前就走剛一出巷口就聽後面忽然起了一陣怪風諒情必是妖精追趕下來不知孫道全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六回 孫道全捉妖遇害 濟禪師拉船報恩

話說孫道全出了永寧村，正往前走，忽聽由後面起了一陣怪風，刮的走石飛沙四起。孫道全一聞這陣風，異香撲鼻，心裏說了不得了。這個妖精追下我來，要跟我做對，正在心中思想，何嘗不是只聽後面有人說話。好孫道全，你住那走。仙姑娘，你這日無冤，近日無仇，你敗我的事，拆散我的金玉良緣。我仙姑這幾年沒吃了，今天我開開殺戒，把你吃了。我好飽餐一頓。孫道全一回頭，果然是那個婦人追下來了。孫道全趕緊拉出寶劍，一指說：好妖怪，你好天膽，你竟敢跟山人前來做對。我今天結果你的性命。妖精說：並非我仙姑娘找你，你無故懷着鬼胎，壞我的事。我焉能饒你。孫道全擺劍就刺。妖精一閃身，抖手祭起一塊混元如意石。這石頭能大能小，起在空中，好似一座泰山。照孫道全頭頂打來。孫道全也有點能為，受過廣法真人沈妙亮的傳授，一瞞石頭打下來，趕緊口念護身咒，搥劍訣，一指說：勒令立刻石子現了一道黃光，墜落於地。妖精一瞞說：好孫道全，你敢破仙姑的法寶，立刻又一抖手。孫道全一看，無數的長蟲奔孫道全要咬。孫道全知道這是障眼法，立把把舌尖嚼破，往上一噴。這些長蟲完全現出原形，都是紙的。妖精勃然大怒說：孫道全，你敢破仙姑的法術，說着一撒肚子一張嘴，噴出一道黃光。這是他三千多年的內丹。孫道全立刻覺着身子一麻，翻身栽倒。妖精哈哈一笑說：我打算你有多大能為，原來就是這樣。今天合該我吃你。立刻把孫道全一提，來到山神廟，把孫道全擱在裏面。妖精把門一關，打算要現原形吃孫道全。正在這般景況，就聽門外哈哈一笑說：好孽障，真乃大胆，竟敢要吃我徒弟。來來來，俺們爺們較量較量。妖精一聽，往外一看，來了一個窮和尚，書中交代來者乃是濟公。濟公由八卦山叫悟禪走後，跟坎離真人魯魯真告辭，魯魯真說：聖僧何妨在我這廟裏多住幾天。你我以盤桓盤桓，和尚說：我還有要緊事故。你我後會有期。和尚出離了八卦山，往前行走，來到一個小碼頭。見王全、李福、正進酒館，和尚也掀簾子進去。王全、李福剛坐下，要了一桌酒席，和尚也進來，向王全說：鄉親才走到這裏，王全一看是蕭山縣樹林子裏，遇見那窮和尚。王全說：大師傅，你也來了。和尚說：你們二位這些日子才到這裏。王全說：別提了。我二人在蕭山縣遭了一場官司，耽誤了幾天。和尚來鄉親你回家去罷，你不必找我表弟，找也找不着。你一天到家，你表弟也是一天到家。你兩天到家，他也兩天到家。你那時到家，他就到家了。王全說：是大師傅沒吃飯罷，和尚說：可不是。王全說：你在這裏一同吃罷。和尚說：敢情好。王全立刻叫伙計拿過一份杯筷碗碟來，和尚就

坐下，伙計把乾鮮果菜蔬上齊，和尚大把抓菜，李福就瞞着不願意，和尚抓起來還讓呢。你們二位吃這把，王全一瞞，和尚真饒，滿臉抹油，王全嫌饒說，和尚你吃罷，那盤子都是你吃，和尚說，我就得其所哉，王全吃點不吃了，李福也飽了，和尚大吃大喝，大抓連跑堂的都拿眼瞪，和尚跑堂的心說，好容易來了一位闊大爺，要成桌的酒席，吃不了，好吃的剩點，這叫和尚拿手一抓，怎麼吃？王全見和尚吃完了，叫伙計算賬，這個時節，由外面進來一個人，說，那位搭船走，我們船上上海棠橋，李福說，公子爺，你們搭船走罷，王全一聽說，你還提坐船，提起來嚇的我魂飛胆裂，你會記得曹娥江坐船嗎？李福說，曹娥江那是包船，這是搭船，這船上別的客座多着呢，這才問管船的你船上有多少人？管船的說，有二十多位了，李福說，上海棠橋我們去，船上有舒展地方，沒有管船的說，前後艙人都滿了，就是上鋪閉着，你們二位上海棠橋，坐在上鋪，給五百錢，李福說，錢到好說，今天這就開船，管船的說，這就開船，李福道，才把酒飯賬給了，說，公子爺上船罷，王全站起身往外走，和尚說，你們那裏見罷，王全也不知和尚說那裏見，主僕同管船的出了酒舖，來到碼頭，河岸上船，衆坐船人都說，還不開船，管船的說，開船，我們船上就是兩個人，還得僱一個拉篷的，就開，正說着話，那窮和尚，梯他由東來了，管船的正嚷，誰來拉篷，和尚答了話說，我去，管船的說，大師父，你一個出家人，拉篷行麼？和尚說，行，出家人按一口鍋，也跟俗家差不多，都得振錢喫飯，管船說，就是，大師傅你拉罷，立刻把篷板給了和尚，管船的撒跳板開船，濟公禪師把篷板一拿，拉着就走，書中交代，濟公要拉船，所為報答表兄王全出來找他，披霜戴雪，早起過眠，這點辛苦，和尚故此拉篷，人家拉篷喊船號，和尚一邊拉着，篷信口說道：

這隻船，兩頭高，坐船的主人心內焦，踏破了鐵鞋無處找，弟兄相見不分曉，到天臺，才知道，骨肉至親兩相照，和尚念完了，往前走着，信口又說道：

想當年，我剃度，捨身體，洗髮膚，歸於三寶，做佛徒，松林結茅廬，妄想除，餘思無，真被累，假糊塗，臉不洗，手不沐，無事笑泥沽，走陸路，游江湖，好喫酒，愛用肉，不管晨昏香焚爐，混寄在世俗，風霜冷到穿葛布，天氣熱到披裘服，為善要誅惡，濟困要扶危。

和尚一邊念着，往前走，又念：

這一隻船，兩頭搖，管船的女人好細腰，由打去年抱了一抱，直到如今沒着摸，管船的一聽說，和尚別玩笑，你滿嘴說的是甚麼話呀，和尚說，我不管了，說着話，和尚把篷板一扔，撒腿就跑，管船的

說你們賄這個和尚真是半瘋拉了這半天猛快到了他跑了。他也不要拉錢的錢。衆坐船的人一個個全都樂說。這個和尚真有點瘋病。大眾紛紛議論。這且不表。單說和尚撒腿就跑。直奔山神廟而來。羅漢爺先把靈光佛光金光閉住。來到山神廟門口。和尚一推門說。好孽障。你這胆子真不小。竟敢喫我徒弟。待我來結果你的性命。妖精正要喫孫道全。忽聽門外有人說話。妖精回頭一看。是一個窮和尚。短頭髮有二寸多長。一臉的油膩。破僧衣短袖缺領。繫絨線。疙裏疙搭。光着兩隻脚。穿着兩隻草鞋。長得人不要緊。貌不驚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濟公禪師把三光閉着。妖精一看。是一個凡夫俗子。當時氣往上冲。說好個窮和尚。你敢前來多管我仙姑的事。你豈不是前來送死。和尚說。你這東西。無故不守本分。纏繞韓文美。還敢欺負我徒弟。今天我非得要你的命。妖精一張嘴。照定和尚噴出一股黃氣。打算要把和尚噴倒。馮想到和尚哈哈一笑。道好孽障。你會噴毒呀。大概你也不認識我老人家是誰。我叫你賄和。和尚一摸腦袋。露出佛光靈光。金光。妖精一看。見和尚身高丈六。頭如麥斗。身穿直裰。赤着兩隻腿。光着兩隻脚。原來是一位知覺羅漢。妖精嚇的連忙跪倒。嗚嗚叫不住聲。有人言。獸有獸語。說聖僧你老人家饒命。並不是我要與妖害人。因那韓文美他賄見我。他要託人說我。我才跟他成親。求聖僧大發慈悲。饒了我罷。和尚說。你現原形。我看看妖。糞立刻身形一幌。現了原形。和尚一看。這才明白。不知到是甚麼妖精。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七回 濟公施法治妖婦 羅漢回家探姻親

話說濟公露出佛光靈光。金光。妖精這才跪倒央求。和尚叫妖精現了原形。一看原來是一個香獐子。書中交代。這個香獐子乃是天台山後天母宮有一個玉面老妖狐的第三的徒弟。他有三千五百年的道行。這個老妖狐乃是五雲山五雲洞五雲老祖的女兒。自稱玉面長壽仙姑。這個香獐子他常到清靜菴去聽經。後來他一想。莫若我拜老尼姑爲師。跟他學學經卷。自己搖身一變。變了一個美貌的婦人。到菴裏去投奔老尼姑。他說他是村北住家丈夫。故世婆母要叫他改嫁。他不願意改嫁。要拜老尼姑爲師。情願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爐香。侍奉佛主。他說姓章名叫香娘。老尼姑妙慧信以爲真。不知道他是妖精。把他收下。馮想到韓文美賄見他。惦念在心。託老尼姑說媒。老尼姑到是怕韓文美死了。韓成夫婦絕了。到是一番好意。把香娘子給韓文美說了去。今天香獐子遇見濟公。當時求濟公饒命。和尚說。你要叫我饒你也行得。你依我一件事。章香娘說。只要聖僧饒命。有甚麼事。聖僧只管吩咐。和尚說。你附耳如此如此。

然後這等這樣依我的話照樣辦，我就曉你。香禪子說：「聖僧怎麼說我怎麼辦，和尚說：『既然如此，你去你的。』」僧們後日見香禪子立刻一現身，竟自去了。和尚道：「才把孫道全救過來，孫道全一明白過來，睜眼一看，濟公在旁邊站着。孫道全趕緊給師父行禮，和尚說：『你無故要多管閒事，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沒有那麼大能為。還要捉妖，沒捉成妖，差點叫妖精把你喫了。』」孫道全說：「多虧師父前來搭救，不然我命休矣。」和尚說：「你捉妖，叫人家把你打出來，你還有甚麼臉見人？」我選擇你一場，叫你精神充足了。孫道全說：「師父，我怎麼把神仙充足了？」和尚說：「你附耳如此道：『嚴道等道樣，就把仙家充整了。』」孫道全點頭答應。和尚說：「你去罷。我還有事。」和尚出了山神廟，一直來到海棠橋，路西裏有一座酒館，字號鳳鳴居。初時這座酒館，原來是韓文美、王全、李修緣三個人，每人拿三百銀子，成本開的，到不為賺錢，所為三個人隨便消遣。後來李修緣一走，王全也不到，鋪子去照料韓文美一病，把這個鋪子就交給家人王祿。照管本來王祿就不務正，最好押保賭錢。現在王全又出外去找李修緣，王祿更沒人管他了。自己胡作非為，把買賣全叫他輸了。鋪子後頭擱上寶局了。前頭把掌櫃的跑堂的全散了，就剩了一個小夥計。王祿今天正在擱櫃裏，只見由外面進來一個窮和尚，和尚說：「辛苦，辛苦，王祿也不認識，是李修緣一來，濟公難家數載，二則又是僧人打扮，一驗的泥也認不也是誰了。」王祿說：「大師傅，喝酒呀。」和尚說：「喝酒，拿兩壺來。」王祿給拿兩壺酒過來，和尚喝了，又要兩壺，喝完了四壺酒，和尚站起來就走。王祿說：「大師傅，怎麼走麼？」和尚說：「喝夠了，不走怎麼着？」要沒喝夠，還喝呢？」王祿說：「你走，給酒錢。」和尚說：「給錢上，你這喝來。」王祿說：「我這喝來，怎麼就不給錢呢？」和尚說：「我沒錢，我本不打算喝酒，皆因你這寫着窮和尚，喝酒不要錢。」我才來喝酒。王祿說：「那寫着和尚用手一指說：『你賄。』」王祿一賄，果然牆上貼着一張紅紙，上面寫着：「本鋪窮和尚，喝酒不要錢。」王祿說：「這是誰跟我鬧着玩的？」和尚說：「掌櫃的，你這鋪子怎麼這麼熱鬧？」王祿歎了一聲說：「大師傅，別提了。先前我這買賣一開張，很好，都叫我押寶輸了。現在把買賣做的這個樣，和尚說：『僧們兩個人，到是同病相憐。』」我和和尚有二十頃稻田地，兩座廟，都叫我輸了。我也是押寶押輸的。現在我可學出高眼來，都說：『高眼沒褲子穿。』」這話一點不錯，是局上賄見我，都不敢叫我拿個三百錢，叫我喝茶。我就指着裏局上，王祿一聽說：「大師傅，你會押寶麼？」和尚說：「會，勿論甚麼寶，瞞不了我。銅盒子，木盒子，打寶，飛寶，傳寶，遞寶，全瞞不了我。我一要就得贏，如同檢錢一般，就是衆局上，都不叫我押。我沒了法子。」王祿一聽說：「僧們這後面院有寶局，和尚你要給我猜幾個。」紅不但我請你喝酒，我還給你換換衣裳。」和尚說：「你有錢麼？」王祿說：「有我告訴你說罷。」我剛借了二十吊印子錢，坐地

八扣給九六錢，十弔給八弔，二十弔實給十六弔。一天打二弔四百錢，打一百天，合滿錢二十四弔。連底子找得出十弔錢的利錢，沒法子不能不借。這還是指着鋪子借的。大師傅你跟我到後面去，你給猜幾個紅。我贏了苦不了你，和尚說就是罷。立刻同王祿來到後面一看，後面這裏有好幾十個人圍着寶案子，剛把寶匣子開出來，和尚說：掌櫃的，你押罷。這寶進門關三，你押大拐三孤釘，準是正紅。王祿一想：那有這麼巧？倘若押上把十六弔錢一輸，那還了得？自己不敢押，和尚說你不押，這寶可是三。王祿說：賄賂再押罷。正說着話，做活的叫寶一揭蓋，果然是三。王祿一賄一賄，脚自己後悔，不該不押。這要聽和尚的話，把十六弔錢都押上孤釘，贏四十三弔二百，少時就見又把寶匣開出來。王祿說：大師傅，這寶你猜甚麼？和尚說：方我叫你押三，你不押，這寶還是三。王祿心中又猶疑說：方才開三，這寶那能還是三呢？和尚說：你愛聽不愛聽？王祿一想：先賄賂再說罷。焉想到一開寶又是三。王祿自己又一賄脚說：這是怎麼說話？兩寶來錢並住一百多弔，和尚說：你是不聽話。王祿說：我那知道說着話。第三寶又掉上盒子。王祿又問：大師傅，這寶押甚麼？和尚說：這寶押二，這叫黑虎下山。王祿一想：和尚連猜了兩寶紅了，這寶許沒準。我莫若賄一寶罷。和尚說：你又不押。王祿說：等等別忙，眼看着又一揭蓋是二。王祿自己一想：我是甚麼東西，和尚果然是高眼，我不聽。和尚說：你老不押我走了。王祿說：別走，自己一想：這寶拚出十六弔錢不要了，和尚叫我押我就押。想罷一賄寶又開出來。王祿說：大師傅，這寶我押甚麼？和尚說：我猜三。你愛押不押？王祿一想：恨了當時把十六弔錢滿攔在三上押孤釘，心裏擔着心，見寶蓋一揭，是么紅的衝么白的衝三。王祿一瞪眼說：和尚你賄這寶么？押輸了，和尚說：誰叫你先不押。我連猜三寶紅你不押，我那能夠寶寶猜着。王祿一想：這有甚麼法子？不答應和尚也是白鏡。和尚連一條整褲子都沒有，自己蹶着嘴，賭氣出來，和尚也跟着出來。剛來到外面，就見王全幸福一掀簾子進來，和尚說：鄉親才來呀。王全一賄說：和尚你也來了。和尚說：可不是，鄉親你快回去罷，不必在外面就延了。在外面就延，你也找不着你表弟，你回去。你一天到家，你表弟也到家，你兩天到家，你表弟也兩天到家，你那時回去，你表弟也就到了。王全說：是和尙你做甚麼在這裏呢？和尚說：我喝了四壺酒沒錢，他不叫我走。鄉親你替我給了錢罷。王全說：是我給罷。李福可就有點不願意。王祿一賄主人回來，趕緊回來行禮。王全說：王祿我且問你，這兩天老員外喜歡不喜歡？要喜歡我好回去。王全本是個孝子，來打聽打聽。倘如老員外要不喜歡，自己暫且不敢回去。怕爹爹說，故此先來問。王祿說：公子爺你回去罷。老員外幾乎死了，聽說今天才好。公子爺要昨天回來，還趕上着急了。老員外已然都上牀咽了氣，多虧有一位

老道給救了。王全一聽一楞，說老員外甚麼病呀。王祿說不是病，聽說是被陰人陷害，聽說大概是張士芳勾串三清觀董老道張老道，可不知是怎麼陷害的。公子爺快回去罷。王全一聽說別人都可說，惟張士芳他可不該。素常我給他銀錢，他到生出這樣心來，直乃可恨。和尚說鄉親你們說着話，我要走了，立刻濟公出了酒館，這才要夠奔永寧村。甥舅相認，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八回 探娘舅濟公歸故里 點奇夢聖僧度善人

話說濟公出離了酒館，一直夠奔永寧村。來到故土原籍，濟公一看，數了一聲，離家這幾年的光景，村莊都改了樣子，正是兔走荒苔，狐眠敗葉，俱是當年歌舞之地，露冷黃花，煙迷廢草，亦係舊日征戰之場。濟公一看舊日兒童皆長大，昔時親友半凋零。羅漢爺一進西村口，見路北一座大門封鎖，正是當年濟公自己的住宅，緊握着三座大門，正當中就是王安士的住家。東隔壁是韓員外的宅子，西隔壁是李修緣的宅子。自修緣走後，王員外派人就把這所房子騰空了，用封條封上。濟公今日一看，睹物傷情，回憶當年有父母在堂，家中一呼百諾，如今只落得空房一所，自己孤身一人，未免心中可慘。濟公再抬頭一看，見娘舅王安士正在門口站定，兩眼發直，似乎心有所思的樣子。書中交代，王員外爲甚麼今天在門口站着呢？皆因韓成韓員外把老道打了一個嘴吧，夾着擦出去。王員外覺着臉上下不去，見韓成進來，王安士就說韓賢弟，你這件事做的太莽撞了。老道同我過來，乃是一番好意。賢弟你就粗魯太過。韓成說兄長有所不知，這是我兒婦無緣無故，那來的這麼個老道，拿寶劍威嚇我兒媳婦，倘若要嚇着怎麼辦呢？本來你姪兒韓文美就有病，王員外自己頗覺無味，甚爲後悔，不該多管閒事，立刻告辭，回到自己家中。一問家人，老道並沒回來。王員外一想，老道是我的救命恩人，這一來，老道大概是沒臉見人，不肯回來。王員外打算要謝老道幾千兩銀子，也不知老道那去了，自己覺得頗爲煩悶，又想對不起老道，故此來到門口瞭望，正在發愣，濟公趕奔上前，跪倒在地，口稱舅舅在上。甥舅李修緣給舅舅行禮。王安士一聽，是一個窮和尚，禮禮不堪。老員外一楞，並不認識，連忙說：來人，那給拿出兩吊錢來，給這位大師傅，你趁此去罷。王員外終朝每日找李修緣，恨不能李修緣一時回來，怎麼見了李修緣，到叫給兩吊銀錢去呢？皆因王員外看着不是李修緣，想當年李修緣在家之時，是白臉臉富貴公子的打扮，現在一臉的泥，又是窮和尚，老員外那裏認的出來。王員外只打算是和尚，必是知道我的心思，他故意要這麼說，故此

要給兩吊錢，叫和尚去罷。濟公跨着不起來說：「舅舅不必拿錢，實是甥兒李修緣回來了。」王員外一聽，阿了一聲。正在發愣，王全、李福來到，王全一睜這個窮和尚，在這跪着，也不知所因何故。趕緊上前行禮說：「爹爹在上，孩兒有禮。」王全是在鳳鳴居聽王祿說老員外差點死了，王全甚不放心，因此趕緊回來。見老員外正在門首，王全上前一磕頭，王全說：「兒呀，你回來了，你可會找着你表弟李修緣？」王全說：「孩兒並沒找着李修緣，在蕭山縣孩兒遭了一場不白之冤的官司，差點喪了性命，因此孩兒回來了。」王全點了點頭，王全就問：「你這和尚跟我們走了一遭，為何在此跪着？」濟公說：「表兄，你不認識我了，我就是你表弟李修緣回來了。」李福一看說：「你這和尚真是噱事，吃了我們一頓飯，你還來假充我小主人，我家公子，我是認得的。」和尚說：「李福哥，你是不認識我了，我一洗臉，你就認識了。」王全士一聽說，「好，你進來洗洗臉，我看看立刻濟公同着衆人來到書房，老員外吩咐家人打臉水來，家人答應，立刻把臉水打來，濟公一洗臉，把臉上的泥都洗去了。」王全士再一看，何嘗不是李修緣。王全一看就哭了，說：「表弟，你在蕭山縣見着我，你為何不說，你要說了，我早就把衣裳給你換了，何必叫你受這一路的苦楚。」李福一看說：「哎呀，公子爺，你老人家千萬不可見怪。老奴實在太莽撞了，言語冒犯，望公子爺多多恕罪。」濟公說：「你不必行禮，不知不怪。」王全士看出是自己的外甥，落到這般光景，老員外倒覺傷心，又是心疼，不覺吊下淚來，說：「修緣，你這孩子怎麼做了和尚了？」濟公並不說實話，說：「我皆因由家中出去，遇見一個化小緣的窮和尚，他勸我出家，他說當了和尚，吃遍天下，說在那裏都不用盤費，我一想也好，我就跟他出了家了。後來他把我的衣裳全誑了跑了，我一作急，我就瘋了，因此我也不思回來。現在我在外面化小緣，遨遊四方，無拘無束，到處爲家。常言說：一日但有三抄米，不做人間酬應僧。我一想出家到比在家好，跳出紅塵，靜觀雲水，笑傲江湖，醉裏乾坤，壺中日月，榮辱不驚，禍福不計，雖處寂寥之濱，而心中快樂，雖僅藜藿之食，而物外逍遙。我是到處有緣，到處樂，隨時隨分，隨時安。」王員外一聽說，你這孩子真是胡鬧。家中萬貫家財，享不盡的榮華，受不盡的富貴，你自己要不去，何必落到這般景况。從生人以來，你那裏穿過這樣破爛的衣裳，再說你父母在日，由你從小就給你定下親事，現在劉素素姑娘，父母早已故世，跟着他舅舅，舅舅外住家，時常催我把你找回去，好迎娶過門。你這一走，知道的，是你自己要出去的，不知道的，還說我貪圖你家的富貴，把你逼走了，你快把你這破衣裳脫下來罷。」王全，你到裏面把公子的衣服拿出來，給他換上，立刻家人答應，由裏面抱出一包破衣裳來，濟公換上，上文生公子的衣裳，把自己的舊帽，僧袍，哪擔好說，舅舅可千萬別把我這破衣裳擦了，擦了可有罪，等我還俗的。」

時候，還得用這身衣裳。王員外說：「既然如是，把這衣服拿到裏面去，交給安人收起來。等我擇一個好日子，到國清寺去給你還俗。」濟公點頭答應。老員外吩咐擺酒，家人答應：「正要擦抹桌案，裏面婆子出來說：『老員外，老安人說了，叫李公子爺同僧們公子爺到裏頭去呢。』」老安人要贈贈哪？王安石說：「好兒呀，你同修緣到裏面見見安人。」王全這才同李修緣來到裏面。老安人一來，日多沒見自己的兒子，二則也要贈贈外甥。王全先給娘親行了禮。李修緣這才給舅母行禮。老安人說：「修緣你在旁邊坐下。我且問你：這幾年在外面做甚麼呢？」李修緣還是不說實話，就照着跟員外說的話，又對安人一說。在裏面說了幾句話，家人進來說：「書房擺上酒了。」老員外等着，跟二位公子爺吃飯呢。王全、李修緣這才站起來，夠奔外面來到書房。老員外正在這裏等候，家人已然把乾鮮果品、冷葷熱炒擺上。今天王安石心中甚爲暢快，兒子也回來了，外甥也回來了，可以同在一桌吃酒。一面談心，老員外在上面坐，叫李修緣在旁邊上手裏坐下。王全在下手裏，爺三個在同桌而食，開懷暢飲。甥舅父子一面吃酒，一面歡談。老員外要問甥兒這幾年在外面的根本源流，細情焉想到李修緣並不說實話，不肯說出自己的道德來。歷言語總帶着一半勸解。老員外、濟公要打算度脫甥舅出家修行，無奈王安石貪戀紅塵，知迷不悟。三個人吃完了晚飯，把殘桌撤去，倒上茶來。老員外吩咐把臥具搬出來。今天同在書房安歇，家人把鋪蓋鋪設停當。老員外在一張牀上，王全同修緣在一張牀上躺下，談心敘話。王安石恐怕兒子外甥在外行路乏神，說多了話傷神，催促早睡。老員外說：「不便說話了。今天早點歇着，明天起來再說罷。」老員外說完了話，二目一閉，心神一定，正在迷迷離離昏昏沉沉之際，老員外再一抬頭，嚇得亡魂皆冒。濟公禪師要施佛法，大展神通，暗度娘舅，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九回 妖婦現形喚醒文美 真人贈藥救好修緣

話說王安石剛才睡着，忽見四外火起來了。王安石嚇得魂不附體，又怕把兒子外甥燒在裏面，趕緊說：「王全、修緣快跟我走。」王全、李修緣跟着王安石就跑出來，正往前走，只見後面來了一隻猛虎，搖頭擺尾，張着血盆大嘴，就趕過來。王安石帶着王全、李修緣撒腿就跑。猛虎後面急追，正往前跑着，見眼前一道小河，截住去路，並沒有船隻。王安石一想：「這可了不得了，要叫猛虎追上，就沒了命了。」正在心中着急，忽見河裏的水嘩拉一響，當中露出一座蓮台，在蓮台上坐着一位老僧，頭戴五佛冠，身穿古銅色僧衣，臂領上掛着一百單八顆念珠，盤膝打坐，雙手打着悶心。王安石

一輪趕緊就說聖僧救命那老和尚口念南無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說着話老和尚搖了一朵蓮花插在河內立刻這朵蓮花變了一隻船那老和尚說王善人你等上船罷王安石自己上要上船又怕猛虎趕到把兒子外甥吃了趕緊叫修緣快上船兒呀快上船王全李修緣點頭剛才上船王安石還沒上船猛虎趕到張牙舞爪張嘴就咬王員外嚇的呀一聲驚醒了睜眼一看自己嚇的一身冷汗原來是南柯一夢王安石覺着心中亂跳方一明白就聽李修緣那裏嚷舅舅可了不得了王安石說修緣你嚷甚麼李修緣說我做了一個怕夢我看見僧們房子着了火舅舅帶我們兩個人跑出去又遇見一隻老虎追僧們僧們正跑着見眼前一道大河過不去忽然有一位老和尚坐着蓮台搖了一朵蓮花扔在河裏變了一隻船他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我同我表兄剛上船頭老虎來咬你把我嚇醒了王員外一聽說真乃怪道我方才也是做這個夢李修緣說舅舅要依我說還是出來好我看出來到比在家好人生百歲終是死莫若修福種德不修今世修來世出來了一身之冤孽像你老人家這個歲數更應當出家才是王安石說你這孩子瘋瘋顛顛還說出家我那裏家中一呼百諾出家有甚好處你這孩子不想想你在外面這幾年出家落的何等困苦艱難風吹雨灑再說你李氏門中就是你一條根並無三兄四弟總想着光宗耀祖顯達門庭對妻蔭子可以接續香煙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你既讀孔孟之書必達周公之禮莫不是你忘懷了李修緣說舅舅此言差矣你豈不知一子得道九祖升天老員外勸了一聲賭氣不說了又覺一沉睡照樣又是一夢如是者三次書中交代這是濟公禪師要渡脫王安石出離苦海不想王安石連得三警並不醒悟聽外面天交三鼓自己想了想了半天又復睡去天光一亮老員外王全李修緣俱起來了家人伺候洗臉吃茶吃點心濟公就問舅舅那韓文美韓大哥他怎麼沒過來王員外說你韓大哥現在病着呢濟公說僧們得去瞧瞧他去這幾年老沒見了王員外說好你我一同過去王全也跟着三個人來到韓員外門首一叫門家人由裏面出來一聽說老員外過來了王安石說你到裏面回稟一聲就提我外甥李修緣回來了特意來望你家公子家人隨時轉身進去少時出來說員外我家公子有請王安石這才帶領李修緣往裏鉤奔來到韓文美的臥室一瞧韓成也在屋中大衆彼此行禮濟公一看韓文美瘦得不像樣子臉上一點血色都沒有韓文美一瞧是李修緣不是外人有數年不見趕緊說李賢弟你這幾年上那去的濟公說我在外面化小緣來着韓文美說你化小緣一向可好濟公說化小緣也沒甚麼好與不好無非是到處有吃有喝就是了韓大哥你這病怎麼不吃藥呢韓文美說吃了許多的藥了也不見好濟公說我這裏有一塊藥

給你吃罷。韓文美說甚麼藥。濟公說伸腿瞪眼丸。文美說兄弟你別跟我玩笑呀。怎麼給我伸腿瞪眼丸吃。濟公說你不知道。這藥一伸腿一瞪眼就好了。能治百病。這塊藥不是我的。是我偷的。濟顯和尚的王員外拿眼瞪了他一眼。濟公說。真是我偷的。這個藥。勿論男婦老幼。諸般雜症。一吃就好。韓文美立刻把藥吃了。真立刻覺着神清氣爽。濟公說。你這病是甚麼病。你不知道。韓文美說不知道。和尚說。我知道你這病是虛癆。韓文美說。兄弟。你這可胡說。濟公說。不但我說你是虛癆。你還帶着妖氣。你的眼睛都發渾了。韓文美說。兄弟。你是瘋了麼。濟公說。我一點不瘋。我暗暗我韓大嫂子在那裏呢。韓文美說。在西廂房呢。濟公說。我去瞧瞧去。說着話往外就走。衆人都跟出來。濟公來到西廂房一看。說。可是他便是妖精。韓文美說。兄弟。真瘋了。這是你嫂子麼。怎麼你說是妖精呢。這也就是兄弟你說。要是別人滿嘴胡說。我立刻就把他擡出去。濟公也不答話。過去照定韓文美之妻。就是一個嘴吧。韓文美一看。就要翻臉。就見他妻子一張嘴。一口黑氣。照濟公一噴。濟公當時翻身栽倒在地。人事不知。如同死了一樣。妖精現露原形。一陣風竟自去了。韓文美看的明白。妖精現了原形。是有小驢子大的一個香獐子。架風逃走。韓文美自己也愣了。心中這才明白。敢情是這麼一個香獐子。天天跟我同牀共枕。事到如今。我這才知道。從前恩愛至此。成空。昔日風流而今安在。不怪人說芙蓉白面。盡是帶玉的骷髏。美豔紅妝。亦係殺人的利刃。韓文美從此醒悟。這個時節。王員外見外甥被妖精噴倒。真急了。連忙叫修緣醒來。連叫數聲。叫之不應。喚之不醒。王員外一跺腳說。這可怎麼好。盼來盼去。好不容易把他盼回來。這要一死。真算是活該。王全也着了急。老員外心中一想。真要是李修緣由這一死。我把他的一分家業全給他辦了喪事。自己癡呆。正在發愣。由外面進來一個家人說。王員外。現在外面來了一位老道。是梅花真人。他說知道李公子被妖精噴了。他特意前來搭救。他有仙丹妙藥。能夠起死回生。王員外一聽。趕緊吩咐有請。只見老道由外面進來。王員外說。仙長。你老人家慈悲。慈悲。老道掏出一塊藥來。叫人用陰陽水化開。給濟公灌下去。果然少時就聽濟公肚子裏咕嚕嚕一響。睜開二目。翻身爬起來。立刻好了。濟公裝不認識。孫道全。王員外一見孫道全。將李修緣搭救好了。這才說。仙長。你老人家別走了。前者救了我的性命。今天又救了我外甥。我實在感恩不盡。先請到我家去吃酒。我有一點薄意。要奉送仙長。韓成此時也知道兒媳婦果是妖精。前者把老道打出去。大為抱愧。趕緊上前陪禮說。前者我實在粗魯。冒犯真人。我今天給真人陪罪。老道哈哈一笑說。二位員外。你我後會有期。我還有公事在身。暫且告辭。說罷。孫道全架趁脚風。竟自去了。老道是奉濟公之命。夠奔上清宮去。給東方太悅老仙翁送信。這話不

提單說王員外見老道走了，這才帶領王金李修緣告辭，回到家。剛要擺酒，只見張士芳由外面進來，這小子自從火燒了三清觀，他就講糊塗，安人給他那四百銀子，連標帶賭把銀子都輸沒了，自己一想，還是沒落臉，又聽說王金李修緣都回來了，張士芳一想，這兩人一回來，我姑母就不能任我所為，這兩個小子可是我的噎隔，他豈不想人家是自己的產業，爲甚麼是他的噎隔，這小人天生來的狼心狗肺，他一想，這兩人一回來，我姑母就不能給我錢，我莫如想法把他兩個人一害，將來王安士一死，百萬家資就全是我的了，想罷到藥舖買了一百錢砒霜，一百錢紅礬，藥舖問他買這毒藥做甚麼，張士芳說配耗子藥，將砒霜紅礬帶好，一直來到王安士家，要施展毒計，暗害王金李修緣，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回 買毒藥暗害表弟 點惡夢難度迷人

話說張士芳暗帶砒霜紅礬，來到王安士家，一見老員外，張士芳說：姑父你好了，我聽說我兩個兄弟回來了，我特意來賄賂。王安士並不知張士芳勾串老道陷害他，還以爲張士芳是好人，怎麼一段緣故呢？皆因老安人偏疼內姪，王安士病好了，老安人給張士芳說了許多的好話，說你病着還是張士芳這孩子眼不錯，見他兄弟不在家，賄你要死，甚麼事都張羅在頭裏，又給講糊，又去講橫，在這裏幫忙，亂了好幾天，見你好了才走的，王安士聽夫人所說，信以爲真，說這孩子就是不移正，其實到沒別的不好，今天張士芳一來，王安士到很歡喜，說張士芳，你賄你兩個表弟都回來了，你從此改邪歸正，我給修緣把喜事辦了，我也給你說個媳婦，張士芳一賄說：表弟，你這幾年那去了，我還真想你，這小子嘴裏說好話，心裏盤算回頭我抽冷子，就把毒藥給攔在茶裏，再不然攔到酒裏，飯碗裏，把他們兩個人一害死，我就發了財，心裏思想害人嘴裏很是仁義，道德李修緣說：張大哥來了，替們回頭一處吃飯罷，王安士說：好，你三個人在一桌吃，我賄着到歡喜，說着話，家人把酒菜擺上，王金李修緣張士芳在當中上坐，這兩個人皆在兩傍邊，剛要喝酒，濟公說：張大哥，你賄我這時候，要一跟人家在一個桌上吃飯，我就害怕，心裏總留神，如今好人少，壞人多，我總怕嘴裏說好話，心裏打算要害我，買一百錢砒霜，一百錢紅礬，抽冷子給攔到飯碗裏，再不然給攔到酒裏，張士芳一聽說，表弟，你這是瘋了，誰能夠害你呀，濟公說：去年有我們一個同伴的，也是窮和尚，他跟我一處吃飯，帶着毒藥，差點把我害了，由那一回，我跟我人家一處吃飯，我常留神，其實，替們自己，替們你還能害我麼，張大哥，你別多心。

你身上帶着砒霜沒有。張士芳說沒有。濟公說你帶着紅馨哪。張士芳說更沒有。濟公說我也知道。你不能總是留點神好。說的張士芳心裏亂跳。本來他心裏有病。他還納悶。怎麼世界上怎有這一件事。嚇的他也不敢往出掏。一天兩頓飯。他也沒敢攔。天色已晚。老員外說張士芳你要沒走。你們三個人在這書房睡。我到後面去。張士芳說就是罷。老員外歸後面去。這三個人在書房安歇。王全同濟公在一張牀上。張士芳在一張牀上。王全躺下就着了。濟公也打鼾。呼。惟有張士芳翻來覆去睡不着。心中盤算。我總得把他們兩個人設法害了。我才能夠發財。想來想去。沉沉昏昏睡去。剛才一沉。只見由外面進來一個人。有五十多歲。白臉。黑鬍子。頭戴青布纓帽。穿着青布靠衫。腰繫皮挺帶。薄底。雞腦脊。腰快靴。手拿追魂取命牌。後面跟定一個小鬼。面似青泥。兩道紅眉。紅頭髮。赤着背。圍着虎皮戰裙。手裏鐮刀釘釘。狼牙棒。張士芳一瞧。嚇了一跳。咳嗽道。公差說張士芳。你所作所爲的事。你可知道。現在有人把你告下來了。你跟着走罷。嘩啦一抖鐵練。把張士芳鎖上。拉着就走。張士芳說。甚麼事。這位公差說。你到了就知道了。拉他趕快走着。張士芳就暗走的。這道路黃沙暗暗。彷彿平生沒走過的道路。正往前走。見眼前一座牌樓。上寫陰陽界。張士芳一想了不得了。必是到了陰曹地府。過了牌樓。往前走了不遠。只見眼前一座城池。好生險惡。但見

陰風慘慘。黑霧漫漫。陰風中彷彿聞號哭之聲。黑霧內依稀見魍魎之像。披架戴鎖。未知何日離陰山。鐮解白春。不識甚時離獄地。目蓮母斜軟欄杆。望孩兒。賈充妻呆坐奈河。盼漢子。馬面牛頭。瞞掩着曹操纜。過去喪門吊客。勾牽的王莽。又重來。正是人間不見奸淫輩。地府堆積受罪人。

張士芳一看。正在吃驚。只見有一個大鬼。身高一丈。膀闊三停。面似瓦灰。紅眉毛。紅眼睛。披散着頭髮。一身的毛。手拿三股托天叉。長得兇惡無比。高聲叫道。汝是何方的游魂。來俺鄆都地獄。快些說來。免受捉拿。這公差說。鬼王兄請了。我奉閻羅天子之命。將張士芳的鬼魂。勾到大鬼說。既然如是。放爾過去。這公差拉着往前走。只見眼前一座大門。兩邊站立無數猙獰惡鬼。門口有一副對聯。上聯是。陽世奸雄。傷天害理。皆由你。下聯是。陰曹地府。古往今來。放過誰。橫匾是。你可來了。張士芳一看。嚇得膽戰心驚。進了大門。一瞧裏面。彷彿像一座銀安殿。殿柱上有一副對聯。上聯是。莫胡爲。幻夢生花。算算眼前實不實。徒勞機巧。下聯是。休大膽。熱鐵洋銅。摸摸心頭怕不怕。仔細思量。橫匾是。善惡分明。張士芳抬頭一看。上面是閻羅天子。端端正坐。頭戴五龍盞珠冠。龍頭朝前。龍尾朝後。身穿淡黃色滾龍袍。腰橫玉帶。篆底官靴。再往臉上一看。面如刀鐵。三絡黑鬚。飄灑在胸前。真是鐵面無私。令人可怕。左右兩旁站着文武判官。一

位拿着善惡簿一位拿着生死簿那判官都是頭戴軟翅烏紗身穿大紅袍圓領開袖束着一條犀角寶帶足下方頭皂靴兩旁還有牛頭馬面許多猙獰鬼排班站立這位公差口稱閻羅天子在上鬼卒奉勅旨將張士芳鬼魂帶到張士芳自己不由就跪下了閻羅天子在上面往下一看說張士芳你前世到是積福做德應在今世托生富貴人家享安閒自在之福不想你已所作非爲俱都是傷天害理在外面尋花問柳敗壞良家婦女損陰喪德你又謀害你姑父王安士今又想謀害你表弟王金李修緣實屬罪大惡極來呀鬼卒你帶張士芳先過秦廣王楚江王宋帝王五官王卞城王泰山王都市王平等王轉輪王左三曹右四曹七十四司然後帶他遊遍地獄鬼卒一聲答應拉着張士芳見過十殿閻羅然後來到一個所在一瞻有兩個猙獰惡鬼縛着一個人拿刀正割舌頭張士芳一看說鬼王兄這是怎麼回事公差說這個人在陽世之間好談人閻閻搬弄是非胡言亂語死後應入割舌地獄張士芳暗着可怕又往前走有一個開膛摘心的張士芳又問鬼卒說這個人在陽世嗜心味已姦淫邪盜死後應入剜心地獄說罷又往前走見有一座刀山有幾個大鬼舉起人來就往上投都是刀尖衝上軋的人身上鮮血直流張士芳說這是因爲甚麼鬼卒說這是不孝父母打爹罵娘恨天怨地喝雨呵風死後應上刀山地獄再往前走一看有一根鐵柱燒的通紅叫一個人去抱不抱有大鬼就打張士芳說這個人怎麼回事鬼卒說這人在陽世姦淫婦女敗人名節死後應抱火柱說罷又往前走見有一座冰池把人刺的赤身露體臥在冰池凍着張士芳一看就問鬼卒說這人在生前唱大鼓書專唱淫詞引誘良家婦女失身喪節死該應入寒冰地獄再往前走有一個血池有許多婦人在裏面喝血張士芳又問鬼卒說這些婦人有不敬翁姑的有不惜五穀的有不信神佛的有不敬丈夫的死後應該入汚池喝血此即血汚池也看罷又往前走了不遠再看有一桿秤吊着一個人的脊背說這個人生前專用大斗小秤損人利己應該這樣報應其一看有倒磨磨的有下油鍋的有千刀萬剮的有剝皮抽筋的種種不一都是在生前殺人放火姦盜邪淫這些犯罪的人張士芳遊夠多時再看有兩座金橋銀橋有一個老者長的慈眉善目有兩個金童銀童把着兩把扇每人手裏托着一個盤子盤子裏有一把摺扇一塊醒木張士芳就問這個人爲何這樣清閑鬼卒說這個人生前在陽世說評書談今論古講道德說仁義普渡羣迷勸人行善死後金童銀童相送過金橋銀橋超生在富貴人家凡在陽世修橋補路放生齋僧佈道冬施薑湯夏捨涼茶濟困扶危敬天地禮神明奉祖先孝雙親這些人死後必過金橋銀橋張士芳自己點點頭不怪人說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張士芳遊遍地獄復又帶他一見閻王爺關

一點活路沒有。張士芳一聽，心中一動。這可是便宜事。趕緊說：「小娘子，你別想不開。人死不能復生，你正在青春少年，死了大可惜的。你跟我去好不好？這婦人說：「呦，我跟你去。上那去？張士芳說：「我告訴你，你在這坊打聽打聽，我姓張，叫張士芳，是這本地的財主家裏有房屋地產，賣買銀樓緞號，我也是新近失的家，皆因沒有相對的，我也沒續絃，不是人家不給添房，再不然就是我不願意。我總要親眼得見人才長得好。我才要呢。你要跟了我去，俺們兩個人到是郎才女貌，你一進門就當家成箱子衣服穿論匣子戴首飾，一呼百諾，你賄好不好？這婦人說：「公子爺，你在那住？張士芳說：「你跟我走罷。伸手就要拉這婦人說：「你賄誰來了？張士芳一回頭，並沒人，再回頭一睜，那婦人沒了。張士芳正在一慌，過來一個香獐子，就在張士芳梗喉嚨，一口把張士芳按倒，就吃就剩下一個腦袋，一條大腿沒吃，書中交代：「這個婦人就是香獐子變的，奉濟公禪師之命，在這裏等着吃張士芳。這小子也是心大壞了，才能落到這樣收成。妖精從此走了。第二天，王安石聽說張士芳走了，就派家人出來尋找，看見張士芳的人頭及大腿一條，回去一回稟王安石。王安石叫家人給買了一口棺材，把張士芳的腦袋腿裝上，埋在亂葬岡上。這話休題，單說王安石要給李修緣還俗，然後好娶親，擇了一個好日子，先叫人給國清寺的方丈送信。李修緣本是當初國清寺許的跳牆的和尚，這天老員外同王全送李修緣上國清寺去跳牆。老員外叫家人備上三匹馬，把李修緣原就那身破僧衣帶上，衆家人也都騎馬跟隨。剛一走出永寧村門口，和尚一施展驗法，他這匹馬就先跑了，和尚來到一座樹林子，翻身下馬，把文生公子的衣裳都脫了去，仍舊把自己僧衣穿好，用手一指，把馬拴在樹上，用影身法，把馬影起來，和尚剛要往前走，只見那邊來了五六個和尚說：「僧們快些走，晚上可就趕不上了。今天董員外的外甥女劉百萬的女兒劉素素，齊僧補道，每人給二百錢，每人給一個饅頭。這位姑娘原本許配李節度之子李修緣，那知李修緣由十八歲走了，不知去向。姑娘就住在舅家，董員外要給姑娘另找婆家。姑娘說：「忠臣不侍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至死不二。這位姑娘大才，借們天台縣的紳衿富戶，都惦記說這位姑娘。董員外也逼着叫姑娘不必尋李修緣，另給找婆家。姑娘沒法子，出了一個對子，說誰要對上，就把姑娘給誰。姑娘這是難人，所以借們台州府的舉監生員都不對上。碰釘子碰多了，姑娘最好行善，借們去領錢去。濟公聽見這片言語，知道這是來過門的妻子。濟公便趕過去說：「辛苦辛苦，借們一同走，衆和尚一看說：「你也是去領錢，首上董家莊麼？濟公說：「可不是麼？說着話，眼前不遠，出了這樹林子，就是董家莊。一進村口，路北大門，門口高搭席棚，衆僧人來到門首一看，有管家放錢放饅，首上濟公說：「我們一共七個和尚，給七個饅

首一吊四百錢都交給我罷。我再分給他們。管家就拿了七個錢首一吊四百錢都有一斤重一個。交給濟公。濟公拿着說：錢頭你自己拿着。錢到那邊慢慢分去。說着話一踏門內擺着一張桌子上面有筆墨硯。押着一條對字。是一個字。都有寶蓋。寫的是寄寓客。家牢守寒窗。寂寞和尚就問：這條對字是幹甚麼的。管家說：這是我們姑娘出的。我們員外說了。要有老頭給對上下聯。認一門乾親。要有僧道給對上。我們員外給修廟。要是文生公子給對上。只要年歲相當。情願把姑娘許配他。這個對字把我們本地念書人難住多了。濟公說：我給你對個下聯。行不行。管家說：你能有這個才學。能配上下聯。我們員外給你准修一座廟。和尚拿走筆來就寫寫完了。管家拿進去叫婆子交給姑娘。姑娘一看。連聲讚美。真乃奇文。妙文。絕文。本來這條對字是不好對。他這上聯十一字都用寶蓋。再說姑娘這條對字。就說有終身之事。父母雙亡。在舅舅家住着。就算寄寓客。家一撮牢守寒窗。寂寞。說的是自己孤身一人。獨坐香閣。心中寂寞。何時是出頭之日。要得下聯。還得意對十一字。字也得一個樣。或是全與亂絞絲。或是三點水。或是口字。或是單力人。雙力人。或用言字傍。全得言字。濟公對的下聯。全是走之寫的。遠避迷途。退還蓮運。返道遙。這十一個字的意思。書中代表。這位劉素素姑娘。自落身以來。就是胎裏素一點葷腥都不吃。他本是一位蓮花。羅漢一轉。錯投了女胎。今天濟公來對這對字。是暗度他未過門的妻子。遠避迷途。言是人生在世上。如同大夢一場。彷彿在迷途之內。遠避迷途。即是要躲開迷途之意。退還蓮運。返道遙。是不如出家到逍遙自在。姑娘一看。連聲稱讚。說快把這個人叫進來。我要見見。家人說：是一個窮和尚。姑娘說：勿論是僧是道。我要見家人到外面找和尚。蹤跡不見。和尚拿着一吊四百錢。施展驗法走了。這六個和尚一展眼。沒留神。見和尚沒了。這六個和尚追緊就追。剛追出口。一瞧。濟公正坐在地下挑錢呢。自言自語說：這個是小錢。這二百不夠數。這六個和尚一瞧。氣往上撞。大家過來圍上。濟公就打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二回 修緣公子朝寶悅 知覺羅漢會崑崙

話說濟公在地下數錢。六個化小緣的和和尚趕到大衆說：好和尚。你把我们六個人的錢都拐了來。你還在這裏數錢。說着話。這個和尚過來就是一拳。濟公說：借們一對一個的打。六個和尚圍着濟公動手。誰要打濟公。一拳。濟公必還一拳。六個人都不能多占便宜。正在動手之際。只見正北來了兩匹坐騎。騎馬的正是王孝王福。老員外見李修緣的

馬驚下來，趕緊派人追趕。兩位管家正在尋找，見李公子又穿上了破僧衣，跟衆和尚打起來了。王孝趕緊下馬說：別打別打，衆窮和尚說：你別管他，把我們的錢，騙了去。王孝說：你們別胡說了，還不滾開。這是我家公子爺，衆和尚一聽，就不敢動手了。王孝說：你們真要造反了，還不拿了錢走嗎？衆和尚一聽，每人拿了二百錢，諾諾而退。王孝說：公子爺，你上那去了。濟公說：我跟他們上董家莊化緣去了，領了一個饅頭，二百錢。王孝說：唉，公子爺，你也不怕人家恥笑。那不是外人家，董員外跟僧們還是親戚呢。你的馬呢？和尚說：那邊樹上拴着呢。王孝說：我們方才怎麼沒有聽見，和尚用手一指說：那不是王孝王福一回頭，果然馬在樹上拴着。這才一同來到樹林，把馬解下來。濟公翻身上馬，同家人回來。王員外說：你上那去了。濟公說：沒上那去，我化緣去了。王安士說：你這孩子是胡鬧，已然要還俗，你還忘不了化緣。從此可不許你再化緣了。濟公點頭答應。衆人催馬，這才夠奔山坡國清寺來。原本這寺在半山坡裏，衆人催馬剛來到山坡以下，只見國清寺廟門以外，兩旁邊一對一對和尚站着，班班迎接。大約有數十對僧人，王安士一看，這打算廟內方丈知道王員外有錢，要這樣的恭敬，其實不然。當初國清寺的老方丈，叫性空長老，現在老方丈圓寂了，是性空長老徒弟寶悅和尚當家。性空長老乃是一位得道的高僧，臨圓寂之時，把徒弟寶悅叫到跟前說：某年某月某日，有知覺羅漢前來降香，必須如此這般。這等這樣，故此寶悅和尚謹記在心。今天由大殿前往外排班，是五十四對，一百零八位和尚，各穿扁衫，手拿手爐，手磬，口念真佛，迎接知覺羅漢。王安士那裏知道其中的細情，衆人來到廟前下馬。濟公說：這些個禿頭，大衆和尚心裏說：這和尚真討人嫌。他說：我們是禿頭，他也是和尚，衆僧都是凡夫俗子，也不知道濟公的來歷。王員外衆人一進廟，寶悅和尚迎接出來，見了濟公，打問訊。濟公也答禮相還。老員外並不解其意，寶悅說：老員外來了。王安士說：方丈怎麼稱呼？和尚說：我叫寶悅。書的節目是修緣公子朝寶悅，知覺羅漢會崑崙王安士。今天來到國清寺，先施捨衆僧人每人一件僧袍，每人一雙僧鞋，每人給錢兩吊。方丈請老員外在禪堂待茶。王安士說：我今天特意給我外甥李修緣，跳牆還俗，求老方丈慈悲，慈悲罷。寶悅和尚點頭吩咐外面預備。衆人來到大殿，以前燒上香，在大殿前圍着一條板凳，就算是牆。寶悅和尚說：老員外，你外甥跳牆，我得打他一百禪杖，趕出廟去。王安士一聽說：我外甥懦弱的身體，要打一百禪杖，他如何受的了。寶悅和尚說：不用真拿大禪杖，就拿一百根筷子，以代禪杖，打一下算十下。老員外說：這就是了。寶悅和尚說：修緣，我打過了你，你跳過板凳，跑出廟門，就算完了。濟公點頭，寶悅拿起筷子一比，打一下說：啊，初一不燒香，十五不禮拜，前殿不打掃，後殿堆土塊，終朝飲

美酒狗肉隨身帶。出家亦無緣。送你還俗。脫下繖綬來。趕出山門外。說完了。叫李修緣跳牆。濟公跳過板橙。撒腿就
往山門跑。王安石說。別跑。這句話未說完。就聽李修緣嘆我收不住脚了。王安石衆人趕緊往外追。眼見李修緣吊在
萬丈深的山澗之內。老員外一瞞一剝脚說。修緣兒呀。不想你死在這裏。立刻放聲痛哭。寶悅和尚說。老員外不便傷
感。李修緣大有來歷。老員外說罷了。他既是死了。我回家把他那分家業。全都給他。念經設壇化了。王全說。爹爹不便
這般。我看我表弟有些個道德。也許回家來。點化你老人家。還不定死活呢。寶悅和尚說。公子之言有理。老員外請回
罷。王安石一概不聽。回家要超度李修緣。書中交代。濟公那裏去了呢。羅漢借著遁法。夠奔上清宮而來。來到上清宮
一打門。由裏面出來了一個道童。一見是個窮和尚。破僧衣。短袖缺領。腰繫絨絛。疙裏疙搭。光着兩隻脚。穿着兩隻草
鞋。襤褸不堪。濟公早把三光閉住。道童就問和尚你找誰呀。和尚說。煩勞仙童到裏面回稟一聲。就說我是西湖靈隱
寺濟顛僧。前來拜訪你家觀主。道童一聽。呵了一聲說。你就是濟顛僧麼。你等着罷。和尚說。可以。道童這才往裏回稟。
此時老仙翁正會着客呢。書中交代。甚麼人在這坐着呢。原來是上清宮後天母宮的玉面長壽仙姑。他是五雲洞。五
雲老祖的女兒。他正在洞中打坐。忽見上清宮裏有一股妖氣冲天。玉面長老妖狐一想。怎麼上清宮會有妖精呢。我
何不到那瞧瞧。是怎麼一段事。自己這纔來到上清宮。老仙翁見了他。以仙姑呼之。他見老仙翁。就稱呼老仙翁。這兩
個人是對兵不鬪。老仙翁知道他父親是五雲老祖。管押天下羣妖。勿論大小精靈。只是要披毛帶角。橫骨穿心。不是
四造所生。脊背朝天。就屬五雲老祖所管。他有一宗聚妖爐。要一幌。天下的妖精全都得來到仙翁。故此也不惹他。玉
面老妖狐也知道老仙翁道德深遠。廟裏有鎮觀之寶。有乾坤奧妙大葫蘆。勿論什麼妖精。裝在裏面。一時三刻。化爲
膿血。他也不敢惹老仙翁。今天老仙翁聽說玉面長壽仙姑來了。趕緊降階相迎。說仙姑來了。因何這樣。閑在老妖狐
說。仙翁。我看你這廟內有一股妖氣冲天。不知是甚麼一段緣故。老仙翁用掌一指說。你看。老妖一看。屋裏房椽上
倒吊着一個小和尚。頭上有黑氣。老妖狐說。這個和尚是誰呀。老仙翁說。塵世上出了個濟顛和尚。與三寶滅三清。欺
負我三清教門下。火燒了祥雲觀。燒死張妙興。火燒雲烟塔。雷擊華清風。捉拿張妙元。戲耍褚道緣。張道齡。這個妖精
是濟顛的徒弟。我把他吊起來。等濟顛。濟顛一天不來。我吊他一天。那時濟顛來了。我把他放開。我要看他是何等人
物。玉面老妖狐說。老仙翁。那時濟顛來了。你千萬替我送信。我大徒弟在臨安城周宅。跟周公子有一段金玉良緣。無
故被他趕回來。我三徒弟章氏香娘。在永寧村韓員外家。也被他趕回來。我還有一個小徒弟。在小月屯。被他殺了。我

說我徒弟不會跟他鬥法麼。他們說惹不起他。那時濟顛僧要來了，你給我一個信。我來略施小術，就把他拿了。替我徒兒們報報仇。老仙翁說好。既是仙姑肯費其心，那時濟顛僧來，我必給你送信。正說着話，童子進來說：師傅，濟顛找你來了。其實濟顛沒這麼說，是說來拜訪觀主。他要給這麼傳話。老仙翁也是個高人，趕緊說：有請。童子出來並不說有請。說我師傅叫你去進進呢。和尚並不奇怪，說可以進去就進去。當時濟公禪師脚步踉蹌，一溜歪斜，梯拖梯拖，夠奔裏面一見老仙翁，要僧道謝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三回 玉面狐上清宮訪道 濟禪師天台山會仙

話說老仙翁吩咐有請濟公。老仙翁心中思想：我見濟顛看是何許人也。要是大羅金仙，頭上有白氣，要是西方的羅漢，頭上有金光，佛光靈光。他要是妖精，必有黑氣。要是凡夫俗子，我也看得出來。正在思想之際，見和尚自外而進來。老仙翁一看，乃是凡夫俗子。心裏說：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於聞名。名精道緣，張道齡大也。無能受他的挫辱。真正可笑。老妖狐一看，也是這樣想。憑他一個凡夫俗子，我徒弟會不敢惹他。和尚來到鶴軒一看，這院子是東跨院，北房五間，明三暗五。北上房鶴軒，簾櫳高捲，靠北牆一張條桌，上面擺着許多的經卷。老子道德五千言，正當中掛着乾坤奧妙大葫蘆，頭前一張八仙桌，兩邊有椅子上，首椅子上坐着一個道姑，約有四十來歲的年歲，白淨面皮，很透着年少。的樣子，長的甚為美貌。頭戴青布道冠，身穿藍布道袍，青護領，相襯白襪，雲鞋。下首椅子上坐着老仙翁，和尚一看，說：你們公母倆好呀。玉面老妖狐一聽，臊的面一紅。老仙翁一聽，呵了一聲說：來者是靈隱寺濟公，和尚說：豈敢。仙翁我。叫道：濟仙翁說，道濟和尚說，呦，好說。太悅。老仙翁說：顛僧和和尚說，毛道。老仙翁說：顛僧真乃大胆，和尚說：胆子小，還不敢來呢。老妖狐說：我打算怎樣領濟顛和尚呢。原來是一個乞丐僧，你騙你這件破僧衣，實在難堪。和尚微笑一笑說：是人莫笑我，這件破僧衣，我這件僧衣甚出奇。三萬六千窟窿眼，六十四塊補釘，嵌打，開遮天能蓋地。認上袖袂一僧衣，冬暖夏涼，春溫秋令，時節蟲遠離。有人要問價多少，萬兩黃金不與衣。

老仙翁一聽，哈哈大笑說：你知道你的僧衣有好處，你可知知道我這身上穿的衲頭，我常說：

這衲頭，不中看，不是紗，來不說緞。冬天穿上暖，和綿。夏天穿上如涼扇，不拆洗，不替換，也不染，也不練。不用紅花不用靛線，脚八萬四千行，補釘六百七十片，乾三連，坤六斷，離中虛，坎中滿，中間星斗朗朗明。外邊世界無邊岸，也會

穿至廣寒宮，也會穿赴蟠桃宴，休笑這件衲頭衣，飛騰直上靈霄殿。

和尙一聽說，好好好，你把我徒弟拿來，叫我來怎麼樣呢？老仙翁說：和尙，你可知世事如棋局，不着者便是高手。一身似瓦甕，打破了才見真空。和尙說：你可知道一枝竹杖拒風月，担起亦要歇肩。兩個空拳握古今，握住也須放手。老仙翁說：好，既然如是，你們兩個人，今天就分個強存弱死，真在假亡。和尙說：你先把徒弟放開，有什麼話，你們再講。老仙翁說：可以立刻先把小悟禪放下來，悟禪一幌，腦袋說：師傅，你請僧們爺們，準沒含糊，吊了我這幾天，我準嗎？哈哈，沒有。濟公說：好，這才是我的徒弟。老仙翁說：顯僧，僧們到院中來較量較量。和尙說：毛道，你出來。老仙翁剛要動手，玉面長壽仙姑說：仙翁暫且息怒，諒此無名小輩，何必仙翁跟他動手，割雞焉用牛刀？待我拿他罷。說着話，那老妖狐拉出寶劍，照定和尙劈頭刺來，和尙一閃身，滋溜躲開，伸手就一把沒摸住。老妖狐臊的面紅耳赤，說：好顯僧，膽子真不小。仙姑今天非得將你拿住不可。和尙說：那是膽子不小，游杆上縛雞翎，老妖狐一劍跟着一劍，和尙真快。滋溜滋溜直跑，左一把，右一把。老妖狐真急了，說：顯僧，真正找死。我叫你知道我的利害，待仙姑用寶取你說話中間，掏出一根繩子，長九寸九，按三寸三分爲三才，又名叫子母陰魂繩。這繩子練的時候，先得害一個懷男胎的婦人，把婦人開了膛，用子母血把這根繩子染了，有符咒推着，借天地正氣，日月精華，練七七四十九日。這繩子扔起來，能長能短，勿論甚麼妖精，網上就現原形。連大路金仙，網上都得去五百年道行。今天老妖狐把這根繩子祭起來，口中念念有詞，說聲敕令，眼睛這根繩子金光繞線，直奔和尙，和尙就嘆了不得了，快救人呀！話音未了，這根繩子早已把和尙網上，和尙翻身栽倒。仙姑微微一笑，說：我打算濟顯有多大法力，原來是個無能之輩，我也不殺你爾等，去把他搭着，扔到後面山洞裏去罷。老仙翁，你看我略施小術，就把他拿住。老仙翁一看，哈哈大笑，說：這點小法術，他就不行了。爾等把他捺到後山去罷。此時雷鳴，陳亮，孫道全都在後面。小悟禪在傍，陪着師父，被人家網上，有心過去罷，又不是這兩個人的對手，雖然不敢過去，口中不乾不淨的，還是直罵玉面長壽仙姑一聽，氣往上撞，說：要不然，我到不殺濟顯和尙，衝着你，我把他殺了。說罷，就要舉寶劍殺。老仙翁趕緊就攔說：仙姑且慢動手，我這廟中是清靜之地，要把他殺了，豈不把我這院子賊了。正說着話，只見由外面梯梯拖拖，和尙來了。老仙翁老妖狐一聽，愣了，再一看，細的不是和尙，是老仙翁的二徒弟小童童。老仙翁把徒弟放開一睜，細的都沒氣了。老仙翁氣的，雙眉皆張，先把徒弟救了，給了一塊藥吃。老妖狐說：好顯僧，你真氣死我也。和尙說：我氣死你，你就死罷。老妖狐立刻伸手，又掏出一種寶貝來，口中念念有詞。

和尚一看，由半懸空來了許多毒蛇怪蟒，兔鹿狐獾，這個就要咬和尚，那個就要盤和尚，和尚哈哈一笑，用手一指，口念唵嘛呢叭咪吽，勅令赫，立刻一道黃光，這些東西全都化為紙的，這本是障眼法，老妖狐一見說，好難，僧膽敢破我的法寶，真是人無善處，虎有傷人意，今天你休怨仙姑狠毒，這是你自找其禍，說罷，口中念念有詞，一抖手，只聽叭噠一聲，一道火光原來是一塊石頭，泰山壓頂，照和尚砸下來，他這塊石頭名叫雷火石，最利害無比，勿論什麼精靈，打上就也死，烏洞金仙要被石子打上，得打去白光，今天濟公一看說，呦，好東西，用手一指，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勅令赫，這塊石頭一道黃光，復就歸原，被和尚一揚手接了去，老妖狐見和尚連破他三宗法寶，不能取勝，自己臊的滿面通紅，老仙翁說，仙姑，你不便跟他為仇，做對待我來拿他，擺寶劍照和尚就刺，和尚滋溜一閃身，一把沒摸着，老仙翁就把八仙劍的門路施展開了，真是。

拐李先生劍法高，洞賓架勢甚英豪，鍾離背劍清風客，葛老湛盧削鳳毛，國舅走動神鬼懼，彩和四面放光毫，仙姑擺下八仙陣，湘子追魂命難逃。

老仙翁這個八仙劍施展開了，和尚圍着亂逃，老仙翁的劍又砍不到和尚的身上，老道真急了，此時陳亮雷鳴，孫道全夜行鬼小崑崙，郭順都得了信，來到前面一看，郭順說，道怎麼辦，僧道都是我師父打起來了，依着孫道全打算，衆人過去給老道跪着，給講合，見老仙翁那個氣大了，動着手，老道說，願僧就憑你這麼個凡夫俗子，也敢這樣個猖狂，你叫我三聲，祖師爺，我饒你不死，和尚說，毛道，你叫我三聲，祖宗大和尚老爺，我也叫你不活，老道一聽，氣往上撞，立刻口中一念咒，就地起了一陣狂風，真是。

好大風，好大風，聲如牛吼，令人驚，損林木如同劈砍，遮日光殺氣騰空，天昏離，宇宙封，滾滾塵沙來的凶，從古也聞風古怪，不似今朝古怪風。

一陣狂風大作，和尚衆人一看，又一宗岔事驚人，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四回 老仙翁關法濟公 請葫蘆驚走妖狐

話說老仙翁一念咒，一陣狂風大作，和尚一看，老道會分身法，又變出一個老仙翁來，也是跟他一樣，手裏拿着寶劍，這個拿寶劍就砍那個，就扎和尚說好的，老道會分靈，又下了一個說着話，兩個老道各搭訣念咒，兩個老道化出四

個來四個老道還是不行。把和尚圍上。和尚滋滋溜溜跑的真快。四個老道還是砍不着和尚。四個老道一念咒。變八個。八個化十六個。十六個變三十二個。三十二個化六十四個。老道一院子都滿了。和尚滋滋溜溜亂跑。和尚說。我可真急了。立刻和尚抓了一把土。口念唵嘛呢叭咪吽。唵勅令赫。一陣狂風。變出無數的老仙姑。這個老仙姑抱着那個老道不肯放。那個老仙姑抱了那個老仙翁。叫乖乖。老道一瞞事情不好。當時把舌尖咬破。一口血噴出來。把無數的老道收回去。仙姑也化了。玉面老妖狐氣的要與和尚拚命。賺得滿面紅赤。老仙翁說。仙姑不用着急。待我今天要顯僧的命。立刻由那屋裏。把乾坤奧妙大葫蘆拿出來。老妖狐知道這葫蘆的利害。勿論什麼妖精收到裏面。一時三刻化爲膿血。老妖狐他雖有八千年道行。他也當不了。急忙一躲。脚架起妖風。竟自逃走。老仙翁把葫蘆在手中一擊。說顯僧。你可認識我這葫蘆。和尚說。我怎麼不認識。這必是酒舖裏的幌子。給你偷來的。我常常在酒舖裏喝酒。聽說你要驗酒。酒舖不除給你。你恨。把人家幌子偷來。老仙翁說。你胡說。你可知道我這葫蘆的來歷。和尚說。我不是說酒舖的幌子嗎。老仙翁道。告訴你。

葦是甲年栽。花是甲月開。甲日結葫蘆。還得甲時摘。裏面按五行。外面按三才。吸得精靈物。霎時化灰塵。

我這葫蘆經過四個甲子。勿論什麼精靈裝在裏面。一時三刻化爲膿血。你別看我葫蘆小。能裝三山五岳。萬國九州。和尚說。還有些什麼個奧妙呢。老仙翁說。我要把你裝在裏頭。六個時辰。就把你化爲膿血。和尚說。俗們兩個人。也沒有這麼大冤仇呀。你何必要我的命呢。你把我裝到裏面。我要難受。我說。道爺你饒了我罷。我一嘆。你可把我放出來。老仙翁說。可以。只要你知我的利害。服了我。我就饒你。和尚說。隨你裝罷。老仙翁立刻把葫蘆蓋一拔。口中念念有詞。只見出來一道霞光。金光繚繞。瑞氣千條。霞光一片。看着把和尚一裹。展眼之際。就見和尚給霞光繞的。暗不真了。老仙翁把霞光一收。葫蘆蓋一蓋。老仙翁叫道。顯僧。就聽和尚果在葫蘆裏答應。哎。老仙翁說。顯僧。你覺着怎麼樣。就聽葫蘆裏說。這到很好。我有個地方。住着不錯。老仙翁說。顯僧。你不央求我。少時就把你化了。這個時候。夜行鬼小。崑崙郭順孫。道全雷鳴。陳亮連。小悟禪。都給老仙翁跪下了。衆人說。祖師爺饒命。我師傅有點瘋瘋癲癲。你不要跟他一般見識。郭順說。濟公也是我的師傅。前是我師傅在曲州府五里牌。也救過我的性命。求師傅看在弟子面上。把濟公放出來罷。老仙翁說。我山人原本和他往日無冤。近日無仇。皆因他與三寶。滅三清。欺負我們三清教的門人。太過。我也要給三清教轉轉臉面。既是救過我徒弟。你等起來。我山人不要他的命。就是了。衆人這才起來。老仙翁剛要往

外放濟顛。只見和尚又打外面梯拖梯拖進來了。衆人一睜也都愣了。老仙翁呵了一聲說：「顛僧，我將你裝在葫蘆之內，你怎麼會跑出來了？」和尚說：「我在裏難悶的很，故此擠了出來。」老仙翁一睜葫蘆蓋蓋着，怎麼會擠出來呢？葫蘆還覺着很沉重。老仙翁掀開蓋往外一倒，叭噠倒出來。原來是和尚那一頂破僧帽。老仙翁說：「原來是這一頂破僧帽。」和尚說：「你別瞞不起這頂破僧帽，你還經不住我這頂帽子一打呢。」老仙翁一想：「我仰觀知天文，俯察知地理，我怕他這僧帽想罷說，和尚，你這帽子有多大來歷？」和尚說：「到沒有甚麼來歷，有點利害。」老仙翁說：「我却不信，你把帽子的利害拿出來我瞧瞧。」和尚說：「可以立刻把帽子往上一捺，口念六字真言。」老道一睜，這帽子起在半懸空，霞光萬道，瑞氣千條，金光繞線，猶如一座泰山。照老道押下來。老仙翁一看暗說：「不好，心中一動，這個和尚必有點來歷，也須是故意戲耍我。」老道見帽子要落下來，老道知道是利害，真急了，口中一念真言，立刻天門開了，由天靈蓋出來有一尺多長的一個小老道，伸上兩隻手要接帽子。這就是老道的那點真道行，將來他家功成了，把皮肉囊一脫，就由天靈門走了。要不然，一落生的孩子，天靈蓋會動，那就是天門，等到一懂人事，會說話了，天門就閉上了。老道自己這點真靈，今天現露出來，和尚這帽子要真打下來，得把老道打去五百年。的道行，濟公想和老道無冤無仇，又知道老道素常是好人，羅漢爺不忍傷他，用手一指，把帽子收回去說：「仙翁，你別聽禿道緣張道齡一面之詞，火燒祥雲觀，只因張妙興無故施展五鬼釘頭法，七箭鎖陽喉，惡化榮萬蒼，雷擊華清風，因為他練五鬼陰風劍，子母陰魂劍，害人孟清元，身受國法，因他在馬家湖殺人，皆因他等爲非作惡，實不可解。我和尚有好生之德，並非無故殺害生靈。禿道緣年幼無知，他要跟我和尚做對，我和尚才報應他。大概仙翁你也不知我和尚是誰，說着話，我和尚摸着天靈蓋，露出佛光，金光靈光。老仙翁一看，和尙身高丈六，頭如麥斗，面如餅蓋，身穿織綵，赤着兩隻腳，光着兩隻腿，是一位活包包的知覺羅漢。老仙翁一看，連忙稽首，口念無量佛，說：「原來是聖僧弟子，不知多有冒犯，望聖僧大發慈悲，不要跟弟子一般見識。」聖僧請屋裏坐，和尚說：「仙翁不便陪罪，你我到要多親近呢。」老仙翁立刻把和尚讓到屋中，吩咐童子擺酒，和尚說：「且慢吃酒，我奉煩仙翁一件事。」仙翁說：「聖僧有甚麼事，只管吩咐。」和尚說：「現在我娘舅王安石家中，要念經設壇，我這裏有一封信，求老仙翁乘趁脚風，送到永甯村，交到就回來。你我再吃酒。」老仙翁說：「是，立刻接過字柬，竟自去了。」書中交代，王安石從國清寺回來，要搭棚辦事，叫國清寺給念經，用九十九個和尚，要三放飯口，一百零八個和尚，念梁王經，論勸也不聽。老員外正要派家人去張羅，辦事搭棚，知會親友，大辦白事，超度李修緣。王員外要打算把李修緣的那

一份家業全都給化了。正在忙亂之際，外面一聲無量佛，家人一看，是一位老道，面如古月，髮如三冬雪，鬚鬢九秋霜，一部銀髯，身穿破衲，直身背後背定乾坤奧妙大葫蘆，家人有認識的，說道：「不是天台山的那位神仙麼？」這方都知道天台山上有神仙，在山下也曉得見山上，隱隱有樹有廟，就是人上不去，山前沒有山道，且山上毒蛇怪蟒極多，也沒人敢去。老仙翁常下山採藥，人人都知道他是神仙，其實後山有道上，去並不費事，有樹遮著，人沒有知道。老仙翁也不告訴人，不願跟仕宦人來往。山上所為清淨，今天老仙翁來到門首，說我乃天台山上清宮崑崙子，是也。貧道特意前來給你王善人送信，家人把信接過，拿到這裏面說：「回稟員外爺，現有天台山那裏神仙前來送信。」王安石接過信來，打開一看，呵了一聲，目瞪口呆，不知濟公上面寫的何等話說，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五回 送書信良言勸娘舅 回靈隱廣亮請聖僧

話說王安石打開書信一看，認得是李修緣的筆跡，上面寫着四句話，寫的是：

不必念經與設壇，實是未死李修緣。大略不過三二載，修緣必定轉回還。

王安石一看，呵了一聲，甚為詫異，立刻叫家人把老道請進來，家人出來再找老道，蹤跡不見。老仙翁早架趁脚風，回到廟中說：「聖僧吩咐弟子已將信送去，和尚說勞駕勞駕，仙翁說不便太謙，我和尚將來還有奉求之事，非仙翁助我一臂之力不可。」老仙翁說：「只要聖僧給我一個信，我必到，立刻吩咐擺酒。」老仙翁陪着和尚喝酒，二人一盤桓，到是道義相投。老仙翁說：「聖僧這打算上那去？」和尚說：「我得回廟，現在我廟中有要緊事，有人找我，不回去是不行的。」但只一件，別的徒弟都可以帶回廟去，惟有這個徒弟，他是個妖精，若到臨安城，天子脚下，多有不便。老仙翁道：「那到好辦，我給他寫封信，叫他奔九松山松泉寺去，給長眉羅漢去看廟，長眉羅漢叫羅空，長老僧門中是他掌教，他本是掌馱轉世，手使降魔寶杵，所有天下的精妖皆屬羅空長老所管。道門中就是萬松山紫霞真人李涵齡掌教，他兩個人十年一查山，大概三兩天必到我那裏來。」聖僧何妨在我這多住幾天，等他二人來了，我給你引見引見，和尚說：「我實在有事，你後會有期。」就煩仙翁給寫一封信，叫我徒弟悟禪去。老仙翁當時寫了一封信，由濟公交給悟禪，悟禪立刻告辭，竟自去了。和尚說：「雷鳴陳亮，你二人拿我這簡帖附耳，如此這般，別給我耽誤事。」雷鳴陳亮點頭，和尚說：「悟禪，你回你的廟，安置安置，到靈隱寺找我，我去。」孫道全點頭，同雷鳴陳亮各自告辭，一同下山去了。和尚同老仙翁喝完了酒。

和尚也告辭。老仙翁送到外面，和尚告了別。一施展驗法，展眼到了靈隱寺。剛到廟門，首說：「辛苦，辛苦。」門頭僧一聽，說：「濟師傅你可回來了。」監寺的廣亮找了幾天了，打發人在臨安各酒館，連你所認識的各施主家都找過了。你快上監寺的屋裏去罷。」和尚說：「可以。」梯他梯他進了廟，剛來到裏面，廣亮眼見說：「師弟，你回來了。到我這屋裏來罷。」濟公說：「師兄，你好呢。」廣亮說：「好。」承問承問，立刻把濟公讓到屋中。廣亮說：「師弟，你多日沒回來了。我今日給你接風。我知道你吃葷，我給你擺一桌上等海味。」師弟，你可一個人吃。我們吃素，都不能陪你呢。去多要幾斤好紹興酒來，手下伺候人答應而去。工夫不大，把酒擺上。濟公也不謙讓，坐下就吃喝了。三杯酒之後，濟公道：「吃人酒飯，得與人做事。使人錢財，得與人消災。」師兄，今天請我喝酒，必然有事罷。素常在廟裏一喝酒，你就說我犯了清規，應當打四十軍棍，趕出廟去。這都是你的主意。今天你做主叫我喝酒，你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廣亮說：「你別說了。我今天是給你陪不是的。素常我們哥兩有些言語錯，別管怎麼樣。我們總不是外人。你還能記恨麼？」濟公說：「你別繞灣了。不用這些零碎。有什麼話見直說罷。」廣亮說：「既如是，便向外道，你們兩個人進來，給你師叔磕頭，說着話，只見由外面進來兩個小和尚，給濟公跪下磕頭，跪着不起來。濟公一看這兩個小和尚，都是面黃肌瘦，羅漢爺一按靈光，早已察覺明白。這兩個小和尚是怎麼一段事呢？皆因石杭縣南門外頭有一座萬緣橋，這座橋年深日久失修，全都坍了，不能走人。萬緣橋本是一條大路，行人極多，橋坍了，隔着一條河，過不去來往人了。後來就有人在這河裏擺渡，過一個空行人要十個錢，過一個挑子要五十錢，過一輛車要一百錢，過一頂轎要二百錢。一天這擺渡能落幾十吊錢，過路人非得打這邊過，沒處可繞。日子長了，他就靠擺渡說人，就有人賄出便宜來，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人家也在那邊擺渡，比他那邊減價一半，自然他這邊就沒有買賣了。他就不叫人家擺，人家說：「你也不奉官，許你擺，就得許我兩造裏一爭競，就打起來了。彼此一邀人，一打羣架，兩下裏都受了傷，就在石杭縣打了官事。知縣一坐堂，把原告帶上去，一訊問，兩個人一個姓趙行大，一個姓楊行三，知縣道：「你們因為什麼打架？」趙大說：「回稟老爺，只因萬緣橋坍了，不能過人。我在那裏擺擺渡，他也擺擺渡，搶我的買賣。」楊三說：「回稟老爺，他擺渡過一個人，要十個錢，挑子要五十一輛車要一百錢，一頂橋要二百。我擺渡比他減價一半，所為渡人，他不叫我擺，所以打起來。他邀人把我的伙計都打傷了。知縣一聽說，你這兩個東西都混賬，萬緣橋係官道，誰許你們在這裏說人，生事。每人罰你們五百吊錢，交出來，好公修萬緣橋。下具結完案。不然，我要重辦你們。」這兩個無法，每人交五百吊錢，具結完了案。知縣把地方傳來一問，這座萬緣橋

可以修補修補行不行。地方說：回老爺，這座萬緣橋自宋室鼎立以來，這橋工程浩大，獨立難成，甚不易修。知縣一聽，立刻坐轎帶人來到萬緣橋一驗，暗那橋邊兩岸泊的磚石都沒了，還有新起的印。知縣一問地方說：這橋上的磚石都那去了？地方說：下役不知被誰偷去。知縣回衙，立刻派人各處去訪查。看萬緣橋的石頭，大磚在誰家，前來稟我。知道我必要重辦他。官人領堂諭出來一訪，見海潮寺的後牆有橋上磚石修的，官人看明白，立刻回稟知縣。知縣立刻出籤票，鎖帶海潮寺的和尙、濟潮寺的方丈名，叫廣慧。他有兩個徒弟，叫智清、智靜。官人來到廣慧廟中，就把師徒三個鎖到衙門。老爺一升堂，吩咐把僧人帶上來。廣慧同智清、智靜上堂，各報名號。頭知縣說：你既是出家人，就應該奉公守法，無故把萬緣橋的磚石偷去賣錢修牆，你是認打認罰，要認打我把你的廟入官，還要重辦你。認罰你給我緣化一萬銀子，修萬緣橋。廣慧說：僧人願意認罰。化緣知縣說：你們願意認罰好。立刻派了四個官人押着廣慧、智清、智靜，每人背五塊磚頭，避街還。叫他手打銅鑼，嘴裏說：

聲聲列位請聽言，手打銅鑼兒來化緣。施主要問因何故，只因偷了萬緣橋的磚。

四個官人押着，不說就打。天天出去，這五塊磚背着，誰暗見誰也不施捨。都說有錢也不給賊和尙。師徒三個，這點罪實受不了。唯廣慧說：智清、智靜，你兩個人到靈隱寺去找你師叔去罷。他在那廟裏監寺，他那廟裏有一位活佛濟顛，叫你師叔求活佛濟顛慈悲慈悲，求給僧們化緣。他老人家名頭高大，化兩萬都化得了。這纔在官人手裏化了兩個錢。在老爺跟前給遞了病呈，提說和尙都病了。老爺准了病假。智清、智靜，你兩個奔靈隱寺而來。一見廣亮，智清說：師叔，了不得了。出了場天大禍。廣亮一問，智清說：把偷磚，現在怎麼化緣受罪的話一說。又說：我師傅叫我來找師叔，你給轉求活佛濟顛，幫我們化化緣。他老人家名頭高大，準化的出來。廣亮說：他可有點奇巧古怪的，能為這臨安城紳董富戶上至宰相，下至庶人，沒有不敬服他的。他給人家治的病就多了。無奈他多日沒回廟了，他不定在那酒飯館裏。再不然，就是臨安城這些富戶家裏住着，就趕緊派人去找。所有各酒飯館，是濟公有往來的地方，全找到了，都沒找着。今天找了第五天，忽然濟公回來。廣亮這纔置酒款待，要求羅漢爺化緣。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六回 驗橋石拿捉賊和尙 見縣主重修萬緣橋

話說濟公回到廟中，廣亮甚為喜悅，先給濟公要了一桌酒。這纔叫智清、智靜進來，給濟公磕頭。濟公說：師兄，你瞞我

昨天做了一個夢，廣亮說：『做甚夢？』濟公說：『我夢見一個賊和尚，又帶着兩個生賊，每個背着五塊磚，手打銅鑼，口中直嚷，聲列位請聽言，手打銅鑼來化緣。』施主要問因何故，只因偷了萬緣橋的磚，有四個官人押着，不嚷就打你。說這一個夢，新鮮不新鮮？廣亮一想：『怪嗎？他怎麼會知道？』這才說：『師弟，你做這夢，到是真事。這兩個小和尚是我的師姪，他師傅叫廣慧，在萬緣橋海潮寺當家，只因他們把萬緣橋的磚頭搬了幾塊，現在石杭縣把他們師徒三個鎖了去，叫他們背着磚，化一萬銀子修萬緣橋。你想誰能施捨他們？實在受不了這個罪。知道師弟的能為，故此來求你慈悲慈悲。師弟，你冲着我功德，功德罷，智清智靜說：『師叔，你老人家要不答應，我兩個人跪着不起來。』濟公說：『你們兩個人起來，我就知道這頓飯不能白吃。』這卓菓席是一萬兩銀子，廣亮說：『多慈悲罷。』濟公說：『就是回願。』僧們一同走，智清智靜這纔起來說：『師叔何時走呀？』濟公說：『今天就走，回頭就化緣。』明天就動工修萬緣橋。智清智靜心說：『這可是吹着玩，嘴裏說，那是很好。』濟公吃喝完畢，說：『僧們走呀。』廣亮說：『師弟，等你回來，我再來謝你。』和尚說：『不用謝，小事一段說着。』同智清智靜出了寶障寺，順大路往前走，和尚一邊往前走，信口唱着山歌說：

勸世人要修福，茅屋不漏心，便足布衣不破勝羅衣，茅屋不漏如瓦屋，不求榮，不受辱，平生安分隨世俗，遠去人間是與非，逢場做戲相桓舞，也不華，也不機，一心正直無私處，終朝睡到日三竿，起來一碗黃齋素，粥一碗，菜一箸，自歌自舞，無拘束，客來相顧奉清茶，客去還將猿馬扶，或談詩，或品竹，空笑他人終碌碌，南北奔馳為利名，為誰辛苦為誰辱，七情深兒愛度，雨裏鮮花風裏燭，多少烏頭送白老，多少老人為少哭，滿庫金，滿堂玉，何會免得無常路，臨危只落一場空，只有孤身無伴候，大坟高，厚棺木，此身亦向黃泉赴，世上總無再活人，何須苦苦多忙碌，張門田，李門屋，今日錢家明日陸桑田，變海為田，從來如此多反復，時未來，眉莫感，八字窮通有遲速，廿羅十二受，秦恩，太公八十食周祿，笑阿房，談今古，古來興廢如棋局，奉勸世人即回頭，我今打破迷魂路，和尚念着往前走，智清智靜二人跟隨，和尚說：『你們二人快點走，行不行？』智清說：『行，和尚說：『腿是你們的，不是智清智靜的。』師叔，你說這話真新鮮，腿在我們兩人身上長的，又怎麼不是我們的？』和尚道：『我給你們憑着走，智清說：『怎麼憑？』和尚說：『我一念咒，你們就走快了。』智清智靜說：『念羅，和尚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勸令嚇，這兩個人身不由己，彷彿有人在後面推着一般，行走如飛，收不住了。』智清就嚷：『師叔呀，你快把法術收了罷。』眼前景物，樹呀，碰上就得崩裂，迸裂呀，和尚後面就嚷：『不要緊，唵令，勸令嚇，拐彎就過去了。』智清智靜果然到樹林子，一拐彎就過去，又往前

跑智清說了不得了。眼前是河，吊下就淹死。和尚說：不要緊，加點勁就蹶過去了。說着話，眼瞠到了有三四丈寬的河。真彷彿有人託着腳飛過去了。展眼之際，來到石杭縣，有兩人也跑不動了，躺在地下起不來了。和尚來給每人一塊藥吃。和尚說：你們兩人先到廟裏給你師傅送信，你別往那去。那上知縣衙門去找知縣講理去。問問他爲甚麼鎖我們和和尚智清智靜。你兩個人隨後到衙門來找我。今天少時我就要化緣。明天動工修萬緣橋。智清智靜點頭，竟自去了。和尚一直來到石杭縣，邁步竟往衙門裏走。值日班頭一瞞，是個窮和尚。官人立刻攔住，說：和尚上那去？和尚說：我到裏面倒口茶喝。官人說：你睜眼瞞瞞，這是賣茶的鋪子麼？和尚說：不賣茶。我到裏面吃頓飯，買一壺酒喝。這個官人說：你這和尚是真是胡鬧。這也不賣酒飯。和尚說：那末賣甚麼？官人說：甚麼也不賣。這是衙門。和尚說：衙門是做甚麼的？官人說：衙門是打官司的。和尚道：我就打官司罷。官人說：你打官事告誰呀？和尚說：我告你罷。官人說：你這和尚是瘋子。你憑甚麼告我？我招你惹你了？和尚說：我不告你，沒人可告。僧們兩個人打一場官司罷。官人說：這都是沒有的事。和尚說：怎麼沒有？這就是真的麼？正在吵嚷之際，只見裏面一聲咳嗽，說：外面甚麼人在此喧嘩？衆人一看，說：老管家出來了。只見由裏面出來一位老者，年過花甲，頭戴四楞巾，身穿皂緞色銅鑲白漢雲鞋。官人一看，說：老管家，你看這個窮和尚無故前來攪鬧。老管家抬頭一看，說：原來是聖僧。趕緊跪倒，給和尚磕頭。官人一嚇，愣了心裏說：這個和尚必有點來歷。我們案牘稿都給他磕頭，也不知和尚是誰。書中交代：這位老管家名叫徐忠，是石杭縣的大老爺。原本姓徐，雙名致平。前者探囊取物，趁夜探秦相府，閣天樓盜五雷八卦天師符，巧遇尹雄，就搭救徐致平主僕的性命。見過濟公。徐致平連登科甲榜，下即用知縣。就陞在這石杭縣做知縣。故此今天老管家認識濟公，趕緊行禮。說：聖僧，你老人家從那裏來？我家老爺時常想念聖僧，爲何不叫他等通稟？和尚說：叫他等通稟。這位頭兒跟我要門包。我就剩三兩銀子都給他了。他不答應，跟我要十兩銀子。不然，他不肯回。叫我走。故此我跟他吵嚷起來。你出來了。徐忠一聽說，你們真乃胆大，竟敢跟聖僧要銀子，還不把銀子拿出來。你們素日間，想必做了多弊了。官人說：老管家，你別聽大師傅的話。我實不要門包。和尚說：你分明在懷裏揣着呢。我的三兩銀子是四件。你說沒有，你把帶子解下抖抖。徐忠說：對，你身上有銀子沒有？這個官人方才給人家託了一件人情，剛分了三兩銀子。在懷裏揣着這一來關的張口結舌。說：老管家，我腰裏有三兩銀子，可是我自己的。徐忠說：你滿嘴胡說，還不給聖僧。要不給，我給你回稟老爺。革去你的差事。官人嚇的無法，委委屈屈把銀子拿出來。說：大師傅給你罷。和尚哈哈一笑，說：我不要。我這管教管教。

你誰叫你多管閑事，你要攔阻我，叫你認識認識。我和尚乃是靈隱寺濟顛僧是也。我再來，你就別攔我了。官人說是大眾一聽，是濟顛活佛來了。衆人就吵嚷動了。和尚同徐忠來到裏面。徐致平一見趕緊行禮，說：「聖僧久違，今天是從那裏來，和尚說我，今天來見你一件事。」徐致平說：「聖僧甚麼事，和尚說海潮寺的和尚，跟我有點瓜葛，求老爺把他放了。我給你化緣修萬緣橋。」徐致平說：「是弟子實不知海潮寺的和尚，跟聖僧有瓜葛。我要知道天恩，也不敢領拿他們。既是聖僧要給化緣修萬緣橋，弟子到有個主意，和尚說你有甚主意，徐致平這才如此如此說畢，和尚一聽哈哈大笑，不知致平說出何等語詞，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七回 施佛法善度王太和 因家貧經營離故土

話說濟公來到石杭縣，提說要化緣修萬緣橋。徐致平說：「聖僧既是說給化緣，何必聖僧親自去化。我這地方上有十家紳士財主，每家捐他們一千兩銀子修橋就行了。」和尚哈哈一笑說：「老爺不必分心，我自自有道理。」正說着話，兩個小和尚來了。在外面伺候濟公。知縣立刻吩咐把廣慧傳來當堂釋放。徐致平說：「現有濟公來給你等講情，本縣看濟公的面，把你等放回。從此各守清規，萬緣橋有濟公替你等化緣，不用你們了。」下去罷。濟公說：「智清智靜別走，我還有事兩個小和尚答應。」廣慧謝過老爺自己回廟。這個信外面就嚷動了，都知道現有濟公活佛來化緣，要修萬緣橋。知縣這裏擺酒款聖僧，正喝着酒，外面當差人進來回稟說：「現有十家紳士遞了一張公稟，請老爺過目。」書中交代外面聽說濟公來了，人的名樹的影，大眾一傳，傳到十家財主耳朵裏，衆人一商量說：「僧們大眾得見見這位濟公活佛，他老人家既是來化緣修萬緣橋，每人拿一千銀子來修這座橋，衆人議定就寫了一張公稟來見知縣。」當差人接進來給徐致平一瞧。徐致平說：「聖僧你看十家紳士聽說你老人家來了，他等自相情願，每家出一千銀子，衝着聖僧修萬緣橋，和尚說我和尚化緣，化一萬銀子就化一家，不化十家。你問他誰一個人給一萬銀子，我和尚才要呢。」徐致平說：「聖僧你別得罪他們，這地方可就是他們十家有錢，除此之外，別人拿不起，要得罪他們，可沒人施捨人，和尚說不要緊，我回頭上興隆莊王百萬化去。」徐致平說：「聖僧你千萬別去，那王百萬可是人稱王善人，每逢冬天施粥，夏天施涼茶，暑湯，他報效過皇上銀子，捐了個五品員外，可就是一樣，他最恨和尚老道，不齋僧不佈道。前者在我這裏打過幾回官司，都是因為僧道化緣，不但不施捨，反把僧道打了，拿片子送到我衙門來，念他是個善人，也不肯得罪他。」

聖僧萬萬去不得和尙哈哈一笑說老爺不必管我和尙今天非得去不可他既不施捨我和尙纏化他要化他一萬銀子他不能把九千九百九十九兩我今天就要化出來明天就要動工我和尙要沒有這點手段我也不來到要叫老爺你賄賂智清智靜跟我走走老爺們回頭再談徐致平也攔不了和尙帶領兩個小和尙出了石杭縣衙門一直來興隆莊剛一進東村口濟公就說智清智靜你兩個人帶着法器沒有智清說我帶着手磬呢智靜說我帶着木魚子濟公說好打着念着走智清說念甚麼呀濟公說偈們念子弟餓口遊街智清說就是立刻念着往前走過路的人一瞷都說這是半瘋往前走了不遠只見路北一座廣亮大門門口上馬石下馬石有八株龍爪槐樹上有幌繩拴着有百八十八匹驢馬對面八字影壁這所房屋高大無比一概是磨磚對縫雕刻活花和尙來到門首一看迎門抹的棋盤心白灰塗的影壁真白花瓦砌的咕嚕錢和尙一道辛苦由門房出來一位管家有二十多歲道和尙你快去罷你看我們門上帖着僧道概不書緣我們員外可是個善人就是不齋僧佈道前者來了一個老道不叫他化他偏要化我們員外出來拿馬棒打了一頓還給送衙門去這幸虧我們員外沒在外頭你要化一古香錢我給你快走我可說的是好話和尙說你給我你可知道我要化多少錢管家說你要化多少錢和尙說我化一萬銀子修萬緣橋還得今天施捨給我明天就不要了管家說我不叫你化可是爲好心裏說這個和尙必是窮瘋了和尙說如要不叫我化你得借枝筆我使使我在影壁上寫幾個字我在門口喊三聲我就走管家說那行立刻把筆拿出來和尙接過筆來在影壁上寫了幾句管家說和尙可惜你這點筆法真可以的和尙說那是自然和尙就嘆化緣來了喂拿手比着往裏捺管家說你這是幹甚麼和尙說往裏捺呀管家說你嘆罷我們員外要出來就得了和尙就三嘆了三聲回頭你們員外要出來勞你駕就提靈隱寺濟顛僧要化一萬銀子修萬緣橋明天給就不要了他要不施捨就提我說的他不久必有一場橫禍飛災我和尙走了說罷和尙就走管家也不解其意焉想到和尙走了王員外帶着四個家人由裏面出來原本員外在後面書房裏坐着看書耳輪中就聽外面喊嘆化緣來了喂連嘆了三聲王員外心中納悶暗說怪道這院子是五層房素常外面有叫賣東西裏面聽不見王員外一想外面喊嘆化緣來了呀我怎會聽得真真切切立刻帶着四個家人出來王員外就問甚麼人在此喧嘩管家正要叫瓦匠拿灰水把影壁上的字塗去了省得員外頭見還沒塗呢員外出來了管家說員外要問方才來了一個窮和尙來化緣員外說你沒告訴他麼我這裏有道一概無緣管家說我告訴他了 he 跟我筆在影壁上寫了幾個字他說員外出來叫我告訴你他是靈隱寺濟顛

僧。他要化一萬銀子修萬緣橋。他說員外爺要施捨。今天施捨。明天給他。他就不要了。員外要不施捨。必有一場橫禍。飛災。王員外一聽。抬頭一看。影壁上和尙寫的墨跡淋漓。王員外呀。一聲說。趕緊把和尙追回來。我施捨一萬銀子。管家也不知所因何故。趕緊追趕和尙書中交代。王員外爲甚麼一贈影壁上的字。就要施捨一萬銀子呢。這其中有一段緣故。這位王員外名叫太和。原是遠興隆莊生長。幼年的時節。家中很有錢。父母給定下前莊轉員外之女爲婚。與王太和同歲。不料王太和少運乖舛。七歲喪父。九歲喪母。把一份家業。全被一家坑騙了。自己過的一年。不如一年。長到十六歲。家中遺落得柴無一把。米無半升。自己住的這所房子。都被人家拆着零碎賣了。就剩了兩間破屋。王太和已到十六歲。自己一想。莫非束手待斃不成。總得想個主意。護住身衣口食才好。左思右想。實在無法。把家中的破爛書收拾收拾。買點筆墨紙張。挑着書箱出去遊學。到各學館去做買賣。遊來遊去。遊到松江府地面。學館也多。太和做買賣人也和蕩。凡事死店活人開。做買賣是煤籌。有道定生財。王太和做出條路來。各學館的學生都不買別人的東西。專等他去買他的筆墨紙張。越做越活動。也就有利息了。王太和就在這西門城外。有一座準提寺內住着。過了有二三年的光景。自己存下有五六十兩的銀子。王太和和自己雖說年輕。在外面創業。並不貪浮華。很務本分。這天王太和走在松江府大街。見有許多人圍着擁擠不動。王太和和一瞟。是一個卦棚。藍布棚上有白字。是一副對聯。上聯是一筆如刀劈破崑山分玉石。下聯是雙瞳似電沖開滄海辨魚龍。王太和也擠到裏面一看。是一位老道。面如古月。一部銀髯。飄洒在胸前。頭戴青布道冠。身穿藍布道袍。青護領相襯。白襪雲鞋。看這位老道精神百倍。髮如三冬雪。鬚髮九秋霜。真是仙風道骨。攤着卦攤。上面擺着是六爻的卦盤。按單折重交。有十二元辰。按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擺着各樣的卦子。有父母兄弟妻子官鬼等類。就聽老道說。山人也能算卦。也能看相。可是誠則靈。可是有一節。要直話前來問我。愛奉承另找別人。卦禮倒不拘多少。大衆也有算卦的。有叫老道相面看一個個。沒有說老道相的不對。王太和一想。我也叫老道來相相我的終身大運。這才說。道爺給我看看相。老道睜眼一看。就一說。貧道我。可是直言無隱。尊家可別惱。王太和說。君子問禍不問福。道爺這管說。老道這才從頭至尾一說。王太和不聽。猶可一聽。嚇得顏色更變。不知老道說的何等言詞。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八回 李涵齡神相度羣迷 王太和財色不迷性

話說王太和給老道一相面，老道說：「可是直言無隱，尊家可別見怪。」王太和說道：「這爺這管說。」老道說：「看閣下的相貌，可與衆不同，額無主骨，眼無守睛，雙眉寒散，主於兄弟無靠，山根塌陷，主于祖業不舉，準頭爲土星，主人之財庫，左爲井，右爲灶，井灶太空，有財而無庫，你是一世不能存財，騰蛇文入口，將來必主于餓死，你七歲喪父，九歲喪母，十六歲犯驛馬星，這幾年在外面奔忙勞碌，幸喜你還勤儉，也沒落下甚麼，從此之後，你是一天不如一天，尊家的相貌，貧道也就不能往下再說了。」王太和一聽老道所說的話，已過之事，果然一點不錯，大概未來之事，也必有準，把卦金給了，就回到準提寺，自己一思想，我終歸餓死，我還往前奔甚麼，莫如我趕緊回家，把親事退了，叫我岳父給姑娘另找婆家，我是這個命，別連累人家，心中越想越難過，真如萬把鋼刀札心一般，買賣也不做了，告訴和尚把房交了自己，挑着書箱，由松江府往回跑，這天走在半路上，本來是無精打彩，垂頭喪氣，也覺着累了，就在大道邊樹林子歇息歇息，剛來到樹林子一瞧，見地下有一個黃緞子包袱，自己把書挑放下，把包袱檢起來，打開一看，裏面有一個硬木小匣子，有鎖鑰着，有一個黃緞子小口袋，裏面有鑰匙，王太和拿鑰匙把鎖開開，一看匣子裏是黃澄澄兩對金鐲子，兩頭赤金手飾，宋朝年間，黃金最貴，每一兩可換白銀五十兩，大概這兩對鐲有八兩一對，首飾約有五六兩一頭，大概可值一千兩銀子還多些，王太和一想，我自己終歸得餓死，我別害人家，要是這個東西是這個本主丟的，丟的起不要緊，倘若要是家人給主人做事，或替人辦事，把這東西丟了，就有性命之憂，我莫如在這裏等等，有人來找，我給人家想罷，把這個包袱包好，放在書箱裏，王太和就在地下一坐，等了工夫不大，只見由北邊飛也似趕來了一個騎馬的，是一匹黑馬，走的甚快，來至切近馬站住，這人翻身下馬，王太和一看，這個人是長隨的打扮，有二十多歲，白淨面皮，看這人臉上顏色都變了，帶上驚惶失色的樣子，熱汗直流，下了馬，趕奔上前，衝王太和一抱拳說：「這位先生請了，在下姓蘇，叫蘇興，在臨安蘇北山蘇員外家當從人，今奉我家員外之命，到松江府，我們姑奶奶家取來一個包袱，內中是兩對金鐲，兩頭金首飾，走在這裏，我這馬一眼岔，驚下了去，把包袱由馬上吊下來，我也下不了馬，好不容易把馬勒住，我這才回來找包袱，可沒碰見有過路的人，先生你老人家要看見我這包袱，你老人家得救我，我要把這包袱丟了，我就得一死，你老人家若見檢着，給了我的命了，將來我必有一分人心，王太和點了點頭，打開書箱，把包袱拿出來說：「你贈贖這點東西，對是不對？」蘇興一看說：「先生，你真是我的重生父母，救了我的命了，要沒這東西，西，我真得死，也就是你老人家這樣好人，千金不昧，未領教先生貴姓呀？」王太和說：「我是石杭縣興隆莊的人，我叫王

太和蘇興說。老人家何時到了臨安城。可千萬要到青竹巷四條胡。蘇北山蘇員外家來找我。我叫蘇興。王太和說。是了罷。蘇興實在心裏過不去。掏出五兩銀子。說。先生。我也不敢說謝你。我盡我這點窮心。給你老人家買一杯茶吃。王太和微笑。說。你胡鬧。我打算要你的銀子。我檢着你這東西。我就不給你了。你趁此拿着去罷。蘇興見了王太和。實意不肯要。自己也無法。便道。先生。既是不肯。我也不敢相強。先生那時到了臨安。可千萬賞臉來找我。說罷。爬地下。給王太和磕了一個頭。竟自告辭走了。王太和自己還是心裏煩。想老道所說的七歲喪父。九歲喪母。十六歲犯驛。馬星真的說。賽神仙。未到先知其實。書中交代。這個老道本是大路的活神仙。乃是萬松山雲霞觀的紫霞真人。李涵齡。老道下山。並不是相面算卦。爲要錢。所爲是普渡羣迷。教化衆生。故此斷事如見。王太和那裏知道老道的來歷。今天見蘇興走後。王太和煩了半天。才挑了書箱。往蕭灘路。這天正往前走。上不靠村。下不着店。天有日落之時。偶然雲生。西北霧長。東南狂風暴雨。下起來了。王太和想要找個地方避避雨。見眼前一座破廟。又沒有和尚。老道。牆俱都坍了。中有大殿三間。尚可避雨。王太和趕到切近。剛要進大殿。一瞷大殿裏有一位十七八歲的姑娘。長得十分美貌。正在大殿裏避雨呢。王太和一瞷。自己一想。男女授受不潔。雖然是四野無人。我焉能避嫌疑。壞人名節。我莫若就在外面廊下避避雨罷。想罷。王太和就在大殿以外廊下。下一躡。並不與那女子說話。焉想到雨越下越大。直下到天有五更方住。平地數尺深的水。幸喜山道水下去的快。天亮水都流沒了。王太和挑起書箱就要走。那女子可說了話。說。這位君子尊姓。王太和說。我姓王。那女子說。尊家乃是一位好人。奴家姓馬。叫馬玉榮。就在這前面馬家莊住家。望求尊駕攜帶我幾步。王太和說。那有何妨。立刻送着姑娘來到馬家莊。這位姑娘家有父母。有哥哥。姑娘原本在她舅家住着。跟舅母辦了幾句嘴。姑娘賭氣回家。走到半路。遇着雨了。王太和把姑娘送到門首。自己要走。姑娘到家跟父母哥哥一提。在廟裏避雨。遇見王太和。怎麼是好人。連大殿都沒進來。並未答話。今天送到家來。把這話一說。姑娘的父母追出來。把王太和讓到屋中。置酒款待。一家老小甚是感激。姑娘的父親說。尊家貴姓。是那裏人。昨天小女原本在她舅家住着。因爲辦一兩句嘴。姑娘也太任性。她舅母也不該叫她一個人回來。偏巧趕上下雨。在廟裏避雨。幸虧遇見尊駕。乃是正直君子。這要遇見歹人。那還了得。王太和說。我姓王。叫王太和。原本是興隆莊的人。往後姑娘別叫他一個人走路。總要有人跟着才好。馬老丈說。是。王先生可以在我家多住幾天。罷。王太和說。我還有事。立刻告辭。姑娘的父母千恩萬謝。送出來。王太和這才順大路往回走。這天到了自己家中。他這幾間破房子。有本村一

個苦人住着呢。王太和到家，自然還得讓他住。王太和把書箱放下，自己甚為悽慘，吃了點東西，安歇睡覺。次日親身到韓員外家去退婚。韓員外自從年幼的時節，把女兒給他，那時王家還有錢呢。自從他父母一死，一年不如一年，後來聽說王太和出了外了，韓員外家裏有幾頃地，也算是鄉下財主，也不能把女兒另聘了，就得等他。他姑娘跟王太和同庚，偏巧姑娘心重，自己想着命不好，將來到婆家也得受苦。日積月累，一憂愁把兩隻眼睛急瞎了，雙目失明。王太和還不知道呢。今天來一見韓員外，兩下寒暄了幾句，太知便道：「我打算叫你老人家把姑娘另聘罷。我的命苦，別連累了姑娘，跟我受罪。所有的定禮，我也不拿了。」韓員外說：「那可不行。現在我女兒把眼睛瞎了，你定的時節可沒有殘疾。現在我也不能再給人家。你趕緊搬娶過去，你自己慢慢的混。若說你倘個小買賣，二三百銀子，我給你拿。你只要勤儉，還不可以吃飯麼？」王太和一聽姑娘已把眼睛瞎了，自己一想，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該當要討飯。我前頭走，拉着一個瞎子，這到也不錯。想罷，說：「岳父既是你女兒把眼睛瞎了，我也不能說不要，你可得從全我。我也沒有多錢辦事。韓員外說：「到好辦。你有轎子就搭人。王太和自己無法，這有幾十兩銀子，回家張羅辦事，定了吉日，把妻子娶過來。他這一個時節，也沒有親戚往來人情。韓員外打算女兒過門後，過一兩個月，再給王太和拿錢做買賣。焉想到王太和娶過來，未到半月，王太和晚上睡不着，思想這日子怎麼過，翻來覆去，睜着眼睛，見地下有一個火球，滾到南牆根沒了一連三天。王太和就跟他妻子說道：「地下有個火球，你是瞎不見，滾來滾去，不知是什麼道理。」韓氏說：「許是鬧財罷。」王太和說：「也許有的事。」韓氏說：「你眼準了，拿我的金簪插到那裏。」等明天刨開眼睛，王太和果然把金簪記上。次日用鐵錐一刨，刨到有二尺許，只聽咯當一响，王太和仔細一看，目瞪口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九回 得金寶福隨相轉 訪娘親跋涉天涯

話說王太和拿鐵錐一刨，刨了二尺多深，就聽咯當一响。王太和一瞧是石板，揭開石板一看，是一窖金元寶、銀元寶。金元寶都是一百兩一個的，馬蹄金、銀元寶是二百兩一個的。大元寶、王太和一看，先拿出一個來，照樣埋好，也不敢聲張。次日到岳父家提說要蓋房。韓員外說：「你有錢麼？」王太和說：「沒有多錢，對付着辦。」先買了兩個銀櫃，找木廠子一看，他這片地基不小，先蓋三層瓦房，隨着動工，隨着往外搬運金銀，把房蓋好了，把金元寶一數，是六百個，每個能換銀五千兩，銀元寶是四百個，共一千個。從此陡然大富，有三百多萬銀子。在本地開的銀樓、緞號，置買田地房產，大衆

都知道王太和發了財回來了，都不知道怎麼發了財。王太和自己想，當初在松江府老道給我相面，說我該當餓死。現在我得了這大家私，還能餓得死麼？老道幾乎就誤了我終身的大事。從此不信服和尙老道。說僧道都是謠言。或衆王太和每年冬施粥，夏施茶，捨棉襖，棉褲，遇窮苦人等，貧老病瞎，必要周濟。就是不齋僧佈道。今天爲甚麼要把和尙找回來，施捨一萬兩銀子呢？只因他聽見影壁上寫的字了。濟公寫的是兩首絕句。頭一首是：昔日松江問子平，酒齡道我一身窮。事至而今陡然富，皆因蘇興馬玉容。第二首是：夢醒更深三更天，見一紅光奔正南。揭開石板仔細看，四六黃白整一千。王太和一看，暗道：怪呀！我的事沒人知道。這和尙可是神仙？故此趕緊叫家人追回來。管家追出村口，一睜和尙正往前走。管家說：大師傅請回來。我家員外施給一萬銀子，和尙這才轉身回來。王太和一見，說：聖僧請裏面坐，和尙來到書房，有家人獻茶。王太和說：聖僧，我的事情，聖僧可以知曉。和尙說：你那是瞞不了我，你休要毀謗僧道。你可知道有兩句話，心不好，命窮苦；直到了心好，命也好。富貴直到老，命好心不好，中途夭折了。人要做些陰騭事，能逢凶化吉，遇難成祥。當初老道給你相面之時，你是騰蛇紋入口，主于餓死。你做這兩件陰騭事，你這騰蛇紋通下來，變爲壽帶紋。王太和這才如夢方醒，和尙說：你要不信，我還有個主意給你。贈贈你拿一萬銀子，在海潮寺做功德，修萬緣橋。明天吉日興工。你叫人抬四塊石頭來，我寫上四句話：一塊上寫一句，擱在萬緣橋旁邊。派兩個家人看着頭一塊石頭，叫大衆白贖白看。誰要看第二塊石頭，跟他要二百兩銀子。要贖第三塊，是三百兩。看第四塊，是五百兩。這一千兩銀子，助你修萬緣橋，作爲酒錢。可別說是我寫的就說是神仙寫的。王太和一想，說：誰化二百兩銀子贖一塊石頭呀？我雖有錢，我也不能那麼冤。和尙說：你不信，你贈着有人贈，沒有王太和立時叫人到海潮寺收拾預備做公館。又家叫人搭了四塊石頭，給和尙把字寫好。把四塊石頭放好，叫家人看着王太和也在海潮寺同和尙住着。沒事下棋，萬緣橋就動工修起來了。兩個家人看着四塊石頭說：衆位，贈石頭，一塊是白贖白看，贖第二塊，是二百兩銀子。街上都吵嚷動了。大衆圍着，贈石頭上有字寫的是七個字，不姓高來本姓梁。大衆一贈，都說這兩個人是財迷，誰能花二百銀子贖石頭？衆人紛紛議論，過了有十幾天，也並沒有一個問的，都是贈贖頭一塊，一笑就走。這天王太和就說：聖僧，你老人家說有贈石頭的，怎麼不靈呢？和尙說：你別忙，大約不過五天，就有人來贖。果然到第四天，忽然來了一個文生公子，頭戴翠藍色文生巾，身穿翠藍綢文生襖，腰繫絲絛，白襪雲鞋，白淨面皮，俊品人物，帶着兩個書童，挑着琴劍書箱，來到近前一看，這位文生公子就問：這石頭是誰寫的？家人說：神仙寫的。文生公子說：神仙在

那裏家人說你不用管神仙在那裏你要贈第二塊是二百兩銀子頭一塊是白贖這位文生公子說我給二百銀子你搭開我賄賂家人就趕緊到海潮寺回裏員外道有人來賄石頭了王太和心裏說真有這等樣人肯化二百銀子賄石頭自己不信來到這裏一賄是一位文生公子打扮王太和說尊駕要賄石頭嗎這公子說不錯王太和說賄第二塊石頭二百銀子這公子說我給二百銀子立刻打開書箱拿出四兩黃金折銀二百兩交與王太和王太和叫家人把石頭搭開衆家人都不願意搭王太和說你們誰來搭每人我給二兩銀子賞大衆一聽這個也要搭那個也要搭都搶着要搭不到一刻搭開一塊這位公子一賄第二塊更愣了書中交代這位公子爲甚麼他要花二百銀子賄第二塊石頭呢這內中有一段隱情頭一塊石頭上寫的是不姓高來本姓梁這位公子就是不姓高來本姓梁他原本姓高石抗縣梁王莊的人他五歲的時節正趕上金宋交兵幹離怖大隊反到江南他母親帶着他逃難正趕上賊隊把他母子冲散了兒子找不着娘了站在街上哭由那邊來了一個人歪帶着帽子閃披着大氅說小孩子你哭甚什麼呢小孩雖說五歲倒很伶俐說話很清楚說我是梁王莊的我叫與郎我娘帶我逃走反遇見賊把我娘衝散了我不着了這人說這跟我找你娘去罷我是你舅舅梁與郎人小不肯吃虧說你不是我舅舅你是我哥哥你帶我找我媽去罷這人說跟我走立時帶着梁與郎一走來到甘泉縣地面住在高家店這地方太平他打算把梁與郎賣了偏巧這開店的高掌櫃就是夫婦兩個家有百萬家私他也不指着開店吃飯所爲應酬苦親友這夫婦沒兒沒女就問他帶着小孩是你甚麼人呀這拐子手說我姓郎郎贊這是我外甥他父親都叫賊兵掠了去這孩子跟着我也贊手我打算找個主把他賣了高掌櫃說我賄賂把與郎叫到櫃房去一給吃的說你姓甚麼梁與郎說我姓梁叫與郎高掌櫃說他是你舅舅麼梁與郎說不是我不認得他我娘帶我逃走遇見賊我娘丟了他說他是我舅舅我就說你是我哥哥他說帶我找我娘去高掌櫃問明白一問拐子手要賣多少錢郎贊說五十兩銀子高掌櫃說五十兩我留下了你給寫一張字罷郎贊說我不會寫字高掌櫃說你不會寫字叫我先生代筆我們這裏可有規矩說五十兩可是減半給二十五兩在店裏賣有三成用錢五十兩是十五兩叫先生寫字是十兩倒盡了兩不找你去罷沒你的錢了你要不答應我把你送到衙門去照拐子手辦你郎贊一聽也愣了大衆作好作歹算給了他幾兩錢盤費郎贊走了高掌櫃人稱高百萬在家裏以員外呼之把梁與郎留下僱老媽哄着要一奉十起名高得計後來請先生教他念書到十六歲取媳婦也是本處楊百萬的女兒楊員外也是夫婦兩個就是一個女兒過了有五六年楊員外夫

婦也死了。梁興郎這點造化大了。兩分百萬家私都歸他一人。這天梁興郎跟他妻子說。我本是梁王莊的人。現在我養生父母已死。我要出去訪訪我親生母去。找個下落。如死了。我把尸骨請回來。如沒死。我把娘親找回來。我這一去。多帶黃金。少帶白銀。暗藏珠寶。扮作遊學的書生。說不定幾年回來。家中全靠娘子料理。楊氏說。官人這是一分孝道。我也不能攔。官人去罷。梁興郎這纔帶了兩個書童出來。逢山朝山。逢廟拜廟。求神佛保佑。母子相見。今天來到萬緣橋。一瞻石頭。羅漢爺指引孝子迷途。母子團圓。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回 梁興郎千金看隱詩 濟禪師佛法指孝子

話說梁興郎來到萬緣橋。一瞻石頭上寫的是。不姓高來本姓梁。自己一想。我出來這些日子。並沒訪着一點頭緒。我也不知梁王莊在那裏。這也須是神人指示。只要把我娘親找着。化幾千兩。也不要緊。故拿出四兩黃金。折二百銀子。王員外叫家人把頭一塊石頭搭開。梁興郎一看。第二塊上寫的是。巧妝改扮竟萱堂。梁興郎一看。這明明是我這才問。第三塊還有字。麼家人說。要請第三塊。是三百銀子。梁興郎一看。說我到要暗暗立刻。又拿六兩黃金。折三百兩銀子。交給王太和。王太和一想。真怪。真有人拿銀子。叫家人把第三塊搭開。梁興郎一看。第三塊寫的是。興郎要見生身。母梁興郎一看。這更對了。說。你把這塊拿開。我看家人說。要看看這四塊。是五百兩。梁興郎說。你怎麼說人。哪家人說。不說人。你愛暗就暗。不愛瞧不瞧。梁興郎一想。已然化了五百。再化五百。只要有了我親娘的下落。慢說花一千兩。千也化。想罷。又拿出十錠黃金。王太和叫人搭開第四塊。一瞻。第四塊上寫。去到臨安問法王。梁興郎一瞻。這句話。呀。一聲。幾乎翻身栽倒。自己一想了。不得了。這許是有人知道。我由家中出來的心思。設出圈套。誑騙我。一千銀。自己又一想。我的乳名。沒人知道。此真令人難測。自己這才問道。衆人可知道。這臨安法王。是怎麼一段事。可是地名。可是人名。大衆一個個俱皆搖頭說。不知道。梁興郎自己心中。真如萬把鋼刀。扎心。正在發愣。那邊來了一位老丈。衆人說。我要打聽。問這位老頭。罷。他叫福地聖人。甚麼事。他都知道。梁興郎趕緊施禮。說。借問老丈。可知道。這臨安法王。是在那裏。這老者說。你要問。臨安。由這往東南走。二十餘里。有一座興隆鎮。上那裏打聽去。這裏沒人知道。梁興郎一聽。無奈叫書童挑起琴劍書箱。一直夠奔東南。約走了有二十餘里。見面前有一座鎮店村。口外樹林下。有二位老者在樹旁。着棋。一位是白臉長髯。一位長的清奇古怪。梁興郎連忙上前說。二位老人家。請了我打聽打聽。有個臨安法王。二位老

人家可知道。這位老者一聽說臨安，我可知。當初金宋未交兵以前，這座興隆鎮就叫臨安鎮。後來宋室天下太平，改叫爲興隆鎮。這個法王，我可不知。那位老者說：賢弟，你是不知道。我比你大幾歲，我十二三歲的時候，你還是小孩。不記事。這村口如意菴尼姑廟，我記的，就叫法王菴。後來改的如意菴，你去打聽法王尊駕到那裏去打聽罷。梁興郎一聽，謝過二位老丈，趕緊帶了書童進了村口一賸路。北裏有一座廟，山門上寫着如意菴。上前一叩門，由裏出來了一個小尼姑，把門開開，說：施主找誰？梁興郎說：我是前來燒香。小尼姑說：我們這是尼僧廟，梁興郎說：不管，是甚廟，我要燒古香。小尼僧便領到大殿。梁興郎燒上一炷，燒完了香，說：小師傅，你帶領我在廟裏遊遊。小尼僧說：可以。立刻帶着梁興郎到各院中觀看。這個廟是三層殿，有東西跨院，甚爲寬敞。遊來遊去，來到一個東跨院。這院中是北房三間，東西配房，北房門外掛着一塊匾，上寫冰心堂三字。梁興郎一看，就知道這院中有編鑄守節，正在一傍。只見由北上房出來一位老婆婆，有六十多歲，鬢白成霜，穿的衣服平常。梁興郎一看，這位老太太的模樣，不由自己心中一慘。二目落淚。這位老太太一看，他也覺着眼圈一酸，眼淚落下來了。母子天性所感，老太太並不敢認說。這位先生尊姓，梁興郎說：我姓梁，乳名叫興郎。老太太一聽，心如刀割，說：兒呀，我只打算今生今世，你我母子不能相見。沒想到爲娘還見着你了。梁興郎叫了一聲：親娘呀，也哭起來了。書中交代，他母親怎麼會落到這廟裏呢？凡事自有個定數。自從母子一失散，老太太找不着孩兒，自己一想：我還活甚麼？想欲自盡。幸遇見一位好人勸解，老太太說：你別死，倘若你兒在着，將來也可以母子見面。你暫爲找個尼廟一住，慢慢在尋訪你的孩兒。老太太一想，也是，就投奔這法王菴來了。這個廟離梁王莊三里地。這廟裏老尼也是忠厚人，見梁老太太這分光景，老尼僧說：你就在我這住着罷。那時你兒有了下落，你再走。沒有音，你就跟我在廟裏修行罷。梁老太太就在這廟中苦守早晚，侍奉佛祖。後來附近村莊都知道廟裏有個梁李氏守節。大衆送了一塊匾，寫了冰心堂三字。梁老太太終日吃齋念佛，禱告神靈，願應叫母子可以見面。今天果然梁興郎來了。母子見面，抱頭痛哭。興郎說：娘親，你老人家不必哭了。孩兒現在甘泉縣娶了親了。我養身父母把我撫養大了。現在二老已經故世。孩兒才得出來尋找我娘親，多蒙神人指示，得見你老人家。娘親生在之福，老太太一聽說兒呀，今天我母子見面，也算是神靈默佑。爲娘終日燒香禱告，但願你我母子見一面。現在我暗見你就得了。你也不必接我回去。我已然是出了家，侍奉佛祖。我也不想再還俗了。梁興郎一聽，苦苦哀哀，總

要請老娘回去。老太太執意不肯。梁興郎無法。就把家眷接到興隆鎮來。給老太太單買一座廟。叫老太太。要修行養靜。梁興郎不時到廟裏去問候。這天梁興郎回想萬緣橋。這幾塊石頭。是什麼人寫的呢。我到要問。自己帶着兩個書童。來到萬緣橋。一看萬緣橋。已快告竣。梁興郎一打聽。方知是濟公禪師寫的。梁興郎要見這活佛。濟顛正趕上。王太 and 同濟公。來到萬緣橋。監工有人指引。告訴他這位窮和尚。就是靈隱寺濟公長老。梁興郎趕奔上前。說聖僧在上。弟子有禮。前者多蒙聖僧指示。我找着我娘親。弟子實在感恩不盡。和尚說你起來。不必行禮。你母子既見了面。你要好好的盡孝。你回去罷。梁興郎還要承謝禮物。給聖僧長老。和尚說不必。我和尚常說。一不積財。二不積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梁興郎無法。竟自告辭去了。王太和正同和尚在這裏監工。偶然忽覺得對面來了一陣旋風。和尚說。來了。王太和一看。隨着這陣風。來了一個老道。披髮仗劍。身高八尺。黃臉膛。三絡黑鬚。穿着藍緞色道袍。王太和一看。一愕。見老道趕奔上前。給濟公行禮。來者老道。非是別人。正是黃臉真人。孫道全。和尚說。悟真你幹甚麼來。孫道全說。弟子自天台山分手。回到自己廟中。把廟中安置好了。到靈隱寺找你老人家。聽說你老人家來修萬緣橋。我就在廟裏住着。焉想到臨安城。出了場天大禍。錢塘知縣派我來請你老人家。和尚一按靈光。早已察覺明白。書中交代。怎麼一段事呢。只因錢塘縣新任趙文輝。他本是兩榜出身。自到任以來。兩袖清風。愛民如子。焉想到地面上。出了一件逆案。秦丞相的兄弟花太歲。王勝仙。他本是個惡霸。在本地無所不為。依仗着他哥哥是當朝宰相。無人敢惹他。王勝仙家中有二三十個如夫人侍妾。就有一個得寵的愛妾。就是田國本那個妹子。本來他是歌妓出身。琵琶絲絃。自己能歌能唱。這天王勝仙要到西湖湖心亭去取樂吃酒。先叫田氏坐着轎。帶着婆子了。瑣先去三乘轎。正走在西湖蘇堤。忽然來了一陣旋風。圍着轎子。繞了幾個彎。抬轎的人都揮不開眼。急至旋風過去。再一看。田氏蹤跡不見。小轎內婆子了。瑣一刀之傷殞命。大衆嚇的目瞪口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一回 遊西湖惡霸遇妖精 看偈語私訪白魚寺

話說王勝仙的愛妾。被旋風刮去了。婆子了。瑣被殺。一無兇手。二無對證。有人報與王勝仙。王勝仙勃然大怒。給錢塘縣三天限。要破案。錢塘縣一聽這個信息。趕緊帶領行房。伴作一驗屍。婆子了。瑣都是嘎嘎咽。一刃之傷。身亡生前致命。並無二處。知縣一想。這件事甚是奇異。回到衙門。派趙頭張頭。王頭李頭。趕緊捉拿兇手。趙頭王頭。趕緊給老爺

確頭說。回稟老爺。這件案。求老爺開恩。下役辦不了。老爺想情。要是人。可以鎖來。這旋風。怎麼拿得了。知縣說。這旋風。其中定有緣故。你們得想法子。給我辦。現在王大人。給三天限。要不把兇手。拿着。連本縣。也就了。趙頭說。老爺要辦。這奇巧案。可有一個人。辦的了。老爺說。誰。快說來。趙頭說。現在靈隱寺。濟公長老。他乃是當世的活佛。神通廣大。法術無邊。善曉過去未來之事。老爺去。到靈隱寺。拜訪濟公。求他老人家。給占算占算。可以能把這案。辦出來。知縣一聽說。好立刻傳轎。帶領趙頭。王頭。張頭。孫頭。李頭。劉頭。耿頭。馬頭。一齊來到靈隱寺。當差人。過去一間。門頭僧說。濟公。沒在廟裏。正趕上。孫道全。在廟內住着。他由天台。山回到自己廟內。安置好了。來到靈隱寺。找濟公。濟公。未在廟內。孫道全。就在廟內等着。今天聽說。錢塘縣。來拜訪。濟公。孫道全。出來一見。說。我師傅。上萬緣橋去了。老爺。有甚麼事。知縣說。尊駕。原來是。少師傅。孫道全。說是。知縣說。少師傅。求你。辛苦。辛苦。把聖僧。請回行。不行。孫道全說。那到行。老爺。有甚麼要緊事。麼。知縣。就把。王勝仙的夫人。被旋風。刮去了。婆子。丁環。被殺之故。一說。孫道全說。請老爺。回衙門。去聽信罷。我去找我師傅去。知縣說。少師傅。要去。得明天。回來才好。往返。有二三百里。孫道全說。那行。一千里。我也能。一天。回來了。知縣。半信。半疑。回去。孫道全。架着。趁脚風。兩個。時辰。就到。萬緣橋。見。濟公。一行。禮說。奉。錢塘縣。知縣。之命。來。請師傅。和尙。說。錢塘縣。甚。屢。請我。孫道全。把。旋風。殺人之故。從頭。至尾。一說。和尙說。我。現在。不能。回去。呀。我得。等。萬緣橋。工竣。才能。回去。我。給你。寫。一封信。你。給。錢塘縣。知縣。送去。叫他。照。我。書信。的話。行事。就把。兇手。拿着。了。孫道全。點頭。答應。和尙。寫。了一封信。交與。孫道全。信。面上。是一個。紹興。酒。罇子。上面。有。着。七個。釘子。這。是。和尙。的。花押。孫道全。把。書信。收好。辭。別了。濟公。仍。架着。趁脚風。回來。到了。縣衙門。往。裏。一。回。稟。知縣。趕。緊。吩咐。有。請。孫道全。來到。書房。知縣說。少師傅。真快。往返。才。幾個。時辰。孫道全說。我。還。就。誤。了。半天。要。不然。早。來了。知縣說。可。會。見。着。聖僧。孫道全說。我。師傅。暫時。不能。來。叫我。帶。了。一封信。來。立。時。把。信。掏。出來。遞。與。知縣。知縣。一。瞧。信。面上。畫。着。一個。酒。罇子。釘。着。七個。釘子。打。開。書信。一。看。上面。寫。的。是。

字啓。錢塘縣。老爺。知。悉。貧僧。乃。世。外。之。人。不能。與。國家。辦理。公事。老爺。要。捉。拿。兇手。照。貧僧。下面。這。八句。話。行事。可。能。拿。獲。賊人。餘。容。晤。談。書。不。盡。言。

老爺。一。看。下面。寫。的。是。

此事搔頭莫心焦。花花太歲豈肯饒。若問殺人名和姓。八月十五月半起。此事搔頭莫心焦。花花太歲

問殺人何處住，巧粧改扮訪白魚。

老爺一看，心中忖度了半天，說：「聖僧這是我出去私訪，可不曉得這白魚是人名，是地名。今天天色已晚，明天煩少師傅出去幫本縣訪訪這件事。孫道全說可以知縣就把孫道全留下，款待酒飯。老爺就在書房安歇。次日老爺吃完了早飯，換上便衣，帶家人騎升出去私訪。一面派錢塘縣八個班頭，趙大王、二張、三李、四孫、五劉、六耿、七馬、八同孫道全也出去訪查。趙文輝帶着老管家出了良山門，憐憫往前走，心中躊躇，也不知道這白魚是怎麼一段事。往前走了有三四里之遙，覺着身倦體乏，打算要找個地方歇息，吃一杯茶才好。抬頭往四外一望，但只見北邊是山，半山坡松林密密，隱隱射出紅光牆，乃是一座大廟。知縣一想：「蒼觀寺院，是過路的茶園，到可以去歇息，想罷說：『趙升，你我到山上廟裏去找杯茶吃。』趙升點頭，主僕二人順着山坡小路，一直往前奔來。至切近一看，這廟四外都是松柏，十分幽雅。再一瞻，廟前有一座石牌樓，上面有同參造化四字。牌樓後面是正山門，東西有角門，都關着山門。上面有字，上寫勅建古蹟白魚寺。趙文輝一看，心中一動。濟公禪師那四句話，是此事搔頭莫心，急花花太歲，豈肯休若問殺人何處住，巧粧改扮訪白魚，莫非就是這白魚寺也。未可知。再細看東角門外，有一股小道，不長草，想必是由東角門出入。這才來到東角扣打門鎖。工夫不大，只聽裏面一聲阿彌陀佛，把門開開，是一位小沙彌，有十八九歲，穿着半大的僧衣，白襪雲鞋，白臉臉長的眉清目秀。小沙彌抬頭一看，說：「二位施主來此何幹？」趙文輝說：「我來這裏燒香。」小和尚說：「施主請趙文輝帶領家人往裏奔，小和尚把門關上，頭前引路。來到了大殿，引着火。趙文輝燒了一古香，磕完了頭。小沙彌說：「施主請客堂坐。這廟中前後是五層殿，同着趙大老爺由大殿往西，有四扇屏門，關着兩扇。一進這西跨院，是北房五間，東西配房各三間。院中極其幽雅。小和尚一打西配房簾子，知縣主僕來到屋中，一看有八仙條桌兩邊，有椅子條桌上擺着許多的經卷。知縣在椅子上落坐，小和尚說：「施主貴姓？」知縣說：「我姓趙。小師傅，這廟裏有幾位當家的小和尚，說有我師傅，有一位師叔，我們師兄弟四個，餘者就是使喚人。施主這是從那裏來的？」趙文輝說：「我們是從遠方來的。從此路過，小和尚說：『是施主在此少坐，我去烹茶去。』小和尚更透着玲牙利齒，說着話，竟自去了。趙升見小和尚去後，他來到院中一看，北房五間，當中是穿堂，通着後面有院子。東西裏面屋中垂着簾子，趙升來到北房，走過廳一掀東裏間簾子，聞着屋中有一陣蘭麝脂粉之香。一瞻屋中有靠北牀，是一張床，掛着幔帳。屋中有梳頭桌，有鏡子，有許多婦女應用的擺着粉缸、梳頭油瓶等類物件。趙升一想：「怪呀，和尚廟裏那有這些用的東西。正在

賄着納悶。小和尚由後面倒着茶來。一見趙升在這裏偷看。小和尚說：你做甚麼來這屋裏。趙升說：我賄賄。小和尚說：你別滿處混跑。我這廟裏常常有官府太太來燒香。你要撞着怎麼得了。趙升說：你們這和尚廟裏怎麼有粉缸梳頭油瓶等物。做怎的呢。小和尚說：我師傅愛鬧梳頭油粉味。買了爲是聞的。趙升一聽說：這不像話了。兩個人正在狡展之際。只見後面出來一個大和尚。他的身高九尺。頭大項短。披散着頭髮。打着一道金箍。紫色臉膛。一臉的怪肉。橫身粗眉大眼。身穿藍綢子僧衣。月白綢子中衣。白襪雲鞋。手拿螢刷。說：什麼人在此喧嘩。小和尚說：師傅。你賄他們來燒香。就滿室裏胡跑。我攔他他不聽。大和尚睜眼一看說：又來了幾個燒香的小和尚。說：西配房還有一位和尚。哈哈大笑說：我打算是誰。原來是縣太爺。我計算你該來了。大概你所爲王勝仙之事。而來告訴你說。那件事是我做的。知縣一聽這句話。大吃一驚。大概今天來到廟中。凶多吉少。不知道兇僧究是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二回 孫道全驚走妖和尚 周得山窮困被人欺

話說這個和尚一見知縣。竟敢目無官長。不但不畏懼。反到一陣狂笑說：縣太爺。你必是爲王勝仙那案來的。那案正是活家做的。你來了。便該怎麼樣。知縣一聽。這事情不好聽的。驚慌失色。連忙說：和尚。你錯認了人了。我那裏是縣太爺。原本是行路的客商。兇僧哈哈一笑說：你不用不認錢。塘縣我是常去。知縣請文輝說：和尚。你不要錯認人。我要告辭。擇路說着話。站起來就要往外走。和尚道：那裏走。今天你自來到我這廟中。爾休想逃走。這叫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要找尋。徒弟來給我將賊官縛了。立刻小和尚進來。就把趙大老爺反剪二臂。縛了書中交代。這個和尚名叫月明。他有三個師弟。叫月明月空月靜。月空月靜沒在廟裏住着。就是月明在這裏。這兩個和尚本是酒色之徒。廟裏有交壁牆地窖子。藏着有幾個婦人。都是烟花柳巷買來的。這兩個和尚都會妖術邪法。那天兩個人到西湖去閒遊。見王勝仙的愛妾坐着轎。長的十分美貌。兩個和尚一看。淫心已動。月明說：師弟。你看真是絕色的佳人。你我施展法術。把他搶了去。當時就地祭起了一陣怪風。把田氏由轎子裏拉出來。揹着就走。婆子丫環。賄見要嚷。被和尚拉出戒刀給殺了。將田氏揹回廟。和尚說：你要不從我。當把你殺了。田氏本是歌妓出身。還有甚麼不從。百般獻媚。從兩個和尚。尚那件雲雨之事。和尚只打算這樣事。沒人知道。焉想到被濟公給指出來。今天月明一賄。知縣到來。月明常賄。知縣過堂問案。不攔閉人看。故此認識他。月明一想。他既來了。不能放他走。莫如剪草除根。省得萌芽復起。縱虎歸山。

長出牙爪，定要傷人。立時叫小和尚把知縣捆起來，趙升一看說：「好和尚，胆子真不小，敢情是賊和尚。」一邊嚷着，就往外跑。和尚說：「別叫他走了，把他拿回來。」這句話，和尚未說完，外面角門「啣」一响，把門踢開。由外面趙大王、二等八個班頭闖進來了。這八個班頭也是出來私訪，剛來到廟門首，就聽裏面趙升喊：「八個頭兒，把門踢開，各拉鐵尺闖進來，就要動手。」和尚用手一指，用定神法把八個人俱都定住。和尚伸手拉戒刀，剛要殺人，就聽外面一聲喊：「好孽障，大胆。」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在此要殺人。待山人來也。和尚一看，來者正是孫道全。和尚一想：「事情不好，鬧大了，莫如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趕緊夠奔後面，告訴他師弟月朗，帶着小和尚開後門，一併逃走。孫道全先救了八個班頭，顧不得追趕和尚，又把縣太爺找着救了。在廟中各處一搜，由交壁牆搜出五個婦人來，一同帶着回到衙門。一問，這五個婦人內中就有一個是王勝仙的愛妾田氏。那四個都是妓者，當堂開放。然後將白魚寺廟入官，另招住持僧人。隨用轎子把田氏給王勝仙送回去。田氏見了王勝仙，還說：「沒有失節，其實跟和尚睡了兩夜了。」這也是王勝仙報應。他素來常常霸佔良家婦女，叫他的愛妾被人家搶去。田氏本是他心上的人，見找了回來，很歡喜。叫知縣案後訪拿和尚。知縣總算便宜，沒被參了，把事情辦完了。孫道全告辭回廟去。過了幾天，濟公也回來了。萬緣橋已工程報竣。知縣聽說濟公回來，濟公在廟派人把濟公請到衙門，置酒款待，開懷暢飲，吃酒完畢，知縣說：「聖僧沒事，在我衙門多住幾天，可以盤桓盤桓。」和尚說：「我得趕緊走，還有要事。」我眼時再談。和尚告辭出了錢塘關，剛來到錢塘關，一瞻關裏，鄉有一座豆腐店，門口圍着許多人，裏面磨盤也碎了，水桶也劈了，豆子酒了一地，豆腐包也撕了，裏面有一個人穿着青布小襖，腰繫鈔包，藍中衣，藍襪子，打網腿，兩隻撇尖大尾，巴靱鞋，長的免頭蛇眼，龜背蛇腰，在那裏指手畫腳，口中亂嚷。和尚一按靈光，說：「哎呀，阿彌陀佛，你說這事。」我和和尚焉能不管，真是一事不了，又接一事。書中交代：「這個豆腐店的掌櫃的姓周，叫周得山，夫婦兩個，跟前有一兒子，名叫周茂。他本是巡典州的人，只因家中年歲荒亂，度日艱難，來在這臨安錢塘關，開了一座豆腐店，養着一條驢拉磨，供着各飯館子，各大油鹽店，送豆腐，買賣做的很茂盛。做了幾年，手下存下幾十兩銀子。焉想到時運不濟，一家三口都得了疾病，指身爲業的人，一不能做活，就得往外賠墊。一病病了半年，連吃藥帶養病，不但把所存的銀用盡，還拉下空子，好容易周茂能起來了。周得山叫周茂出去，要要賬，好墊辦吃飯。周茂還走不動，就騎着驢出去，別處的賬都好要，惟有萬珍樓上酒館欠二十多吊錢，要去老不給。這個飯館子的東家姓孫，原本是本地的泥腿，外面號叫麻面虎。孫泰來，萬珍樓的大管事的，姓廖，雙名廷貴，外號叫廖貨，也不

是好人。這天周茂去要賬。廖廷貴一聽。周茂騎的條驢很快。廖廷貴說。周茂。我騎你這條驢試試。可以嗎。周茂說。騎罷。廖廷貴騎着走了一趟。果然這條驢足底下真快。廖廷貴說。周茂。你們家又不做買賣。把這條驢賣給我好不好。周茂說。不賣。廖廷貴說。我給你多些錢。周茂說。多給錢也不賣。告訴你說罷。別的驢拉磨。磨二斗豆子。這條驢就能磨四斗。我父親病好。早晚就要開張做買賣。廖廷貴說。你們做豆腐。有本錢麼。周茂說。沒有。等開張再設法子。廖廷貴說。不要緊。你們那時開張。沒本錢。我借給你。周茂說。好。跟萬珍樓要了幾吊錢回來了。後來就把萬珍樓的欠賬也要完了。都墊辦着吃了飯。好容易周得山病體好了。想要做買賣。沒本錢。到處去借也借不來了。周茂忽然想起廖廷貴說。要借買賣。他借給本錢。周茂跟他父親一提。周得山說。你去借去罷。周茂就來到萬珍樓說。廖掌櫃。現在我父親好了。要借買賣。沒本錢。前者你提過。沒本錢。你借給我們。我父親說。叫我跟你提。借二十吊錢。廖廷貴說。現在我可沒錢。我給你轉借罷。你明天來拿。周茂一聽。很歡喜。回去次日又去。一見廖廷貴。廖廷貴說。你要借二十吊。可不行。我祇給你借了十吊。一個月一吊錢利錢。周茂一聽。皺眉說。利錢太大。廖廷貴說。利錢大。還沒處借去呢。你嫌大。你就別借。周茂一聽。無法說。就是罷。廖廷貴說。可是十吊先給九吊。周茂也答應了。後接過來一聽。不是現錢。是日子條。到下月取九吊錢。周茂說。怎麼下月取錢呢。廖廷貴說。你要欠賬還人家。日子條。比空口憑人。準強。周茂說。我們不是賒賬。是用現錢買豆子。好做買賣呀。廖廷貴說。你要現錢。一吊可是給八百。周茂是等錢用。無法拿了。七吊二百錢。回家。周茂拿到家一數。每吊短二百。只剩五吊八百實錢。還有小錢。周得山賒着錢。嘆了一口氣。無法窮吃虧。只可買了幾斗豆子。且做買賣。一天磨二斗豆子。刨去度日。只賺一百多錢。一個月要拿出一吊錢利息。到日子就來取。還一天都不能。再不然。就叫歸本錢。小本經營。拉這十吊錢。虧空。何時能補的上。這天廖廷貴又來取利。正趕上周得山沒錢。廖廷貴不答應。周茂可就說。廖廷貴。你多等一兩天。也不爲過。這加一利錢。已過本好幾折了。廖廷貴一聽。惱了。說。你當初借錢的時節。怎麼不這麼說呀。我沒找你來要。借給你。你使的。周茂又同他分說。廖廷貴張口就罵。三言兩語。跟周茂打起來。周得山出來一拉。廖廷貴揪住周得山。就打。周茂一聽。打他父親。他真急了。拿起斧子。照定廖廷貴就砍。把膀臂砍傷了。廖廷貴說。好。周茂。你敢拿斧子砍我。我走了。回頭再說。說着話。廖廷貴走了。少時。他帶了有三十多人。各持刀槍木棍。來到豆腐店。把周得山父子拉躺下。就打。不知父子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三回 廖廷貴倚勢欺人 陳聲遠助拳惹氣

話說廖廷貴帶領着數十個匪徒，各持刀槍器械，來到豆腐店，把周家父子拉出來，按倒就打。幸虧街坊各舖戶出來勸解，廖廷貴叫人把豆腐店全都摔了，連磨盤也都摔碎了，水桶也劈了一概的傢伙全摔碎了。廖廷貴帶着人走了，周得山父子渾身是傷，周得山見把屋中東西都拆了，自己買賣也不能做了，周得山一想說：「兒呀，俺們活不成了，打架俺們不得人，打官事俺們也沒人情勢利。我這大的年紀，從沒受過人這樣欺負，俺們活着惹不起他，我揣上一張陰狀，我一死到陰間告他。」周茂你到錢塘縣去喊冤，給我報仇，叫你娘到寧安府去告他。我這條老命不要了，周茂也是想着要報仇，也不能攔他。父親父子兩個正說着話，外面進來一個人，周茂一看，這個人認識，也是這本地的泥腳，常常無所不為，敬光棍，怕財主，欺負老人，此人姓毛，外號叫毛嘍嘍。他就在這門口住，先廖廷貴帶着人來，他也不出來，這等人家都走了，他跑出來到豆腐店說：「誰敢上這裏來拆豆腐店，好呀，在我眼皮底下，真如抓了我的臉一樣，不知道我姓毛的在這住嗎？方才是沒在家，要是在家，得把他們砍了。」他正指手畫腳大嚷大叫，自稱人物，和尚由外面進來，照定毛嘍嘍就是一個嘴巴。毛嘍嘍一聽說好和尚，你敢打我，和尚說：「打還是好的，誰叫你在這裏放肆。」毛嘍嘍說：「好和尚，俺們倆是一場官司，和尚說你出來，毛嘍嘍出來，就被和尚揪倒就打了三下。毛嘍嘍說：『該我打了，你撿起拳頭就打和尚，和尚數着一來二來三來，和尚說：『該我打你了一擡拐子，把毛嘍嘍翻下去，和尚打了他三下，和尚也不多打說：『你該打我了，和尚自己就躺下。毛嘍嘍又打了三下，還想多打，和尚又把他翻下去。大眾圍着，也沒人解勸，都說和尚公道。打毛嘍嘍三下，和尚就叫他打毛嘍嘍打三下，非得和尚把他擡躺下，衆人正圍着和尚跟他一對打三下，就聽旁邊有人說：『別打我來也。』衆人一看來者，這人好樣子，身高九尺以外，膀闊三停，頭戴皂緞色六瓣壯士帽，上按六顆明珠，身穿皂緞色箭袖袍，腰繫絲帶，薄底靴子，閃披一件皂緞色英雄大氅，上綉三藍色富貴花，面似烏金紙，粗眉大眼，海下一部鋼髯，酒滿前胸。來者乃是鐵面天王，鄭雄，書中交代，鄭雄前者由常山縣馬家湖跟濟公分手，自己回到家中，沒事也不上錢塘關來，只因鄭雄有一個朋友，姓陳，陳聲遠，乃是東路保鏢的鏢頭，也在這臨安城住家，人也極其厚道，這天陳聲遠沒事，帶着家人出來閒遊，走在錢塘關外，見着有一個賣藝的在那裏練把式，圍着許多踴熱鬧的人，陳聲遠一看，這個賣藝的練的拳脚精通，受過名人指教，大概不是久慣走江湖的。」

他也不會說江湖話，也沒人把錢在外面做生意的，算命打卦，全憑說話，應該是未從要練，先交代交代說。衆位在下是遠方人，不是久慣賣藝的，只因貴方寶地，投親不遇，訪友不着，把盤資化完了，在下在家中練過幾路拳，我也不知子弟老師在那裏住家，未能登門遞帖，前去拜望，衆位有錢幫把錢，沒錢幫站脚，助成幫個人緣，應當得有一套江湖話，交代明白。陳聲遠一看，這個賣藝的，也不會說話，練了好幾趟，也沒有幾個給捧錢的。陳聲遠一想，君子到處有成人的美，我下去幫他練一練，給他幾吊錢，墊墊場子，調濟調濟他，想罷，叫家人陳順去，到錢塘關裏恆源館錢舖，給我拿五吊錢來，回頭我幫他練完了，你把錢串揪斷了，給往場子裏擦，把原有規矩，不准帶串，擦陳順就答應，到錢舖取了五吊錢來，陳聲遠進了場子，說朋友，我幫你練一回，賣藝的趕緊作揖說，子弟太爺貴姓，陳聲遠說，我姓陳，我看你不是久慣江湖賣藝的樣子，賣藝人說，可不是，我也無法，我的朋友沒找着，困在這裏，子弟爺你幫我，我給你接拳，還是站在旁邊，給你報名，陳聲說，你也不用接拳，你旁邊看着罷，說着剛要練，只見由外面跳進一個人來，說朋友，先等等，我也幫個場子，偕們兩個人，楂楂拳，陳聲遠說，可以，一看這人身高八尺，頭帶粉綾軟帕包巾，身穿粉綾緞箭袍，腰繫絲鸞帶，單襯襖，薄底靴子，閃披一件粉綾英雄大氅，上綉藍牡丹花，面似油粉，一面的麻子，斑點長的，透着奸詐的樣子，陳聲遠剛跟這人一楂拳，偏巧陳聲遠胸前岔了氣了，陳聲遠趕緊往外路圈子一跳，說朋友，慢動手，我岔了氣了，焉想到這小子不懂得場面，這小子哈哈一笑說，就憑你這樣的能爲，也要下來幫場子，陳聲遠一聽，氣往上衝，說你是甚麼東西，胆敢羞辱我，怎麼我岔了氣，你這樣不懂事務，這人說本來你無能爲，還要遮蓋麼，大衆一看，二人要打起來，大衆趕緊勸解，有人把那人拖走了，陳聲遠叫家人把五吊錢給了賣藝的，陳聲遠說衆位，那不知道方纔這人是那的，姓甚麼，我必要去找他，這廝太不懂事務，大衆勸解說，大爺請回去罷，不必跟他一般見識，也不知道他是那的，大衆都不敢告訴他，陳聲遠無法，岔氣岔的很利害，自己只得回家，再找家人陳順，找不着了，自己雇了一輛車，回到家中，這口氣實在出不出，少時家人陳順也回來了，陳聲遠說，陳順，你上那去了，我與人家打起來，你怕人家打了你，你躲了，陳順說，老爺不要錯怪小人，見那粉白臉的棍徒一走，我想老爺又不知他的名姓，我暗中跟他去了，陳聲遠一聽說，好，你可會打聽明白，陳順說，小人打聽明白，這廝是萬珍樓的東家，叫孫泰來，外號叫藤而虎，乃是本地的匪棍，結交官長，走動衙門，欺壓良善，無所不爲，在本地很出名的，無人敢惹，陳聲遠說，好，等我把病養好了，我必要前去找他，自己氣的了不得，請人給請，吃了幾劑藥，也不見好，這天鐵面大王鄭雄來，贈他，兩個人是

知己拜兄弟。陳聲遠說：「兄長來了，好！你給我捏捏罷。我岔了氣了。」鄭雄說：「怎麼會岔了氣？」陳聲遠說：「別提了，就把幫場子之事從頭至尾一說。」鄭雄說：「賢弟，你只管養病，愚兄必要替你報仇去。」孫泰來憑他一個泥腿，也敢欺負我兄弟。陳聲遠說：「兄長，不便跟他為仇做對。兄長的身價重，跟他犯不着。等我好了，我自己去找他。」鄭雄說：「兄弟，你不用管我，我不知道你岔了氣，我要知道，把靈隱寺濟公活佛請來給你一點靈丹妙藥，準吃了就好。」我娘親多年二目失明，濟公都給治好。何況你這點小症？家人陳順說：「鄭大官人，你提的不是靈隱寺那位瘋窮和尚。鄭雄說：「是呀，陳順說：「我方才在錢塘關去買東西，瞥見那位窮和尚，跟毛嘍嘍打起來了。在周老兒豆腐店門前，打一對三下呢。」鄭雄說：「我去看看賢弟你家裏聽信罷，我必要到萬珍樓找出個樣子來。」鄭雄說：「著話就往外走，聲遠叫家人拉沒拉住，鄭雄就一直來到錢塘關，正瞥見濟公跟毛嘍嘍打，鄭雄說：「別打，師傅，你老人家為甚麼跟他來打？」毛嘍嘍一聽，鄭雄向窮和尚叫師傅，他就嚇的急流勇退。本來鄭雄在臨安城威名遠振，今見鄭雄給濟公一行禮說：「師傅為甚麼跟他一個無名小輩打起來？」和尚說：「我打算把這碎鐵鍋片檢點賣了打酒吃。」鄭雄說：「師傅要喝酒，弟子這裏有錢。」和尚說：「我一個人不喝。」鄭雄說：「師傅上那去？」弟子陪你去。」和尚說：「我上萬珍樓。」鄭雄說：「我正要上萬珍樓。」和尚說：「好，這才要上萬珍樓，找孫泰來，大概一場惡戰，不知吉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四回 為朋友怒找麻面虎 邀師傅大鬧萬珍樓

話說鄭雄見了濟公，濟公說：「要上萬珍樓去喝酒。」鄭雄說：「我正要上萬珍樓去。」和尚說：「好，鄭雄說：「我上萬珍樓去，不是喝酒，我要替朋友去報仇。」找孫泰來，師傅要喝酒，上別處去喝去。」和尚說：「我也要去。」找孫泰來，鄭雄說：「既是師傅願意去，我也不攔你。」我一同走罷。」和尚說：「你先等等。」和尚來到豆腐店裏說：「周得山，你先別死，你也別寫陰狀。」周茂你也先別上錢塘縣告去。」我和尚替你去。」萬珍樓去找廖廷貴，少時必叫你過得去。」準得叫廖廷貴給你陪，不是摔砸你的東西，我管保照樣陪你。」我等我兩三個時辰聽我和尚的回信，要沒有場面，你再死也不晚。」周得山聽這語，一愕說：「大師傅怎麼稱呼？」和尚說：「我乃靈隱寺濟顛僧是也。」周得山耳聞聽見過，本來濟公在臨安城名頭高大，無人不知。周得山說：「聖僧既是慈悲，我聽你老人家回信。」和尚說：「這才同鄭雄一直進了錢塘關，往前走了不遠，北裏就是萬珍樓酒飯館。」鄭雄頭裏走，一掀簾子進去，一進門，東邊是櫃房，西邊是灶，鄭雄在櫃臺上一拍，說：「呀，鄭大太爺今天在這裏。」

照顧照顧你小子。麻面虎孫泰來。正在櫃房裏埋怨廖廷貴。不當依仗我這舖子。拆人家的豆腐店。倘要逼出人命來。怎麼辦。再說臨安城乃藏龍臥虎之地。就許有人出來。路見不平。連我此時都收了心。不敢無故惹禍。廖廷貴說。不必怨我呀。皆因周茂他先拿斧子砍我。你瞧瞧我這膀子有多重傷。正說着話。只聽外面一聲喊。孫泰來。今天鄭大老爺照顧照顧你小子。孫泰來隔簾縫往外一看。是鐵面大王鄭雄。孫泰來知道鄭雄在臨安城幌動乾坤。人物字號。鄭雄眼皮最難。上至公侯。下至庶民。沒有不認識鄭雄的。本來鄭雄也真愛交友。得金似土。仗義疎財。慷慨大道。濟困扶危。勿論是誰。求到鄭雄跟前。十吊八吊。三十五十。真不含糊。故此臨安城遠近皆知。比孫泰來的字號大的多。鄭雄是正直爲人。孫泰來是個惡霸。當面都不敢惹他。背談人人皆罵。鄭雄爲人的聲氣。是人人仰望。今天孫泰來一瞞。是鄭雄就是一愕。說廖廷貴你看禍來了。鄭雄可是本地的人物。今天這是傍風邪火。他來賭着門一罵我。我要不出去。我就不用混了。頭十年他要來罵我。我不惹他。不要緊。臨安城提不到我孫泰來。現在我可就栽了。往後我就不用叫字號了。再一叫字號。人家就說。孫泰來你不用欺負我們。鄭雄你就不敢惹。這一句話。我就得臊死。這可講不了。我到得門。門鄭雄。廖廷貴你出去。把他用好言變住。別叫他走。我去找人。去我一個人不是他的對手。我約了人來。把他打壞了。反正是。一場官司。廖廷貴點頭。轉身出來。見鄭雄氣呼呼。廖廷貴說。鄭大爺。你來了。爲何這麼大氣。誰得罪你老人家了。鄭雄說。我來找麻面虎孫泰來。叫他出來。見我。廖廷貴說。鄭大爺。你先消消氣。我們掌櫃的沒在家。你先上樓去。喝杯酒。有怎麼話好說。伙計來。把鄭大爺陪上樓去。給鄭大爺要兩壺酒。幾樣菜。鄭大爺請罷。伙計過來。說。鄭大爺樓上坐罷。鄭雄一想。冤各有頭。債各有主。我找孫泰來。他既沒在家。我不便跟別人鬧。我上樓去等他。想罷。說。既是孫泰來沒在家。我樓上去等他。他回來。叫他見我。伙計說。是了。鄭雄就往裏走。和尚由外面進來。也是一拍攤櫃說。孫泰來。今天和尚老爺照顧照顧你小子。廖廷貴一想。真是壁倒衆人推。一瞞和尚。廖廷貴想起來了。他是噯飯吃的和尚呀。只因前者濟公。知到萬珍樓。是惡霸開的。他就這白吃過兩頓飯。那一天和尚來到萬珍樓。吃了十吊多錢。和尚說。跟我到錢舖拿錢去。廖廷貴叫伙計跟去。出了酒舖。一展眼和尚沒了。伙計回去。說。把人跟丟了。掌櫃的打伙計一個嘴。罵了一頓。次日和尚又來了。一進門說。掌櫃的。昨天我碰着朋友了。也沒給你送錢來。今天我特爲來給你送錢。還眼。大衆一想。和尚不是噯飯吃的。要是噯吃噯喝。今天就不來了。和尚又坐下。要酒要菜。甚麼好吃。要甚麼。要了一桌子。吃完了。叫伙計一算。二賬。還一合銀子。十二兩八錢。和尚說。不多。和尚就到櫃上說。掌櫃。我吃了十二兩八錢。跟我

上錢舖取去罷。廖廷貴一想，昨天叫伙計跟着去丢了，今天別叫伙計跟着了。廖廷貴說和尙，昨天你說到錢舖取錢，你就跑了，今天又到錢舖取錢，和尙說我昨天也不是跑了，是碰見朋友說話，跟伙計走岔了。廖廷貴說我同你取去罷，跟着和尙出了酒舖，和尙說你賄過人飛沒有，廖廷貴說沒有賄過，和尙說你賄，這就是人飛梯，他梯他撒腿就跑，和尙一邊跑口中說：

酒似青漿肉又肥，醉酣醉後欲歸回。任憑掌櫃不賒欠，架不住貧僧腿似飛。

廖廷貴追着，展眼和尙沒了。廖廷貴回到舖子說，和尙又跑了。那時見着他，那時揪住打他。今天和尙自己來了，一拍櫃說，孫泰來今天和尙老爺來照顧，照顧你廖廷貴一賄惱了，說好和尙你噤了兩頓飯吃，還敢來攪我們。和尙說這好的，鄭雄一回頭說，師傅上樓呀。廖廷貴一賄嚇的就不敢說了，說大師傅同鄭，大爺來的請罷。鄭雄說是我師傅，廖廷貴說，是是，往下不敢再說別的。和尙同鄭雄上了樓，找桌坐下，和尙說，鄭雄你不是找孫泰來鬥氣麼？鄭雄說，是呀，和尙說，要鬧就得像個鬧的。鄭雄一想，這話對立時把眼一睜，說把這樓上的酒飯座都給我逐下去。伙計嚇的戰戰兢兢說，是是，當時樓上酒飯座共有幾十位，胆小的趕緊走了，有不怕事的，聽鄭雄一說，都逐下去，就大大不悅說，怎麼樣都逐下去。我花錢喝酒，就要在這喝完了，別管是誰，要把我攆下去，非得把我腦袋揪下來，沒了我這口氣，要不然我就不能下去。同座人就說，二哥你別答言，你不認識這位是鳳山街鐵面大王鄭雄嗎？他素常是個仗義疏財，有求必應，沒得罪過人的好人，這必是飯館子裏得罪了鄭爺，本來孫泰來就是個惡霸，鄭爺這是來跟飯館鬥氣，與你我何干？僧們又跟鄭爺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你要一答言打起來，這不是瘴氣麼？說的那人也不敢答言了。就算還跟大衆下樓走了，少時樓上人皆走淨了。鄭雄叫伙計把小菜擺上，伙計趕緊把小菜步碟擺好。鄭雄拿起一個碟子，摔了，和尙說，我沒聽見甚麼响聲，你再摔一個。鄭雄又摔了一個，和尙說，伙計，你們都賣甚麼菜？伙計說，應時小賣，都有，和尙說，你給煎炒烹燴配幾個菜，拿幾盞酒，把夜盞給我拿來。伙計說，不行，你要酒可以夜盞，就是不敢拿。鄭雄說，去拿去，不拿把你腦袋給拿下來。伙計賭氣下了樓，來到櫃上說，掌櫃的，你再找人罷，我不能做這買賣。跟鄭雄來的，這個窮和尙叫我拿夜盞，我不能拿。我怕壞了行規，廖廷貴一聽，這可是太難了。姓鄭的他也是個人，掌櫃的去找人，還沒來，不必等掌櫃的，我的主意，你到僧們立的把式場，那些朋友找來，先把姓鄭的拉下樓來打他一頓，再說不論他是多大字號人物，拼出一身副，敢把皇帝拖。伙計答應立時夠奔把式場來，一聽，正有二十多人在這裏練拳，腳素

常這些人都跟孫泰來同吃同喝。今天伙計來說衆位我們鋪子裏現在有人來攪鬧。掌櫃的叫我們約你們去助拳。拉下來打壞了。有我們掌櫃的打官司。不與你們衆位相干。大衆一聽說。就是僧們替孫大爺去充光棍。立刻各抄刀槍棍棒。直奔萬珍樓而來。不知鄭雄該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五回 孫泰來忍氣邀知己 猛英雄錯打法元僧

話說衆人各持刀槍棍棒。來到萬珍樓。廖廷貴說衆位來了。姓鄭的坐在樓上呢。衆人說是立刻上樓。大衆來到樓上。一瞻是鄭雄。大衆都愣了。這些人都受過鄭雄好處的。逢年按節。一沒落子。就去找鄭大爺。都知道鄭雄慷慨。誰一找借錢。多少不拘。鄭雄沒駁回過。常調濟他們。今天衆人一瞻是鄭雄。大衆就不敢睜眼了。鄭雄說你們做甚麼來了。大衆說鄭爺是你跟孫泰來嘔氣。鄭雄說是呀。衆人說我們要知道是你老人家。我們也不來。鄭大爺因為甚麼找孫泰來。我們給說合說合。鄭雄說你不必。你們管不了。大衆說我們要是管不了。幫你老人家折他。反正不能幫他。跟你反臉。鄭雄說我也不用幫着。你等去罷。衆人這才下樓。說這個架我們打不了。叫你們掌櫃的另請高明罷。說罷各自去了。廖廷貴一看說這一千人都是虎頭蛇尾。他焉知道鄭雄比孫泰來眼皮雜的多。廖廷貴正生氣。見麻面虎孫泰來來了。帶着一個大脫頭和尚。這個和尚原本是陸安山蓮花島的叫神拳羅漢法元。他到臨安來遊。常在萬珍樓吃飯。孫泰來一盤問和尚。知道和尚有一身好本領。他套着一交朋友。兩個人到很親近。孫泰來把法元讓到他家裏住着。今天孫泰來一想要約別人。打不了鄭雄。認得鄭雄的人多。非得找生臉色。不可打鄭雄。孫泰來知道神手羅漢法元本領高強。而武藝出衆。孫泰來回到家中。一見法元。造出一片捏詞說法師兄。我這買賣開不來了。法元說怎麼沒有本錢不要緊。我有銀子。你只管使。孫泰來說不是本錢到有。現在這臨安城有一個鐵面大王鄭雄。他是本地的惡霸。結交官長。走動衙門。欺壓良善。常到我鋪子吃飯。不給錢。還不算挑鼻子弄眼。吃完了就摔就砸。今天他又來了一進門說。孫泰來。鄭大爺來照顧照顧你小子。伙計一勸他。他就張嘴罵。我在櫃房。我沒有答言。要一答言。當時就得打起來。有人把他勸到樓上。喝酒去。我這才回來。你想我怎麼能混法元。一聽說不要緊。我去替你報仇去。你不便跟他翻面。把他叫出來。指與我。我跟他分個高低上下。我若把他打死。不用你打官司。你說都是酒醉鬧。座你都不認識。一問三不知。神仙也沒法辦。你我一回陸安山蓮花島。他也沒地方拿兇手去。孫泰來說好。立時同法元僧鉤奔萬珍

樓來法元在門口站着說你把他叫出來孫泰來這才登樓梯上樓鄭雄一賧孫泰來上樓來仇人見面分外的眼紅說孫泰來我找你來了孫泰來說好你找我來了外面有人找你呢你出來罷鄭雄說好你就是預備上刀山油鍋我姓鄭的既要來找你我就敢試試說着話鄭雄下了樓立刻來尋外面一看站着一個大脫和尚身高九尺膀寬三停披散着髮給打着道金箍身穿藍緞色的僧衣青緞子護領相襯白襪青僧鞋面如藍靛兩道珠砂眉一雙金睛吐出耳兩絡黑鬚長得凶如瘟神猛似太歲手拿一把瑩刷孫泰來用手一指說就是這位和尚找你鄭雄知道這是孫泰來的爪牙這才說你一個出家人我跟你素不相識遠日無冤近日無仇你找我做什麼法元說你就是鐵面天王鄭雄歷鄭雄說然也正是某家爾是何人和尚說酒家叫神手羅漢法元我找你皆因你在本地欺壓買賣客商爲非作惡酒家特意前來要結果你的性命鄭雄說好僧人爾有多大的能爲敢說此朗朗狂言大話掄拳照法元就打法元急架相迎二人各施所能打在一處真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鄭雄本來能爲出衆授過名人指教法元也是拳脚精通本領高強兩個打在一處不分高低上下圍着熱鬧的人就多了都不敢上前解勸衆人紛紛議論說這場架可大了都知道鄭雄是本地的麻面虎孫泰來也是本地的惡霸兩造都不是好惹的鄭雄正跟法元打着未分勝負這時節濟顛和尚在樓上把樓窗推開往下賧着直說可了不得了打起來了快勸快勸酒舖衆伙計大衆就嚷你們賧這個噉吃噉喝的和尚真可惡這一句話不要緊可碰巧傍邊賧熱鬧之中站着一個渾大漢他聽錯了這道打算法元是噉吃噉喝的和尚呢這位渾大漢有兩天沒飯吃了他一想這個黑臉的必是酒舖子掌櫃的因爲這個和尚噉吃噉喝打起來我要過去幫着這個黑臉掌櫃的把和尚打跑了酒舖掌櫃的準管我一頓飯吃想罷一撮手中熟銅棍照定法元和和尚就打連鄭雄也愣了書中交代這位猛英雄原本乃是巡典州的人氏姓牛名蓋外號叫赤髮瘟神按說書演義他乃是前宋精忠傳牛皋之孫乃是金毛太歲牛通之子天生來渾濁猛勇自年幼家傳了一身好本領力大無窮就是大渾家中很是富豪只因他父親一死牛蓋是人事不懂把一分家業全被家人給分散了牛蓋自己直落到沒飯吃他又不懂得營運要一餓了賧見那家街坊一做飯他進去就吃人家一家子的飯被他吃了還沒飽先前老衝舊鄰都不好意思念其都是賧他長大的就給他吃後來日子長了誰能供給他吃每逢一要吃飯將門關上怕牛蓋去把門關上也不行他把門揣了進去就搶誰也不敢惹他大衆實沒了法子內中有一位殷太太爺說牛蓋呀你淨在家裏今天這家吃明天那家吃又該怎麼樣了憑你這個身量到軍營去投效出去一開兵一打

仗準得個頭品官，豈不好嗎？牛蓋本是個渾人，說頭品官是甚麼？這個說提督，牛蓋說對，做提督去，殷二說：我給你一吊錢盤費，你去罷。牛蓋就拿着一吊錢，由家中起身，他也不知道上那去，往前走着，牛蓋一想：我問問軍營在那裏呀？想罷，見有過路的人，牛蓋在後面一嘆，站住小子，這人回頭一睜，牛蓋身高一丈開外，面似青泥，紅眉毛，髮似珠砂，手裏拿着一條茶杯口粗細的銅棍，這人嚇的撒腿就跑。牛蓋一看說：好小子，不告訴我反跑了，見人他又說呀，站住。小子，這個一睜也是跑，連問了三四個，一問就跑。牛蓋想出一個主意，見有過路人，他過去一把，把那人脖子一掐。牛蓋說：別跑了，小子，嚇的這人說：怎麼了？我招你惹你了？牛蓋說：我問問你，軍營在那裏？我們街坊說了，憑我這個身量，這個樣子，投效到軍營去，一開兵打仗，我就做提督，這人說：你撒開我，我告你，牛蓋說：你可別跑，這人說：不跑，牛蓋這才撒開。這人知道他是渾人，說：你如要投軍，上京都去，那個地方？天子腳底下，求名在朝，求利於市，你要做官，上那去罷。牛蓋說：京都在那裏？這人說：在臨安，你往北走罷。牛蓋也還是不明白，頭見有店，就往店進去，就吃，第二天吃完了，就走。店裏一要錢，牛蓋說：老爺沒錢，等做了官，給錢罷。說完話，撒腿就跑。人家又追不上，他糊裏糊塗，他也不知道東西南北，這天真來到臨安了。牛蓋又一問人：上那投軍營？有人說：你上衙門投軍營去罷。牛蓋來到錢塘縣衙門，一睜門口有許多當差的，那裏坐着牛蓋說：投軍營來了，內中有一位老者，就問他找誰？牛蓋說：我們街坊說的，就憑我這身量，投到軍營，出兵打仗，準做得了官。老者一瞧，就知道他是渾人。老者說：你來投軍，現在沒軍務，你要找個保人，我給你在軍營挑分差事，吃一分糧，成全你。牛蓋說：我找保人去。老者說：對了，牛蓋轉身就走，碰見過路人，他也不認識，他就說：呀，你別走，你給我當保人。這人說：甚麼事？我給你做保人。牛蓋說：營裏挑分差事，吃分糧，成全我。你給我當保人。這人說：我不認識你呀。牛蓋說：就算你認識我罷。這人說：不行，牛蓋說：不行，我再找去。自己找來，找去，來到錢塘門，頭見鄭雄，跟法元打在一處，伙計一喊：噯，吃噯，噯的和尚來了。牛蓋錯聽了，他只當是法元，噯吃噯，噯，鄭雄是酒鋪掌櫃的，牛蓋一擺熟銅棍，奔趕上前，照定和尚就打，不知法元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六回 愣牛蓋窮途賣藝 病符神無故被捧

話說赤髮瘟神牛蓋，擺棍照法元就打。鄭雄一看，見牛蓋身高一丈有餘，頭上戴豆青色五瓣壯士巾，身穿豆青劍袖袍，腰繫絲線單襯，薄底靴子，面似青泥，兩道珠砂眉，長得凶惡無比，手中使的這條棍，真有茶杯口粗細。照法元一

打法元嚇的忙往外圈一跳，自己一想，這條棍子要打上，就得腦漿迸裂，連忙撒腿就跑。猛英雄一聲喊，嚷好球囊的那裏走，隨後就追。鄭雄也並不認識他，自己到直發楞，麻面虎孫泰來自打算是鄭雄的幫手，正在發楞之際，濟公禪師由樓窗裏跳下來，把麻面虎孫泰來嚇了一跳，和尚剛跳下來，只見由北邊來了四個人，是錢塘縣的四位班頭。柴元祿、杜振英、雷思遠、馬安傑，四個人是上別處辦事去。由此路過，一聽都認識，柴頭說：「鄭大官人，跟誰辯嘴，濟公你老人家，在這做甚麼呢？」和尚說：「鄭爺在這錢塘關開了一座豆腐店，被孫泰來給砸了，因為這個，我們來找他，他還要講打杜振英，趕緊把孫泰來叫到傍邊說：『孫泰來，你不認識這個和尚，這是當朝秦丞相的替僧，你惹得起麼？』依我說，你趁早認罪服輸，到是便宜。孫泰來說：『我也不認得這個和尚，再說豆腐店也不是我砸的，是廖廷貴砸的，我是不知道是鄭爺的買賣。』杜振英說：『廖廷貴砸的如同你砸的一般，你認個賠就得了。』孫泰來說：『你們衆位分心，瞞着賠了罷。』杜振英說：『聖僧，你給說和說和罷。』豆腐店砸了甚麼東西，叫孫泰來賠，和尚說：『我給說和，準得對得起人。』豆腐店門窗砸了算白砸了，不叫你賠。水桶劈了，不叫你賠。豆腐糲子拆了，不叫賠。鍋碎了，不叫你賠。一切碗盞傢伙，摔了白摔。豆腐包撕了，也不叫你賠。鄭雄說：『怎麼都不賠？』和尚說：『孫泰來，你就賠那盤磨罷，那可是見過二百五十兩銀子沒賣也。不跟你多要，你就給二百五十兩銀子得了。』我和和尚管閑事，你們駁誰也別駁我。鄭雄也衝着我，孫泰來也衝着我，柴頭說：『對你們二位誰也別駁回。孫泰來一想，這到不錯，和尚亮了一大片人情，這一樣就得了。當着大衆，又不好駁，只可忍着肚子疼，當時給拿着出二百五十兩銀子，交給和尚。和尚說：『鄭爺，借個走罷。』衆位頭兒的駕，柴頭杜頭說：『聖僧請罷，我們也要辦事去。』和尚這才同鄭雄來到豆腐店，和尚說：『周得山，你也別死了，我給你說了麻面虎孫泰來二百五十兩銀子，全都給你。你父子好整理買賣。』張門度日，周得山一看，給和尚磕頭，千恩萬謝，自己也就不死了。張羅置傢伙，重整買賣，和尚總算救了他一家人的性命。鄭雄說：『聖僧到弟子家去罷，和尚這才同鄭雄來到鳳山街，到了鄭雄家中。天已掌燈，鄭雄趕緊叫人擺酒，陪着和尚開懷暢飲。鄭雄就問說：『聖僧，今天那個青臉使棍的大漢，是跟聖僧認識麼？』和尚說：『我不認識。』鄭雄說：『我看他到是個英雄，可惜不知他的姓名，也不知他那裏去了。』和尚說：『你要找他，我明天帶你去。』就把他找着。鄭雄說：『好，聖僧帶我把那猛漢找着。』我問他說：『說着話，和尚閉上了眼，直衝。』鄭雄說：『聖僧爲何這樣困倦？』莫不是熬了夜了，和尚說：『我愛吃了睡，睡了喝，到有這鄭雄也只得陪着喝到了天交三更，忽見由房上跳下一個人來。鄭雄一看，來者正是神拳羅漢法元，手中拿着戒刀，原來法元被牛蓋追的，望影而逃，好容易走。

脫了。法元記恨前仇。今天晚上。要前來刺殺鄒雄。鄒雄一看。大吃一驚。就要抄傢伙動手。法元剛邁步來到上房門。濟公禪師用手一指。口念。唵。嘛。呢。叭。咪。吽。唵。敕。令。慧。用。定。神。法。把。法。元。定。住。濟。公。說。好。法。元。你。真。胆。子。不。小。竟。敢。前。來。行。刺。你。一。個。出。家。人。無。故。多。管。閒。事。麻。面。虎。孫。泰。來。原。是。本。地。的。惡。霸。欺。壓。良。善。買。賣。人。依。勢。壓。弱。你。還。敢。助。桀。為。虐。今。天。我。把。你。拿。住。要。一。呈。送。當。官。你。黑。夜。持。刀。跳。牆。入。室。行。兇。作。惡。你。想。想。你。這。罪。名。打。得。了。打。不。了。我。和。尚。是。佛。心。人。出。家。人。以。慈。悲。為。本。我。念。你。是。個。出。家。人。我。和。尚。不。忍。加。害。於。你。我。今。天。把。你。放。了。你。改。也。在。你。不。改。也。在。你。隨。你。的。自。便。法。元。一。聽。說。罷。了。和。尚。你。在。那。廟。住。和。尚。說。我。是。靈。隱。寺。濟。顛。僧。是。也。法。元。說。好。你。我。後。會。有。期。你。放。了。我。罷。和。尚。乃。將。定。神。法。撤。去。了。法。元。竟。自。去。了。回。到。孫。泰。來。家。次。日。自。己。回。陸。安。山。蓮。花。島。去。了。書。中。交。代。牛。蓋。那。裏。去。呢。他。拿。着。棍。追。和。尚。把。法。元。追。丟。了。他。再。打。算。回。萬。珍。樓。找。不。着。舊。路。了。他。不。認。識。路。自。己。可。真。餓。了。一。睜。眼。前。有。一。座。大。店。牛。蓋。拿。着。棍。就。進。去。伙。計。一。睜。眼。說。大。爺。來。了。牛。蓋。說。來。了。伙。計。把。他。讓。到。東。單。間。去。他。也。不。懂。挑。厘。子。伙。計。說。大。爺。吃。了。飯。沒。有。牛。蓋。說。沒。有。伙。計。說。你。吃。甚。麼。牛。蓋。說。要。五。斤。酒。伙。計。一。聽。這。位。是。大。酒。量。說。還。要。甚。麼。牛。蓋。說。要。五。斤。牛。肉。要。五。斤。麵。伙。計。說。要。五。斤。麵。怎。麼。吃。牛。蓋。說。拿。嘴。吃。伙。計。說。知。道。拿。嘴。吃。要。五。斤。麵。的。餅。罷。牛。蓋。說。對。就。是。餅。罷。要。五。斤。醋。五。斤。蒜。伙。計。說。那。有。那。麼。些。醋。蒜。牛。蓋。說。少。點。也。行。你。拿。來。爺。爺。吃。罷。伙。計。說。別。頑。笑。呀。牛。蓋。說。不。頑。笑。伙。計。即。知。道。這。是。個。渾。人。也。不。理。他。把。酒。肉。給。他。拿。來。牛。蓋。飽。餐。一。頓。吃。完。了。睡。了。次。日。早。晨。又。吃。了。一。頓。吃。完。了。就。走。伙。計。說。你。給。錢。呀。牛。蓋。說。等。老。爺。爺。做。了。官。給。錢。伙。計。說。做。甚。麼。官。呀。牛。蓋。說。做。提。督。憑。我。這。樣。的。身。量。到。軍。營。當。兵。一。打。仗。就。做。了。官。我。們。街。坊。說。的。伙。計。說。誰。管。你。多。怎。做。官。你。給。店。飯。錢。牛。蓋。說。沒。錢。伙。計。說。沒。錢。你。怎。麼。吃。飯。牛。蓋。說。餓。伙。計。一。想。這。是。個。大。渾。人。賄。他。這。樣。子。拿。着。棍。必。會。把。式。打。也。打。不。過。他。伙。計。說。你。會。練。把。式。不。會。牛。蓋。說。會。呀。伙。計。說。你。會。練。我。帶。你。到。大。街。練。把。式。得。了。錢。給。我。們。飯。錢。行。不。行。牛。蓋。說。行。呀。我。那。練。去。伙。計。說。我。帶。你。去。立。時。伙。計。買。了。一。塊。白。土。塊。帶。領。牛。蓋。來。到。了。十。字。街。伙。計。畫。了。一。個。白。圈。說。你。練。罷。牛。蓋。也。不。懂。說。江。潮。話。他。就。頑。棍。要。完。了。棍。就。練。拳。有。人。就。圍。上。了。伙。計。就。替。他。說。人。窮。當。街。賣。藝。虎。瘦。攔。路。傷。人。這。位。也。不。是。久。慣。賣。藝。的。在。我。們。店。裏。住。着。困。住。了。衆。位。嘲。着。練。完。了。有。錢。幫。個。錢。緣。沒。錢。幫。個。人。緣。站。脚。助。威。說。完。了。話。牛。蓋。又。練。一。頓。伙。計。說。要。錢。了。這。一。回。見。有。了。五。六。百。錢。要。完。了。錢。又。練。練。了。有。三。四。回。見。有。了。一。吊。五。六。百。錢。伙。計。一。睜。眼。夠。了。他的。飯。錢。了。說。你。再。練。幾。錢。是。你。自。己。的。了。我。不。管。了。這。些。錢。算。給。我的。飯。錢。了。我。要。走。了。說。罷。拿。着。錢。竟。自。去。了。牛。蓋。一。睜。眼。說。好。球。贏。的。把。錢。給。

拿了走了。這到不錯。自己愣了半天。說我再練一頓飯錢。夠了飯錢。我就不練了。大眾瞞着可樂。他又練了兩回。見有了五六百錢。可巧傍邊正趕上病符神楊猛。美髯公陳孝。由此路過。這兩個人是上青竹巷四條胡同。朋友去。有北路鏢頭鐵頭太歲周莖的姊丈。姓賈。叫賈永衡。外號人稱打虎英雄。他夫婦來到京都。賈永衡拿着周莖的信。來找楊猛。陳孝求楊猛。陳孝給找事。陳孝在青竹巷四條胡同。給找周老頭院中的三間房屋。叫賈永衡夫妻先住着。慢慢的找事。這幾天沒見了楊猛。陳孝要去賄賂。賈永衡由此路過。見牛蓋在這裏練把式。很有點能。爲楊猛說。兄長。你看這位朋友。必是爲窮所困。不是江湖賣藝的。俗們都是一家人。我下去幫個場子。關濟關濟他。陳孝說。好。你下去罷。楊猛分開衆人。進去一抱拳。說朋友。你這個地方站的不錯呀。牛蓋一聽。心中一想。方才叫伙計把錢拿了。走他也必是來搶我的錢。過來一把把楊猛。一揪。這隻手一託腿。給舉起來。牛蓋說。球囊的。你滾罷。隔着人。扔出場子來。楊猛使了個鷄子抄水的架子。腳踏實地。沒揮着。大眾一亂。楊猛氣往上撞。說好小輩。你敢揀楊太爺。就伸手拉刀。要跟牛蓋一死相拚。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七回 鐵天王感義找牛蓋 黑面熊含冤見刑庭

話說楊猛被牛蓋捺出來。自己臉上覺着掛不住。伸手拉刀。要跟牛蓋一死相拚。陳孝趕緊攔住說。賢弟不可。一則看他也是個渾人。再在你我弟兄。不便跟他一般見識。大人不見小人過。宰相肚裏有海涵。何必如此。你走走罷。陳孝把楊猛勸着走了。牛蓋賭氣也不練了。自己拿着五百多錢。往前走。肚子又餓了。見有一個火燒攤子。牛蓋說。給我數罷。賣火燒的。就給一五一十數了。五十個。牛蓋用箭袖袍兜着。給賣火燒的。捺下二百多錢。轉身就走。賣火燒的說。大爺這錢不夠。牛蓋說。就是那些錢。你愛要不要。說着話。就跑去。賣火燒的有心追罷。又沒人看攤子。牛蓋拿着火燒。走遠了。正往前走。見羊肉鋪。賣羊肉。正出鍋。牛蓋過去說。這塊給我。那塊給我。羊肉鋪掌櫃的。就給他拿。牛蓋拿了五塊肉。把三百錢捺下就走。羊肉鋪說不夠。牛蓋撒腿就跑。掌櫃的追也追不上。牛蓋拿着火燒。羊肉。來在一條胡同。見一家門首。有上馬石。牛蓋就把火燒往石頭上一放。打算要坐。在這裏吃。偏巧火燒吊在地下。有一隻狗。看見咬起火燒。就跑。牛蓋說。好狗。我還沒吃。你先搶我的吃。我打死你球囊的。拿着棍。就追他。也不管這些火燒。羊肉。在石頭上擱着。丟了他。一追狗。狗跑來跑去。鑽進一家狗洞裏去。牛蓋一頭說。好狗。我把狗主找出來。叫他賠我。站在門口。就嚷狗主出來。

嘆了兩聲裏面沒人答應。牛蓋拿棍就打門。打的門吶吶吶。聲音大了。書中交代。這個門裏正是打虎英雄賈永衡。在這住着。楊猛陳孝剛才來。正跟賈永衡提說。方才幫場之故。遇見一個不通情理賣藝的。真正可惱。正說着話。聽外面街門吶吶吶。吶吶吶。外面喊嚷。狗主快出來。楊猛說。論砸門。俗們賄賂去。三人一同出來。開了門。一看是方才那賣藝的人。陳孝一想。這到不錯。到追上門來了。陳孝一使眼。賈永衡繞到牛蓋身後。一揪牛蓋髮髻。楊猛就揪牛蓋手腕。子。陳孝底下一腿。就把牛蓋踢倒。三個人拿一個。把牛蓋給捆上。牛蓋這嘆。好狗主不講禮。我那邊還有火燒羊肉呢。賈永衡說。甚麼狗主。亂七八遭的。且先把他擱在院裏。少時。俗們喝完酒。再盤問他。三個人把門關好了。把棍也倒立牆下。三人來到屋中。擺上酒菜。喝酒談心。剛喝了兩杯酒。就聽外面打門說。開門來。楊猛一聽是濟公的聲音。說。師傅來了。賈永衡就問。誰。陳孝說。這可不是外人。是我二人的師傅。俗們出去賄賂去。三個人一同來到外面。開門一看。果然是濟公。同着鐵面大王鄭雄。今日濟公和鄭雄早晨起來。吃完了早飯。和尙說。鄭雄。我帶你去。找昨天幫忙的那青臉大漢去。鄭雄說。好。同着濟公來到這條胡同。和尙一叫門。楊猛陳孝同着賈永衡出來。楊猛陳孝先給濟公行了禮。跟鄭雄也認識。彼此問好。陳孝說。寶賢弟過來。我給你見見。這是我師傅。寶隱寺濟公長老。賈永衡見和尙。禮禮不堪。心中有些暗不起。關着楊猛陳孝的面子。不能不行禮。給和尙作了一個半截揖。牛蓋在裏面。暗見鄭雄。牛蓋就嘆。黑掌櫃的。你快救我罷。狗主不講禮。把我捆上了。鄭雄說。誰是黑掌櫃的。接着就問。你們爲甚麼把他捆上。楊猛說。因爲他無故。特來砸門。鄭雄說。你們幾位。衝着我。把他放了。行不行。陳孝說。我們跟他也不認識。也無冤無仇。既是鄭爺講情。把他放了罷。立刻把牛蓋放開。和尙說。鄭雄。你把他帶了走罷。鄭雄說。師傅不回我家去了。和尙說。不去了。鄭雄這才告辭。帶着牛蓋。竟自去了。楊猛就問。師傅上那去。和尙說。我回廟。陳孝說。師傅到裏面坐坐。喝杯酒。再走。和尙說。又不是你家。我不便進去。陳孝說。這也如同我家一樣。師傅裏面歇息無妨。和尙說。進去就進去。說着話。往裏就走。賈永衡心裏就有點不願意。心裏說。楊大哥。陳大哥。做甚麼往我家裏。嘆和尙。我又有家眷。當面又不能說。同着和尙來到裏面。陳孝說。師傅。喝杯酒罷。現成的。和尙也並不謙讓。坐下就喝。這三個人也坐下了。和尙喝了三杯酒。數了一聲。陳孝就問。師傅。怎麼了。和尙說。我和尙跟着好朋友。一同坐着喝酒也罷了。跟着王八羔子。喝酒。一同坐着。我真不願意。陳孝說。甚麼。叫王八羔子。和尙說。要當王八。還沒當。就叫王八羔子。陳孝說。我是王八羔子。和尙說。不是。楊猛說。我是忘八。和尙說。不是。共總三個人。這兩個人都不是。賈永衡一聽就惱了。說。你這和尙。真是滿嘴胡說。我要不看陳楊二

位兄長的面上，我真把你打出去。楊猛陳孝趕緊就勸說寶賢弟，你不知道，濟公是該諧的，和尚又說：

看君顏色不正，有點印堂發青，橫禍飛災，難辨明，大略難逃定數，妻被他人搶去，家財一旦成空，永衡須得早逃生，難免臨期事應。

說得寶永衡氣得直哆嗦，顏色更變，和尚說：你要到了大急大難之時，速叫濟顛和尚三聲，必有救應。我和尚走了，說着話，濟公站起來就走。楊猛陳孝見濟公走後，寶永衡氣得不得了，這二人也覺着無味，當時也告辭。楊猛陳孝走了，寶永衡心亂麻煩，躺在坑上就睡了一連三天沒出門。周氏娘子是個賢德人，怕丈夫煩出病來，說：官人別淨發煩，淨發煩又該怎麼樣，再說找事也不是忙的，倘若憂慮出病來，更遭了，你帶上幾兩餘銀子，出去開開心，散散悶，好不好？寶永衡聽妻子一勸解，自己一想，也是煩不出事來，自己把衣服換上，帶上了幾兩散碎銀子，由家中出來，打算去約楊猛陳孝到酒鋪喝酒去。剛一出家門口，往前走了不遠，見由對面來了兩位班頭，帶着有十幾個班頭伙計，都是頭帶青布纓翎帽，青布靠衫，腰繫皮挺帶，足下薄底快靴，窄腦鷄腰的，各拿單刀鐵尺，像辦案的樣子。一見寶永衡，官人說：借光你哪？這是青竹巷四條胡同，寶永衡說：是呀，官人說有一位打虎英雄，黑面熊寶永衡，在那個門住？寶永衡說：你們找寶永衡做甚麼？官人說：我們跟你打聽打聽，寶永衡說：在下就姓寶，叫寶永衡，官人說：叫尊駕就是寶永衡，尊駕就在周老頭院子住，寶永衡說：是呀，找我做甚麼？官人說：你有一個朋友，在京營殿帥府衙門打了官司，叫我們來給你送信，你跟我们到衙門賄賂去罷。寶永衡說：甚麼人打了官司？官人說：你到那賄賂就知道了。寶永衡一想，自己朋友是多的，就賄賂去罷，自己跟着就走。本來寶永衡也沒做犯法的事，心裏並不多疑，俗言有這兩句話，說的不錯，心裏不做虧心事，不怕三更鬼叫門，心裏沒病，不怕冷言侵，跟着剛來到京營殿帥府衙門裏，官人一使眼色，大眾過來，就把寶永衡圍上，抖鐵鍊把寶永衡鎖上，寶永衡一愕說：你們為甚麼鎖我？官人說：你做的事，你還不知道麼？寶永衡一想，我並未做過犯法事，這真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来，自己又不能拒捕，只得等着過堂，再說罷。官人進去，一回裏少時，就聽裏面响鼓响梆子打鑼，响了三遍梆鑼，立刻京營殿帥二品刑廷大人陞堂，有四十名站堂軍劊子，手抱大刀斧手，也都在大堂伺候，壯鬼快三班威武二字，喝喊堂威，分付帶差事，有人拉着寶永衡上坐，官人喊：白沙崗斷路，却銀殺死，解糧餉官，搶去餉銀，賊首黑面熊寶永衡，是你嗎？寶永衡一聽這案齋的驚魂千里，不知道這場橫禍飛災，從何而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八回 見美麗惡人定奸計 陸炳文獻媚害良民

話說賈永衡一上堂，嚇得戰戰兢兢，抬頭一看，見上面坐的這位大人，頭戴二品烏紗帽，身穿大紅蟒袍，玉帶官靴，白生生臉面，三絡黑鬚，這刑廷大人姓陸，叫陸炳文。宋朝年間，京營殿帥刑廷大人，就類似清朝的九門提督一般。統轄文武管轄陸步兩營地面，查拿盜賊賭博流娼，刑廷大人見把賈永衡一帶上來，賈永衡在下面一跪，口稱大人在上，小人賈永衡給大人磕頭。陸大人在上面把驚堂木一拍，說賈永衡你在白沙崗斷路劫銀，殺死解餉職官，搶去餉銀，還不從實招來，免得本院三推六問，你的皮肉受苦。賈永衡向上磕頭，說小人賈永衡原本異常州府北門外寶家岡的人，先前以打獵爲生，後來想要在鏢行找碗飯吃，我夫婦二人來到這臨安城謀事，寄居在青竹巷四條胡同，小人從來並未做過犯法之事。今天我出來，要去看望朋友，不知所因何故，被官人把我拿來求大人明鏡高懸，格外開恩，小人實在冤枉冤屈，白沙崗甚麼劫餉殺人，我一概不得而知。刑廷說你這廝大概跟你好好說，你不肯認，抄問手，事你萬不肯應，來看交棍伺候。賈永衡說大人的明鑒，大人要用嚴刑苦拷小的，說小人是明火執仗，何爲憑據？小人在冤枉求大人明鑒，但願大人公侯萬代，祿位高陞。刑廷大人說你說本部院斷你冤枉了，是不是本院自爲官以來，上不虧君，下不虧民，豈肯虧負於你？要沒有憑據，我也不能勒令於你，我怎麼不拿別人呢？我把憑據給你找出來，看你認不認。大人立刻標藍牌，吩咐提差事。賈永衡一聽有憑對證，自己大吃一驚，心裏說了不得了，真有憑據，俗言說的不錯，賊咬一口，入骨三分。自己一想，我沒結交匪類呀，我又沒有仇人，甚麼人擊我呢？正在心中思想，工夫不大，就聽嘩嘩嘩鐵鍊响，賈永衡一看，帶上兩個罪人來，都是穿著罪衣罪裙，大項鎖手銬腳鐐，頭裏走的那個，身高九尺，大腦袋，項短時粗，面如藍靛，髮如珠砂，凶眉惡眼，連鬚落腮，鬚髮後頭跟着那個，也是身軀高大，黑臉膛，兩道劍眉，一雙環眼，長得一臉的橫肉。賈永衡一瞧這兩個犯人，並不認識，見這兩個罪人往堂下一跪，刑廷說你兩個人可認識他，那個監獄的說賈大哥，這個官司你打了罷，想當初你我弟兄一處做的案，一處吃一處穿，各分銀錢，現在我兩個人犯了案，你連賄賂我們都不賄，我二人實受刑不過了，但能挺得過去，也不能把你拉出來，這也無法。當初你怎麼好來，你我活著在一處做人，死了一處做鬼，吃過藥過總不算冤。刑廷大人說你這還不招麼？賈永衡說回稟大人，小的並不認識他兩個人。大人說王龍王虎，你二人說實話，到底認識不認識賈永衡？王龍說回大人，我二人跟賈

永衡是結拜的弟兄。在白沙崗斷路劫銀，殺死解餉職官，是寶永衡率領。我二人聽從陸大人說，寶永衡你可會聽見嗎？寶永衡說：小人實不認識這兩個。他所說的話，俱是捏詞，實沒有這麼回事。求大人開恩。陸大人說：本院自爲官以來，上不虧君，下不虧民，豈肯虧負於你？我自有理。他二人既說跟你是結拜的兄弟，大概你有多大年歲？多怎生？日家鄉住處家裏有甚麼人？他必知道。寶永衡你拿筆先細細的把年歲家鄉住處都寫出來。本院再問他二個人。他要說不對，必定是攀拉你。我要重重辦他二人。本部院把你當堂開放。他二人要說的跟你寫的一樣不二。那待本院可要照例辦你。寶永衡一想：這麼辦甚好。大概他二人仇攀我，必不知道我的年歲生日。我寫出來，他一說不對，大人就把我當堂放了。想罷說：大人的恩典，小人我會寫。求大爺賞給我的紙筆。我寫就是了。刑廷說：好，你會寫字，你先寫字罷。大人說：王龍王虎，你可會知道寶永衡的年歲生日？王龍說：知道。大人說：先叫寶永衡寫完了，你二人再說。有當差人把筆墨紙硯拿過來。刑廷大人說：寶永衡你背着他二人寫別叫他們聽見。寶永衡道：是。立刻拿筆一寫。寶永衡年二十八歲。三月十五日子時生。原籍係常州府北門外寶家崗的人。先以打獵爲生。娶妻周氏。今年二十四歲。現在來京謀事。住在青竹巷四條胡同周家頭家。同院是北房三間，東房兩間。寫完了，交與當差人遞給刑廷大人。大人看罷，道：才問王龍王虎，王龍王虎說：大人要問寶永衡。他原本是常州府北門外寶家崗的人氏。先以打獵爲生。現在不打獵了。來在臨安城，住在青竹巷四條胡同的路北。他今年二十八歲。三月十五日子時生人。我們那位盟嫂，娘家周氏。今年二十四歲。二月初九日卯時生。他住的是周家頭周老婆的房子。同院北房三間，東房二間，北房三間。是一明兩暗。東裏間是他的臥室，西裏間來人讓客做客室。堂屋一進門有條案八仙桌，兩邊有椅子。裏間屋裏炕上有兩隻箱子。地下有一張連二抽屜桌，有一個錢櫃。東房做廚房。寶永衡一聽，一概說的全對。我妻子的生日時辰都對。屋裏擺設也不差。寶永衡一想：這可怪。這兩個個人並未到我家去過。怎麼他會全知道呢？自己一想：這場官司了不得了。刑廷陸大人一聽，就問寶永衡：王龍王虎說的對不對？寶永衡說：對。可是對。小人實在冤枉。求大人公斷。刑廷大人立刻把驚堂木一拍，說：寶永衡你還敢狡賴。大概抄手問事，萬不肯應。你這廝必是個貴賊呀。來看夾棍。給我把他夾起來。再問官人一聲答應。三根棒爲五刑之祖。往大堂上一捺，真是人心似鐵，非是鐵官法。如爐果是爐。寶永衡嚇的戰戰兢兢。說：大人，你要看那頭上的青天。陸炳文勃然大怒，說：寶永衡你還敢說叫我頭上的青天。本部院斷你屈了。夾起來。官人立刻把寶永衡套上了夾棍。寶永衡此時，忽然想起濟公的那幾句話來。怪不得說我印堂發青，顏色不正。

有橫禍飛災。敢情我有這樣的大禍。果然濟公長老。他老人家是活佛。有先見之明。事到如今。我寶永衡才知道。我要聽濟公的話。早逃生離開了臨安城。還許把這場凶禍躲開了。掌刑的把交棍給寶永衡套上兩隻脚。回頭一看。陸大人。陸大人一伸手。官人一看。用八成刑。兩個人一指繩。一個人一拉。寶永衡就覺交的疼入骨髓。自己想起了濟公說的。有大急大難之時。連叫濟顛和尚三聲。必有救應。寶永衡此時疼的如刀割肺腑。箭刺心肝。一般。便口中祝告說。弟子寶永衡。前者不知濟公是活佛。現在弟子大難臨了。身濟公長老。你老人家真有靈有聖。來搭救弟子。弟子此時實受不了了。寶永衡裏咕咕嘖嘖。連祝告了三遍。衆官人也不知他嘴裏說甚麼。話言未了。就在大堂上起了一陣怪風。真是。

揚把狂風。倒樹絕林。海浪如初。縱江波萬疊。江聲昏慘。枯樹暗岑。萬壑怒嗥。天咽氣。走石飛沙。亂傷人。這一陣風刮的毛骨悚然。大堂上出手不見掌。對面不見人。只聽吶吶一聲响。這陣風過去。陸炳文再睜眼一看。大堂以下有一種岔事。驚人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九回 王勝仙見色起淫心 陸虞侯囑盜施奸計

話說陸炳文把寶永衡用交棍交起來。忽然大堂上起了一陣怪風。本來是寶永衡這場官司。是被屈冤枉。書中交代。寶永衡這場官司。皆因他妻子長得美貌。惹出來的。臨安城有四個惡黨。頭一個就是秦丞相的兄弟。花花太歲。王勝仙。第二個就是風月公子馬明。第三個是追命鬼二公子秦桓。第四是羅公子。外號靜街爺。這天周氏正在門口買絨線。可巧花花太歲王勝仙騎着馬。帶着許多惡奴。由青竹巷四條胡同路過。本來周氏長得美貌。天姿國色。雖不是濃妝豔抹。穿着淡妝素衣。更透着一番狡態。真稱得起眉舒柳葉。臂綻櫻桃。杏眼含情。香腮帶俏。梨花面。杏蕊腮。養似瑤池仙子。月殿嫦娥。王勝仙一見。心神飄蕩。問手下衆家人。這個婦人是誰家的家人。王懷忠說。大爺先回去。我打聽打聽。王勝仙到了家。工夫不大。王懷忠回來了。王勝仙說。你打聽明白沒有。王懷忠說。小人打聽明白了。大爺你死了心罷。王勝仙說。怎麼。王懷忠說。我打聽這個婦人。是打虎英雄黑面熊寶永衡之妻。這個寶永衡兩膀有千斤之力。那如何能搶得了。王勝仙一聽說。哎呀。我暗見這個婦人。實在長得好。我這些如君侍妾。長得都是平平無奇。要比上年這個婦人差多了。我真一暗見他。把魂就都沒有了。你們誰想法子。給我弄到手。我給五百銀子。衆家人俱皆搖頭。

說我們實在沒法。王勝仙自己就如同入了迷。茶思飯想，真彷彿丟了魂一般。過了有兩三天，這天有家人進來稟報，有京營殿帥陸炳文前來拜見。王勝仙一聽門生來了，趕緊吩咐有請書中交代。王勝仙他乃是大理寺正卿，為甚麼陸炳文拜他做老師呢？只因為秦丞相的兄弟陸炳文所為有求於秦相，借他的鼎力，故此拜他為老師。今天王勝仙把陸炳文讓到書房，陸炳文給老師行過禮，王勝仙說：賢契，今天怎麼這樣閉在陸炳文說，特意前來給老師來請安。王勝仙說：這兩天我中了病了。陸炳文說：老師欠安了，甚麼病症？王勝仙說：我難以對賢契說。陸炳文說：老師有甚麼不可說的，何妨說說？王勝仙說：實不瞞你，我那天騎馬出去拜客，走在青竹巷四條胡同，看見一個美貌的婦人，乃是打虎英雄黑面熊寶永衡之妻。我回來茶思飯想，得了想思病了，沒有主意。賢契，你要能把這個人弄得來，我必要保舉你越級高陞。陸炳文說：既是老師台愛，門生必當設法給辦。老師候信罷。陸炳文說完了話，自己回到家中，要打算給王勝仙辦這件事，就是想不起主意來。他家人陸忠說：老爺要辦這件事，我小人有到有個主意。陸炳文說：陸忠，你要把這件事辦好了，我賞你二百銀子。陸忠說：既賞我二百銀子，我就給辦。這個寶永衡，我知道，我可沒見過。他妻子我到見過一面，實是美貌。他住的是周老頭周老婆院中。周老頭是我的義父，那一天我去義父義母家去，寶永衡的妻子給寶永衡算了一命，她自己也算了一命，我還記着他們的生日。寶永衡是二十八歲，三月十五日子時生。他妻子是二十四歲，二月初九日卯時生。我義母太太也算了一命，我也算了一命，所以我知道寶永衡的根底。老爺要把查獄的差事派我買通大盜，把寶永衡咬上，老爺把寶永衡拿來一入獄，就好辦了。陸炳文說：好，我就派你管獄，你給辦罷。陸忠得了這個管獄的差事，早晚一查獄，見有兩個大盜，陸忠就問你兩個人姓甚麼。這兩個人說：我們魏哥，名叫王龍，王虎。陸忠說：你們兩個人甚麼案？王龍王虎說：在白沙崗搶劫餉銀，殺死解餉職官。陸忠說：你們兩個人這案活不了。王龍說：可不是。陸忠說：你們裏還有甚麼人？王龍說：有老娘我兩個人都有妻子。陸忠說：你兩人年輕輕的，為甚麼做這事？你兩人要一死，家裏你老娘妻子怎麼好？誰能管吃管穿呀？王龍說：這也是無法。誰叫我當初做錯了事呢？陸忠說：我到陪着你們，很可憐的，有心救你們，救不了。皇上家的王法，不能改例。你兩個人願意活，不願意王龍說：誰為甚麼不願意活？誰能願意死呢？你要能想法救了我，我二人決不忘了你的好處。陸忠說：我要救你們，也容易。你兩個人得拉出一個為首的來，你兩個人就能保住性命。王龍說：就是我兩個做的，有誰可拉？陸忠說：我有個仇人在青竹巷四條胡同住，叫黑面熊寶永衡，你兩個人盪堂把他拉出來，說他為首。我管保叫你兩個人不死。王龍說：

就是罷商量好了。晚上一過堂，王龍就說：回大人，在白沙崗路劫殺死解糧餉官搶餉銀，是黑面熊賈永衡爲首，他率領陸炳文心裏明白說：你說的話當真。王龍說：小人不該說謊，他現在青竹巷四條胡同住家，大人把他傳來對證。陸炳文這才派原辦馬雄、愈拘鎖拿賈永衡。今天堂上一訊，問王龍王虎所說的話，都是陸忠早把供串好了。故此王龍王虎的話，知道賈永衡的根根切切。陸炳文用交棍把賈永衡夾起來，忽然大堂上刮了一陣怪風，風過去再看交棍，折了三截了。陸炳文糊裏糊塗，叫王龍替賈永衡畫供，吩咐將賈永衡釘錄入獄。王龍王虎來到獄裏，託牢頭要把賈永衡置死。我二人的官司就好打了，只要我二人活了我二人，將來必有重謝。牢頭說：是你不用管了，官人把賈永衡送到獄裏來。牢頭一見賈永衡，就把賈永衡帶到一間屋子裏。賈永衡一看，這屋裏有一張八仙桌，桌上擺着四盤菜，有酒盞酒盃，牢頭說：賈賢弟，你喝酒罷。你許不認識我了。賈永衡說：我可實在眼濁，尊駕貴姓。牢頭說：我也是常州府的人，俗們老街坊，我姓劉，叫劉得林。我因爲爭行帖，用刀砍死人，我就奔逃在外。現在我在這獄裏，當了牢頭。我知道你是被屈含冤，我可救不了你，你只管放心，絕不能叫你受了罪。賈永衡這才想起來說：原來是劉兄長二人坐下吃酒談心。賈永衡說：幸虧遇見故舊獄裏，還不算受罪。陸炳文把賈永衡入了獄。這才問陸忠怎麼想法子把他妻子誣出來。給王大人送了去。陸忠說：我有主意，立時叫過一個家人來。陸忠說：你外頭僱一乘小轎來，附耳如此這般這般。這個家人姓白，叫白盡忠，點頭答應。顧了一乘小轎，來到青竹巷四條胡同賈永衡家的門首，一打門，正趕上周老頭也。沒在家。周老太太出來，把門開開，問了找誰。白盡忠說：我是楊猛陳孝二位大老那裏打發我來的。現在賈大爺打了官司，楊爺陳爺有心先去打聽，給賈大爺去料理官司。又怕賈大爺家裏賈大奶奶沒人照管，有心來照看家裏。又沒人給賈大爺去衙門托人情，楊爺叫我帶轎子來接賈大奶奶到陳爺楊爺家去商量。周老婆一聽，嚇的往裏就跑。就說：賈大奶奶可了不得了。賈大爺也不知爲甚麼，他打了官司了。後街楊爺陳爺打發家人搭了轎子來接你，你是去不去。周氏娘子一聽丈夫打了官司，恨不能打聽打聽是爲甚麼。俗言說的不錯，至親者莫過父子，至近者莫過夫妻。聽說丈夫打了官司，焉有不作急之理。周氏一聽是楊猛陳孝打發人來接，焉能不去。趕緊穿上藍布褂，青布裙，把門關鎖上了。說：周大娘，給照應點罷。周老婆說：賈大奶奶去罷。打聽打聽也好。回頭等我老頭子回家，我再叫他去打聽明白。到楊爺家去給你送信。周氏來到外面，還給白盡忠萬福萬福說：勞你駕了。白盡忠說：大奶奶上轎罷。周氏就上了轎子。焉想到白盡忠頭前帶路，轎子搭着一直鉤奔泰和坊，搭到花花太歲王勝仙家裏來。這個時節，陸炳文

早坐着轎來見王勝仙正在書房談話。陸炳文說：「老師大喜，現在門生買盜擊賊，已將寶永街入了獄了，少時就給老師把美人送到。」王勝仙說：「賢契多費神，我必有一番人情。」正說着話，有家人稟報美人抬到。王勝仙忙來到院中，見轎子落平，撒轎杆去扶手。一掀轎簾，把周氏嚇的七魂皆冒，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回 中奸計誤入合歡樓 聞兇信尋師靈隱寺

話說陸炳文遣人把周氏誑到王勝仙家中，一打轎簾，周氏就愣了，連忙問道：「這是那裏？」旁邊過來兩個僕婦說：「大奶奶你要問，我告訴你。你丈夫已然打了官司，入了獄了。現在我家太歲爺姓王，是當朝泰丞相的兄弟，現任大理寺正堂。久慕大奶奶芳容美貌，特把大奶奶接來，跟我家太爺成其百年之好。你這一輩子享不盡的榮華，受不盡的富貴。比你跟着寶永衡勝強百倍了。」周氏一聽這句話，如站在萬丈樓上失脚，揚子江斷纜崩舟。周氏雖然不是書香門第，也是根本人家，自己頗知禮義，立刻氣的渾身發抖，說好惡霸你既做皇上家的職官，理應設修福行善，無故謀算良家婦女，做出這樣傷天害理事。我丈夫既被你陷了，我這條命不要了。自己說着話，伸手就抓自己的臉，欲要撞死。王勝仙一看，本來周氏長得芳容美貌，絕世無雙，趕緊叫婆子把他攔住，揪到合歡樓勸解勸解他。婆子把周氏手拉住，就把二臂網上。周氏本來懦弱的身體，焉能拉拉扯扯。婆子把周氏架到花園子合歡樓上去，有四五個伶口利齒的婆子，勸解周氏。周氏破口大罵，罵累了，就不言語了。衆婆子一個個你一言我一語說。周氏娘子氣得顏色更變，說：「誰家沒有少婦長女，你這婆子歲數也不小了，總要說點德行話。你總盼着別當奴才，給人家支使着。你們要瞞着惡霸家裏好，你們誰家裏有少婦長女，就送給惡霸成親好，享福。衆婆子一聽說大娘子，你別繞彎罵我們。太爺叫我們來勸你，我們也是爲好。你要不依從，真把太爺爺招惱了，就是一頓馬鞭子。那時你也應得再不然把你打死了，就在花園子一埋，你也是白死。誰來給你報這個仇？」周氏說：「我情願死，你們還有什麼說了？」書中交代，周老婆見寶永衡的妻子走後，把門關好，少時周老頭由茶鋪子喝茶回來了。周老婆說你回來了，俗們街坊寶大爺打了官司了，方才東街陳爺楊爺打發人用轎子，把寶大奶奶接了去。也不知寶大爺因爲甚麼事打官司。周老頭一聽就一楞，說：「陳爺楊爺親自來接的，周老婆說不是打發一個家人來接的。」周老頭一聽說，既不是陳爺楊爺親身來接，你就不應當叫她去。臨安城有四惡霸，常常的設圈套，誑騙良家婦女，倘惹寶大奶奶有點差錯，又年輕輕的，俗們這場官司打的

了嗎。你這般大歲數，就不知道慎重。周老婆說：我沒想到這些事情。你到陳爺楊爺家去打聽打聽罷。周老頭連忙來到楊猛陳孝門首一打門。這哥倆在一個門裏住。楊猛在前頭住，陳孝在後院住。楊猛陳孝正在一處談話，忽聽外面打門。二人開門一看，是周老丈。陳孝說：周老丈，爲何這樣閉在。周老頭說：我來打聽打聽。現在賈永衡爲甚麼打官司。楊猛陳孝說：不知道。周老頭說：二位不知道。哎呀，可了不得了。周老頭哎呀了一聲，翻身就地栽倒。把楊猛陳孝嚇了一跳。趕緊把周老丈扶起來。楊猛陳孝說：老丈，有甚麼話慢慢說。爲何這樣的着急呢。老丈醒來，緩了半天。周老頭才把這口氣緩了過來。陳孝說：老丈不必着急。慢慢說。周老頭說：方才我回家聽我老婆子說：我上茶鋪子喝茶。我沒在家裏，有人去帶着轎子說：你們二位說的打發去的。說賈大爺打了官司，接賈大奶奶。把賈大奶奶接了走。我回去，我就說我老婆子不是你們二位親自去接，就該攔住賈大奶奶別去。我就想到怕的有差錯。果然你們二位不知道這事怎麼辦。也不知道把賈大奶奶搭到那去了。楊猛陳孝一聽也愣了。說：周老丈不必着急。先請回去。我二人打聽打聽罷。周老頭無奈，告辭走了。陳孝說：楊賢弟，你我去打聽打聽。賈永衡在那衙門打官司，因爲甚麼。這件事你我焉能袖手傍觀呢。賈永衡來投奔俺們弟兄，他要有差錯，你我也對不起。鐵頭太歲周楚，要不然你我去找濟公求他老人家給占算占算。楊猛說也好。二人這才趕緊換上衣服，由家中出來，要打算到靈隱寺去找濟公。二人正往前走，見對面來了一個人，頭帶纓帽，青布靠衫，腰繫皮挺帶，青皮快靴，面皮微黃，粗眉大眼，燕尾髭鬚。楊猛陳孝一看，認識是京營殿帥府的大班頭。此人姓白名平。楊猛陳孝一看，說：白頭那去。白平抬頭一看，說：原來是楊爺陳爺。我正想找你們呢。我今天心裏是懸。俺們三人去喝酒去罷。楊猛陳孝一想也好。正要打算打聽打聽。賈永衡在那衙門打官司，可以打聽打聽。白平說：你給我們來一百盞酒，隨便給我們配幾個菜。陳孝說：白頭幹甚麼。要這些酒，隨着。一處了。三位要甚麼酒。白平說：你給我們來一百盞酒，隨便給我們配幾個菜。陳孝說：白頭幹甚麼。要這些酒，隨着。喝。隨着要好。白頭說：我告訴你二位說罷。我簡直不願意混了。今天俺們痛飲一醉。我把我這一肚子的牢騷，跟你們哥倆說說。陳孝說：甚麼可煩的事呢。白頭說：唉，別提了。俺們哥倆在六扇門當分差事，大概有個名兒。姓兒。你們二位有個耳聞，勿論甚麼樣難辦的案，我出去伸手就辦着。楊猛陳孝說：那是不錯。我們是知道的。白平說：現在我眼皮底下的像樣的案，我會沒辦着。反叫我手下的伙計馬雄給辦了。當初馬雄在我手下當小伙計，現在會把我給壓下去。楊猛陳孝說：甚麼案叫他辦了。白平說：就是白沙崗斷路劫銀，殺死解餉職官，搶劫餉櫃。那案賊首賈永衡就在

青竹巷四條胡同住。我會不知道。叫馬雄把這案給辦了。人家露了臉了。刑廷大人賞他一百銀子。我衝着他這六扇門。是不吃了。楊猛陳孝一聽。賈永衡打這樣官司。心裏一哆嗦。說怎麼知道是賈永衡做的呢。白頭說。有王龍王虎。把他供出來的。楊猛陳孝說。這就是了。白大哥這也不必想不開。後浪催前浪。一聲新人換舊人。兄長早年把臉也露夠了。也該叫人家出頭了。白頭說着話。一揚脖子。一壺酒。少時。喝的酩酊大醉。楊猛陳孝叫伙計。把白頭攙到雅座去。輪。我們哥倆去。就來伙計多照應罷。伙計說。是了。楊猛陳孝。陪着他去找濟公。二人這才下樓。陳孝說。楊賢弟。你聽見了。賈永衡打這樣官司。要據我想。賈賢弟。決不能做傷天害理之事。這必是賈盜擊賊。將他拉上。還不知賈大奶奶被誰誑了去。楊猛說。不要緊。我有主意。陳孝說。你有甚麼主意。楊猛說。你我回家。拿上刀。到京營殿帥府。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却牢反獄。把賈賢弟救出來。再找賢弟。找着我。我一同找個老山嶽。老嶽上當了大王。就得了。陳孝說。你滿嘴胡說。臨安城淨護城軍。就有幾十個。憑你我兩個人。就要造反。三步一個官廳。五步一個柵欄。一傳信護城軍。一齊隊。連你我二人都白白鏡上。再說。我都有家眷。焉能跑得了。楊猛說。連家眷一齊跑呀。陳孝說。你別嚷嚷。這要給官人聽見。當時先把你辦了。二人說着話。幸虧街上沒人聽見。往前走了不遠。見由對面來了一個人。走路一溜歪斜。說着話。舌頭都短了。是喝醉了的樣子。楊猛陳孝抬頭一看。認識這人說。楊爺陳爺二位賢弟。別走。你我一同喝酒去。陳孝點頭答應。要打聽賈大奶奶的下落。就在此人身上。不知來者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一回 遇故友巧得真消息 見義弟述說被害事

話說楊猛陳孝剛出了酒樓。往前走了不遠。又碰見一個醉漢。書中交代。來者這個人。此人姓黃名忠。是長隨路跟官的。當年銀過兩任外任知府。手裏有兩個錢。也沒剩下。此人心地最直。最好交友。把銀錢都交了朋友了。現在跟着舊主人來京引見。把他薦到花花大歲王勝仙手下當管家。他在這臨安城。又交了一撥朋友。上至紳董富戶。買賣商賈。下至街上乞丐。他都認識。跟楊猛陳孝也有來往。今天碰見楊猛陳孝。黃忠說。二位跟我喝酒去罷。我方才一個人喝了半天。無味。我心裏不用提。有多煩了。俗們哥們。素常最對勁。今天總得喝喝。楊猛陳孝雖然心中有事。又不好駁復。反同着黃忠。仍回到這座酒樓。伙計一睜。剛把白平攙到雅座去。睡着了。這二位又給同了一位醉鬼來。三個人坐下。伙計過來擦抹桌案。黃忠說。給我來三百壺酒。伙計一聽。道到不錯。方才白頭要一百壺。這位要三百壺。伙計連忙說。

有有你先慢慢喝着酒到現成沒有那麼多酒盞你隨喝隨灌楊猛陳孝說黃大哥幹甚麼要三百盞酒我二人方才喝了半天了黃忠說今天俗們一處喝一回明天你們二位就見不着我了楊猛陳孝說兄長此話從何而來黃忠說陽世人間是沒了我了我決不能活了陳孝說兄長受了誰的欺負是甚麼過不去的事只管說我二人可以管替兄長管管素常俗們弟兄總算知己黃忠說你們哥倆不用管也管不了我心裏疼先前我在外任跟官掙多掙少到是小事現在我們替主人把我薦到大理寺正卿花花太歲王勝仙家裏當差我把肚子都氣破了我這皮氣愛生悶氣這王勝仙這小子身爲大員又是丞相的兄弟不知自重盡做些個傷天害理之事今天無故他把我安善良民寶永衡給買盜竊賊入了獄把寶永衡妻子給擄到他家裏來人家這位婦人還是貞節烈婦一下轎子破口大罵王勝仙叫老婆子把人家捆上擄到合歡樓派婆子勸解硬要叫人依從跟他成親我看見這事情我真瞞不下去我也想開了我又沒兒沒女人生一世百歲也要有個死我今天晚上買一把刀到合歡樓把王勝仙這小子殺了給大衆除害我自己一抹脖子就算完了我上無父母下無妻子的掛號我落個名在人不在到好楊猛陳孝的心中得着周氏的下落一看黃忠說話舌頭都短了喝的酩酊大醉往地下一栽人事不知了楊猛陳孝叫伙計把這位醫爲叫他在雅座輪輪睡一覺醒醒酒我二人去辦點事少時就來伙計說楊爺陳爺可別再給同醉鬼來了我們一共四個雅坐這二位已站了兩間再來兩位買賣就不用做了楊猛陳孝說伙計多辛苦點罷少時我們必多給酒錢說着話楊猛陳孝二人下了樓陳孝說楊賢弟敢情賣弟婦被花花太歲王勝仙誑了去倘若賣弟婦周氏要被惡霸吞了你怎麼對得起鐵頭太歲周望楊猛說要依我還是我拿刀劫獄反牢把寶永衡搶出來俗們三個人一齊到花花太歲王勝仙家去把狗娘養的一殺把周氏搶出來俗們三個人一同跑了就完了陳孝說你別滿街上胡說了惹出禍來你就不說了說着話二人來到錢塘關剛一出錢塘關見對面來了一個人身高九尺膀闊三停頭上青莊帽身穿白緞色箭袖袍腰繫絲帶單襖薄底靴子閃披一件皂緞色英雄大氅左手拿着一蒲包大八件右手拿着一蒲包土物再往臉上一看面如鍋鐵粗眉環眼正在英雄少年楊猛一看非是別人正是北路鏢頭周望凡事不巧不成書周望原本是由北路保着鏢由此路過離臨安城有二十多里路周望叫伙計押着鏢先走他就拿了一蒲包土產東西又買了一蒲包點心要到臨安城暗暗姊姊姊丈順便探探楊猛陳孝焉想到走到錢塘關碰見了周望連忙上前行禮說陳大哥楊大哥一向可好前者我姐夫同我姐姐來京拿着我的書信投奔二位兄長多蒙二位兄台照應我

承情之至。現在我姐夫他們在那裏住着呢。請二位兄長先指示我。我去看看。少時我必要親到二位兄長家去請安。陳孝剛一楞。尚未答言。楊猛本是個渾人。說周賢弟你來了。好。我二人正在想劫牢反獄人少。你來。這到有了幫手了。陳孝趕緊過去。推楊猛一掌。說你是瘋了。周堃聽這話一楞。連忙說二位兄長。到是怎麼一段事。楊猛說我們兩人正爲你姐姐姐夫爲着難呢。你姊丈寶永衡被人家買盜。攀賊入了獄。你姐姐被大理寺正卿秦丞相的兄弟花花太歲王勝仙誣了去。攔在合歡樓。要逼着成親呢。還不定怎麼樣了。周堃一聽。哇呀一聲。喊嚷一甩手。把兩個蒲包。拋起去。這蒲包點心。正吊在一家院裏。這家是老夫婦兩個過日子。老婆說要吃大八件。老頭說你咱家裏連柴米都沒有。你還想吃大八件細銚銚。那有錢給你買去。正說着話。只聽叭噠一聲。由半空掉下一個蒲包來。檢進來。打開一看。是大八件。老婆說這是上天可憐我。天賜的點心。我這造化不小。大概還有幾年福享。老頭說這可真怪。夫妻兩個悅喜非常。那一蒲包土物。掉在另外一家院裏。這家小兩口過日子。男人沒在家。這位大奶奶素常就不安分。常在門口倚門賣俏。勾引少年的男子。今天見捺進一個蒲包來。大奶奶一想。這必是隔壁二兄弟給我捺進來的。我說昨天他跟我眉來眼去呢。這準是他。這位大奶奶胡思亂想起來了。這是閒話。休題。單說鐵頭太歲周堃。聽說姐夫遭了官司。姐姐被人誣了去。焉有不動怒之理。當時無名火往上一撞。如站在萬丈高樓。失脚。揚子江斷。鐵頭崩舟。一撥把蒲包一捺。撒腿就跑。進了錢塘關。要找花花太歲王勝仙的住家。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刀刀斬盡。劍劍誅絕。把姐姐救回來。方出胸中的惡恨。自己往前走着。兩眼發赤。周堃忽然一想。自己叫着自已的名字。周堃。周堃。你這不是糊塗了麼。天上無雲。不能下雨。手中無刀。焉能殺人。自己並未帶着兵刃。先得買口刀。再去想罷。往前走。見眼前一座刀鋪。周堃邁步前去。說掌櫃的。有好刀沒有。掌櫃的一睜周堃兩眼發赤。說你買刀做甚麼。周堃說你賣刀做甚麼。掌櫃的說賣的是兵刃。周堃說我買的是兵刃。你給我舉純鋼打造的。刀越快越好。能一刀一個。殺人不費事的。掌櫃的說沒有。周堃把眼一瞪。說你敢說沒有。我自己找着出來。先拿你開刀。掌櫃的嚇得連忙說。有。有。有大爺別着急。我給你找。周堃快給我拿來。只要刀好。不怕花錢。掌櫃的趕緊到裏面。拿出一口純鋼刀來。周堃一看。說還有好的。沒有。了。掌櫃的說。這就是頂好的了。這個刀能斬釘削鐵。再沒有比這個好的了。周堃一看。果然不錯。問掌櫃的。要多少錢。掌櫃的說。要四兩銀子。周堃並不取價。由兜裏掏出幾塊散碎銀子。交與掌櫃的。自己平愛平多少。平多少。掌櫃的把銀子收下。周堃拿着刀出來。自己一想。我也不知道花花太歲王勝仙惡霸在那裏住。我臉上帶着氣。打聽人家。就許人家不

告訴我再說我拿着刀滿街走也不是樣子我自己先把刀暗帶起來定定性再問人自己找了個地方微然定神天光已然黑了周莖見有過路人這才說借光大理寺正卿花花太歲王勝仙在那裏住這人說由此一直往北見路北有一座廟叫狼虎廟由廟前一直往西就是泰和坊頭一座大門是泰相府往西走隔十幾個門由西數頭一個大門那處大的房子那就是花花太歲王勝仙的住宅周莖打聽明白當時這才夠奔泰和坊要殺王勝仙的滿門家眷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二回 合歡樓姐弟同受困 鳳山街師徒定奇謀

話說鐵頭太歲周莖問明白道路順大街往北果然見有一座狼虎廟這才往西到了西頭一頭果然路北的大門見門口有一乘大轎多少馬匹從人門堂裏點着大門燈外面站着許多的差官抬轎的轎夫原本是京營殿帥陸炳文今天沒走給王勝仙賀喜師生在客廳擺酒開懷暢飲王勝仙打算今天痛飲一醉晚間好洞房花燭跟美人成親周莖由外面來到大門洞裏家人問找誰周莖說可是花花太歲王勝仙在這裏住家人說你要反哪這是王大人住宅周莖一聽是王勝仙的家拉出刀來照家人就是一刀人頭滾落在地家人一亂周莖擺刀亂砍往裏就走逢人就砍遇人便殺殺了有十數個人周莖一想這宅院子大了不知道姐姐在那裏救姐姐要緊想想罷揪住一個家人周莖一舉刀說我且問你王勝仙騙來那個婦人周氏在那裏你告訴我實話我不殺你這家人嚇得直哆嗦說太太爺饒命我告訴你出西邊角門穿過一層院子往北是花園子有五間合歡樓在那樓上呢周莖聽明白把這個家人也殺了

一直夠奔西角門穿過一層院子果然來到了花園子見正北有五間樓房樓窗燈影明明人影搖搖周莖登樓梯上去一看見姐姐周氏倒懸着二臂有四個婆子攔解勸呢周莖一擺刀噙味嘆味把四個婆子殺了說姐姐跟我走過去把周氏繩扣解開這時就聽樓下一陣大亂齊喊嚷拿別叫他跑了周氏一看說兄弟你快把刀給我我一抹脖子你快逃命罷周莖說姐姐不要尋死我背着你去周氏說你看外面人都圍上了你快設法走罷我反正不能落到惡霸手裏你要不逃命連我也饒上了周莖說姐姐別死再一看樓下人都滿了燈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晝一般各持刀鎗棍棒原來周莖一進來在門口一殺人就有人報與王勝仙王勝仙趕緊傳話叫家人丁人等看家的護院的拿人儘他家裏就有百餘個家丁大衆各抄傢伙追到合歡樓把樓就圍了周莖見樓上有一根頂門的槓子他抄

抄起來，站在樓門一堵說，那個不怕死的上來，衆家人喊嚷，都不敢上樓。王勝仙同陸炳文也來到花園子，有衆多人圍隨保護着。王勝仙傳話，誰要把殺人兇手拿下來，賞銀二百兩，人爲財死，鳥爲食亡，聽這句話，有膽子大的就往頭上衝，剛一上樓梯，上到三四層，就被周莖用棍點下來，再有人上去，被周莖一棍把腦袋打碎了。內中有兩個護院的，是親兄弟，二人商量說，兄弟你上樓梯爬到欄杆，叫他首尾不能相顧。周莖有主意，見一個爬欄杆奔樓窗，一個奔樓梯。周莖先把上樓梯的，用棍打下。這個剛爬到欄杆，周莖趕過去一棍，正打在天靈蓋，給打下來了一個，個又都不敢上前了。周莖口中喊嚷，那個敢來太歲頭上動土，大衆家丁一聽齊聲喊嚷，那個太歲爺利害呀，正在這般景况，外面喊聲大振，來了無數的官兵，原來陸炳文早傳下令去，調本衙門兩員官五百兵，知會城守營各官，陸步兩營齊來拿賊。大衆一聚會來了，真有幾千官兵，衝殺各掌燈球火把，長鎗大刀，短劍關斧，就把合歡樓四面圍了，個滴水不通。衆人亂嚷，拿可都不敢前進。這個說，二哥你頭裏上呀，那個說，我當這分差，每月正豆子大的一點銀子，賣命不幹，你要食功，你上樓呀，你瞧這位太歲爺，拿着明幌幌的刀，又是木槓子，誰不怕死，誰就往前進。大衆雖圍着，不往前上。周莖也冒着急，下不來，不能把姐姐救了走。正在危急之際，只聽外面一聲喊嚷，爾等讓路。天王來也，有一人身高九尺，藍臉紅鬚子，手中一條鐵棍，由官兵後面亂打，這些官人，真是握着的就死，碰着的就亡。着了一下，筋斷骨頭傷，官兵大衆一亂說，天王利害呀，衆人往兩旁一閃。這位天王打了一條血路，直奔合歡樓的樓梯而來。周莖一看，這人臉上抹着藍靛，掛着紅鬚子，周莖趕緊就問，甚麼人，這人說，周賢弟，是我周莖聽說話口音甚熟，又問，那位天王說，且到裏面再說。書中交代，來者這位天王，是怎麼一段事情。原來周莖跟楊猛、陳孝分手之後，楊猛、陳孝無法，也不能攔周莖。二人一直夠奔靈隱寺而來，來到廟門首，陳孝一道辛苦，門頭僧問，找誰。楊猛、陳孝說，濟公可在廟裏。門頭僧說，你二位找濟顛呀。陳孝說是，門頭僧說，別提了，這個濟顛真可恨，一早起來，他就走出去一天，晚上非等關山門，他才回來。我們打算把他關到外頭，老不行，往山下，暗二哩多地，遠不見他，我想這關山門，他可趕不上了。剛一關門，焉想到他伸進一條腿來，說，別關，還有我哩。天天如此，也不知道怎麼那麼巧。那時關門，那時他回來，今天你們二位來的巧了。由早晨他就沒出去，在大雄寶殿拿獅子呢。你們二人悄悄去罷。楊猛、陳孝二人立刻進了廟，來到大雄寶殿一瞧，果然濟公在大雄寶殿拿獅子呢。楊猛、陳孝二人趕緊行禮，和尚說，你兩人做甚麼來了。楊猛、陳孝二人說，師傅，應了你老人家的話了，和尚說，應了我甚麼話了。陳孝說，現在寶永衙打了官司了，他媳婦被花花太歲王勝仙誑了去，求

師傅你老人家慈悲慈悲，設法救他才好。和尚點了點頭說：「我救他，你二人附耳如此如此，你二人先走，俺們不見不散。準約會楊猛、陳孝點頭答應，竟自去了。和尚穿上了僧袍，出了靈隱寺，一直往前走，進了錢塘關，走了不遠，見對面來了一個人身高九尺，面似烏金紙，環關眉目，正是探囊取物趙斌。一見濟公連忙上前行禮說：「師傅一向可好，和尚說趙斌呀？今天你不用賣果子了，我煩你點事。趙斌說：「師傅有甚麼事，只管說。今天我正心裏發煩，不愛做買賣呢。」和尚說：「我這裏有一封字柬，你拿着到鳳山街，就是你頭一天賣果子那家，他叫鐵面天王，鄭雄送去交到門房，他必有應酬。你你就在那裏等我。趙斌點頭，濟公寫了一張柬字，交給趙斌，趙斌把果筐提起來，一直夠奔鳳山街，來到鄭雄門首，一遣辛苦。家人一看說：「這不是那位賣果子的麼？你找誰呀？」趙斌道：「我奉靈隱寺濟公之命，來給鄭爺送信。家人說：「你認識濟公麼？」趙斌說：「濟公是我師傅，家人一聽說呵，你貴姓呀？」趙斌說：「我姓趙，家人說：「你是濟公的徒弟，我們大爺也是濟公的徒弟，你跟我们大爺還是師兄弟呢？」你在這門房坐坐，我給你進去回稟。趙斌來到門房，家人把書信拿進去，鄭雄正在書房跟牛蓋說閒話呢，日前把牛蓋帶到家來，一問牛蓋那裏人，他說是巡州的人，問他姓甚麼，他說姓牛，叫甚麼，叫蓋。鄭雄問他別的話，他也說不清楚。鄭雄到很愛喜他，把牛蓋留在家裏坐着，早晚沒事教給牛蓋人情世態，說話禮路，他就是太渾，也有明白的，也有不明白的。今天二人正在書房坐着，家人把書信拿進來，說外面來了一個姓趙的，說是靈隱寺濟公叫他來給送信，把信呈上去，鄭雄打開一看，心中明白，叫家人把趙斌讓到廳房去，給他預備幾樣菜，灌一壺酒，就提濟公說了，叫他在這裏等着，至遲二更天，濟公必來，便叫家人買一百錢藍靛，再買一掛唱戲用的紅鬍子，交給趙斌，等濟公來了，自有吩咐。又教把鐵棍拿出來給他，家人點頭答應出來，說：「趙爺，我們大爺說了，請你到廳房去坐着，喝酒，濟公有話，叫你在這裏等候，至遲二更天，濟公必來。趙斌點頭，這才到書房，家人擦抹桌案，把酒菜擺上，趙斌自斟自飲，喝起來了，家人把藍靛紅鬍子都買了，將鄭雄的鐵棍拿出來，交與趙斌。趙斌問：「做甚麼？」家人說：「等濟公來了，他老人家自有吩咐。」趙斌就在鄭雄家喝着酒，少時天色寒燈，吃喝完了，天有初鼓以後，外面濟公來了，只見他背着一個大包袱，趙斌說：「師傅，背的什麼？」和尚把包袱打開，眾人一看，全都目瞪口呆，不知包袱包的何等物件，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三回

改形像暗救貞節婦

施佛法火燒合歡樓

話說濟公禪師來到鄭雄家中，指着一個包袱，打開一看，是五身衣裳，有青布纓帽，青布靠衫，皮挺帶，薄底鴨蹩窄腰快靴，連褲子腿帶襪子，全有整整五分。趙斌一看，說：「師傅，這衣裳帽子是那來的，和尚說我偷來的，書中交代，還是真偷來的。」這話不假，原來仁和縣有一位班頭，姓焦，在錢塘關外住家，裏就是一個妻子孫氏，住着獨院，獨門三間北房，一間茅樓，素常孫氏就不正經，常與人私通。焦頭出去辦案去了，仁和縣衙門中散役，都常到焦頭家裏去，跟孫氏不清楚。今天焦頭出去辦案不在家，他們湊了五個人，到焦頭家裏去。孫氏一見說：「衆位兄弟哥哥來了，大衆說來了，這個打酒，那個買菜，衆人喝起來了，亂說亂鬧，亂玩笑，喝完了酒，五個人說：『焦大嫂，我們都不走了，今天焦大哥不回來，偌們湊一夜。』孫氏說：『不走就不走了，你們都住下罷。』這五個人都歡天喜地，也有點醉了，全把衣裳脫了，五個人赤身露體，往炕上一躺。衆人剛躺下來，就聽外面叫門，說：『開門來。』孫氏一聽說，可了不得了，我男人回來了，這五個人嚇的三魂皆冒，說：『這可怎麼辦。』孫氏說：『你們快藏到茅房去罷。』這五個人顧不得穿衣裳，都藏在茅房去。孫氏趕緊把五人的衣服帽子靴子褲子帶子，檢到一處，用包袱包起來，那才出來開門，把門開開一瞧，並沒有人。孫氏心中納悶，找了半天，真沒有，復反回來，到屋裏一瞧，五個人的衣服完丟了，就忙把五個人由茅房叫出來，說：『我男人並沒回家，你們的衣裳可都丟了。』這五人一聽，愣了，說：『怎麼辦呀。』孫氏說：『你們快走罷，要等天亮，這怎麼走。』五個人無法，跑了出來，溜着牆根走，怕碰見熟人，偏巧有過路人，打着燈籠，這五個人越溜牆根，人家越要照照，一瞧還是熟人呢，說：『你們幾位頭兒，怎麼光着身子，敢是輸了。』五個人說：『不是，我們洗澡去，剛脫了衣裳，澡堂子着了火，我們嚇得跑出來了。』這人說：『那個澡堂子着火，怎麼沒聽見打鐘呀。』這五個人說：『許是把火救滅了，用話遮蓋過去。』這五個人各歸各家，這五個人好找便宜，這也是報應。衣裳原是被濟公偷了去，和尚拿着五身衣服，來到鄭雄家，見了趙斌，叫趙斌拿着三身衣服，附耳如此道：『般這樣這等趙斌把話記住了，用藍靛抹了臉，掛上紅鬍子，拿着鐵棍，一直夠奔泰和坊來，到王勝仙的門首，往裏就闖，擺擺見人就打口稱天王來了，打了一條大路，來到合歡樓，上了樓，周益問誰，趙斌說：『我是探囊取物趙斌。』周益原與趙斌也認識，說：『趙大哥打那來。』趙斌說：『我奉靈隱寺濟公之命，前來搭救你兄弟二人，我帶來三身官人的衣裳靴帽，你同你姐姐都換上，我也換上。』濟公說了見樓下旋風一起，你我就下樓逃走，這叫魚目混珠。周益趕緊說：『姐姐換上罷。』周氏這才把靴子穿上，用繩子紮好，套上青布靠衫，腰繫皮挺帶，戴上纓帽，周益也換好了，趙斌也把鬍子摘了，把壯帽揣在懷內，換上官人這身衣服，剛才換好，就見樓下起了一陣旋風，刮的出手不見掌對。

面不見人。周莖同周氏趙斌趁此下樓。趙斌在頭裏。周氏在當中。周莖在後面。分着衆人就往前走。大衆官兵被風刮的睜不開眼。這三個人都是官人打扮。衆人暗見。也不介意。本來官人太多了。各衙門的全有。誰能準認得誰。再說刮風刮的也顧不得睜眼。三個人闖出重關。不敢奔前面走。奔後面。花園子角門。把門開開。出了角門。周莖說。哎呀。兩世爲人了。這句話尙未說完。只見對面來了兩個人。都是纓翎帽。青布靠衫。腰繫皮挺帶。薄底窄腰。鸚鵡腦快靴。這兩個人用手一指。說驚弓之鳥。漏網之魚。往那裏逃走。周莖趙斌一看。說話這兩位非是別人。正是楊猛陳孝。書中交代。和尙在鄭雄家打發趙斌走後。和尙出家找着楊猛陳孝。把兩身官人的衣裳。給了楊猛陳孝。叫他們換好。一同來到王勝仙的後花園子角門。等候周莖周氏趙斌。嚙。楊猛陳孝幾句話。和尙先進了後花園子。施展佛法。起了一陣怪風。周莖同周氏趙斌才混出來。楊猛陳孝一頭是周莖。趕緊過來。說周莖弟。多有受驚了。濟公叫我二人在此等候。叫趙賢弟回家罷。不必管了。周莖弟先同你姐姐到我家去。濟公說了。明天必搭救你姐丈。寶永衡。周莖點頭。同周氏跟楊猛陳孝走了。趙斌自己回了家。這話不表。單說和尙來到裏面。花園子一施展佛法。這些官兵。這個說。那個。你爲甚麼打我。那個說。我這隻手拿着火。把這隻拿着燈籠。我多怎打你了。那邊就說。你爲甚麼打我。那個說。你爲甚麼打我。大衆一亂。這個跟那個揪起來了。那個跟這個打起來了。這個把火把捺了。那個把燈籠捺了。燈籠捺在樓上。一着凡火。勾引神火。展眼之際。把合歡樓着了。烈焰騰空。真是。

南方本是離火。今朝降在人間。無情猛烈性。炎炎大廈宮室難占。滾滾紅光照地。呼呼地動天翻。由如平地火焰山。立刻人人忙亂。

王勝仙一睜火起來了。急得直跺脚。疑惑把太歲天王美人。都燒死樓內。太歲天王燒死。到不要緊。心疼把美人也燒死了。連忙吩咐人救火。大衆怎麼用水澆。也不滅。展眼之際。把一座合歡樓。燒了個冰消瓦解。天光也亮了。火也燒完了。王勝仙心中。自是喪氣。許多家人。被太歲殺了。也有被天王打死的。這件事。又不敢告訴秦丞相。怕秦丞相究起底裏。根由。反到抱怨他。王勝仙無奈。死一個人。給五十兩銀子。辦白事。叫各家的屍親。把屍領回去。這叫樂沒樂成。反鬧了個天翻地覆。他也該當遭這樣的惡報。和尙早就走了。天剛一出太陽。濟公來到京營。殿前衙門門口。衙門對過。有一座小酒舖。剛挑開火。有幾位喝酒的。都是做小買賣的。一早出來趕市。也有賣菜的。也有這賣要貨的。都在酒舖來喝酒。和尙掀簾子進去。內中有認識的。說濟公這麼早打那來呀。那個說。聖僧這邊喝酒。和尙說。衆位別讓我和尙今

天心裏感。我等着見刑廷大人，非得打官司不可。衆人說：濟公你老人家一個出家人，跟誰打官司呀？和尙說：別提了。昨天我們廟裏應了一家佛事，應得是七個人接三，偏巧我們廟裏和尙好忙，不夠七位，去五位還短一個，只四位和尙，好容易找了一個禿子湊着去了。接完了三，本家說：我們有一鍋糞飯，給和尙吃飯，可得饒一台餓口。本來我們這幾個和尙都是餓瘋了，一想既給漫飯吃，就饒一台餓口，也不算甚麼。馮想到把餓口放完了，本家就挑了眼了。他說：正座嗓子不好，不肯給錢。三說：兩說說翻了，打起來。人家本家人多，把我們那四位和尙都給打了，就是沒打了我。衆人說：濟師父，你打了人家了，和尙說：沒有。我跑出來了，要不跑出來，也就叫人家打了我。非得告他，念完了經，打和尙那可不。衆人說：濟公，把氣消消，這也不要緊事，不必見刑廷大人。官司不是好打的。說着話，過來一人說：聖僧慈悲，慈悲。我有個舅舅，寒腿疼的下不了炕，求你老人家給點藥。又一個說：我拜兄弟的母親，痰喘咳嗽，老病作發，求師傅慈悲，賞些藥罷。和尙說：今天我一概不應酬。過了今天，那天都行。今天我心裏煩得不得了，非得等着見刑廷正說着話，就聽外面轟趕閉人說：閉人躲開。刑廷大人回來了。本來刑廷大人出來威嚴大了，頭裏有鞭牌鎖棍劍子手，前護後擁一大片。衆人看熱鬧，只見刑廷陸大人坐着轎子，剛到和尙一聲喊：嚷冤哪？過去一把揪住轎子，和尙一使勁，就聽咯又一聲，轎杆兩段，不知該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四回 見刑廷法術驚奸黨 請濟公神方買良心

話說濟公禪師一聲喊：嚷冤。過去一伸手，把轎杆揪住，噫又一响，轎杆就斷了。轎子往前一栽，刑廷陸大人幾乎摔出來。他在轎內往前一衝，把二品紗帽掉下來，偏巧一滾滾在撒尿子窩裏。轎子也不能坐了，紗帽也不能戴了。陸炳文勃然大怒，吩咐把和尙鎖上自己，賭氣走進衙門去。官人把和尙鎖上，帶着來到班房。官人說：和尙，你好大膽子，竟敢把刑廷大人的轎子按斷了。回頭你有過榮了，和尙說：我也不知道。怎麼股子勁，就把大人弄出來了。官人對和尙說：你回頭見了大人，也這樣說。可別改。和尙說：那是自然。正說着話，就聽梆點齊發。大人陸堂陸炳文這，這氣大了。到衙門換上帽子，立刻傳伺候陸堂，吩咐帶和尙。官人立刻把和尙帶上來。陸炳文原打算和尙一上來，不容分說，拉下去重重的責打。方出胸中的惡氣。那知和尙一上來，陸炳文尙未說話，旁邊過來一個家人，在陸炳文耳邊說：大人這一個和尙，可打不得的。乃是靈隱寺的濟公。他是秦丞相的替身。大人要打他，豈不是羞辱秦丞相麼？陸炳文一聽心說：

怪不得他這樣放蕩不羈，敢情是我師伯的替身。怎可打下的，自己無奈，把氣壓下去說。和尚：你是個出家人，做事不可這樣粗鹵呀！就是有什麼冤枉之事，也可以慢慢說呀。和尚回說：我也不是故意的，請大人不必動怒。陸炳文剛要下台，就說道：既是你不是存心，我念你是出家人，不怪罪你。你下去罷。往後須要安分，也就算完了。焉想到和尚偏不這麼說，和尚說：我和和尚實在冤枉。昨天晚上，我們廟裏應了一件佛事，是七個人接三廟裏忙，和尚不夠了，剩了四個和尚，添上一個禿子，共去了五個人，接完了三。本家說給盪飯吃，叫饒一台饒口。我們和尚本都餓瘋了，就吃了盪飯，給饒了一台饒口。焉想到念完了經，本家說：正座饒子不好，不給錢，還把我們和尚打了。我來一戒寬，也不知怎麼一股子勁使猛了，把大人給弄出來。陸炳文一聽和尚說的太不像話了，當着這許多的官人，若再不打和尚，天下不去了。陸炳文一想：我先打了他，再說若秦相問我，我再到秦相跟前，去請罪，就說我不知道是秦相的替身，大概也不致為和尚把我丟官罷職。想罷，一拍驚堂木說：僧人，你好大膽量，滿口胡說，擾擾官署重地，拉下去給我重打四十板。掌刑的答應是：翻過來一拉和尚道走，和尚大聲說：我要捱打了。官人說：你嚷甚麼？和尚說：我要嚷官人把和尚拉下堂去，按倒就地。一個騎着和尚的脖子，一個按着腿，掌刑的剛把板子拿過來要打，忽然大堂以前起了一陣旋風，刮的人人都不能睜眼。按人的也不能睜眼，掌刑的也睜不開眼。正刮着風，陸炳文在堂上坐着好好的，忽然肚中脹起來，脹的有牛皮鼓相似，自己兩隻手鉤不着肚臍。陸炳文心裏一迷，連說別打官人，自然就不能打了。陸炳文自己用手就揪鬍子，展眼三絡鬍子揪下兩絡來。從人說：大人這是怎麼的了？趕緊把陸炳文搭在內宅去。有官人暫把和尚看押起來。陸炳文到了內宅，夫人少爺小姐一瞧都急了，說：大人這是怎麼了？方才好好的，片刻的工夫，肚子會脹這麼大。你們快給請醫生去罷。家人慌慌張張出來，就把隔壁賣藥的先生，姓王請來了。這位王先生，叫做三元會。怎麼叫三元會？只因他給治好了三個人，一個牙疼，一個長大瘡，一個長痔瘡。三個人都是他治好了，後三個人給他掛了一塊匾，寫的是三元會。故此眾人都叫他三元會。這位王先生，本來少讀王叔和，未念藥性賦，不懂的切脈，甚麼叫浮沈遲數，用藥那叫熱寒溫涼，何為五臟六腑，那論陰陽五行，一概素常就是餽飯吃。今天把他請到內宅，陸炳文在帳子裏，伸出手來診脈。夫人小姐，婆子丫環，都在屋中圍侍，得病不避醫家。王先生聽說肚子大，他錯疑是姨奶奶分晚急。本來陸炳文的手十指尖尖，王先生把醫家的規矩都忘了一進門，應該望聞問切，他也不問是誰，伸手一診脈，裝模做樣半天。王先生說：不要緊，這是要生產，你們快去請收生婆罷。夫人一聽說，快把他趕出去。王先生還說：我說是喜。

夫人不信。夫人說：這是我們大人王先生一聽沒的說了。被家人把他趕出去了。夫人說：你們這些奴才，沒有能辦事。請這樣的狗先生，快出去請明醫去。家人說：臨安城就有兩家明醫，一位賽叔和李懷春。請到他，給刑廷診脈。說：大人這個肚子可奇了。我看六脈平和，內裏十二經，並沒有病。這個肚子我醫不了。夫人說：先生醫不了，誰還能醫的呢？望求先生指示。李懷春說：我看不了。湯萬方也看不了。就有一個人可能治。手到病除。夫人說：誰呀？李懷春說：靈隱寺的濟公長老。前者我在秦相府看病，二公子秦桓，得着大頭癩，我也瞧着脈理沒病，就是濟公治好了。非請他老人家來，別人治不了。家人在旁邊言道：靈隱寺濟顛僧，在我們衙門班房鎖着呢。李懷春說：原來如此。快去請他。夫人問：爲甚麼鎖着？家人就把方才之故一說。夫人說：你們快把和尚請來。只要把大人的病治好，我的主意，把他放了。家人跑出來，到了班房。本來這個家人也不會說話。說和尚，我們夫人叫你進去呢。和尚說：你們夫人叫我，我怕落口舌。言語語不好聽。家人說：和尚，別胡說。我們夫人叫你進去，是給大人治病。和尚說：治病呀？你告訴你們大人，說我和尚刷了。家人一聽說好，和尚你真找着要打，我就照你這話回去。家人來到裏面說：回裏夫人，和尚不來。他說刷了。夫人一聽，不懂這句話。說甚麼叫刷了。李懷春說：夫人可以派少爺親身去請見了和尚。說幾句謙詞話，和尚就來了。夫人說：好。少爺你同家人請去。少爺答應，連忙同家人來到外面說：聖僧，你老人家慈悲慈悲罷。我父親得了大肚子，求聖僧給治罷。和尚說：既是少爺你來請我，和尚就去給瞧瞧。可不定治得好治不好。和尚這才往裏走。少爺先叫人把和尚的鐵鍊撤去。話說這位少爺到很恭敬。本不是陸炳文的親兒子，是抱來的。他家裏是大雜伴。他這位夫人當初本是勾欄院的妓女。陸炳文原係四川人，帶着三萬銀子來京鄉試。他就在勾欄院一嫖，認識這個妓女，名叫翠紅。陸炳文也沒鄉試，把三萬銀子都化到翠紅的身上。後來只落得分文皆無，連盤費都沒有，也不能回家了。到虧着翠紅一番惻隱之心，看陸炳文實不得了。局翠紅就把陸炳文留在勾欄院，在門房管管帳，買買東西。後來翠紅手裏存了到有兩萬多銀子。自己一想，將來青春一過，又該如何？看陸炳文到是飽學，他跟着老鴇兒一商量，要跟陸炳文從良，出來就花錢。給陸炳文捐了一個小武職官，得了實缺。居然翠紅是個官太太，老鴇兒就是岳母。老太太買了一個姑娘，就是小姐。抱了一個孩兒，就是公子。少爺後來陸炳文拜了王勝仙做老師，官運也好。又有人情，未幾到十年，就做了刑廷。翠紅就是夫人了。今天少爺把濟公請進來，李懷春趕緊站起來說：聖僧，你老人家來了。和尚說：李懷春，你儘給我和尚找事。李懷春說：

這病非師傅治別人治不了，和尚哈哈大笑，立刻要施佛法，度脫陸炳文，施展神通，搭救寶永衡，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五回 秉良心公堂釋好漢 訪故友夫妻得團圓

話說濟公禪師來到裏面，給陸炳文一看，夫人少爺小姐都說：「聖僧，你慈悲慈悲罷。」和尚說：「我看大人這病，我說出來，你們準都不信。」夫人說：「聖僧說罷，焉有不信之理？」和尚說：「大人這肚子是胎，夫人一聽，心說：怪不得方才那個先生說是胎，這和尚也說是胎，連忙問說：『聖僧，你看是胎怎麼辦呢？』」和尚說：「這可跟旁胎不同，大人這是一肚子陰陽鬼胎，非得把胎打下來才能好。」我和尚開個藥方，到李懷春的藥鋪去取藥去。李懷春說：「好，師父開罷。」立刻家人拿過筆來，和尚背着人寫好封上，交與家人，大人也不知和尚開的甚麼藥，家人拿着去了。到了李懷春藥鋪，把字柬交在櫃上，家人說：「你們先生，在我們大人衙門坐着，這是靈隱寺濟公開的方子，叫我來取藥。」藥鋪伙計打開一看，上面寫的是：「天理良心一個，要整的公道全分。」藥鋪一看，說：「管家，你把藥方拿回去罷。」我們藥鋪沒有良心，管家說：「你們藥鋪沒有良心，伙計說：『不但我們沒良心，是藥鋪都沒良心。』」管家無法，回來裏面說：「回稟夫人，藥沒配來。」李懷春說：「怎麼我那藥鋪是藥，皆有怎麼會沒配來呢？」家人說：「你們藥鋪沒良心。」李懷春說：「爲甚麼我們藥鋪沒良心？」管家說：「他說是藥鋪都沒有良心，沒有這味藥。」陸炳文說：「這藥方拿來我看看。」家人把方子遞給陸炳文，一看是「天理良心一個，要整的公道全分。」陸炳文一想，說：「這藥不用費錢，自己就有良心，和尚說：『你只要有良心，就好的了。』」陸炳文說：「傳伺候陸堂家人說：『大人這個樣子，陞得了堂麼？』」陸炳文說：「陞堂，陞堂，我做得到心，事我知道非陞堂好不了。」他剛一說，陞堂，肚子就往回抽。李懷春說：「大人陞堂辦公，醫生要告辭了。」我還要到別處去看病，說罷，竟自去了。且說陸炳文立刻命家人攙着陞坐大堂，給和尚搬了一個座，就在旁邊坐下。陸炳文吩咐拿着監牌，提王龍王虎寶永衡，手下原辦馬雄答應，立刻到監裏把王龍王虎寶永衡提上堂來。三個人在堂下一跪。陸炳文說：「王龍王虎在白沙崗搶劫銀錢，殺死解糧職官，有寶永衡沒有你兩個人，可要說公道良心話。」王龍王虎一想，前者已然都畫了供，大人這又問久，狀不離原詞，我二人改不得口，想罷，說：「大人，有寶永衡。」陸炳文勃然大怒，一拍驚堂木，說：「你這兩個混賬，拉下去，給我重打每人四十大板，掌刑的答應。」立刻把王龍王虎拉下去，打完了。陸炳文又問：「王龍王虎，你兩個人說實話，到底有寶永衡沒有？」王龍王虎一想，道：「是寶永衡的人情到了，大人要拷打我二人，到別改嘴，一口咬定。」大概要把寶永衡辦了我二人，許

把命保住。想罷說實有寶永衡。陸炳文說你這兩個東西實找打。再給我每人重打四十。立刻又打。打完了又問。王龍王虎一想。這可真怪。前者我二人拉寶永衡之時。到沒打。這是怎麼緣故呢。二人還不改口。陸炳文又吩咐打。把兩個人連打了三次。打的皮開肉綻。鮮血直流。陸炳文說。你兩個人要是不說良心話。我生生把你兩個打死。到底有寶永衡沒有。王龍王虎一想。這刑受不了。啦。再說有還是打。二人無法說。回稟大人。沒有寶永衡。陸炳文說。這不錯了。人說話要有良心。本部院有良心。我知道寶永衡是好人。你兩個人仇攀。是沒有寶永衡。吩咐來呀。把寶永衡的鎖鍊砸了。我將他當堂開放。旁邊衆官人一睜。大人這是無故瘋了。書辦趕緊過來說。回稟大人。寶永衡在白沙崗打劫餉銀殺死解餉職官。情同叛逆。再說大人已然都定了案。奏明皇上。大概這個案。必是立決。不久就有旨議下來。大人這裏把寶永衡放了。那如何使得。陸炳文說。你休要多說。我有良心。皇上他沒我大。大凡現官不如現管。我要放寶永衡。皇上他管不了我。書辦一聽。這更不像話了。說大人要放寶永衡。書辦了不了。大人先把書辦革了。到好。陸炳文說。革你不費事。來貼革條。先把他革了。立刻寫了革條。貼上。原辦馬雄也過來給刑廷磕頭說。回稟大人。寶永衡放不得的。陸炳文說。怎麼馬雄說。大人想情。寶永衡謀反大逆。已畫了供。大人給秦丞相行了文書。秦丞相已然知道。大人再把他放了。秦丞相再要這案。大人怎麼辦。陸炳文說。你放屁。秦丞相他管不了我的事。他做他的丞相。我做刑廷。他管不着我。我有良心。寶永衡是好人。馬雄說。大人要放寶永衡。先把他革了。陸炳文說。革你不費事。來貼革條。把馬雄給我革了。手下衆官人一個個嚇的往後倒退。誰一攔。就革誰。衆人都不敢言語了。陸炳文吩咐來人。把寶永衡手銬腳鍊砸開了。手下官人立時把寶永衡的大三件摘了。陸炳文說。寶永衡本部院知道你是被屈含冤。你是個好人。我將你當堂開放。寶永衡心中納悶。心說。這是怎麼一段情節。抬頭一看。濟公在旁邊坐着呢。寶永衡到暗着發愣。和尚說。混蛋你還不快走。等他明白過來。再叫人把你鎖上呢。寶永衡這才明白。趕緊往外走。來到衙門門首。就聽門口衆官人大家紛紛議論。這個說。俗們大人無故放寶永衡。這事可新鮮。那個說。你聽信罷。早晚他這個刑廷決做不長了。寶永衡一出衙門。只見對面兩個騎馬的。都是長隨路的打扮。來到刑廷衙門門口。翻身下馬。來者道。兩位騎馬的。非是別人。乃是秦丞相兩位管家大人。泰安泰順。皆因陸炳文把濟公鎖了。街上全都吵嚷動了。傳到秦相府。秦相府的家人都感念濟公的好處。前者濟公初入秦相府之時。是家人每月多增三錢銀工錢。是濟公出的主意。今天聽說刑廷把靈隱寺濟公鎖了去。有人回稟了四位管家大人。大管家泰安一聽說。好一個胆大。陸炳文竟敢把相爺的替身鎖去了。

這分明是羞辱丞相爺的臉面，立刻進去。一回裏，丞相爺一聽，大大不悅，叫家人拿我的片子趕緊到刑廷的衙門，就說我請濟公即刻就來管家。泰安泰順拿着相爺片子，故此忙奔刑廷衙門來，不言講二位管家請濟公，單說賈永衡出了龍潭虎穴，自己有心回家罷，又不敢回去，遭這樣官司，不曉得家裏抄了沒抄，自己一想，先到楊猛陳孝家去打聽打聽，再作道理。想罷，這才來到楊猛陳孝門首，一打門，楊猛陳孝正同周盈在裏面一處談話，聽外面打門，陳孝出來開門，一看是賈永衡，陳孝到一傍說：賈永衡，你怎麼會回來了？賈永衡說：陸炳文當堂把我放了，到裏面我細對兄長說，陳孝說：你來好了，你妻子也在這裏，你內弟周盈也在這裏，你進來罷。賈永衡同着陳孝來到裏面，周盈一見說：姐夫，你怎麼會回來了？官司怎麼樣了？楊猛一聽也樂了，大衆彼此行禮，賈永衡就把方才陸炳文當堂開放，怎麼革書辦官人，濟公在堂上坐着，這話從頭至尾細述一遍。楊猛陳孝周盈三個人方明白，賈永衡就問周盈：你打那裏來？楊猛陳孝說：賈賢弟，你還不知道，你的官司，被人家買盜，舉賊入了獄，你妻子被花花太歲王勝仙誑了去，攔在合歡樓，楊猛陳孝就把已往從前怎麼找濟公，怎麼周盈到王勝仙家裏殺人，濟公怎麼施佛法，把衆人救出來，火燒合歡樓之事，如此如此。一說，賈永衡一聽，嚇的毛骨悚然，說：原來有這些事，令人可怕。陳孝說：這件事沒有濟公，可就了不得了。賈賢弟，你今天既來了，俺們是合家歡樂，我預備點酒菜痛飲一番。今天聽聽信，明天你們哥倆帶領弟妹好逃走，臨安是住不得了。楊賢弟，你陪着賈賢弟周盈弟說話，我去買菜去。說着話，陳孝出去買菜，工夫不大，見陳孝回來了，甚麼菜也沒買來，上顏色更變，衆人問：怎樣？陳兄長沒買菜來。陳孝說：了不得了，京營殿帥傳下令事，水旱十三門緊閉，各街巷口扎住官兵，按戶搜查賈永衡衆人一聽，嚇的神魂皆冒，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六回 陸刑廷令下捉強盜 美髯公聞信攜官兵

話說美髯公陳孝出去買菜，見街市上都亂了，聽說京營殿帥下了令，水旱十三門緊閉，按戶搜查，越獄脫逃，江洋大盜，黑面熊寶承衡書中交代，怎麼一段事呢？原本刑廷陸炳文把賈永衡放走之後，泰相府派管家把濟公也請了走了。陸炳文忽然明白過來，一看在大堂上，王龍王虎在下面跪着，陸炳文就問手下人：王龍王虎在這跪着做甚麼？誰叫他們出來的手？手下人說：大人不是把書吏革了，把馬雄也革了，把賈永衡放了麼？陸炳文說：誰把賈永衡放的手？手下人說：大人叫放的，莫不是大人方才的事就忘了麼？陸炳文一想，直彷彿心裏一糊塗，如做夢一般，渺渺茫茫，有點記

得自己嚇的驚惶無措。賈永衡已然定了案，奏明聖上。這如何放的。立時吩咐趕緊傳我的令。水旱十三門緊閉。知照各地面官廳把守。左右兩家搜一家。官至三品以下。勿論甚麼人家。按戶搜查。叫他們不能說他放走賈永衡。只說拿越獄脫逃的大盜賈永衡。如有人隱匿不報。知情不舉。罪加一等。如有人將賈永衡獻出來。賞白銀一千兩。這一道令下來。水旱十三門就閉了。街市上全亂了。各該管地面的老爺。帶官兵各查各段。陳孝聽見這個信。菜也顧不得買了。跑回家來。一見楊猛。周整。賈永衡。就把這件事一說。賈永衡一聽。歎了一聲。說二位兄長不必吃驚。我賈永衡情屈命不屈。別連累你們二位。我由後面跳牆出去。到刑廷衙門投案打官司。二位兄長設法把我內弟同做賤內將他們送了走。叫他們逃命就是了。二位兄長就不必管我了。陳孝說那如何使得。楊猛說我到有主意。陳孝說你有甚麼主意。楊猛說我同周整每人拿一把刀。到花花太歲王勝仙家。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你同寶賢第二人。夠奔刑廷衙門。刀刀斬盡。劍劍誅絕。把狗娘養的殺一個雞犬不留。僧們大反臨安城。殺完了。闖出臨安城。遠遠的找一座山。去當山大王。扯起旗來。招軍買馬。聚草屯糧。官兵要來了。僧們也不怕。省得受這些狗官的氣。陳孝說你別滿嘴胡說。就憑你我四個人。就要造反。那如何能行。你先別故出主意。僧們看事做事。正說着話。只聽外面一亂。有人打門。楊猛說你賤搜來了。我先把他開刀。陳孝說你別莽撞。待我出去。跟他說。能用話把他們支走了。更好。實在不行。那可講不了。說着話。陳孝趕緊來到外面。一開門。見門外站定了無數的官兵。有兩位本地面的老爺。一位姓黃。一位姓陳。都是將中摺袖。繫帶紫腰。箭袖袍。薄底官靴。勒下佩刀。陳孝一看。兩位老爺都是熟人。陳孝故作不知。說二位大老爺來此何幹。黃老爺說陳孝。僧們彼此都是老街舊鄰。其實素常我們也知道你是安分度日的人。今天我們是奉京營殿帥的令。按戶搜查越獄脫逃的大盜賈永衡。這公事沒偏沒向。不得不如此。你閃開。我們到裏頭。賤賤。這是跟陳孝有個認識。透着還有面子。要是到別人家。沒有這些話。帶人就往裏闖。叫搜也得搜。不叫搜也得搜。陳孝一聽這話。說二位老爺且等等進去。我有句話說。其實我在這方住了。也不是住了一天半天了。素常我也沒結交過匪類人。也沒有亂遭的朋友。到我家來。大概你們老爺們也有個耳聞。今天我到不是不叫你們衆位進去搜。我這家裏住着親戚呢。有我兩姪女。一個外甥女。在這住着。都是十八九歲。未出閨門的大姑娘。二位老爺帶着官兵進去。叫我這幾個親戚姑娘。拋頭露面的。多有些不便。二位老爺既是跟我陳孝有個面子。二位先帶人到別處查查。少時我把這幾個姑娘送走了。你們再來查。二位老爺一聽說。那可不行。這是官事。莫非你敢抗令不遵麼。陳孝說。我也不敢抗令不遵。二位老

爺多照顧罷。誰叫我家裏趕上不便當呢。二位老爺說：陳孝你家裏隱藏着賈永衡呢。陳孝說：沒有。黃老爺說：既是你家沒有賈永衡，就有幾位姑娘，也不要緊。我們到裏頭瞧瞧，這有何妨呢？說着話，就要推開陳孝往裏走。此時楊猛早拿着刀，在二門裏聽着心說：那個球囊的一進來，我先拿他開刀。正在這番景況，陳孝正跟二位老爺狡辯之際，見由對面來了三乘小轎，有一個人騎着一匹馬，來到陳孝門首，翻身下馬。這人說：陳爺，我們來接你姪女外甥女來。陳孝一聽一楞，心裏說：我說住着姪女外甥女，是信口開河撒謊，怎麼真有人來接人？看這人是長隨路的打扮，並不認識他，也真是隨機應變。當時說：二位老爺，你瞧我不是說瞎話，是我家裏有親戚住着，不是人家來接來了。二位老爺先候一候，等我姪女他們上了轎子走了，你們再搜，這可以行了。黃老爺陳老爺說：就是罷。陳孝同着這人，帶着三乘小轎子來到裏面。陳孝說：尊駕是那來的？這人說：我是鳳山街鐵面天王鄭雄鄭爺教來接賈永衡。我這帶來一封信，你看掏出來。陳孝一看信，是濟公的信。陳孝這才明白，趕緊叫賈永衡周放周氏三個人上轎，把轎簾扣好。這人帶着就走。轎子走後，陳孝說：黃老爺，陳老爺，你們二位帶人進來搜罷。二位老爺才帶人進去搜查。那還搜誰？自然是沒有了。黃老爺一想：這事自己忖度了半天，這二位老爺也都是精明幹練，在外面久慣辦案，一見這三乘轎子，來得岔異，先見陳孝不叫搜，說話言語支吾，臉上變顏色，這三乘轎子抬走了，見陳孝顏色也轉過來了，說話也透着理直氣壯了。二位老爺一想：這三乘轎子之內，定有緣故。即派官人趕緊跟在後面跟着看這三乘轎子，看抬到誰家去。給本地面官送信，勿論查過去沒查過去，趕緊着人搜拿。官人答應遵令，在後面跟着。這三乘轎子，抬到鳳山街進了一座路北的大門。官人一看，是鐵面天王鄭大官人家。官人立刻到鳳山街地面官廳一報。這本地面兩位老爺，一位姓白，一位姓楊。官人一回稟道：我們黃老爺、陳老爺派我下來，有三乘轎子，由東街楊猛陳孝家抬來，來到這鳳山街鄭大官人家去。我們老爺說：轎子裏有情弊，叫我給老爺送信，趕緊去查查。白老爺、楊老爺一聽，立刻帶本汛官兵，來到鄭雄門首，一道辛苦說：我們奉京營殿帥之令，按戶搜查越獄脫逃大盜賈永衡，煩勞衆位管家到裏面回稟一聲。我們要進去搜查。家人鄭福進去回稟：鄭雄原本前者有濟公給他的信，叫他今天遣三乘轎子，到楊猛陳孝家去接賈永衡夫婦。周益剛把三個人抬了來。家人進來回稟說：本地面官帶兵搜來了。鄭雄一聽，愣了說：可怎麼好？心裏說：濟公叫我把賈永衡接來，這要由我家搜了去，我落個窩主。這場官司我可打不了自己嚇的半晌無語。賈永衡說：鄭大官人不必着急，我是命該如此，別連累你老人家。我跳後牆出去投案打官司就是了。鄭雄說：如何使得。濟公既

叫我把你們救來。我又焉能把送你送進牢籠。家人鄭福說：奴才到有主意。官人仍叫他們三位上轎子。官人騎上馬帶着走。作為攜眷出城去。就好辦了。鄭雄一想言之有理。立刻叫人備馬。把轎子抬進來。復又叫周莖周氏費永衡上轎子。鄭雄帶着轎子出來。就上馬。白老爺楊老爺問鄭大官人上那去。鄭雄說：帶家眷上墳。說着話。鄭雄催馬同轎子就走。家人再叫白老爺到裏面搜。那不是白搜麼。白楊二位老爺更有主意。一看這三乘轎子。剛到鄭雄家去。剛要來搜。復又把轎子抬出來。說上墳。顯然更有情弊。立刻派官人跟着看。出那門。給門汛老爺送信。務要搜轎子。別放他出城。見鄭雄帶着轎子奔良山門而來。焉想到來到良山門。門汛四位老爺帶官兵攔住要搜。大概轎子想要出城。勢比登天還難。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七回 佛家點化救英雄 途中逃難逢山寇

話說鐵面天王鄭雄帶着三乘轎子。奔良山門而來。心中甚是提心吊胆。剛來到良山門。一看城門關着。門汛官廳四位老爺由裏面出來。這四位老爺一位姓王一位姓馬一位姓魏一位姓趙。這四位老爺原本都跟鄭雄認識。本來鄭雄這個人。素常最好交友。眼皮是寬的。上至公侯。下至庶民。跟他認識的人甚多。今日四位該班老爺一看說：原來是鄭爺。轎子裏是甚麼人。上那去。鄭雄說：轎子裏是我的內眷。今天是祭祀日子。我要出城去。上墳。勞衆位老爺開開城。我要出城。四位老爺一聽說：鄭爺今天可不比往日。平常也不開城。任憑來往人出入。今天有京營殿帥府的令。水旱十三門緊閉。查拿越獄脫逃的大盜費永衡。此事關乎重大。你轎子要出城。我們得掀轎簾門。瞧瞧。其實借們素常有交情。這個事公事公辦。鄭雄一聽說：衆位老爺這話不對。我姓鄭的。大概你們衆位也知道。我平素也不與匪類人來往。我這轎子還能隱藏奸細麼。這轎子裏都是小男婦女。衆位要瞧。在大街上多有不便。衆位老爺說：鄭爺你是明白人。我們是辦的公事。這個鄭重。我們就不了。你要出城。不叫瞧。我們把你放出去。回頭再有人。我們怎麼辦。叫你去。不叫別人出去。豈不是有了偏向麼。鄭雄說：既是你們衆位不瞧。不叫出去。我回家不去了。四位老爺正與鄭雄這裏狡辯。想到有鳳山街的官人趕到說：我們白老爺叫給衆位老爺送信。這三乘轎子可別放出城去。原由東街楊猛陳孝家搭出來。搭到鄭雄家。我們老爺要查。鄭雄又帶着搭出來。其中定有緣故。四位老爺一聽這話說。鄭雄你叫瞧。我們也得瞧。不叫瞧。我們也得瞧。鄭雄說：我不能叫年輕的婦女在街上拋頭露面的。我不去了。我回去就是了。

衆位老爺說你回去我們也得聽。鄭雄說你們衆位這就不對了。我出城你們要聽聽。怕帶出奸細。我回去怎麼你們還要聽呢。衆位老爺說鄭雄你這三乘轎子裏是誰。原本頭一頂轎子是周整。第二是賈永衡。第三是周氏。鄭雄說頭一頂轎子是我做賤內。第二頂轎子是我姪女。第三是我外甥女。都年輕的少婦姑娘。衆老爺說有賈永衡沒有鄭雄說我也不敢識賈永衡。那裏來的賈永衡呢。衆老爺說既是沒有賈永衡。我們聽聽也無妨。鄭雄說你們太不講理。真是倚官仗勢。正說着話。只見由那邊梯他梯他。濟公來了。原來和尚由京營殿帥府大堂上。被泰相府的管家請到泰相府去。泰相一見。連忙讓坐說。聖僧因爲甚麼刑廷陸炳文敢把你老人家鎖去。和尚說相爺問我和尚。原本有點不白之冤。昨天我們廟裏應了一個接三。本家一鍋冷飯。叫饒一台焰口。五個和尚念完了經。本家不給錢。說正座。喚子不好。還要打和尚。把我那四個和尚都打了。就是沒打我。我要見刑廷告他。焉想到刑廷不講理。把我鎖了去。及到了大堂上。陸大人他瘋了。他把大盜黑面賈永衡給放了。泰相一聽說賈永衡白沙崗斷劫餉銀。殺死解餉職官。情同叛逆。我已然奏明聖上。呈請勾到。怎麼他又給放了。和尚說他現在已給放了。大人不信。你派人打聽去。泰相說好。既是他給放了。我看聖上旨議下來。他怎辦。他真要把這案放了。那可是找着被參。暫且不管他。聖僧在我這裏吃酒罷。和尚說也好。泰相立派家人擦抹桌案。把酒擺上。和尚喝了兩三杯酒。站起來要告辭。泰相說聖僧忙甚麼。喝完了再走。和尚說我去聽熱鬧去。現在刑廷他把賈永衡放了。他又派人傳令水旱十三門緊閉。按戶搜查大盜賈永衡。泰相說這事可新鮮。和尚說他要自己倒亂。說着話。和尚告辭出了泰相府。一直來到良山門。鄭雄正跟門汛老爺在這裏狡辯。怕人家搜轎子。見濟公來了。鄭雄連忙說。濟公來了。你是出家人。你給評評這個理。和尚說甚麼事呀。鄭雄說我帶着家眷要出城上坟。他們衆位老爺要搜轎子。我想在大街上年輕婦女拋頭露面的。多有不便。我說不去了。他們說不去了。也要聽聽轎子裏甚麼人。你想這事。他們衆位太不講交情了。有些不對罷。和尚說不對罷。可是鄭雄你不對。人家這是公事。你要不叫聽。別位走到這裏。也都不叫聽了。你想人家公事。還怎麼辦呢。衆老爺一聽說大師傅這是明白人。鄭雄一想起心裏說。濟公這可是跟我玩笑。他叫我拿書信轎子接的賈永衡。現在人家要搜他。到說這些話。這可是存心叫我打這場官司。自己無法說。你們聽罷。衆老爺說頭一乘轎子是誰呀。鄭雄說做賤內。衆人掀轎一看。是一位白鬍子老頭。連鄭雄一睛也愣了。衆人說鄭雄你不是說這是你賤內麼。鄭雄說你們沒聽明白。是我賤內的父親。衆人說第二乘轎子是誰。鄭雄說是我姪女。衆人打簾子一看。是一位老太太。衆人說這是你姪女。鄭雄

說是我姪女的娃娃。又問第三乘轎子。鄭雄說是我外甥女。打開一看。是一老尼姑。鄭雄說是外甥女的師父。衆老爺說。鄭雄。你這是存心打哈哈。轎子又沒有年輕的婦女。又沒有寶永衡。你故意戲耍我們。開城放鄭爺他們出去罷。立時刻把城開了。三乘轎子連和尚一並出了城。來到鄭雄的陰宅。周莖寶永衡周氏下了轎子。過來給濟公行禮。寶永衡說。聖僧。你老人家真是佛法無邊。搭救弟子再生。我寶永衡但得一地步。必報答你老人家的厚恩。和尚說。鄭雄。你送給他三匹馬。一把佩刀。叫他三人逃命去罷。將來你我還有一面之緣。寶永衡又謝過鄭雄。這才同周氏周莖三人告辭。鄭雄說。你們二位打算奔那去呢。寶永衡說。我也無地可投。周莖說。我打算同我們舍親暫爲投奔一個朋友處安身。說罷拱手作別。三個人上了坐騎。順大路往前走。也沒有準去處。道路之上。飢餐渴飲。曉行夜宿。這天往前走。天色已晚。有掌燈的景況。三匹馬正往前面走着。眼前是山口。嗚嗚。一棒錘聲出來了。數十個人都是花布手中纏頭。短衣裳小打扮。各拿長槍大刀。短劍關斧。把去路阻住。有人一聲喊。嚷。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有人從此過。須留買路財。牙縫說半個不字。一刀一個土內埋。又說對面的眠羊孤雁。趁此留下買路金銀。饒你不死。如要不然。要想逃生。勢比登天還難。周莖一看。對面有了截路的。趕緊往前一催馬說。對面的朋友請了。在下姓周名莖。原本是北路鏢頭。今天我同舍親由此路過。煩勞衆位回裏。你家寨主就提我周莖。今天不能上山去拜望。暫爲借山一行。改日再來給你家寨主請安。衆嘍兵一聽說。原來尊駕是北路的鏢頭。周莖尊駕在此少候。我等回裏。寨主一聲說話。着有人往山上飛跑。工夫不大。就聽山上嗚嗚。一棒錘聲來了。二百餘人。各掌燈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日。一撥周莖抬頭一看。爲首有三騎馬。當中一匹紅馬。騎着這人。頭上戴寶藍緞紫巾。藍箭袖。黃臉膛。押耳黑鬚。勒下佩刀。得勝鈎掛着一條槍。上手一匹黑馬。這人穿黑褂。皂黑臉膛。也是掛着一條槍。下手裏一匹白馬。這人穿白愛素。白臉膛。得勝鈎上也挂着槍。三位寨主來到近前。把馬一拍。問對面來者何人。周莖說。我乃北路鏢頭。鐵頭太歲周莖。今日同我的舍親。由此路過。要借山一行。改日再謝。這位黃臉的大寨主說。令親是那一位。周莖說。我姐夫打虎英雄黑臉寶永衡。三位寨主一聽。呀。一聲說。原來是寶大哥。趕緊三人翻身下馬。上前行禮。不知三位寨主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八回 翠雲峯英雄落草 陸刑廷獻媚欺人

話說周莖一提說打虎英雄黑面熊寶永衡。三位寨主趕緊翻身下馬。上前行禮。說原來是寶兄長。久違少見。寶永衡

一看這三位寨主並不認識，連忙答禮相還說：三位寨主貴姓，我可實在眼生。三位寨主說：寶大哥是貴人多忘事，請至山寨一敘。寶永衡說：三位到是誰呀？這位黃臉的說：提將起來，你我不是外人，此地亦非講話之所，請上山寨去再談。寶永衡也不好不去，隨同大眾上山，來到大寨門，一看這座大寨房子不少，進了頭道寨門，馬匹交與從人，一直來到分贖聚義大廳，落坐，有手下人獻上茶來。周堃說：未領教三位寨主尊姓，這個黃臉的說：你我是五百年前一家，我也姓周，名叫虎，有個小小的外號，人稱笑面貔貅，這是我兩個拜弟，用手一指那位黑臉的說：他叫鐵背子高珍，那位白臉的叫黑毛蓋高順，這座山名叫翠雲峯，寶兄長，你們這是從那裏來？周堃說：別提了，我姐夫在臨安城寄居，無故遭了一場不白之冤的官司，幸虧遇見一位高僧，將我等救出龍潭虎穴，我一算同我姐夫投奔一個朋友去，由此路過，遇見三位寨主，不知三位寨主怎麼認識我姐夫？周虎說：我弟兄三人，在此久候多日，奉上帝委派我等在此，久聞寶兄長威名遠振，今幸得會，真乃三生有幸。前者我們派人請過寶大哥兩次，沒找着住處，今天在此巧遇寶大哥，周賢弟，你們二位別走了，寶永衡說：你們幾位在此占山，怎麼還有上司麼？周虎說：我們在此占山，原本是所為招聚天下的英雄，將來我們都是開國大將軍之職。寶永衡說：三位原是大宋國的將軍麼？周虎說：到不是大宋國的官，我們有一位祖師爺，叫赤髮靈官邵華風，他有一件寶貝，名曰乾坤子午混元鉢，他老人家能掐會算，善曉過去未來之事，在常州平沙江當中有一座山，叫臥牛磯，山上有一座廟，叫慈雲觀，現在那廟裏有前殿真人，後殿真人，左殿真人，右殿真人，有緣林人五百多位，要設立薰香會，大眾都在這廟裏作落腳，寶大哥，你們別走了，就在我這山住着，我們給慈雲觀祖師爺去一封信，聽候祖師爺的回音，你們幫助我等共成大業，將來亦可以得個一官半職的好不好？寶永衡一想，暫時也無處可去，只可先在這裏住着罷。當時也就應允了。周虎派人單給寶永衡夫婦，打掃出一所房子來，叫他住，有婆子人等伺候。周堃也在這山上住着，笑面貔貅派人給慈雲觀送了一封信，終日五位寨主在一處盤桓，光陰荏苒，日月如梭，過了些日子，這天衆人正在大廳談話，寶永衡提起在臨安城受了王勝仙的挫辱，深為可恨。周虎說：不要緊，將來你我成了事，就可以報仇，正說着話，由外面跑進一個嘍兵報說：回寨衆位寨主，山下現有臨安城京營殿帥陸炳文卸任回家，由山下經過，我等出去把駝轎車輛截住，他拿了一個名片子，他說拜望寨主要借山一行，笑面貔貅周虎一聽，說：高賢弟，你們誰認識京營殿帥陸炳文？高珍高順俱在搖頭不認識。周虎又問：寶兄長可認識寶永衡一聽，是陸炳文，立刻氣得顏色更變，說：三位寨主有所不知，這位陸炳文跟我仇深似海，我在臨安就

是他買盜鑿賊把我入了獄把我妻子誣了去給花花太歲王勝仙送了去害得我一家被害要不是濟公救我我等全皆死在他的手內濟公早都告訴我他是我的仇人今日既是他來了我焉能跟他干休既是你們三位不認識這一個陸炳文今天活該我報仇雪恨當時拿起一口刀來往外就奔書中交代陸炳文怎麼會來到這裏呢這內中有一段緣故只因前者陸炳文把賈永衡放了自己明白過來再派人搜查也沒拿着自己想這事已然奏明了皇上這如何就得了趕緊坐轎來到泰和坊王勝仙的住宅一求見王勝仙把他讓到書房陸炳文給王勝仙一行禮說老師得救我門生遭了事了王勝仙說賢契有甚麼事慢慢說陸炳文說現在白沙崗搶劫餉銀之寶永衡越獄脫逃這件事已然奏明了皇上求老師爺得庇護門生王勝仙一聽勃然大怒說寶永衡是我的仇人你不知道這火燒了合歡樓把我的美人也給燒死在內我落了個人財兩空你單把他放了等着他拿刀來跟我拚命這事你還叫我護庇你他要來找我報仇誰護庇我呀你自己辦的好事你自作自受我也沒法你請回去罷陸炳文碰了一個大釘子自己無法只得告辭坐着轎子正往回走打算回衙門再設法託人情坐着轎子正往回走偶然見大道旁站着一個美人真是千姣百媚如花似玉陸炳文偶然心中一動自己一想王勝仙最愛美人要求他的事非得送給他美人可以買動他的心想罷趕緊吩咐住轎問傍邊站着甚麼人當差人說沒有人就有一個買畫的陸炳文定睛一看原來是掛着一軸畫上面畫的一個美人圖猛一看真似活人一般旁邊站着一個賣畫的人一位儒流秀才打扮俊品人物陸炳文連忙叫把賣畫的人叫到近前陸炳文說你這軸美人賣多少錢這人說大人要買不敢多要錢大人給一百銀子罷少了也不賣陸炳文說一軸畫怎麼值這些銀子呢這人說我這畫賣的是工夫錢貨實識家明公我這畫陰天不畫下雨不畫刮風大寒大暑不畫每逢天氣晴明還得人高興神清氣爽之時拿起來畫兩筆微有一點不高興就不畫這軸畫畫了一年多的工夫才能夠有神故此少了不賣陸炳文說先生貴姓這人說我姓梅雙名成玉陸炳文說你是那裏人氏梅成玉說我原是鎮江府人氏陸炳文說你來京何幹呢梅成玉說只因我家中父母雙亡帶着小妹來京有兩家親戚所為多有個照應現在青竹巷二條胡同寄居我兄妹就倚着畫畫度日陸炳文心中一想每逢畫畫必隨人五官看梅成玉他的相貌清秀大概他妹妹也許長的好想罷說先生你把畫捲起來跟我到衙門去梅成玉就拿畫隨同來到京營殿帥衙門把梅成玉讓到書房陸炳文又問先生你家中共有幾口人梅成玉說就是我兄妹二人陸炳文說先生令妹也會畫麼梅成玉說也會畫陸炳文立刻叫人平了一百銀子交與梅成玉陸炳文

說先生你把你的住腳留下。或許我還要找你畫幾條屏。梅成玉心中很歡喜，留下住腳，告辭走了。陸炳文次日一早派了一個婆子，拿着兩包點心，交給婆子幾句話，叫婆子坐小轎，夠奔青竹巷二條胡同來。一打聽畫畫的梅先生住家，打聽明白，來到門首下轎，一打門，梅成玉同他妹妹碧環正在家中說話，聽外面打門，梅成玉一看是一位僕婦，梅成玉說找誰，僕婦說我是京營殿帥陸大人衙門的，只因我們大人昨天買先生一軸畫，我們夫人瞧見很愛，叫我來找先生，還要畫幾樣畫，我到你家裏擾個坐。梅成玉一想，是個僕婦，讓進去有何妨呢？立刻把僕婦讓到裏面，碧環姑娘自然也見着了僕婦，一看這位姑娘，果然是貌似天仙。陸炳文所為派僕婦來看姑娘，如果美貌，就便把梅成玉請了去。如果姑娘長的平常，就作為罷論。婆子一看姑娘，真是千姣百媚，這才說我們大人叫我來請先生到衙門去面談，還要畫多少樣呢？我也記不清楚。先生親身去見了我們大人說好了，就把定銀帶來了。梅成玉一想甚好，立刻隨同僕婦來到刑廷衙門，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九回 梅成玉急中見表兄 點白大耍笑驚奸黨

話說梅成玉同着僕婦來到刑廷衙門，僕婦先進去一回稟，陸炳文趕緊把成玉讓到書房，今天分外透着恭敬，說先生請坐。梅成玉一想，我一個窮儒，刑廷大人這樣謙恭，自己到覺着詫異，坐下一談話，陸炳文說先生今年貴甲子，梅成玉說小生今年二十七歲，陸炳文說聽說先生家中有一位令妹，沒有婆家，這到是天緣湊合，我給你說一門親罷。現在大理寺正卿花花太歲王大人，新失的家，尚未續室，我給你說一門親，到是甚好。梅成玉也來到臨安住了好幾個月，向有耳聞，知道王勝仙乃是本地的惡霸，趕緊說小生乃一介窮儒，不敢仰視高攀，大人不必分心了。陸炳文說先生，你到別推辭，這門親你找都找不到，王大人乃是當朝泰相爺的兄弟，他是我的老師，將來過了門，論起親戚來，你還是我舅舅呢。梅成玉心裏說我不給你當舅舅，恐怕多捱罵，連忙說大人放心，我領情，這件事我也不能自主，還得回去和妹子商量商量。陸炳文說不用商量，你不願意也得願意，來拿二百銀子來，你帶了去作為定禮，也不便打首飾，擇吉日就娶，你請回去聽信罷。這件事我給你作主，梅成玉不拿銀子不行，勒令叫他拿着，梅成玉無奈，拿着二百銀子回了家，一見姑娘，梅成玉說妹妹，你快把細軟東西收拾收拾，你快走罷，我去僱船去，姑娘說，哥哥，甚麼事這樣慌張。梅成玉說我也不便告訴你，沒有工夫，你快收拾，我去僱船去，說着話，由家中出來，馮想到剛走到東

胡同口有兩位班頭帶着十個伙計在這裏紮住衆人一見梅成玉大衆說梅先生你那去我等奉京營殿帥之令在這裏把守你要打算逃跑那是不行你要走可以可得把家眷留下梅成玉一聽就愣了自己想着要跑焉想到陸炳文早派人看上了自己撥頭又往西走來到西胡同口一看也是兩位班頭十個伙計把上梅成玉一番心中真急了道便如何是好自己正在發愣只見對面來了一人說賢弟爲何在此發愣梅成玉一看說表兄你來了好我這裏出了塌天大禍書中交代來者這人非是別人正是探囊取物趙斌原來趙斌的母親是梅成玉的姑母這兩個人是表兄弟趙斌一看梅成玉這樣驚恐問賢弟甚麼事梅成玉說到我家再說二人一同來到梅成玉家中趙斌說賢弟因爲甚麼梅成玉說我賣畫賣出禍來了趙斌說怎麼梅成玉就把陸炳文勒令說親之故如此這般一說現在要跑也跑不了啦東西胡同都有官人扎上兄長你給我出個主意罷趙斌一聽把眼一睜說好狗娘養的終日捨人害人欺負到你我弟兄的頭上我拿把刀到京營殿帥府見一個殺一個然後連王勝仙全都把他們殺了方出我胸中之氣梅成玉說兄長這話不行你一個人焉能反的了京營殿帥有多少兵你就滿打殺一個殺兩個叫人家拿住你便糟了再說你又無兄弟幾個不但你救不了我你再有個差錯那時姑母他老人家怎麼辦兄長總得想個萬全之策才好趙斌愣了半天自己一想說我有主意了梅成玉說兄長有甚麼高明主意呢趙斌說我有個師傅乃是靈隱寺濟公活佛他老人家能掐會算善曉過去未來之事你我兄弟去請他老人家來給出個主意罷梅成玉說也好二人這才趕緊站起身往外走由他家中出來往前走了不遠偏巧見濟公由他對面一溜歪斜脚步不穩梯拖梯拖來也趙斌一看說道可是活該濟公他老人家來了連忙趕奔上前行禮說師傅在上弟子有禮我正要去找你老人家去和尚說趙斌你起來不修行禮趙斌說賢弟你過來見見這就是我師傅濟公梅成玉一看和尚禮樓不堪心中有些瞧不起過來給濟公作了個揖趙斌說師傅這是我表弟梅成玉和尚說你要找我甚麼事趙斌說師傅跟我到我表家家裏去說和尚說也好這才同着梅成玉趙斌來到梅成玉家中讓和尚在堂屋裏落坐趙斌說師傅你大發慈悲罷我表弟出了塌天大禍和尚說你不用說我都知道你們兩個人快到屋裏瞧瞧罷屋裏這個亂還大趙斌梅成玉一聽這話詫異連忙趕到裏間屋中一瞧見梅碧瓊姑娘上了吊了只嚇得梅成玉與衆人渾身是汗碧瓊命不該絕這時侯幸虧工夫還不大梅成玉趕緊把姑娘救下來慢慢呼喚姑娘悠悠氣轉梅成玉說賢妹你不可這樣想不開你我兄妹親了兩個你要一死剩我孤身一人我也無倚無靠現在有表兄請了靈隱寺濟公活佛前來他老人家必能

救你我兄妹。賢妹你不可再胡思亂想說罷。一想自己這話心中一慘。二目落泪。和尚說。梅成玉趙斌。你二人出來。說師傅怎麼樣。和尚說。梅成玉你趕緊去到京營殿帥府見了陸炳文。你就說跟我妹妹商量好了。跟他要白銀子千兩。一頭真金首飾。裙衫襖。要上等高擺海味席。給這個東西。當時送來。今天晚上就叫他轎子抬人。不給這東西。可不要把姑娘給他。梅成玉說。師傅這話倘若他都應允。把東西給了。拿轎子來抬人。那便如何是好。和尚說。不要緊。你只管去。他給了東西。轎子來。自然有人上轎子。梅成玉說。誰上轎子呀。和尚說。我看院中不是有一條白狗麼。就叫他上轎子。梅成玉說。那如何能行。和尚說。你就別管我。保能行。趙斌說。賢弟。師傅叫你。你去你就去。師傅他老人家神通廣大。法術無邊。他自有道理。梅成玉半信半疑。自己這才起身出去。走到胡同。衆官人說。梅先生那去。梅成玉說。我到京營殿帥衙門見陸大人去。衆官人說。是。先生請罷。梅成玉一直來到刑廷衙門。往裏一回話。陸炳文趕緊吩咐有請。把梅成玉讓到書房。問先生來此何幹。梅成玉說。我因回家跟我妹妹一商量。他到願了意。可得要一千銀子。一頭真金首飾。要一套裙衫襖。一桌上等高擺海味席。把這東西送了去。今天晚上叫王大人拿轎子抬人。要不給我銀子。那是不行。再說過門之後。他是豪富之家。我沒有錢。這個親戚也走動不了。不給我這些東西。這件事作爲罷論。陸炳文一聽。心中甚爲喜悅。說。只要你願意。要銀子東西。現成。先生你回去。隨後我派人將銀子衣服首飾酒席就送了去。梅成玉這才告辭。回到家中。說。師傅陸炳文都答應了。和尚說。好。話言未了。有人把銀子東西俱皆送到。和尚說。擺上酒。備們喝酒。梅成玉說。師傅少時轎子可就來。和尚說。你先去買四個叉子。火燒半斤。鹹牛肉來。我給白狗喫。上轎子飯。梅成玉立刻到外面。把火燒牛肉買來。和尚說。家裏有紅頭繩。胭脂粉。沒有。梅成玉說。有。和尚說。拿來。立刻把四個火燒。拿上。每個夾上牛肉二兩。和尚說。趙斌。你先到錢塘關。僱好一隻船。預備好了。梅成玉你趕緊把家中細軟的東西。收拾收拾。回頭我打發白狗上轎子。一走。隨後趙斌送你表弟表妹逃走。要不然白狗一現了原形。他必定還要來拿你的。趙斌點頭答應。和尚這才把白狗一招手。叫過來。羅漢爺這才要施佛法。大展神通。點化白狗。變人。報應王勝仙。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回 娶美人白狗鬧洞房 丟官職狹路逢山寇

話說濟公禪師把白狗叫過來。把四個火燒給白狗喫了。白狗搖頭擺尾。前蹶後跳。和尚拿紅頭繩白粉兩個耳兜。拴

上又用紅頭繩把白狗的嘴一繫，拿胭脂粉臉上一抹，把裙衫短襖給白狗一穿，把紅綉鞋給白狗後爪一穿，和尚口念唵嘛呢叭咪吽，用手一抹白狗的臉，和尚說：

遍體白毛鳥嘴，搖頭擺尾發威，畫防門戶夜防偷。主人寒苦不悔，好犬不亂吠。今夜同入香闕，貧僧點化你變蛾眉。要你報應花花太歲。

和尚用法術點化了白狗，趙斌梅成玉再一看，白狗坐在那裏，真是變了一個千嬌百媚的美人。趙斌梅成玉二人喜出望外，趙斌先去到錢塘關把船僱好，回來同和尚開懷暢飲，直喝到天有掌燈以後，只聽外面鼓樂喧天，花轎來了。書中交代，陸炳文給梅成玉派人送了銀子去，隨後他坐轎拿着美人圖到王勝仙家去。一見王勝仙，陸炳文說：老師大喜，王勝仙自從火燒了合歡樓，他只當把美人燒死，心中實深想念，並無一刻忘懷，煩的了不得。今天聽陸炳文一來說大喜，王勝仙說：我喜從何來？陸炳文說：門生已給老師訪着一個美人，已然說妥，這位姑娘有自己畫的行樂圖，喜容，老師看了這軸畫，跟人一搬不二。王勝仙打開美人圖一看，說：世上那有這樣的美人？陸炳文說：現在就有，我都給老師辦妥了，乃是青竹巷二條胡同，梅成玉的妹妹，定規今天晚上，拿轎子就替老師娶過來。一見就知道，王勝仙他本是酒色之徒，一聽這話，說：賢契，你這樣替我勞神，我實在抱愧。陸炳文說：只要老師能護庇我，把寶永衡放了，別丟官職就得了。王勝仙說：那到是小事一段，好辦好辦，來人擺酒，同陸炳文開懷暢飲，一面遣家人即刻找花轎，娶親。只要有錢好辦事，少時就皆齊備，懸燈結綵，鼓樂喧天，花轎奔青竹巷二條胡同來了。和尚先安置好了，見花轎到門口，和尚把門關上，叫吹打吹打，外面就吹打和尙說：吹大開門，工尺上柳青娘，撲粉蝶，和尙說完了，要喜包，要了無數的包，和尚這才跑進來，叫梅成玉說：新上橋，轎子堵門口，上忌生人，轎夫答應把轎子搭到門口，和尚攙白狗上了轎，有和尚的法術，治的白狗不能動，在轎子裏坐着，吹吹打打，搭着轎子，來到王勝仙家，有婆子掀簾把白狗揹下轎。王勝仙一看，果然是美人，真白，脚底下真小，拜了天地，王勝仙喜悅非常，一坐桌，桌上擺着成席的酒，大衆讓新人吃，新人也不言語，也不吃，大衆瞧着是美人，是有和尚，那點法術治的要動也不能動，瞧這一屋子的生人，他這氣大了，擺着一桌子吃的，也張開嘴，白狗淨生氣，直到天有二鼓以後，陸炳文說：老師請入洞房罷，少時門生也要回去，明天再來道喜。王勝仙來到屋中一瞧，美人坐着，也不言語，婆子要給新人脫衣裳，過來剛一解鈕子，把白狗細嘴的繩兒碰脫了。王勝仙這個時節說：婆子你等去罷，婆子都退出來，王勝仙趕過去說：美人，你不必害羞，這乃是人間大道。

理。你我是夫婦說着話。這小子淫心已動。過去一搜白狗。他要跟白狗親嘴。本來白狗正有氣呢。照定王勝仙臉上一嘴。把王勝仙的鼻子咬掉了。白狗也現了原形。把衣裳連咬帶撕。往外就跑。王勝仙疼的亂滾。說狗精家人嚇的都跑了。也沒人敢攔狗。狗跑之後。才有人把王勝仙的鼻頭子檢起來。趁勢熱血給他粘上。再找陸炳文。陸炳文早已聽見。說跑回衙門。派人再拿梅成玉。已剩了空房子。王勝仙這件事也瞞不住了。大眾都說這是陸炳文的奸計。安心陷害。王勝仙這件事一回裏。秦丞相秦丞相勃然大怒。說本來我兄弟就無知。陸炳文他還引誘他。這廝深為可恨。秦相遞摺本一參他。說他放走了大盜寶永衡。捕務廢弛。行同市僧。有忝官箴。任意胡為。聖上旨議下。將陸炳文即行革職。永不敘用。陸炳文雖然革了職。這一任刑廷。他總剩十萬八萬的銀子。他自己帶着夫人少爺小姐。打點行囊。套個駝轎車。輒由臨安起身。回歸南京。這天駝轎車輒正往前走。走到翠雲峯山下。忽然出來數十個強兵。把去路擋住。一聲喊。對面的眠羊孤雁。趁此留下買路金銀。放你逃生。如要不然。叫你等人財兩空。陸炳文一想。趕緊催馬往前走。拿了一個名片子。說你們寨主貴姓。嘍兵說我們大寨主叫笑面猿猴周虎。陸炳文說勞衆位駕。拿我的名片子。就提我是京營殿帥陸炳文。卸任歸家。特意繞道來給你寨主請安。就說我要借山一行。嘍兵拿着名片子到山上一回裏。周虎高順高珍三位寨主彼此盤問。都不認識。寶永衡一聽是陸炳文。不由得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說三位寨主既不認識。這可活該。陸炳文是我的仇人。該當今天報仇。雷恨說着話。寶永衡抄起一把刀來。就要往山下夠奔。笑面猿猴周虎說寶兄。台且慢。你跟他有什麼仇。你細細說。寶永衡就把臨安被他所害之故。從頭至尾一說。周虎說既是你跟他有這樣仇。你到不必下山殺他。他一死也就算完了。那也不算報仇。我到有個主意。也不便要他的命。我下山把他讓上山來。用好言把他安慰了。我這三個人就說送他一程。把他押到慈雲觀。送到祖師爺那裏去。把他的妻子女兒。叫祖師爺愛給誰給誰。祖師爺那裏有乾坤所婦女營。把陸炳文留在那裏。叫他伺候衆人。沒事就打他一頓。零碎挫辱他。比殺他還好。山寨就煩你們二位給照料。我兄弟三人回頭就把他送了走。寶永衡一想也好。說我見他不見。周虎說你就不便見他了。我下山去見他。說罷。周虎同高順高珍三人一同下山。陸炳文正在這裏着。周虎來到近前。說原來是大人駕到。小可未曾遠迎。當面謝罪。陸炳文趕緊說。寨主在上。我陸炳文有禮。今日借山一行。改日必來答謝。周虎說大人今天既來到敝山。請至山寨少敘。大人必須賞臉。陸炳文心中是害怕。又不敢說不去。三位寨主立刻派嘍兵牽馬上山。同陸炳文來到山寨之內。分賓主落坐。陸炳文說未領教三位寨主尊姓。周虎三人各通了名姓。

趕緊吩咐擺酒款待陸炳文。周虎說：大人這是從那來？陸炳文說：我是由臨安城要回金陵上元縣。周虎說：今天你我一見有緣，回頭我弟兄三人送大人一程。陸炳文說：不敢煩勞。各位寨主這樣分心，周虎說：大人不必太謙。我三人是要送的，吃喝完畢。這三位寨主帶着一百嘍兵送陸炳文走了。翠雲峯就奔常州府慈雲觀去了。這山上就剩下寶永衡周益二人。照料山寨的事情。周益說：姐夫這一來，陸炳文可遭報應了。總算他是害人反害己。現在你我弟兄還是怎樣？寶永衡說：雖然你我報了仇，但只一件。僧們本是安善良民，守分百姓，被事所擠，擠得無奈。現在已占山落草，爲寇。終歸你我還得想主意。這恐不是常法。弟兄二人就在山中過了有五六天。這天忽然有嘍兵上山來報，回稟寨主。現在山下有一人堵着山口，大罵要走路的金銀，如不給送下山去，殺上山來，殺個雞犬不留。寶永衡周益一聽，道：這事可太難了。人家當山大王講究斷路劫人，這到有人來找山大王要銀子，真是欺我太甚。二人立刻抄兵刃，翻身上馬，領嘍兵撞下山來。不知山下要走路金銀之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一回 醉禪師書寫忠賢祠 假道姑拍花盜嬰胎

話說寶永衡周益二人氣呼呼來到山下一看，二人趕緊翻身下馬，上前行禮。山下非是別人，正是濟公禪師。二人上前行禮說：原來是聖僧。你老人家從那來？和尙說：我由臨安城要上江陰縣去。寶永衡說：師父你老人家上山罷。和尙說：我不上山。你二人在這山當大王哪？寶永衡說：我二人無地可投，暫爲借山棲身。和尙說：寶永衡你附耳過來。如此這般，這等這樣。寶永衡點頭答應說：師父給你帶點盤費。和尙說：我不要，有錢化，我要走了。和尙告了辭，往前走。這天和尙來到江陰縣地面，眼見一座村莊，村口外那裏圍着許多的人，和尙剛來到近前，內中有人說：和尙來了。我們領教領教。和尙罷。大師父請過來。和尙說：衆位什麼事？內中有人說：我們這座村莊有七八十戶人家，有三四輩人，沒有一人認字的，都是目不識丁。大衆說：這個事真怪，許是我們這座村莊犯甚麼毛病了。請了一位噴風水的先生一看，他說：我們不供文武聖人之過，供奉文武聖人，就有了文風了。我們村莊公議修了一座廟，是關夫子。孔聖人，我們大家爲了難了。有心說是關公廟罷。又有孔聖人，盡說聖人廟。又有關夫子，這個匾沒法起名。和尙你給起個名。大概你必能行。和尙說：我給起名就叫忠賢祠罷。大衆一聽說好，還是和尙高明。你會寫字，就求你給寫塊匾行不行。和尙說：行，立刻拿了筆來。和尙就寫寫完了。忠賢祠的匾。大衆說：師父你給寫一副對子。和尙說：可以。提筆一揮而就。上聯是

孔夫子關夫子二位夫子下聯是作春秋看春秋一部春秋大衆一看書法甚佳文理兼優無不齊聲讚美衆人說大師傅再求你山門上寫一副對聯和尚提筆寫起山門上寫的是天雨雖寬不潤無根之草佛門廣大難度不善之人和尚寫完了衆人說這位大師傅寫的這麼好你怎麼的這樣寒苦這樣髒呢和尚說衆位別題了我是叫媳婦氣的衆人說怎麼叫媳婦氣的和尙說我娶了個媳婦過了沒有十天我媳婦跟人家跑了。我找了半年把他找回來了衆人說那就要他了和尚說我又要了跟我在家過了一個多月他盡招和尚老道往家裏跑我說他愛和尚我氣氣作了和尚我媳婦又跟老道跑了氣得我各處找他找着我決不能饒他衆人說你媳婦既跑了你也不用找他了。你已然是出了家就往我們這忠賢祠住着罷我們給你湊幾十畝香火地有你吃的你在廟裏教書給你湊幾個學生你自己一修行好不好和尚說不行我得找他去說着話和尚一抬頭說這可活該我媳婦來了大衆抬頭一看由對過來了一位道姑長得芙蓉白臉面似桃花手中拿着一個小包裏和尚過去一把手將道姑揪住說好東西你跟老道跑了你當了道姑了我娶了你。不跟我過日子我找你這些日子今日可碰見你了道姑說你們衆位快給勸勸我本是自幼在家我也並沒有男人和尚是瘋子他滿嘴胡說衆人就趕過來勸解說到說是怎麼一段事和尚說他是我媳婦他跟我老道跑了。他當了道姑了道姑說你們衆位聽和尚他是那處口音我是那處口音和尚他是瘋子衆人過來說和尚一撒手叫他去罷和尚說不行大衆好容易把和尚拉開道姑竟自去了和尚說你們大衆把我給媳婦放走了你們就是陪我媳婦衆人都以為和尚是瘋子衆人說借個給和尚湊幾串錢罷大衆給和尚湊了兩串錢罷大師傅你去吃點甚麼罷和尚拿着兩串錢說我再找去罷說着話和尚抗着兩吊錢往前走來到江陰縣城內十字街見路北裏有一座卦棚這位先生正衝喉呢本來這位先生也是不走運氣由今早晨起來就沒開市人家別的卦攤擁擠不動搶着算卦他這裏盼的眼穿連個人都沒有先生正衝喉就聽有人說來一卦先生一睜眼只打算是算卦的睜眼一瞞不是人家買一挂紅果先生賭氣又把眼閉上剛一閉眼和尚來到近前說辛苦算卦賣多少錢先生一抬頭說我這卦理到好說每卦十二個錢你要算少給兩個罷給十個錢和尚說錢到不少你給我算一卦算着我請你吃一頓飯算不着我把你告下來我們兩人打一場官司先生說我給你算着。你也不必請我吃飯。算不着我也不跟你打官司和尚說好你給算罷先生說你抽一根籤罷和尚說不用抽就算一個子罷先生說那不行這是十二根籤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你說子不行你抽出來才算呢和尚說我抽也是子先生說那不行和尚

話說黃紳同街鄰人進到屋中一看見吳氏在牆上釘着大釘子，腿上釘着大釘子，肚子開了腔，腸子肚子流了一地。吳氏懷胎六個月，把嬰胎叫人取了去。黃義一看趕緊到江陰縣衙門喊了冤。老爺姓高，立刻陞堂把黃義帶上堂來一問。黃義道：「回稟老爺，我哥哥黃仁，奉老爺差派出去辦案，託我照料我嫂嫂吳氏。昨天我給送去兩吊錢，今天我嫂嫂被人釘在牆上，開了腔，不知被何人害死。求老爺給捉拿兇手，知縣下去驗了屍，穩婆說是被人盜去嬰胎，紫河車。老爺這件事爲了難，沒有地方拿兇手去。過了幾天，黃仁回來，一聽說妻子被人害了，黃仁補一呈子說：「素日跟黃義不和，這必是黃義害的。老爺把黃義傳來說：「你哥哥說是你害的，你哥哥不在家，你去了幾次，是怎麼一段細情，你要實說。」黃義說：「回稟老爺，我哥哥走後，次日我送了兩吊錢去，見我嫂子家中有個二十多歲的道姑，我說我嫂子不應讓三婆六姑進家中，我嫂子還不願意，我就回鋪子了。覺着心神不定，次日我又去就叫不開門，進去一看，就被人害了。老爺一聽有道姑在他家，豁然大悟。前兩天西門外十里莊有一案，是夫妻兩個過日子，男人外面作買賣，家裏婦人，頭一天留下一個道姑，住了一夜，次日被人開了腔，也是懷胎有孕，左右鄰居都聽見他留下一個道姑，次日他也死了。道姑也不見了。此案告在當官，尚未拿着兇手。這又是道姑，老爺立刻派馬快訪拿道姑。兩位班頭奉堂諭出來，訪拿道姑。故此見和尚只揪着道姑，過來把道姑鎖上，就是和尚不揪着道姑，說打官司，班頭也是拿鎖道姑。二位班頭一位姓李，一位姓陳，把道姑鎖上，拉着鉤奔衙門，和尚隨同來到江陰縣衙門，班頭進去一回稟老爺說：「有個窮和尚揪着一道姑，下役把道姑鎖來。老爺一聽，心中一動，立刻傳伺候陞堂，帶和尚道姑，和尚來到大堂之上，老爺一看，趕緊離了座位，說：「原來是聖僧佛光臨，上前行禮。衆官人一看說：「怎麼我們老爺會給窮和尚行禮，書中交代，這位老爺非是別人，乃是高國泰。前集濟公傳，濟公在餘杭縣救過高國泰，李四明後來高國泰在桑萬蒼家攻書，連登科甲榜，下即用知縣。故此今天見了濟公，連忙給和尚行禮。吩咐來人看坐，和尚在旁落了坐。高國泰說：「聖僧因爲甚麼揪着道姑，和尚說：「我有五十兩銀子吊在地下，道姑檢起來，他不給我了。我揪着他，他要他，不給。因爲這個，我要跟他打官司。知縣一聽，吩咐把道姑帶上來，官人立刻把道姑帶上堂。道姑一跪，知縣說：「你是那裏人，姓甚麼，叫甚麼。道姑說：「小道是揚州府的人，我姓知，叫知一堂。由自幼出家，在外面雲遊訪道。高國泰說：「你爲何瞞昧聖僧的銀子。道姑說：「我並不認識他，和尚滿口胡說，和尚說：「老爺叫人搜他身上，老爺立刻傳官媒在當堂一翻。道姑上身並沒有甚麼東西，和尚說：「你都翻到了，官媒一搜道姑的下身，搜出一個包裹來，官媒說：「回稟老爺，他不是道姑。」

他是個男子。老爺一聽，勃然大怒說：「你這混賬東西，你既是男子，爲何假扮道姑？大概你必有緣故，趁此說實話，免得皮肉受苦。」道姑說：「回稟老爺，我原本是揚州府的馬快，只因我們本地有兩個女賊，越獄逃脫，我出來改扮道姑，所爲訪拿女賊。知府說你是辦案的馬快，你可有海捕公文？道姑說沒有。知縣說大概抄手問事，你萬不肯應。來人看交棍伺候，旁邊官媒打開包裹一看，裏面有油紙包着那三個血餅子，有一個似乎成人形的，有好幾把鋼鉤鋼刀。官媒說回稟老爺，這是三個嬰胎，這就是六條人命。老爺說：「你這東西那來的？假道姑說：「我檢的，我還没打開頭，我還不知是什麼呢？」知縣說：「你檢的，你爲何帶在貼身隱藏着？」大概你也不說實話，立刻派人用夾棍將他打起來，再一看他，到睡覺了。高國泰說：「聖僧，你看這怎麼辦？」和尙說：「不要緊，當時用手一指，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唵，賊人當時覺着夾棍來的凶，疼痛難挨，熱汗直流，口中說：「老爺不必動刑，小人有招。」我原本姓崔，叫崔玉，外號叫玉面狐狸。我奉常州府慈雲觀赤髮靈官邵華風祖師爺差派出來，盜去婦人的嬰胎紫河車配藥香蒙汗藥，我扮作道姑，所爲跟婦人不避，得便行事，這是真情實話。高國泰道：「慈雲觀有多少賊人？」崔玉說：「有前殿真人，後殿真人，左殿真人，右殿真人，有五百多位的綠林，都在那裏嘯聚。高國泰立刻叫崔玉畫了供，吩咐釘錄入獄，和尙說：「拿污穢之物，把他嘴堵上，吃飯時再給他拿出來，不然他會邪術，他能跑了。」大人點頭答應。高國泰退堂，請和尙來到書房。高國泰說：「現在我這裏還有一案，求聖僧指示我一條明路。」和尙說：「甚麼事？」高國泰說：「西門外八里鋪出了兩條命案，我下去驗門窗戶壁未動，兩個被殺的，別的東西不丟，失去黃金百兩，我沒驗出道理來，這案怎麼辦？」和尙說：「不要緊，我請兩個人替你辦這案。」高國泰說：「請誰呀？」和尙說：「我把我們廟裏章狀請來，叫他給你辦這案。」高國泰說：「那行嗎？」和尙說：「行，前者我請章狀在泰相府盜過五雷天師八卦符，今天晚上在院中擺設香案，我一請就請來，你們可別偷着瞞，要偷着一瞞就瞞眼。」高國泰說：「是，立刻吩咐家人預備香燭紙馬，擺酒席在書房，同和尙喝酒，直喝到天有初鼓，外面桌案預備停妥。高國泰說：「聖僧該請了罷。」和尙說：「該請了，你在屋裏可別出去。」高國泰說：「是和尙來到院中，把香燭點着，和尙說：「我乃非別，我乃靈隱寺濟顛是也，章狀不到，等待何時？」和尙連說了三遍，只聽高處一聲喊：「曠吾神來也。」曠曠來了兩個人，說：「羅漢聖僧，呼喚吾神，有何吩咐？」和尙說：「八里鋪門窗未動，殺死了兩條人命，盜去黃金百兩，尊神把兇手給我拿來。」上面一聲答應，吾神遵法旨說罷，竟自去了。高國泰在屋中聽着，心中說：「這章狀爺來得真快，書中交代來者這兩位神仙，非是別人，乃是雷鳴陳亮，這兩個原本由前者濟公在天台山法關老仙翁之後，叫孫道全回廟，叫悟禪投奔九松。」

山靈空長老和尚交給雷鳴陳亮一封信。叫這兩個入某月某日到江陰縣。晚間在二堂後房上聽招呼。叫這兩個入裝神仙。給和尚捧場。雷鳴陳亮由頭幾天。就來到江陰縣。在店裏住着。天天晚上到江陰縣衙中來。今天聽濟公說。叫他兩個人去給辦八里鋪這案。雷鳴陳亮一聲答應。說：「遵法旨。」二人出了知縣衙門。雷鳴說：「老三這案怎辦法？」這兩個入頭兩天。就聽見說八里鋪這案。門窗未動。兩條命案。雷鳴陳亮也不知是誰做的。今天濟公叫給辦這案。雷鳴沒有主意。陳亮說：「要探賊事。先入賊夥。我們到八里鋪左右去賄探去。」雷鳴說：「也好。」二人這才一直來到西門。順馬道上。城用白鏈套鎖。抓住城頭。順繩下去。抖下白鏈套鎖帶在兜囊。二人施展陸地飛騰。往前走。只見眼前一座樹林。二人剛來到樹林。只聽樹林一聲喊：「嗚怪叫如雷。說吾神來也。」雷鳴陳亮二人抬頭一看。嚇得亡魂皆冒。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三回 因奇案濟公請神 見大鬼雷陳問盜

話說雷鳴陳亮正往前走。只聽樹林內一聲喊：「嗚。吾神來也。」二人睜眼一看。只見由樹林子出來一個顯大神。身高丈六。頭如麥斗。頭上帶着鳳翅。盜五色的臉。五色的衣裳。兩隻眼似兩盞燈。相仿一張嘴。由嘴內噴出一股黑煙。起在半懸空。這股煙不散。雷鳴陳亮大吃一驚。雷鳴說：「這是甚麼東西？」二人打算要跑。陳亮說：「二哥且慢。我弟兄在綠林這些年。可沒遇見過這事。大道邊甚麼裝神弄鬼的事。可都有。真要是神。他也不能害人。要是妖魔鬼怪。你我跑也跑不了。草若你我壯起胆子。問他一問。」雷鳴說：「對。二人立刻拉出刀來。一聲喊：「嗚。對面你是神。趁此歸廟。你是鬼。趁此歸墳。」我二人也是綠林人。也沒做過傷天害理的事情。跟你遠日無冤。近日無仇。你別嚇呼我們。這個鬼呀。了一聲說。原來是雷鳴陳亮說完了這句話。慌慌悠悠。又進了樹林中。雷鳴陳亮心裏說：「怪呀。他怎麼知道我二人是雷鳴陳亮呢？」兩個人在這裏站着發愣。工夫不大。只見由樹林子出來一人。頭上青壯帽。青綢縷。原來是雷爺陳爺。雷鳴陳亮一看。這人原來是綠林中小伙計。姓王。叫王三虎。外號叫雲中火。雷鳴陳亮說：「原來是王三虎呀。你怎麼幹這個王三虎說：「我也是不得已而爲之。我就在這江陰縣住我家中七十多歲的老娘。病着家裏沒有吃的。我在這裏。雖然裝神。我可不截孤行客。我怕把人家嚇死。我賄有兩三個人。我方才出來。也不害人。只要得點財帛。就罷了。沒想今天遇見你門二位。雷鳴陳亮說：「我跟你打聽打聽。你是這本地人。在這八里鋪門窗壁未動。殺死命案兩條。盜去黃金百兩。」

你知道這案是誰做的。不知王三虎說這件事我到知道。你們二位怎不知道。做這案的人跟你們二位聯盟的拜兄弟呀。也是西川路的人。雷鳴陳亮說。我們拜兄弟裏沒有甚能爲的人。你說是那位。王三虎說。這個人是乾坤盜鼠華雲龍的拜兄。叫鬼頭刀。鄧天壽。當初他把華雲龍帶出來的。不是跟你二位聯盟的嗎。雷鳴說。你知道這個鄧天壽。他在那裏住着。王三虎說。他就在這西邊有個地名。叫盆底坑。那裏有座廟。叫大悲佛院。廟裏有兩個和尚。一個叫鐵面佛。月空。一個叫豆兒。和尚拍花。僧月靜。他們雖是和尚廟。可跟常州府慈雲觀的老道是一黨。這廟是慈雲觀的下院。鄧天壽就在那廟裏住着。聽說他們都會邪術。牆上畫個門。就能走。雷鳴陳亮說。你帶我們到廟。暗去。你只要指給我們就得了。王三虎說。可以。立時到樹林。拿他自己的包裹。帶領陳亮雷鳴往前走。雷鳴說。你方才拿甚麼弄的那麼大個。王三虎說。我拿竹皮子支的架子。假人腦袋。有一個銅筒子。一燒狼糞。就由嘴裏冒出煙來。不散。雷鳴說。這就是了。三個人說着話。來到盆底坑。王三虎用手一指說。就是這座廟。雷鳴陳亮說。我二人到裏面去探探。你在外面等着。王三虎說。就是罷。雷鳴陳亮二人這才來到廟界牆。擰身躡上房去。在東配房後房。坎臥着。望下一臉。借着月亮看的甚真。正大殿頭裏有月台。月台上有一張牙桌。月桌上放着茶壺茶碗。旁邊坐着一個大脫頭和尚。黑臉。穿着青僧衣。看那個樣子。身軀胖大。就聽和尚那裏叫來人。只見配房出來兩個小和尚。都是長得凶眉惡目。來到月台前。說。師傅呼喚我等有甚麼事。就聽那脫頭和尚說。今日白天這件事。你鄭大叔回來。別跟他提。叫他一知道。有錢。他就愛花。勿論有多少錢。到他手一嫖一賭。就完了。我是把他慳透了。兩個小和尚說。師父心裏既慳他。不會把他攆走了。不叫他住。大和尚說。你兩個小孩子。懂得甚麼。滿嘴胡說。去亮青字。把那個溜丁的。飄兒。摘了。把他一埋。你鄭大叔回家。別提。兩個小和尚一聲答應。到東屋裏。拿了一把刀。往後鉤奔。雷鳴陳亮在暗中一聽。這是殺人哪。二人就在房上暗中跟隨。只見這座廟是三層殿。兩個小和尚往後走着。這個說。我師兄。你請。借們才冤呢。分賊沒分。犯法有名。殺人教我。們殺去。分銀子一兩。也不給。借們。那個小和尚說。師弟。你不別瞎抱怨了。借們廟裏時常害人。那個月不害幾個。一回也沒有給我們錢呀。雷鳴陳亮在暗中聽的明白。到了第三層院子。雷鳴陳亮由後面跳下來。每人拿一個。由後面一個老鷹拿兔。把兩個小和尚脖子掐住。雷鳴陳亮拿刀在小和尚腦袋上一擱。說。你們兩個人要嚷。當時把你兩個殺了。小和尚說。不嚷。二位太太爺。饒命。雷鳴陳亮說。我問你們拿刀要殺誰。小和尚說。有一位公子。姓會。叫會三品。離此五十里地。有個會家集。他是那裏人。今日來到我們廟裏。找茶喝。我師傅贈他有一匹馬。褥套裏有銀子。用蒙汗藥把

他麻個去，捆上擱在這東跨院北房屋裏，叫我們二人去殺去。雷鳴說：「這個公子的馬匹，褥套銀子在那裏？」小和尚說：「在邊花園子馬棚裏，拴着褥套銀子，都沒動。」裏面說有三百多兩銀子。我師傅怕叫別人知道，都藏在西跨院。雷鳴、陳亮問明白，手起刀落，把兩個小和尚殺了。二人來到東跨院北房屋中，用白蠟點照一看，在床上翻着一位文生公子，昏迷不醒。陳亮先把繩扣結解開，在院中找着荷花缸，拿碗取了一碗水到屋中，給這公子灌下去。少時公子還醒過來。陳亮說：「你別嚷，我二人是來救你。你在这廟中，被了害，你姓甚麼？」這公子道：「我姓曾，我叫曾三品。我原會家集的人。今天來到這廟中找茶喝，我也不知怎麼就糊塗了。」陳亮說：「你快跟我們走，給你找你的東西，送你逃命了。」曾三品活動了活動，同着雷鳴、陳亮來到西跨院花園子一找，果然馬匹褥套都在這裏。陳亮說：「你這東西不是曾三品一看，銀兩東西一樣不短。」雷鳴、陳亮帶着他，開花園子角門，把馬拉出來，又遞到前面，找着王三虎。陳亮說：「你沒走甚好。」王三虎說：「你們二位到廟裏怎麼樣？」可會暗見鄭天壽沒有這大的工夫，我甚不放心。雷鳴、陳亮說：「到不暗見鄭天壽，我二人殺了兩個小和尚，把這位曾公子救出來。」王三虎我二人給你十兩銀子，你拿到家去，奉養你老娘，你可得把這位曾公子送到會家集去。」王三虎說：「就是罷。」我謝謝二位大爺。雷鳴、陳亮說：「不用謝，你們去罷。」曾三品說：「二位恩公尊姓大名，救了我一條命，我一家感念二位恩公的好處。」陳亮說：「我姓陳名亮，這是我二哥雷鳴，我也不便說，你趕緊快走。」曾三品同王三虎二人走後，雷鳴一想，先回去，先把這個禿頭拿了，回頭再拿鄭天壽。本來雷鳴是個渾人，他思想也沒跟陳亮說。二人復又擰身上房，往下一探，這個時節，月台上那黑臉和尚正在着急，心中暗恨這兩個徒弟實在可恨，這半天還不來，殺一個人，這差大工夫，也不知那裏去了。正在心中猶疑，忽然間，暗見地下有人影，原來雷鳴、陳亮在東房上，有月亮照的如同白晝一般，和尚一抬頭看說：「甚麼人好大胆，竟敢在我這屋上。」雷鳴更口快，心直，伸手拉刀說：「好囚囊的雷二爺，把給你狗頭砍下來。」說着雷鳴跳下來，擺刀就要過去。焉想到這個和尚會邪術，用手一指，說聲勅令，雷鳴翻身栽倒，陳亮一賭雷鳴躺下，立刻一擺刀，砍下來，說：「好賊和尚，我焉能與你善罷干休，你敢傷我兄長，說着話，剛要過去，和尚用手一指，陳亮也躺下了，和尚說：「好孽障，這是你自來送死，休怨酒家。」立刻伸手拉戒刀，不知雷鳴、陳亮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四回 王三虎洩機大悲院 楞雷鳴智捉鐵面佛

話說這兇僧剛要拉刀殺雷鳴陳亮，偏趕巧這個時節，由房上跳下一人，穿着一身夜行衣，靠紫臉說甚麼事，且慢動手。陳亮一看是鬼頭刀鄭天壽，陳亮認識他，他可不認識陳亮，陳亮真是見景生情，真伶俐，趕緊說鄭大哥，鄭天壽說：「那位陳亮說我陳亮同雷鳴、鄭天壽一聽說，哎呀，這可不是外人，你們二位做甚麼來了？」陳亮說：「我二人做買賣來了。」鄭天壽說：「唉，僧們自家幸虧我來，趕緊過來，把驗法撤去，把雷鳴、陳亮扶起來，說我給二位賢弟見見，這位和尚叫鐵面佛，月空、雷鳴、陳亮彼此趕緊行禮。月空和尚說：「賢弟，你打那來？」鄭天壽說：「我今天白天賒九一個美貌的婦人，我晚上去採花作樂，沒想到我找不着門了，合該總是人家祖上有餘德，不應當失節，我賭氣跑回來，也虧得我回來，我要不來，你只個亂惹大了。」這二位是玉山縣三十六友的人，你要給殺了，你想想玉山縣的人答應不答應？月空說：「這也難怪，我也不認識，事從兩來，莫怪一人。」這位雷爺他先要跟我動手的，鄭天壽說：「得了，不必說了，你我彼此都是自己家。」雷陳二位賢弟既來了，我們一同吃酒罷。」月空立刻叫小徒弟收拾菜蔬，預備酒。月空他廟裏有四個徒弟，那兩個到後去殺人，這半天沒回來，這兩個小徒弟立刻在廚房收拾酒菜，這個小和尚說：「僧們師兄，他們兩人怎麼還不到呢？」那個說：「管他做甚麼，回頭他們兩人找着要挨打，兩個小和尚正說着話，把菜都打點好了，剛要做。」雷鳴跑到廚房來說：「你們做什麼菜呢？」兩個小和尚說：「沒做甚麼，連葷帶素，打算要配十二樣。」雷鳴眼珠一轉，他腰裏有包，蒙汗藥是前者得着單刀劉鳳的要害，濟公使了幾兩，腰裏還剩下幾兩，雷鳴自己手裏拿着藥，答訕着說話，用手點指說：「這盤是炒的，這盤是魚的，這盤是拌的，兩個小和尚也沒留神，雷鳴把麻藥下在菜裏，六樣有藥的，六樣沒藥的，雷鳴記住了，仍出來，跟月空、鄭天壽談話。少時，小和尚擦抹桌案，就在月台上把酒茶擺下，雷鳴早記着呢，他就說：「老三，你吃這盤，我吃這盤。」鄭大哥吃那盤，和尚哥哥你吃這盤，僧們分着吃，別打架，我愛吃的我留下，和尚同鄭天壽也沒想到，菜裏有毛病，以為雷鳴是個爽快人，到不拘束，焉想得雷鳴把六盤有藥的給鄭天壽，跟和尚吃，沒藥的雷鳴同陳亮吃。少時之際，和尚同鄭天壽一吃菜，俱皆翻身栽倒，陳亮說：「只是怎麼回事？」雷鳴哈哈一笑說：「說把囚囊的用麻藥麻塌下了。」陳亮說：「你怎麼擱的？」雷鳴說：「我到廚房去，冷不防給把藥洒上，六樣有藥，六樣沒藥，僧們吃的是沒藥的，陳亮說：「二哥，真罷了，我佩服你。」立刻先把月空和尚鬼頭刀、鄭天壽，細上把這兩個小和尚也拿住，細上，雷鳴說：「等天亮開了城，僧們把這幾個賊人解到江陰縣去，交給師父就得了。」陳亮說：「也好，二人自己弄酒弄菜，又吃又喝，直等到天亮，太陽出來，雷鳴、陳亮剛要打算把賊人解了走，忽然見外面進來了兩個班頭，都是頭戴纓帽，身穿青布靠衫，腰繫

皮挺帶，薄底窄腰，鶯脰快靴，帶着有幾十位伙計，來到這裏，說二位姓雷姓陳嗎？雷鳴陳亮一聽，說不錯，二位頭兒貴姓呵？官人說我姓李，他姓陳，我們是江陰縣的，你們二位是濟公的徒弟麼？我們是濟公打發來的，說你們二位在這裏拿住賊了，你把賊交給我罷，少時濟公就來，雷鳴陳亮說不錯，我們這裏拿住了一個鐵面佛，月空一個鬼頭刀，鄭天壽，官人說，俗們押着賊人一同走罷，手下伙計，剛把兩個賊人抗起來，大衆一同出了廟，只見對面濟公抗着一個和尚來了，書中交代，和尚昨天住在知縣衙門，今天天清早，跟高國泰說明白，和尚帶着衆班頭出了衙門，和尚說，衆位頭兒，你們大衆夠奔盆底坑大悲佛院那裏，有一位姓雷的，一位姓陳的，是我兩個徒弟，他們那裏拿住賊了，你們到那去等我，隨後我就到，我還得去辦一般差事，衆官人頭裏走了，和尚來到西門裏，路北有一座酒館，和尚進去，要了一碟菜，兩壺酒，喝着，就聽衆酒座大衆紛紛議論，說我們這江陰縣，出這樣新鮮事，無故淨丟二十多歲的小伙計，若是小孩丟了，說是拍花拍了去，這淨丟大人，莫非也叫拍花的拍了去，街市上都亂了，這幾天聽說有好幾十家丟人的，都告在當官，各處尋找，街上盡是找人的，你說怪不怪，大衆正在議論之際，只見外面一聲阿彌陀佛，只見由外面進來一個和尚，淡黃臉，有二十多歲，手裏托着簸箕，裏面有綠豆，按各桌上抓施捨，只給三四十顆，書中交代，這個和尚就是月空的師弟，叫豆兒，和尚拍花，借月靜，他只豆兒有麻藥，叫吃三四十粒，不怎麼樣，只要一過五十粒，藥勁一發散開，這個人就得迷糊，他一天只拍一個，不定由那拍，大衆也不理會他，拍了人給慈雲觀送了去，都要年輕力壯的，到慈雲觀就不叫出來，今天和尚又來到酒鋪，打算拍人，按各桌上一給綠豆，濟公說才來，鳴月靜一看是個窮和尚，豆兒和尚說早來了，大師父，濟公說我來了半天了，你給我點豆兒吃，可得過五十粒，少了可不行，豆兒和尚一聽，這話一楞，連忙抓給濟公有三十多粒豆子，濟公說不夠，自己伸手就搶了一把，豆兒和尚心裏說，你一吃就迷糊，心說我拍他這瘋瘋癲癲的做甚麼也罷，等他迷糊了，我把他帶出城，沒人的地方，將他推在大江裏就完了，心中想着見濟公把豆兒都吃了，嘴裏自言自語說，這豆兒怎麼不靈呢，不是五十多顆就行了嗎？我吃了有一百顆，還不怎麼樣，你再給我點罷，豆兒和尚一聽這話，嚇的心裏直跳，恐怕給明說出來，心中暗想道，又給濟公抓了一把，心說只要把他迷糊過去，省得他滿嘴胡說，壞了我的大事，濟公又吃了好幾十粒，說我吃了有一百五六十粒，還是不行，你再給我吃點，豆兒和尚趕緊又給抓了一把，見窮和尚吃下去，一打冷戰，兩眼發直，不言語了，豆兒和尚一想，必是迷了，趕緊把濟公酒錢給了，說掌櫃的，這是我們廟裏瘋和尚，我把他的酒錢也給了我帶他走，省得他發

了瘋病，打人罵人，掌櫃的說是大衆也不理會。豆兒和尚往外走，濟公站起來一聲不言語，隨後就跟了一直出了西門。豆兒和尚心中想要把窮和尚推在江裏就完了，正往前走，濟公在後面一聲喊，嚷着把豆兒和尚嚇了一哆嗦，立刻站住，說不是迷糊過去了的。濟公說：「沒有，我爲是叫你給我的酒錢，你不是拍花的麼？」月靜說：「你怎麼知道？」濟公說：「我們專門拍花的，豆兒和尚說怎麼你拍花的？」濟公用手一指口念唵，勅令赫豆兒和尚迷糊了。濟公頭裏走，他後頭就跟着濟公一高興，把他抗起來，走街市上過，路人一看說：「和尚化緣，有打鑼的，有拉大鐘的，沒見過抗着和尚化緣的。」濟公說：「不開眼，少說話，我們廟裏搬家，大和尚搬煙小和尚，大衆一聽，這到新鮮，和尚抗着拍花僧來得，盆底坑，正碰見雷鳴陳亮衆官人押解着鄭天壽，月空、濟公把月靜也交與官人，雷鳴陳亮給師父行禮，大衆一同來到江陰縣，高國泰立時陞堂，給濟公在旁邊搬了坐位，將三個賊人帶上堂來。月空、月靜、鄭天壽也明白醒過來，高國泰一拍公堂木說：「你等性甚名誰，快說實話。」鄭天壽從頭至尾一說，把高國泰目瞪口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五回 解強盜同至常州府 爲故友涉險入賊巢

話說高國泰陞堂一訊，問這三個賊人，一看已然到了公堂之上。濟公在旁邊坐着，料想不招也是不行。鄭天壽說：「老爺不便動怒，我實話實說，小人姓鄭，名叫鄭天壽，我同這兩個和尚都是慈雲觀祖師爺差派出來，叫我等給他們誣人。高國泰說：「慈雲觀是怎麼一段事？」鄭天壽說：「慈雲觀有一位老道，叫赤髮靈官，邵華風，他有一宗寶貝，叫乾坤子午混元鉢，那裏面有五殿真人有三十二位，探藥仙長三十二位，巡山仙長三十二位，候補真人有薰香會上三百六十位，綠林人在外面有七十二座黑店，五百隻黑船，不久租師爺要起首，奪取大宋江山社稷。高國泰一聽就愣了，問說：「我這西門外八里舖，窗門戶壁未動，殺死兩條人命，盜去黃金百兩，可是你做的？」鄭天壽說：「不錯，是我小人做的。我夜晚去竊盜，他暗見一嚷，被我將他殺死。高國泰又問兩個和尚：「這兩個和尚，這兩個和尚，這兩個人亦都實說實話了。高國泰當時吩咐把他三個人釘錄入獄，和尚傍說：「老爺你別要把他們入獄，這幾個賊都會邪術，要跑了，你也就不起。我和和尚所爲常州府慈雲觀這件事來的，你趕緊坐轎，我和和尚幫你解到那常州府去，連假道姑崔玉一並你把差事交到上憲，就沒你的事了。」高國泰說：「甚好，立刻傳兩頂轎，給雷鳴陳亮備兩匹馬，手下官人，俱各帶兵刃，把四個賊人帶上三件手銬腳鐐，裝在車上，前後有人把着。高國泰先請和尙上轎，和尙一上轎，把轎底蹬吊了。高國泰也不知道上了轎，擡轎的也沒明。

見搭起轎子走，和尚在轎子裏跟着跑街上人一瞞道，這可新鮮，四個人搭轎子，怎麼十隻腳呀。大眾直嚷，高國泰在轎子裏坐着，連草鞋底梯他直响，趕緊吩咐住轎，高國泰下了轎一瞞，和尚在轎子裏露着兩隻腳，高國泰說：「聖僧這是怎麼一段事？」和尚說：「你真冤苦了我，難為老爺這兩隻厚底靴子，會沒把靴子頭跑破了，我瞞還沒有走着，舒服跑快了，頭裏搖着跑慢了，後頭兜着累了我一身汗，我可不坐這轎了。」高國泰一看和尚坐的轎子沒有底，說：「這是怎麼的？」你們這些轎夫混賬，衆轎夫說：「我們也不知道，怪不得擡着真輕呢。」高國泰道：「快來給聖僧換馬，立刻有人給和尚拉過馬來，和尚騎上馬，大眾押解差事，來到常州府，有人往裏一回稟，提說江陰縣知縣同濟公押解四個叛逆前來稟見，知府一聽是濟公，趕緊吩咐有請，這位知府本是新由紹興府調過來的，就是顧國章，顧大老爺，前者濟公在白水湖捉過妖見過，故此今天趕緊有請，高國泰同濟公帶着雷鳴陳亮來到裏面，一見顧國章，彼此行禮，高國泰回稟上憲，把公事交代清楚，顧國章說：「貴縣先請回衙辦公，高國泰告辭去了。」顧國章說：「聖僧四位門徒，那兩位呢？」濟公說：「那兩個人沒跟我來。」老爺陞到這裏，貧僧特來道喜，顧國章說：「那裏話？」來弟子到時常想念聖僧，和尚說：「老爺陞到這常州府，聲名如何？」顧國章說：「我自己也不知道，和尚說：『在你該管地面有無數的邪教叛逆，嗚呼！』」不久就要起事，你還不趕緊責拿，將來要一起首，你的地面就的了麼？」顧國章說：「弟子一概不知，那裏有反叛，聖僧指示我一條明路，和尚說：『常州府正西平水江臥牛磯，有一座慈雲觀，有一個老道，叫赤髮靈官，邵華風，他招聚了無數的賊人，在外害人，誣人，將來不久就要造反。』」顧國章說：「這話當真？」和尚說：「你把這幾個賊人帶上來，一問，你就知道了。」顧國章立刻傳伺候陞堂，吩咐把江陰縣解來的賊人帶上來，立刻將四個賊人帶上公堂，顧國章說：「你等都是那裏人？」四個賊人各道名姓，鬼頭刀，鄭天壽說：「回稟大人，我四個人都是一處的，都是慈雲觀祖師爺差派出來的。」顧國章道：「慈雲觀共有多少人呢？」鄭天壽說：「要說人多，難以盡述，儘說有能爲的，就夠好幾百，有五殿真人，有三十二位綠林仙長，三十二位巡山仙長，三十二位候補真人，三百多綠林人，在薰香會的外，有七十二座黑店，五百隻黑船，人是多了，沒有數，顧國章一聽，說：『聖僧這件事，可怎麼辦？』賊人勢派大了，和尚說：『太守，你不必着急，我和尚所爲這件事來的，正說話，只聽外面一聲喊，嚷：『無量壽佛！』』手下官人上來回稟說：『外面來了一個老道，來找濟公長老。』顧國章說：『甚麼人？』和尚說：『要辦慈雲觀這件事，就應在此人身上。』書中交代，來者是誰呢？這內中有一段隱情，只因前者濟公捉拿華雲龍之時，有玉山縣的兩個人，追雲燕子姚殿光，過度流星雷天化，這兩個人，在半路上要搶劫差事，打算要救華雲龍，沒救

了。後來一訪問，才知道華雲龍在臨安城爲非作惡，鏢傷三友，種種不法，罪大惡極。姚殿光說：雷賢弟，我不必管了。二人這天走在鮑家莊，雷天化說：兄長，你我賄賂鮑二哥去，這鮑家莊住着一位綠林人，叫矮岳峯，鮑雷也在玉山縣三十六友之內。姚殿光雷天化二人這天來到鮑雷的門首，一叫門，老管家鮑福由裏面出來了，認識這兩個。鮑福連忙行禮，說：原來是姚爺雷爺，一向可好。姚殿光說：承問承問，你家大爺可在家裏。鮑福說：二位休提，我家大爺題不得了。姚殿光說：怎麼。鮑福說：你們二位不知道，我家大爺歸了慧雲觀，竟直是瘋了，永不回家來。把老太太也，想病了。我去找他。我家大爺說的真不像話，他道他已然出家了，要成佛做祖，不管在家的了。勸他不行，連家都不要了。現在老太太病的甚利害，想我家大爺想病的。姚殿光雷天化二人一聽說，這事可新鮮，我們到裏面賄賂老太太。管家說：好，立刻帶着姚殿光雷天化來到裏面，一見鮑老太太，在床上躺着，病體沉重，形容枯槁。姚殿光雷天化說：老伯母，你老人家這是什麼了。小姪男二人來賄你來的。老太太一翻眼看了一看，原來是兒子兩個拜兄弟，老太太二目垂淚，歎了一聲，說：老身是不行了，家裏沒有德行，你鮑二哥歸了慧雲觀，瘋了，家裏老娘妻子他都不要了，你們看這可怎麼好。我跟前又沒有三個兩個，就是他這一個忤逆子，他把家拋了，我鮑氏門中斷絕了香煙，我這病是好不了。姚殿光雷天化一聽，這話可慘，說：我鮑二哥他素常是個明白人，怎樣會做出這樣事來呢。老伯母不要傷心，我二人去找。我鮑二哥去，我們見了他，勸勸他，把他勸回來就得了。老太太說：你二人真能把他勸回來，我燒高香，我的病還許好得了。姚殿光說：伯母請放寬心，我二人自有道理。鮑福你來告訴我們，說你家大爺在甚麼地方住着。管家說：在常州府正西平水江當中有一座山，叫臥牛磯，那一座山上有廟，叫慧雲觀，那廟裏有一個老道，叫赤髮靈官，邵華風，你們二位去，不定進得去，進不去，再說就滿打見着我大爺，也未必你們二位能勸的了。他，他說他現在封爲鎮殿將軍了。誰勸他，那算白說。姚殿光說：賄賂我二人盡力所爲，實在不行，那也無法。二人當時告辭，出了鮑家莊，二人盡其交友之道，順大路奔常州府而來。這天正向前走，只見對面來了一個人，騎着一匹白馬，鞍鞵新鮮，看這人頭戴粉綾緞軟帕包巾，身穿粉綾緞團花大氅，衣服鮮明，來到近前，滾鞍下馬，過來行禮，說：原來是雷爺姚爺，姚殿光二人賄賂一看呀，一聲，不知來者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六回 逢賊黨述說慈雲觀 入虎穴有意找盟兄

話說姚殿光雷天化正要奔慈雲觀，在道路上碰見一個騎馬的，這人下馬，趕上前行，禮姚殿光雷天化二人一看，認識這個人，原來當初是綠林中採盤子的小伙計，姓張叫張三郎，外號叫雙鉤護背。今天姚殿光一看，說張三郎，你發了財了，你在那住着呢？張三郎說：我現在慈雲觀呢。當五路的督催牌，姚殿光說：你在慈雲觀，我跟你打聽個人，你可知道張三郎說不用說，你們二位必是打聽矮岳峯，姚殿光說：不錯，你怎麼猜着了？張三郎說：我知道你們二位是跟鮑雷拜兄弟，我常聽雷爺說你們二位，姚殿光說：他此時在慈雲觀，是怎麼一段事？張三郎說：人家這個時節位分大了，在慈雲觀封爲鎮殿將軍，你們二位要去找他，我告訴你們二位，可別由前山進去，前山牛頭峯山有鎮南方五方太歲孫奎，帶着四員大將鎮守，你們也進不去，找人也行，要去奔臥牛磯的後山，這座山頭裏站六里，北面寬有十二里，你們二位順着平水江一直往西過了桃花渡口，有一座孤樹林，那裏靠着有一隻小船，有四位該值的頭目，專伺候我們合字綠林的人，你們二位到那一擰嘴，一打胡哨，他就過來，你們一上船，不用說話，他就把你們渡到臥牛磯後山碼頭了，去有二十多里的水面，你們下了船，愛給多少錢給多少，他也不爭競，不給錢都行，那山坡上有幾間屋，你們要坐坐喝茶都行，要上山一直往南，聽見東西的一道界牆，高有一丈六，沒有門，你們二人躍上牆去，可別往下跳，地下墮着是平地，可盡是削器埋伏，你們站在牆上看裏面有五個亭子，離一百二十步遠，一個暗當中亭子，有一塊汗白玉，你們二位跳在汗白玉上，走當中那一條小路，可別走錯了，一直往南，有三間穿堂的過廳，那裏有桌椅條檯，也沒人看，只要你們往椅子檯子上一坐，那裏就有人來，攙子椅子都有，走線是綠林人買藥，香蒙汗藥都在那裏買，找人有人來給通知，外人也不知道，也進不去，到不了那裏，生人進去，就教埋伏拿住，你們二位記住了，去找鮑雷去罷，你們回頭見我辦公事去，姚殿光雷天化一聽，心裏說：好險要的地方，幸虧有人告訴明白，要不知道，前去找鮑雷去罷，亂來，姚殿光說：張三郎，你上那去？張三郎說：我當五路都催牌，是僱們合字各處的催牌傳信，都歸我辦，姚殿光說：我去罷，張三郎上馬去了，姚殿光說：雷賢弟，你聽慈雲觀這點勢派大了，大概必是要造反，雷天化說：你們到那暗哨，見着鮑二哥，能勸得了更好，實在勸不了，那也無法，你我盡到心了，二人說着話，過了桃花渡口，打聽來到孤林樹一看，果然有隻小船靠着，二人一打胡哨，由船裏出來四個水手，說：合字嗎？姚殿光說：合字，水手說：上船罷，二人立刻上了船，當時撐船就走，一直往南，來到臥牛磯山坡碼頭，靠了船，姚殿光掏了一塊銀子，給了水手，真是並不爭競，二人下了船，順着山道上山，往前走了三里之遙，見東西的一道界牆，高有一丈五六，二人躍上牆

去一看裏面地甚是寬闊，果然有五個亭子。二人奔當中亭子，蹣跚下去，走正當中小路，往前走了有半里之遙，抬頭一看，是三間穿堂的過廳，屋裏有三張八仙桌，有椅子、杌、檯，並沒有人，就在檯子上一坐，只見穿堂南院，由東西配房，由西房屋中出來一人，頭戴翠藍六瓣壯士帽，身穿藍箭袖袍，三十多歲，兩道細眉，一雙三角眼，一臉的白斑，來到過廳說：二位來了。姚殿光說：辛苦辛苦。這人說：二位貴姓。姚殿光說：我姓姚，他姓雷，未領教，尊駕貴姓。這人說：我姓甘，名叫露渺。二位尊字大號，怎麼稱呼。姚殿光雷天化各通了名姓。甘露渺說：久仰久仰。二位是來此買薰香、蒙汗藥，是有別的事。姚殿光說：我們到這裏來找人，有一位矮岳峯鮑雷，他在這裏。甘露渺說：不錯。姚殿光說：煩勞尊駕，傳稟一聲，就說我二人前來找他。甘露渺說：是二位在此少候，我去給通稟說罷。仍轉身出去，奔西廂房，工夫不大，只見由西廂房出來了四個道童，都在十四五歲，都是髮挽牛心，別着金簪，藍綢子道袍，手裏打着金鎖提爐，再一看，有四個搭着一把椅子，上面坐着是矮岳峯鮑雷，頭上紫緞色六瓣壯士帽，上按六顆明鏡，鮑雷原是五短身材，身高五尺，田字體，紫胸膛，粗眉環眼，身上穿着藍色綢箭袖袍，腰繫鴉黃絲帶，薄底靴子，閃披一件紫緞色團花大氅，來到穿堂過廳。姚殿光雷天化一看鮑雷大模大樣，二人忙上前行禮，說：鮑二哥一向可好。見鮑雷大不似從前，見了故友，並沒有一點親熱的樣子，說：原來是你二人，來此何幹。姚殿光說：二哥，我二人是由鮑家莊來，我二人原本是去瞧瞧兄長，聽說兄長沒在家，老太太想你想的病，甚為沉重，我二人特意找你，你還不到家裏去瞧瞧老太太去。鮑雷說：你二人真胡說，我已出了家，不管在家的的事了。姚殿光說：兄長你是個明白人，怎麼這樣糊塗了。老娘乃生身的母親，你莫非不要了。鮑雷說：我已出了家，不久要成佛做祖，不管他們在家的的事了。姚殿光說：兄長你不回家，家中嫂嫂豈不守了活寡，再說也沒人照顧。鮑雷說：那是陽世三間答伙計，不算甚麼。姚殿光說：哥哥你這話是瘋了麼。至親者莫過父子，至近者莫過夫婦，嫂嫂你也不要了，孩子你莫非也不要了。鮑雷說：唉，那是討債鬼，甚麼叫兒子，你兩個人全不懂。姚殿光雷天化一聽，這番不像話，說：二哥你在這裏有甚麼好處呢。兄弟自己不要胡惱，依我二人說，兄長別想不開，還是回家去罷。不然老太太想你想的病，越起利害。鮑雷說：你二人滿嘴胡說，我不久就要成仙得道，誰管他們這些事情。姚殿光說：世上神仙自有神仙做，那有凡夫俗子做神仙的。鮑雷說：就做了神仙，不信你跟我去瞧瞧。姚殿光雷天化說：可以。我二人關閉眼，眼睛在這裏，怎麼成仙。鮑雷吩咐叫人帶着姚殿光雷天化二人，奔西配房，也是穿堂門，鮑雷仍坐着椅子，四個人搭着，曲曲彎彎，走了許多的門，來到一所院落，是四合房，來到北中房屋中，坐落姚殿光

說這地方就是住神仙的麼。鮑雷拿出兩粒丸藥來說，給你兩個人，每人一顆仙丹吃了，能化去俗骨。姚殿光說：我們不吃。鮑雷說：你二人既來了，不用走了。租師爺早就提說，叫我約玉山縣衆朋友，今天你們自己來了，這也到好。姚殿光說：你不必，你請着這裏好，我不願意，你不聽勸，我們要走了。鮑雷說：你兩個人那裏走呀？這裏只許往裏進人，不許往外出人。前首有秦元亮來找我，我不叫他走，他一定要走，被我把他拿住，我念其朋友之道，沒肯殺他。他囚起來，那時他應了歸降，我把他放開，你兩個人要不知自愛，少時我也把你兩個人囚起來了。那姚殿光雷天化一聽，這話氣往上撞，說：鮑雷，你太不懂交情。我二人來找你，是番好意，你歸了慈雲觀，連父母都不要了，爲人子不孝，爲臣定然不忠。爲兄弟不義，交朋友定然不信。你還叫我們歸降，凡事得兩相情願，我不願意歸降，你說着話，兩人站起來就走。鮑雷哈哈大笑，說：沒人帶着你兩個人，焉能出得去？話言未了，姚殿光雷天化走到削器上，被絆繩纏絆倒。鮑雷吩咐手下人縛這兩人，氣得破口大罵。大約二位英雄難得活命，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七回 劉妙通有心救好漢 濟長老寫信邀英雄

話說姚殿光雷天化二人被獲遺擄，二人氣得破口大罵。鮑雷吩咐叫人看守着他，立刻回稟了正殿真人，赤髮靈官邵華風立刻前殿真人長樂天，後殿真人李樂山，左殿真人鄭華川，右殿真人李華山，五殿真人陞了坐位，手下一千衆人都在兩旁邊排班站立。邵華風吩咐將姚殿光雷天化搭上來，這兩個個人細着來到大殿前，一看見上面坐定五位真人，頭前有十六個道童，打着金鐘提爐，真是香煙繚繞，兩傍站着無數的老道，也有俗家，高高矮矮，胖胖瘦瘦，老少少，面分青紅赤白紫綠藍，都是四野八方的山林海島的盜寇，正殿真人邵華風口念無量壽佛，說：姚殿光雷天化，你二人休要執迷不悟，山人奉佛祖牒文，玉帝敕旨降世凡間，所爲愈救黎民於水火之中，大宋國氣數已終，山人乃應天順人，你兩個人跟山人有一段俗緣，奉佛派天差，你二人臨凡，保護山人，共成大業，將來山人南面稱孤，你二人都是開疆闢土的功臣，列土分茅的大將。姚殿光雷天化二人一聽，氣得顏色更變，破口大罵，說：好妖道，你既是出家人，就應當奉公守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一塵不染，萬慮皆空，掃地不傷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出家人以慈悲爲門，善念爲本，無故妖言惑衆，愚惑愚民，在這裏占山落草，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你家大老爺乃是堂堂正正英雄，烈烈轟轟豪傑，豈能歸降你等這些叛逆，不久皇上家天兵一到，把爾等全皆拿住，碎屍萬段，刨墳滅祖，死後

也落個罵名千載。你家大大爺既被拿住，殺剛存留，任憑於你。這二個人破口一罵，邵華風氣得哇呀呀怪叫。說衆位此事該當如何。傍邊有一人叫單刀太歲周龍說：「祖師爺，這兩個人還留着他，他毀謗你老人家，還不速將他兩個人結果了性命。」邵華風立刻吩咐來人，將他拉到後面去，給我梟首號令。傍邊過來一位老道，叫董太清。他原本是從前要陷害王安士，也沒害成自己，廟也燒了，他投奔到慈雲觀來。邵華風封他爲後門真人，把守慈雲觀的後門。今天董太清說：「祖師爺要把他兩個人殺了，豈不便宜他。往後誰只要拚出一死，就敢罵祖師爺了。要依我把這兩個人交給我，到後面把他們鬪了，再說這兩個人是玉山縣三十六友之內的，跟雷鳴陳亮是拜兄弟。我大兄張太素死在雷鳴之手，我今天把他兩個人凌遲了，也算給我師兄報了仇。」邵華風說：「既然如此，就派你將他二人結果了性命。隨你自便。」董太清吩咐手下人，搭着走，傍邊過來一個老道，說：「董道兄，單絲不線，孤樹不林。我也跟玉山縣的人有仇，我幫你將他二人鬪了。」董太清一看，這說話老道是劉妙通。董太清說：「劉道兄，你怎麼跟玉山縣的人有仇？」劉妙通說：「我師兄張妙興、五仙山祥雲觀被他們燒了，我們師傅華清風、被濟顛和尚所害。我正想報仇，恨董太清說好，你我二人去結果他等的性命。」說着，有人攔着頭裏走。董太清、劉妙通跟隨來到西跨院，將姚殿光雷天化放在地下。董太清拉出寶劍說：「我來殺往前趕奔。」剛一舉寶劍要殺姚殿光，他的寶劍尚未落下去。劉妙通由後面手起劍落，把董太清的人頭砍下來。隨後用寶劍將這二人繩扣挑開。劉妙通說：「你二人快跟我走。」姚殿光雷天化也並不認識劉妙通。二人跟着他來到後面，躡出界牆，來到後山江岸。幸喜小船在這靠着。劉妙通同姚殿光二人上了船，船上的人以爲是慈雲觀的人，也不盤問。劉妙通催船快走。姚殿光說：「祖師爺你老人家貴姓？」劉妙通說：「此時沒有說話的工夫，下了船，有甚麼話再說。」小船來到岸北，下了船，只聽慈雲觀亂起來了。原本是劉妙通把董太清一殺，早有人報與邵華風。邵華風派七星道人劉元素、八卦真人謝天機、兩個老道，急速連劉妙通一並拿回來。這兩個道人都有妖術邪法，就隨後面追趕。下來相離也不甚遠。兩個老道手中仗劍喊嚷。劉妙通慢走，這個時節，姚殿光雷天化說了不得了，要跑不了。劉妙通說：「你二人把眼閉上。」這兩個人就把手閉上。劉妙通帶着兩個人，駕起趁脚風，往下一逃，好容易聽後面沒了聲音。大概是離遠了，不追了。三個人這才住脚步。姚殿光雷天化這才跪倒給劉妙通行禮說：「多虧祖師爺，你老人家救命，未領教仙長怎麼稱呼？」劉妙通說：「我姓劉，叫劉妙通。我原是五仙山祥雲觀的，只因我師兄張妙興不務正道，無故與妖害人。前者濟公到餘杭縣，搭救高國泰之時，把我師兄火燒死，連廟燒了。我師父九宮真人華清風也不是。」

好人要煉五鬼陰陽劍。被雷擊了。我到不敢做爲非之事。在外面遊方。來到這慈雲觀掛單。不想遇見這些反叛。把我留下。也不叫我走了。今天我看看你們二位。到是英雄。又是玉山縣三十六友的人。故此我趁此機會。把二位救出來。我有個朋友。叫聖手白猿陳亮。你二人可認識。姚殿光說。陳亮是我們拜兄弟。怎麼不認識。劉妙通說。這提起來。我不是外人了。你我一同奔常州府罷。姚殿光雷天化二人點頭答應。二人一同來到常州府。打算找一座店住下。盤桓幾日。尋想到來到常州府城裏。就聽得市上紛紛傳說。言濟公長老在知府衙門。拿了慈雲觀幾個賊人。要幫着知府老爺辦這件事。大概這個亂不小。劉妙通一聽說。這可活該原來濟公長老來了。我算計這件事。濟公就得來。非此老人家辦不了。二位我們一同見見濟公。去好不好。姚殿光雷天化說。好。我二人前者爲慈雲龍。無意把濟公得罪了。他老人家既在這裏。我們一同去拜訪聖僧去。三人一同這才到知府衙門。劉妙通口念無量佛。說。煩勞衆位到裏面通裏一聲。就提我叫劉妙通。同姚殿光雷天化前來拜見濟公。當差人往裏一回裏。知府顧國章說。聖僧是誰來找你。和尙說。雷鳴陳亮出去。把他們讓進來。雷鳴陳亮二人來到外面一看。都認識。連忙行禮。姚殿光說。陳雷二位賢弟。在這裏甚好。陳亮說。三位請裏面去罷。濟公在這裏。大衆一同來到裏面。劉妙通姚殿光雷天化給和尙行禮。見過知府。劉妙通說。聖僧你來了好。現在這個亂大了。和尙說。你不用說。我都知道。你三個人來了好。我煩你三個人辦點事。三人說。師父有甚麼事。只管吩咐。和尙要過筆來。寫了字。東拿了一塊藥。說。姚殿光雷天化。你二人先去到陸陽山。彈花塢。請金毛海馬孫得亮。火眼江豬孫得明。水夜叉韓龍。浪裏鑽韓慶。叫他四個人。急速前來幫着我辦慈雲觀。然後你二人拿我這塊藥。照我這字。東行事。姚殿光雷天化二人點頭。即刻告辭。知府顧國章說。二位壯士。何妨吃杯酒再走。姚殿光說。大人不便費心。回頭再見。這二人竟自告辭去了。和尙說。劉妙通。你趕緊夠奔八卦山。松陰觀。請坎離真人魯修真前來。這件事非他來辦不可。原來邵華風當初他是魯修真的徒弟。他盜出乾坤子午泥。元鉢。來到這慈雲觀。又拜馬道立爲師。劉妙通也運命去了。顧國章說。聖僧這件事。賊人勢派太大了。甚不易辦。和尙說。等孫得亮他們四個人來。先把賊人的五百隻賊江賊船破了。要緊。水面的賊人甚爲猛烈。官兵不習水戰。先破了賊人的船。然後再調官兵。我幫你破慈雲觀。和尙在衙門。住着過了幾天。這天有人進來回稟。外面來了四個人。求見聖僧。和尙哈哈一笑。這幾個人一來。要破慈雲觀。易如反掌。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八回 四雄奉命探長江 妖道施法捉俠義

話說濟公禪師在知府衙門等候。這天有人回裏外面來了四個人求見。和尚吩咐讓進來。工夫不大，只見由外面進來了四位英雄。顧國章抬頭一看，頭一位這人身高七尺以外，細腰扎背，頭上戴銀紅色六瓣壯士巾，上接六個明鏡，迎門一朵素絨球，禿禿亂髮，邊斜插一枝守正戒淫花，身穿一件銀紅色箭袖袍，腰繫黃絲帶，薄底靴子，閃披一件西湖色英雄大氅，面似淡金，粗眉大眼，準頭端正，頰下無鬚，正在英雄少年。這位正是金毛海馬孫得亮。第二位頭戴粉綾緞六瓣壯士冠，上接六顆明鏡，也是插着戒淫花，身穿粉綾緞窄領瘦袖箭袖袍，週身走金線，插金邊，上繡三藍牡丹花，腰繫絲帶，套玉環，佩玉珮，單觀薄底靴子，外罩一件粉綾緞英雄大氅，週身繡花團，朵朵面似銀盆，雅如美玉，雙眉帶煞，一雙金銀疊疊，這位是火眼江豬孫得明。第三位翠藍褂，也是壯士打扮，淡黃的臉面，細眉朗目，這個就是水夜叉韓龍。第四位穿青皂褂，身高九尺，正如半截黑塔一般，粗眉環眼，這位就是韓慶。知府一看，這四個人都是一表非俗，和尚說：四位來了，這四個人連忙行禮說：聖僧久違，少見，和尚說：四位坐下，四個人見過知府雷鳴。陳亮彼此敘禮已畢，衆人告了坐，和尚說：你們四個人來了甚好，我和尚特爲請你四個人，有事奉煩。孫得亮說：我四個人也聽見姚殿光雷天化提了，皆因慈雲觀的事情，聖僧有何吩咐，叫我四個人做甚麼。聖僧只管說：我等萬死不辭，和尚說：別不用你們，就是臥牛磯前山牛頭峯下有賊人的船五百隻，你四個人能把攔江絕護，滾滾龍擺刀輪船隻給毀了，就算你等奇功一件。這件事別人辦不了，就煩你四個人給辦這件事。金毛海馬孫得亮等四人點頭答應說：聖僧吩咐，這乃小事，我四人這就告辭。聖僧聽信罷，四個人立刻出了知府衙門，找了一個酒飯館子，吃了點飯，候至天黑了，給酒飯賬，四個人出來，一直順江岸往西離臥牛磯不遠，四個人把水師衣靠打開，把白晝衣脫下來，用包裹包好，拿油綢子一裹，繫在腰間，四個人都換上分水魚皮帽，日月連子古水衣，水靠，油綢子連脚褲，香河峯皮岔，收拾停妥，順江岸落水，四個人浮水往前走，來到牛頭峯以前，抬頭一看，這座山口，坐北衝南，東西兩座牛頭峯，其形似牛角一般。東西兩座水師營，正當中有浮橋，都是明分八卦，暗合五行，晚間有燈籠，分爲五色，按着東方甲乙木是藍燈籠，西方庚辛金是白燈籠，南方丙丁火是紅燈籠，北方壬癸水是黑燈籠，中央戊己土是黃燈籠，就聽裏面來往有人巡更走籌，梆鐺齊發，金毛海馬孫得亮，火眼江豬孫得明，水夜叉韓龍，浪裏鑽韓慶，四人看夠多時，見些船隻聚

抱山跟以下要由山裏出來人，也得坐船。過浮橋大關，由外面進去船，也得由這裏過。四個人沈身落水，睜睛一看，當中水寨門以下，當中有攔江絕護網。兩傍邊有半魚頭的刀輪，要有會水的人，由水面一鑽，就被攔江絕護網拿住。要碰在刀輪上，輕則就得受傷，重則就得廢命，非得從此走過不去。金毛海馬孫得亮看明白，他手中使的是一口摺鐵鋼刀，能夠斬釘刺鐵。孫得亮一看那網，是絨編做的，慢說是人，連大魚都拿的住。孫得亮慢慢用刀把絕護網割了一個大窟窿。四個人俱都鑽過去。鑽上水來，露着半截身，一看貼着船往前奔。孫得亮說：「三位賢弟，今天濟公派我們這點小事，他老人家求過我，前者搶劫差船，被他老人家拿住，聖僧有好生之德，復又把我放了。總算待你我恩重如山。現在我們幾個人，淨把賊人的船壞了。這點小事，不算露臉，一不做，二不休。今天我們到得勞努力，既來到賊巢，把赤髮靈官邵華風的人頭帶回，也叫濟公長老看看，不在你幾個人來一場。孫得明三人點頭說：「你們辦事做事罷。」四個人暗中暗探，各船上竊聽，擡頭一看，見有一隻大船，在當中上面有大黃燈籠，上面寫着一個孫字。四個人料想這必是中軍，來至切近，隔着窗戶往裏一看，裏面燈光明亮，正當中坐定一人，頭戴紫色緞六瓣軟帕巾，身上穿紫箭袖袍，腰繫絲帶，外罩紫色緞一件團花大紫紅的臉譜，長得凶眉惡目，一臉的怪肉橫生，押耳黑毛，傍邊坐定一人，頭上青壯帽，皂色緞箭袖，黑臉，濃眉大眼，花白的鬚鬚，書中交代，這個紫臉的就是鎮南方五方太歲孫奎。這個黑臉的叫淨江太歲周殿明。兩個人正在談話，就聽周殿明說：「孫大哥，今天祖師爺傳下諭來，你可知道。孫奎說甚論。」周殿明說：「常州府衙門對門，有一座五福居，那是俗們惹雲觀開的。常州府衙門有甚麼事，酒舖就來給祖師爺送信。今天有人來送信，提說我們合字有幾個人，被江陰縣拿住，有西湖靈隱寺濟顛僧押解來到常州府，叫祖師爺早作準備，恐其濟顛要跟我们為仇做對。祖師爺叫我們晝夜多加小心留神，要有甚麼動作，趕緊報與祖師爺知道。孫奎說：賢弟，你多此一慮。俗們這座臥牛磯，惹雲觀不亞是鐵壁銅牆，天羅地網一般。一人把守，萬夫難過。水旱兩路，能人倍出。祖師爺有乾坤子午混元鉢，這宗法寶，就能擋幾萬官兵。再說衆位真人，都是神通廣大，術法無邊。就即便有官兵來，都是凡夫俗子，也不足為論。除非有天兵天將臨凡，要打算破惹雲觀，勢比登天之難。周殿明一聽，說：「兄長言之有理，可有一節，凡事不可大意，總以小心為妙。豈不知泰山高矣，泰山之上還有天，滄海深矣，滄海之下還有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做事膽要大，而心要小，智要圓，而行欲方。見狸貓而當虎看，方保無虞。」金毛海馬孫得亮四個人聽得明白，孫得亮用手一拉這三個人，來到無人之處。孫得亮說：「三位別拿他們打草驚蛇。這些東西俱

都是無名小輩，就把他們殺了，也不算甚麼。今天來到這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畏首畏尾，焉能成事。你我夠奔惹雲觀去找赤髮靈官邵華風，把他殺了，你我也人前顯耀。熬裏稱尊，四個人真是藝高胆大，浮水來到北山坡上了岸，一往直往北走了十數里地，只見眼前是慈雲觀的大門，牆高一丈七八，周圍占三十六里地。四個人一看，有兩傍的脚門，不敢奔迎面去，由東南角躡上界牆，往裏一看，房子真有一千八百間，四個人躡房越脊，各處暗探，見有一個院子，東西兩溜房，都是單間，北房南房，也是一大溜，各屋中都有燈光，四個人跳在院中，一窺探，各屋中俱都是婦人，女子都是二十多歲，三十以內，沒有上年歲的，有唉聲嘆氣的，有悲悲慘慘的，哭哭啼啼的。這個說：我是被賣花婆把我拍來的，一家骨肉不能見面，那個說：我是道姑把我拍來的，也不知怎麼迷迷糊糊，來到這裏，到了這裏，也出不去，如同坐監一樣。這五六百婦女，都不明白，糊裏糊塗在這裏住着。四位英雄一聽，種種不一，說的可慘，四個人復又上房探來，探去，來到一所院落，見院中燈光明亮，北上房掛着四個紗燈，裏面坐着一個紫臉的老道，花白鬍鬚，氣度不俗，有四個童子伺候，四位英雄料想必是邵華風，四個人並不認識，邵華風是甚麼樣，胆子也真不小，各拉兵刃，躡下來，打算闖進屋中，就憑一個老道，還算甚麼，焉想道：四個人剛一跳下來，老道呵了一聲，說：好大胆，站起身出來，用手一指，說：勅令把四個人俱皆定住。老道吩咐縛四位英雄，今日來到龍潭虎穴，被獲遭擒，大概難脫活命，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九回 邵華風陞殿問豪傑 小悟禪一怒找妖人

話說金毛海馬孫得亮四位英雄，來到慈雲觀，頭見一個紫面的老道，只打算是邵華風呢。四個人拉刀下來，就被老道用法術制住，其實這個老道還是慈雲觀的無名小卒，他姓董，叫董雲清，外號叫妙道，真人當初他原本是鳩鎖龍王廟的，來在這慈雲觀，認邵華風為師，派他管婦女營的外圍子，他也會的術學的工夫，這四個人都是藝高人胆大，被老道妖術邪法制住，老道手下人把四個人綁上，說：好大胆量，四個刺客是那裏來的，孫得亮說：妖道，你要問大老爺是陸陽山蓮花塢的，董雲清說：你四個人是陸陽山的，不是罷，陸陽山的當家的，跟我們祖師爺是拜兄弟，至友交情，我且問你陸陽山的當家的叫甚麼，孫得亮說：花面如來法洪，董雲清說：對呀，你四個人既是陸陽山的，來此何幹，是怎麼一段情節，孫得亮本是個直人，說：妖道，我告訴你，你也不用說交情，我等雖在陸陽山，我們在蓮花塢，可是跟法洪一事，我們是奉濟公長老之命，前來殺你這雜毛老道，你就是赤髮靈官邵華風，老道說：我山人乃是妙道。

真人董雲清。原來你這幾個小輩。是前來行刺。好好好。來人把他四個人看起來。等候天亮。我回裏祖師爺。任憑祖師爺發落去。立時有人看。着四位英雄。等到天光已亮。董雲清叫人搭着四個人去。回裏了邵華風。當時五殿真人。坐了坐位。吩咐將刺客帶上來。這四個人一看。見赤髮靈官。邵華風。頭戴鵝黃色蓮花道冠。身穿鵝黃色道袍。上繡乾三連坤六斷。離中虛坎中滿。當中太極圖。老道是赤髮紅鬚。藍靛臉。長得凶如瘟神。猛如太歲。這四個人破口大罵。赤髮靈官。邵華風說。你這四個鼠輩。休要這等無禮。你等姓甚。麼叫甚麼。是那裏人。爲何前來行刺。趁此說實話。你家祖師爺跟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生而未會。面不相識。究係被何人主使。前來只要你说出道理。祖師爺有好生之德。饒你等不死。金毛海馬孫得亮。立刻把眼一瞪。說妖道。你要問你家大大爺。行不更名。坐不更姓。我乃陸陽山蓮花場的人。這是我一個拜兄。叫火眼江豬孫得明。那是我的兩個拜弟。叫水夜叉韓龍。浪裏鑽韓慶。皆因你等爲非作惡。使出賊人各處拍花。各處設立賊船黑店。陷害客旅行商。起意造反。敗壞婦女的名節。拆散人家骨肉。殺害生靈。種種不法。濟公長老派我等來。結果你的性命。給四方除害。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我等既被你拿住。甚好。你家大大爺。乃堂堂正正英雄。烈烈轟轟豪傑。大丈夫生而何懼。死而何懼。來來快快。把你家大大爺殺了。我等死而無怨。你要把我等曲囚起來。可別說我辱罵你萬代。老道邵華風一聽。氣往上冲。立刻吩咐。把他四個給我推出去。梟首號令。手下人答應。傍邊過來一人。說。祖師爺把他們殺了。豈不便宜他們。他等既來行刺。情同叛逆。應該把他們亂了。邵華風說。也好。既然如是。你派你結果他等的性命。金毛海馬孫得亮一看。說話之人。乃是鐵貝子高珍。這四人從前跟遠高珍認識。今天高珍一說這話。孫得亮一想。這小子真是小人得志。癩狗生毛。我等跟他素有認識。他出這樣主意。害我們這四個人。立刻破口大罵高珍。書中交代。鐵貝子高珍。黑毛董高順。笑面狹魏周虎。三個人。自打翠雲峯。送陸炳文回家。就把陸炳文押到慈雲觀來。陸炳文也是報應循環。他女兒叫赤髮靈官。邵華風收爲侍妾。那妻子叫乾法真人。趙永明霸佔了。把陸炳文打到囚犯營。給衆人支使。着他做了一任刑廷。刮盡地皮。得來十數萬銀子。也被慈雲觀留下了。陸炳文無故害人。到都沒害成。他自己落了個人財兩空。死不了活不了。在囚犯營受罪。笑面狹魏周虎。同高珍二人來到慈雲觀。就沒走。今天鐵貝子一出主意。邵華風就派他。結果金毛海馬孫得亮。四人高珍剛押着四個人走。忽然由外面跑進一個老道來。說。回裏祖師爺。現在外面來了一個窮和尚。口稱是濟顛僧。堵着山門。破口大罵。點名叫祖師爺出去。我等也沒看見。這個和尚。從那來的。赤髮靈官。邵華風一聽。說好。這四個人。就是濟顛僧主使來的。我料想濟顛

僧必來。我正要賄賂濟顛僧是何許人。也把他拿住。問問他因何跟我爲仇作對。來先暫爲把他四個人押起來。等候拿住濟顛僧。一並再殺高珍。一聲答應。立刻把四人交到囚犯營。管理囚犯營是一個在家。叫義俠。太保劉勇。高珍把四個人交給劉勇。回來稟報邵華風。邵華風說。待我出去。捉拿濟顛僧。話言未了。旁邊有人答話說。祖師爺。雷震之。諒此無名小輩。何必你老人家親身勞動。待我等出去拿他。不費吹灰之力。易如反掌。邵華風一看。說話非是別人。乃是乾法真人。趙永明。妙道真人。董雲清。邵華風說。二位真人要去也好。須要小心留神。趙永明。董雲清二人立刻同左門真人。來到外面。趙永明說。那裏來的濟顛僧。膽敢前來送死。說着話。來到山門以外。一看。並沒有人。趙永明說。濟顛僧那裏去了。左門真人說。方才站在這裏一罵。我就跑進去。回裏也不知道此時那裏去了。也許知道二位真人出來。他不敢見。逃走了。趙永明說。也罷。既是他逃走了。便宜他去罷。他如果再來。我必要結果他的性命。兩個老道說罷。轉身剛要往裏走。聽後面一聲喊。嗔。好雜毛老道。回來和尚老爺沒走。兩個老道回頭一看。見山門外站定一個窮和尚。短頭髮有二寸多長。一臉的油泥。破僧衣。短袖缺領。腰繫絨線。疙裏疙瘩。穿着兩隻破草鞋。頭上有一股黑氣。兩個老道歎了一聲。說。我打算怎麼個濟顛僧呢。原來是一個妖精。書中交代。來者並非是濟公禪師。乃是小悟禪。小悟禪自從前濟公法闢崑崙崑崙崑崙。老仙翁給悟禪一封信。叫他投奔九松山松泉寺。給長眉羅漢。靈空長老去看。廟。濟公不肯帶悟禪回臨安去。恐其他是一個妖精。在天子腳底下。多有不便。濟公也知道悟禪心地最正。後到下文書。小悟禪成其正果。他也在五百尊小羅漢之內。悟禪在松泉寺。跟着長眉羅漢。習學僧門裏的規矩。唵。經念佛。修道學法。這天悟禪忽然跟長眉羅漢說。我要到臨安。瞻我師父去。靈空長老歎了一聲。說。你不去爲是。悟禪說。我要去。靈空長老說。你要去。現在濟公在常州府衙門。你去罷。貧道也不能攔你。悟禪臨出門之時。靈空長老說。遭劫在數貧僧。也不能遮攔。逆天行事。悟禪也並不措意。一幌腦袋。來到常州府衙門。一見濟公。濟公歎了一聲。眉頭緊皺。唉。你爲着甚麼來。悟禪說。我想念師父。我來瞻你。知府顧國章。嘴快。說。小師父來了。甚妙。濟公正在爲難。悟禪說。甚麼事。顧國章說。現在拿住幾個賊。是慈雲觀的餘黨。現在慈雲觀赤髮靈官。邵華風。勢派鬧得甚大。方才聖僧請了四個會水的能人。到慈雲觀去了。先破賊人的船隻。尚未見回來。我打算急速調官兵去破慈雲觀。又怕不行。聖僧也正在爲難呢。悟禪一聽說。師父不用爲難。我去找他。把雜毛老道拿來。濟公說。你別去。一句話沒說完。濟公一把沒揪住。小悟禪一幌腦袋。走了。濟公歎了一聲。說。他這一去。給我惹這個亂子了。羅漢爺有未到先知說。凡事天意。劫數當然。小悟禪這一來到慈

雲觀焉想到惹出一場殺身之禍。給濟公招出一件大難。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回 悟禪僧施法救四雄 赤髮道法寶捉和尚

話說小悟禪一幌腦袋。來到慈雲觀。堵着山門一罵。說趁早叫赤髮靈官邵華風雜毛。老道滾出來。就說有靈隱寺濟顛僧和尚老爺來也。把門老道這才進去。回稟趙永明董雲清二人出來。和尚沒有了。小悟禪並沒走。先到慈雲觀裏暗中一看。見金毛海馬孫得亮四個人正綁着。義俠太保劉勇看着。小悟禪知道這四個人是濟公打發來的。小悟禪下去。一口氣把義俠太保劉勇噴縮下。把四個人放開。叫四個人閉上眼。悟禪把四位英雄帶在江岸。孫得亮說。聖僧你老人家不來。我等性命休矣。悟禪說。我不是濟顛。我是濟顛徒弟。我叫悟禪。你們四個人趕緊回常州府罷。我師父還在常州府呢。你們四個人焉能是這些妖人的對手。豈不是白送殘生。這個事都有我呢。說罷。復反一幌腦袋。又回來。趙永明董雲清出來。沒找着和尚。剛要回去。悟禪在後面一聲喊。嚷和尚老爺沒走。雜毛老道你回來。趙永明董雲清一回頭一瞧。原來是一個窮和尚。頭上有黑氣。必是妖人。兩個老道俱並不放在心上。說好妖僧。真乃大胆。竟敢這樣猖狂。待我山人來拿你。悟禪說。你就是赤髮靈官邵華風。趙永明說。你要問山人。我乃乾法真人。趙永明是也。拿你這無名的小輩。何用我家祖師爺董雲清也。道了名姓。兩個老道各擺寶劍。往前夠奔。悟禪一張嘴。一口黑氣。把兩個老道。俱將噴倒在地。早有人看見。把兩個老道搭着往裏去。回稟赤髮靈官邵華風。五殿真人一看。說這是怎麼了。左門真人說。被那個窮和尚。給噴倒了。邵華風一聽。口念無量佛。說好孽畜。真乃大胆。待我親身去拿他。這句話。尚未說完。只見甲馬兵庫火着起來了。原來邵華風這廟裏。有兩座庫。一名甲馬兵庫。乃是老道鍊成的。紙人紙馬。紙刀鎗。用符咒鍊成的。靜等造反的時節。老道用咒一催。能夠天昏地暗。日色無光。十萬紙人馬。能夠殺人。還有一座陰兵庫。是他派人收來的。不該死的陰魂。前者七星道人劉元素。在小月屯。害了好幾十個人。還有前殿真人長樂。天後殿真人李樂山。同左殿真人鄭華川。右殿真人李華山。這五個老道。收來的五百陰魂。收在一個火葫蘆之內。有符貼着。要用時節。就把葫蘆口一拔。咒語一催。能夠天昏地暗。陰風慘慘。鬼哭神號。是一座陰魂陣。他這兩個庫。是對面有一個老道。叫赤髮真人陸猛。看守。小悟禪今天。他把董雲清趙永明噴倒。有人往裏搭。小悟禪隨着進來。見有一個紫臉紅頭髮的老道。看着這兩座庫。小悟禪下來。赤髮真人陸猛說。甚麼人。剛要念咒。被小悟禪一口氣噴倒。當時就把甲

馬兵庫點着少時烈焰飛騰，邵華風見火起來，燒了甲馬兵庫，趕緊叫童子拿了一碗茶來，邵華風果然是神通廣大，術法無邊，口裏一念咒，把茶往空中一潑，當時一陣暴雨，把火澆滅了。邵華風氣得哇呀呀怪叫，如雷再找小和尚蹤跡不見，又有人報拿住四個人，丟了義俠太保劉勇，人事不知昏迷不醒。邵華風有百草奪命金丹，立刻給劉勇一丸，連趙永明董雲清每人都灌下一丸，藥去將衆人救醒過來。邵華風說：「好妖僧，我山人跟他誓不兩立，正說着話，有人進來回稟，現在窮和尚又堵着山門，罵呢。」赤髮靈官邵華風氣的顏色更變，立刻吩咐衆位真人，爾等隨我來，大衆一同圍隨着來到山門之外，睜眼一看，果然門外站定一個窮和尚，頭上有一股黑氣，邵華風說：「好孽障，竟敢這樣攔阻我的廟，爾真是前來送死。」小悟禪一看出來了，真有百餘人，又見赤髮靈官邵華風，頭戴鵝黃巾，蓮花道巾，身穿淡黃色道袍，上繡乾三連坤六斷金八卦太極圖，腰繫杏黃絲絛，水襪雲鞋，背插一口寶劍，綠沙魚鞘皮黃絨德頭，黃絨腕手，真金的什件，手拿蠶刷。小悟禪說：「你等這些叛逆之賊，真乃可惱。今天和尚爺爺把你等全皆拿住，送到當官治罪。邵華風一聽，就要往前鉤奔，傍邊有七星真人劉元素在傍說：「祖師爺你老人家不必動怒，諒此無名的小妖魔，何必你老人家拿他？有事弟子服其勞，樹雞焉用牛刀？待我拿他，易如反掌。」邵華風說：「你須要小心留神。」劉元素微然一笑說：「此乃小事一段說罷。」拉寶劍趕奔上前說：「來者爾可是濟顛僧？小悟禪說：「非也，拿你們這些狐羣狗黨，何必他老人家親身前來？我乃濟公的大徒弟，悟禪是也，皆因你等無故與妖害人，各處拍花，設立賊船黑店，穢罪於天，無所禱也。和尚老爺特來拿你，殺惡人即是善念，你就是赤髮靈官邵華風麼？」劉元素說：「你家祖師爺乃七星道人，劉元素是也，拿你何用？我家祖師爺說着話，擺寶劍劈頭就刺。」悟禪就溜閃身躲開，左一劍，右一劍，和尚跑的甚快。劉元素說：「好和尚，氣死我也。」悟禪說：「氣死你，你死罷。」老道說：「待山人用法寶取你。」悟禪說：「好，你把寶貝拿出來，我賒賒。」劉元素由兜裏掏出一宗物件，口中念念有詞，說聲勒令，就見平地陡起一陣怪風，來了一隻斑斕猛虎，搖頭擺尾，要咬和尚。悟禪噴了一口氣，把老虎噴起來，現了原形，乃是一個紙老虎。悟禪照老道一噴，這口黑氣噴的老道說聲：「好利害，撥頭就跑。」立刻渾身都腫了，跑到赤髮靈官邵華風跟前，劉元素就要栽倒。邵華風當時給劉元素一粒金丹吃下，方能止住疼痛，把毒氣散了。八卦真人謝天機說：「好大胆妖僧，竟敢傷我的朋友，待山人用寶貝拿你。」說着話，祭起扣仙鐘，這種東西，其利害勿論，甚麼妖精，別管有多大的道行，扣上總是現原形。老道瞧出悟禪是個妖精，頭上有黑氣，故把扣仙鐘祭起來，焉想到悟禪可與別的妖精不同，他受過濟公的傳授，再說他在九松山松泉寺跟靈空長老在一處，又習

學各樣妙法。此時悟禪能爲大長。有這麼兩句話。烏隨鸞鳳能飛遠。人伴賢良品自高。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話一點不錯。八卦真人謝天機這一扣仙鐘。往下一落。眼睜睜着把小和尚扣在底下。八卦真人謝天機哈哈一笑。說列位可曾看見了。我這打算這妖精有多大本能。據我看來。更是無名小輩。被我用扣仙鐘扣住了。赤髮靈官邵華風說。謝道兄。你先等等說大話。據看其中有緣故。方才扣仙鐘。落我只見起了一陣黑風。恐其未必將和尚托住。你掀開鐘看看。八卦真人謝天機說。不能罷。我看見將他扣住。慢說他這小小的妖精。勿論多大的道行。也跑不了。說着話。立刻把扣仙鐘一掀。大衆一看。都皆愕了。扣的並不是和尚。把邵華風的小道童扣上了。謝天機呵了一聲。說真乃怪道。怎麼就把小童子扣上了。話言未了。只見小和尚在眼前一幌。說和尚老爺。能叫你雜毛老道的拿住。謝天機一看。氣往上撞。說好妖怪。我看你今天那裏走。拉寶劍就要砍。小悟禪張嘴。一口黑氣。照老道一噴。立刻謝天機渾身紫腫。口中喊嚷。好利害。急忙跑到邵華風跟前。邵華風趕緊給謝天機一粒丸。劑吃了。方才止住疼痛。邵華風說。你等拿不了這個妖怪。還是山人去拿。仙器邵華風立刻拉寶劍往前鉤。查說好賊。老道乃大膽。竟敢這樣猖狂。待山人夾拿你。小悟禪說。你就是赤髮靈官邵華風麼。邵華風說。然也。正是你家祖師爺。悟禪說。我正要拿你。你乃是罪之魁。惡之首。拿了。你給四方除害。邵華風立刻用寶劍照悟禪就剝。悟禪一閃身。張嘴就噴。馮想到赤髮靈官邵華風。真有點能爲。口中念定護身咒。並不怕噴。悟禪連噴了幾口。老道並不輪下。老道也忙用寶劍砍不着和尚。邵華風氣往上撞。吩咐童子看我的乾坤子午混元鉢來。老道就倚仗他這種法寶。爲鎮觀之寶。這個乾坤子午混元鉢。經過四過甲子。裏面有五行真火。勿論甚麼妖精。裝在裏面。六個時辰。化爲濃血。就是四方羅漢。裝上。都能把金光煉散。過不去。伽藍山老道叫童子把乾坤子午混元鉢取來。悟禪也是胆量不小。並不知道他這乾坤子午混元鉢的利害。馮想到邵華風口中念有詞。把混元鉢的蓋打開出來。五道光華。分爲青黃赤白黑。把悟禪一捲。捲到混元鉢裏去。老道把蓋一蓋。說孽畜。自來找死。休怨山人。六個時辰。將你化了。就完了。衆人說。還是祖師爺佛法無邊。邵華風當時用符咒封上混元鉢。大概悟禪要想逃命。勢比登天還難。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一回 魯修真涉險入慈雲 坎離真人智放悟禪

話說赤髮靈官邵華風將悟禪裝到乾坤子午混元鉢之內。大衆立刻回歸到裏面。邵華風陞了殿。把乾坤子午混元

鉢用符咒封好說六個時辰他準得化為濃血這也是他自送殘生大衆說還是祖師爺法力無邊正說着話只見由外面跑進來左門真人陳本亮說回稟祖師爺外面現有八卦山松陰觀坎離真人魯修真前來要見書中交代魯修真從那來呢這內中有一段隱情原本前者濟公差劉妙通拿書信夠奔松陰觀去請魯修真劉妙通拿着書信來到松陰觀門首一叫門由裏面小道童兒出來劉妙通說道兄請了小道童說你來此何幹劉妙通說我叫劉妙通奉濟公禪師之命前來稟見真人有要緊的大事小道童說你在此少候我到裏面去回稟當時來到裏面一見魯修真道童說回稟祖師爺現有劉妙通奉濟公之命前來稟見魯修真說叫他進來小道童來到外面說祖師爺叫你進去劉妙通一看屋中幽雅沉靜魯修真在上首椅子上坐定頭戴青布道冠身穿藍布道袍腰繫杏黃絲絛水襪雲鞋面如三秋古月髮如三冬雪鬚髮九秋霜一部銀髯劉妙通趕緊行禮說祖師爺在上弟子劉妙通參見祖師爺魯修真說你來此何幹劉妙通說我奉濟公禪師之命前來有一封書信給祖師爺觀看只因赤髮靈官邵華風在慈雲觀妖言惑衆起意造反招聚綠林中的江洋大盜發賣薰香蒙汗藥使人在外面拍花害人有七十二座黑店五百隻黑船濟公由常州府叫我前來說罷將書信拿出來遞與魯修真魯修真打開書信一看上面沒字就是畫着一個酒罈子釘着七個錐子裏面書信寫的是

靈隱寺道濟字啓 魯真人台覽日前一別天南地北人各一方實深想念伏思 真人坐守清山深修古觀乃道高德重之人近維 仙駕起居安燕 閣廟清吉定如意祝耳敬啓者令徒赤髮靈官邵華風現在慈雲觀招聚綠林賊寇妖言惑衆起意造反手下有賊船黑店發賣薰香蒙汗藥使人四處拍花陷害良民罪莫大焉貧僧乃世外之人你我俱不應管塵世之事無奈令徒大肆招謠殺害生靈勢派太大誅惡人即是善念今小徒悟靈受邵華風所害裝在乾坤子午混元鉢之內祈 真人鶴駕光臨搭救見字切勿耽延則功德無量矣餘無別述面見再謝即請 法安不一

魯修真看罷點了點頭說濟公前者跟我提過此事劉妙通你就給我看看廟我趕緊就走我這廟中幾個童子不能掌事劉妙通說祖師爺請罷我看廟就是了魯修真當時下了八卦山駕起趁脚風眨眼之際先來到常州府衙門叫官人往裏一通稟濟公正同知府在書房談話濟公趕緊吩咐有請魯修真有官人帶領來到書房和尚說真人來了魯修真說久違少見和尚說顧大人我給你引見引見這是八卦山坎離真人魯道爺知府顧國章跟老道彼此行禮魯

修真說聖僧方才遺劉妙通去給我送信，所有的事我都知道了。聖僧還有甚麼吩咐嗎？和尚有未到先知之能，說現在小徒已被赤髮靈官邵華風用乾坤子午混元鉢裝起來，真人急速去搭救才好。晚了小徒悟禪性命休矣。魯修真立刻告辭，出了知府衙門，駕起趁脚風，來到慈雲觀門首，一聲爲量佛說，煩勞你等到裏面通稟，就提八卦山魯修真前來，看這左門真人到裏面回稟。邵華風說：原來魯修真來了。按說從先我在八卦山之時，你是我的師傅。現在我已然另投別門，再說不久我得了宋室江山社稷，乃九五之尊，就不能論師徒。先得論君臣禮。大衆說：祖師爺言之有理。邵華風說：有請，我不便迎接他，叫他自己進來。左門真人陳本亮立刻來到外面，說我家祖師爺有請。魯修真邁步往裏鉤奔，一直來到大殿，抬頭一看，見赤髮靈官邵華風在上面端然坐定，兩旁邊也有老道也有僧家，高的矮的，矮的胖的，瘦的瘦的，瘦的少的，真有百餘人。魯修真來到大殿上，邵華風並沒離開座位，坐着一抱拳說：真人來了，傍邊看坐你我也算師徒。現在我不久就要登基坐殿，有九五之尊，先論君臣禮爲重。再說我又拜了馬道玄爲師，魯修真並不動怒，在旁邊落坐。說我是前來望望看你聽說你這裏聲勢甚大，我特來瞻瞻你，到並無別事。邵華風說：我將來面南拜北，封你爲護國仙師。魯修真說：好，我聽說你有一種寶貝，叫乾坤子午混元鉢，你拿出來我瞻瞻。當初這宗寶貝可是八卦山松陰觀鎮觀之寶，我可沒試驗過，你且拿出來。我開開眼見見勢面，你可不必多心，並無別意。邵華風料想給他瞻瞻，也不要緊，說你要瞻可也行。我現在混元鉢裏可裝着人呢。魯修真故作不知，說：裝甚麼人呢？邵華風說：裝着濟顛和尚的徒弟，是一個妖精。六個時辰就能化爲濃血，他無故跟我前來作對，這也是自找其死。真人你要看可別起蓋，一掀蓋他就跑了。魯修真說：我瞻瞻甚麼樣兒？邵華風說：童子把乾坤子午混元鉢取來。童子拿過混元鉢遞給魯修真，魯修真一看，說：原來是這種樣子，還用符咒封着呢。這有甚麼好處呢？邵華風說：裏面有三味真火，勿論甚麼妖精，裝到裏面六個時辰，能化濃血，就是西方靈漢都能把金光煉散。魯修真說：着話時，一掀蓋由裏面滋溜冒出一股黑烟，小悟禪跑了。邵華風說：你怎麼給把妖精放走了？魯修真說：我到是無意之中，小小的妖怪跑了也罷，總是他不該死，便宜他去了。那時他再來再拿他，也不算甚麼。邵華風一見心中一動，勃然大怒，說：好魯修真，這分明你受濟顛和尚的主使，前來救他徒弟，你不說幫着我，你反向着外人。你今天既來到這慈雲觀，你想放你出去，魯修真說：你休要多疑，我跟濟顛和尚並不認識，說着話站起來往外就走。邵華風說：你拿我的寶貝，那去魯修真並不回頭，往外就跑。邵華風下了坐位，往外就追，追出山門，再找魯修真蹤跡不見。焉想到魯修真借着道光走了。

把乾坤子午混元鉢收了去。邵華風一賄魯修真把寶貝拐了去。他就愣了。衆人追趕出來。說：「祖師爺怎麼樣了？」邵華風說：「好魯修真把我的寶貝誑了去。這必是濟顛僧叫他來的大衆說。祖師爺這一丟寶貝。此乃大大不幸。再說倘若濟顛和尚前來如何敵他？」邵華風說：「那到是小事。我有幾個朋友在萬花山聖教堂。有八魔都是術學傍門。要拿濟公和尚。易如反掌。不費吹灰之力。再說還有陸陽山花面如來法洪大衆說。祖師爺進去罷。邵華風回來立刻陞殿。忽然外面有雙鉤護背張三郎探事回來稟報。如此這般一說。把邵華風氣得皺眉皆豎。當時要派人夜入常州府前去行刺。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二回 黃天化行刺被捉 顧國章調兵勦寇

話說雙鉤護背張三郎一見邵華風說常州府現在調官兵。要前來攻打慈雲觀。祖師爺早作準備。邵華風一聽氣往上撞。說：「這是濟顛和尚的毒感。那位先去到常州府。把知府連濟顛僧一並給我殺了。算奇功一件。那位敢去。大衆聽這話。目瞪口呆。並沒人答應。」邵華風說：「莫不成這些人就沒有一位敢去的麼？」話言未了。旁邊有人答言說：「祖師爺不必着急。這件事我去。」邵華風一看。說話這人乃是都天道長黃天化。邵華風說：「黃道兄。你有這樣胆量。」黃天化說：「這小事一段。無奈我一個人單絲不線。孤樹不林。一個人是死的。兩個人是活的。那位跟了我。大衆一個個並没人答話。黃天化說：「衆位都畏刀避劍。怕死貪生。歷歷是衆位都不敢去。我只好一個人去罷。」邵華風說：「黃道兄。你去待山人敬你三杯酒。以助英雄之胆。」黃天化說：「祖師爺不必預備酒。等我回來。將知府濟顛的人頭帶來。再喝方顯我的英名。」邵華風說：「好道兄。請罷。」我等眼觀旌節。耳聽好消息。但願你到那裏。游開得勝馬。到成功。黃天化立刻告辭下山。直奔常州府。而來書中交代。一落筆難寫兩件事。濟公遣魯修真去救悟憚。走後。少時有人進來回稟。外面有金毛海馬孫得亮。火眼江豬孫得明。水夜叉韓龍。浪裏鑽韓慶。四個人前來稟兒。濟公吩咐叫他等進來。四個人來到書房。一見和尚。孫得亮說：「我等奉聖僧之命。鉤奔慈雲觀。破賊船。我四個人。心高性傲。要打拿邵華風。不想被賊人妖術所擒。幸虧少師傅悟憚去。把我四個人救出龍潭虎穴。叫我四個人回來。聖僧還有甚麼用我等之處。和尚說。還有一件奉煩。孫得亮說：「聖僧有話只管吩咐。我等只要能行。萬死不辭。」和尚說：「我這裏有一封錦囊。附耳如此這般。照我字東行事。你四個人奔西。觀靈隱寺去罷。四個人點頭答應。和尚叫知府給四個人拿了五十兩作盤費。四人告辭去了。少時小

悟禪也回來了。濟公說：我不叫你去，你不聽。悟禪說：我沒想到這個妖道真利害。我要不是魯修真前去教我，我命休矣。和尚說：我這裏不用你，你們到西湖靈隱寺去附耳。如此如此，謹記在心。我已派孫得亮四個人去了，恐其他四個人辦理不善，你去過了。下月十五再回來，不准違背我的話。小悟憚點頭，正說着話，有人進來回稟：魯修真回來了，和尚叫人把魯修真讓進來。魯修真說：聖僧吩咐的事，我都辦了。少師傅可會回來了？和尚說：回來了。小悟禪過去答謝魯道爺救命之恩。和尚說：悟禪你去罷。悟禪告辭去了。和尚說：真人多有辛苦，魯修真說：聖僧還用我不用？和尚說：真人先請回山。魯修真告辭去了。知府說：聖僧賊人勢派太大了。聖僧你看怎麼辦才好？我已派了兵馬都監，叫他調官兵去辦案，可不定怎麼樣。和尚說：大人不用忙，慢慢的商量着辦。知府見天光已不早了，吩咐在書房擺酒，陪着和尚吃飯。直吃到二更後，忽然間和尚打一冷戰，和尚一按靈光，早已察覺明白。口念阿彌陀佛，善哉善哉。知府顧國章說：聖僧甚麼事？和尚說：沒甚麼事。我變個戲法給你瞧瞧。顧國章說：甚麼戲法？和尚說：我變平地抓鬼給你瞧瞧。知府納悶，不懂的甚麼叫平地抓鬼。書中交代：此時都天道長黃天化早來了。老道在房上扒着，黃天化暗中窺探，是一個窮和尚，醜陋不堪，短頭髮有二寸多長，一臉的油泥，長得人不能衆，貌不驚人。黃天化心裏說：這就是濟顛僧。我打算是項長三頭，肩生六臂，腳踏肩膀，走道人上之人呢。真是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原來是一個乞丐。據我看大概也沒有甚麼能為。心中正在思想，聽和尚說要變戲法。黃天化一想：我何必等着他睡？行了刺呢。簡直下去，亮刀把他殺了。就完了。心裏正在打算，主意未定，和尚在屋中用手一指，口念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黃天化就彷彿有人推他一把，由屋中翻身掉下來，把知府嚇了一跳。手下人說：有賊，立刻把老道按住，綁上，拿到書房。和尚說：好東西，你這胆子真不小。你趁此說實話。黃天化說：罷了。我既被你等拿住，我告訴你。我叫都天道長黃天化，我奉赤髮靈官邵基風之命，前來行刺，殺知府，殺濟顛。不想今天被獲，這是一往真情實話。殺剝存留，任憑於你。和尚說：大人，你派人先把他釘鍊入獄。知府立刻派手下人，將老道帶下去收監。這個時節，忽然有差官來回稟：今有兵馬都監陸大人派人來知會。今天明天陸大人派一位承信，即楊忠帶一百兵，坐着兩隻小船，去到慈雲觀辦案。不想船到牛頭峯以下，賊人竟敢亮了隊，賊淨江太歲周殿明，帶領無數水鬼，嘍兵用錘鑽下水，把小船鑽了一隻。承信即楊老爺陣亡了。那一百官兵落水淹死五十三個，逃回四十七名，糟塌了一隻船。兵馬都監陸大人派人來報知府。顧國章一聽，大吃一驚，說：這還了得。賊人竟敢拒捕官兵，情同反逆。慈雲觀簡直是反了。聖僧你老人家可有甚麼高妙主意？本府

我打算調本地面的兵船會合兵馬都監前去剿賊。求聖僧你老人家幫着破慈雲觀。和尚說我幫着破也行。可得依我出主意。頭一則得調水兵戰船。賊人牛頭峯有水鬼嘍兵。陸營官兵不習水戰。去了也是白送命。往返徒勞。再說老道妖術邪法。須排演激筒兵。找婦人的污穢之物。要用黑狗血白馬屎。方能破的了。賊人的妖術。知府說別的都好辦。惟有婦人的穢水可難找。和尚說容易。只要有錢。就買的出來。大人你拿二百銀子。十兩銀子。一筒叫手下人去買。二十筒來。顧國章點頭答應。叫手下人拿二百銀子。出去買去。果然有錢就能辦事。就有人賣兩天的工夫。把二十筒穢水預備齊了。和尚叫顧國章知會了兵馬都監陸忠陸大人。調一千能征慣戰的水兵戰船二十隻。和尚交給衆兵練。激筒兩個人抬筒。兩個人手持兵刃。護激筒兩個人打激筒。一個人掌令旗。七個人一分。和尚把激筒兵先排演好了。這天兵船齊備。和尚同知府顧國章。兵馬都監陸忠。帶領雷鳴陳亮。本衙門挑二百快手。共一千二百人。上了兵船。飄蕩蕩奔牛頭峯。和尚吩咐叫水性精通的兵。先護住船底。兵船打到牛頭峯。相離不遠。只見牛頭峯三聲炮響。金鼓大作。賊人把戰船一字排開。原本早有人報進水師營去。鎮南方五方太歲孫奎。正同淨江太歲周殿明。在中軍帳談話。周殿明說。孫大哥。這幾天也沒聽見信。前者五路督催牌雙鉤護背張三郎回來。稟報說常州府要來攻打慈雲觀。那一天來了兩隻小船。也無非百八十個官兵。一個小武職官。被我我把他等船鑽了一隻。傷損數十個官兵。我只打算常州府決不能善罷干休。必然還有官兵前來。祖師爺叫我我晝夜小心防範。不可大意。不想這幾天到安靜了。真令人難測。鎮南方五方太歲孫奎說。賢弟。你看將來怎麼樣。祖師爺可能成事否。周殿明說。要據我想。祖師爺神通廣大。術法無邊。再說衆位真人都是精通法術官兵來了。也是白送殘生。孫奎說。我想官兵這兩天沒動作。必有緣故。要來就不善。善者不來。正說着話。忽然外面有人進來。稟道。現有常州府來了二十隻兵船。官兵無數。刀槍如林。直奔牛頭峯而來。相離不遠。請都督早作準備。孫奎說。你看如何。趕緊吩咐齊隊。噲。噲。一棒鑼聲。把隊伍兩齊。兵船撞出牛頭峯。要與官兵決一死戰。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三回 雷陳奮勇殺水寇 妖道施法戰官兵

話說鎮南方五方太歲孫奎得報。現有官兵前來攻打臥牛磯。孫奎立刻吩咐手下水鬼嘍兵。調齊了隊伍。麻洋戰船五十隻。一字排開。旗幟招展。號帶飄揚。當中一桿大旗。三丈三高三。葫蘆金頂。火雁插邊。蜈蚣走總。墜脚銅鈴。被風一擺。

嘩呀呀亂响。白緞子旂上面有黑字，寫着三軍司令。當中斗大的一個孫字。背面一個帥字。孫奎手擎三截鈎連鎗頭，戴分水魚皮帽，日月蓮子簾，水衣水靠，油綢子連脚褲，香河魚皮岔，面如紫玉，紫中透紅，粗眉大眼，海下一部花白鬚，扇滿胸前，真是威風凜凜，相貌堂堂，對面官兵船隻隊伍整齊，正當中一桿大旗，上面一個陸字，上手裏是知付願國章，下手裏是一個窮和尚，五方太歲孫奎吩咐你等那個前往，先把知府顧國章結果了性命，話言未了，旁邊有人一聲答話說：待我前去。孫奎一看，乃是翻浪鬼王連，手中一擺三截鈎連槍，船往前一撞，王連站在船頭說：那個小輩敢前來送死，兵馬都監陸忠一看這個賊人，身高有八尺，膀闊三停，頭上戴分水魚皮帽，日月蓮子簾，水衣水靠，油綢子連脚褲，香河魚皮岔，面似油粉，兩道劍眉，一雙三角眼，鬚子裂腮，長的凶如瘟神，猛如太歲，手中擎着三截鈎連槍，陸忠吩咐爾等何人前往，把賊人給我拿來，算奇功一件，旁邊有一位承信武功郎王文玉說：大人不必着急，待卑職前往。王文玉剛要擺刀出來，和尚說：且慢，這些賊人都是高來高去，江洋大盜，能為武藝出眾，本領高強，王老爺去未必拿着了，他恐其受他人所算，陸忠說：依聖僧該當如何，這些賊人竟敢堂堂掌鼓，正正執旗，拒捕官兵，這還了得，和尚說：陳亮你去，把賊人結果了性命，以振軍威，聖手白猿陳亮應命，立刻拉出單刀，往前趕奔翻浪鬼王連，正在揚揚得意，一聲喊，由官隊閃出一人，身高七尺以外，細腰扎背，頭上戴翠藍色六瓣壯士巾，迎門拉茨菇葉，鬚邊斜插一朵守正戒淫花，身穿藍箭袖袍，腰繫絲帶，單襯薄底靴子，前後衣襟掖着，面如美玉，粗眉大眼，手擎銅刀，來到船頭，王連用三截鈎連鎗一點指說：來者小輩，爾是何人，竟敢前來送死，陳亮說：你要問你家大老爺我姓陳名亮，號人稱聖手白猿，爾是何人，王連說：我姓王名連，號人稱翻浪鬼是也，你要知道我的利害，趁此回去，休要前來送死，陳亮哈哈一笑說：你等這些無知的叛逆，真是氣迷不悟，大宋國自定鼎以來，君王有道，家家樂，天地無私，處處同，你等都是大宋國的子民，不思務本分，聽信妖道妖言，惑眾聚黨成羣，叛反國家，皇上家省刑罰，薄稅斂，五穀豐登，萬民樂業，君正臣忠，那一樣虧負了你們，你等無故殺害生靈，荼毒百姓，上招天怨，下招人怨，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你豈不知一日為賊，終身是寇，上為賊父，賊母，下為賊子，賊妻，被在官廳役拿住，剗墳三代，禍滅九族，死後落個罵名千載，你等要知時運務，趁此率眾跪倒，認罪服輸，本處知府大人有一分好生之德，還許饒爾不死，如要強暴抗橫，諒慈雲觀也無非彈丸之地，爾手下統帶，不過蟻羣蚊團，烏合之眾，架不住嬰兒投石，現在都監知府帶領天兵一到，爾趁此投降免死，王連一聽，氣得哇呀怪叫，如雷說：小輩休要說此明明狂言大話，你豈不知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

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無德者失之。勝者王侯，敗者寇盜。犬吠堯王，各爲其主。諒爾有多大能爲。陳亮一聽，氣往上撞，擺動了那手中刀，照定賊人劈頭就剝。王連用手槍往上一架，陳亮執刀分心就扎。賊人斜抱月往外一崩，陳亮一順刀，照賊人脖脛就砍。賊人立上鐵門閃，往上相迎。兩個人在船頭一動手，各施所能。陳亮一想，今天當著知府顯國章一千衆人，總得勞點力。人前顯耀裏稱尊，兩個人殺了個難解難分。陳亮把刀的着數一變，別一刀跟着一刀，一刀緊似一刀。賊人王連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這個時節，賊隊之內，有人一聲喊：「待我來。」一擺鉤連拐直奔船頭，要幫着王連動手。這邊雷鳴一看出來，這個賊人黃臉膛，短眉毛，母狗眼，也是頭戴分水魚皮帽，日月連子箍，一身水師衣靠。雷鳴拉出手中刀，一聲喊：「好囚囊的，打算兩個打一，待我來拿你賊人。」一看雷鳴長的紅鬍子，藍臉臉，二眸子一瞪，令人可怕。賊人不願去幫着王連，趕緊把手中兵刃一順，問來者爾是何人。雷鳴說：「你雷大太爺姓雷，叫雷鳴。人稱風裏雲烟，你小子姓甚麼，叫甚麼，你家雷大太爺刀下不死無名之鬼。賊人說：「你要問大太爺名，叫胡芳。人稱破浪鬼。雷鳴說：「你小子是鬼，今天就叫你做鬼。」一擺刀，照定賊人劈頭就剝。賊人用鉤連拐，急架相還。要講論能爲，雷鳴陳亮勝強百倍。胡芳焉能是雷鳴的對手。三五個照面，被雷鳴一刀扎在哽嚥咽喉。賊人當時一翻身，掉在水內。翻浪鬼王連見胡芳一死，他心裏一發慌，被陳亮手起刀落，將賊人結果了性命。五方太歲孫奎一見手下兩員傷將死在雷鳴陳亮之手，賊人氣得哇呀呀怪叫。手中令旗一擺，有水鬼嘍兵五十名，各拿鐵鑽下水，打算要鑽官兵的船底。焉想到和尙早有防備，船底下有能征慣戰水兵一百名，名擊兵刀護船底。見對面來了數十個水賊，各拿鐵鑽奔船底來。這邊官兵用鎗就扎，來一個扎一個。五方太歲孫奎在上面看着水花一滾，死屍往上一翻，水一發紅。大概是死了一個孫奎，就知道事情不好。當時一擺手中純鋼鵝眉刺，趕奔上前，照官雷鳴分心就刺。雷鳴擺刀急架相還。陳亮剛要擺刀過去幫着雷鳴，淨江太歲周殿明一擺鋼刀過來，敵住陳亮。四個人如同走馬燈相仿，真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才。四個人不分高底上下，正在動手之際，和尙說：「陸大人，你傳令叫官兵前進，一擁齊上。陸忠道才一揮令旗，這些官兵都是久操練之兵，真是隊伍整齊。大衆一聲喊殺，各擺兵刃往上就擁。賊兵雖人多，隊伍雜亂。本來這些賊人都是些無業的游民，素常又不操練，有事也無非狐假虎威，打勝不打敗。官兵衆人抱成一個團，鎗刀亂刺。賊人大衆一亂，展眼之間，殺傷數十人。後隊見前隊一傷人，後隊便亂了。也有跳河的，也有會水的，由水內逃命。鎮南方五方太歲孫奎、淨江太歲周殿明見事不好，孫奎說：「合字風緊急，浮流扯活羅。」周殿明一想，「已然是敵擋不住了，莫若趁此

逃走。想罷擺刀照定陳亮虛點一刀。撥照擰身蹶下水去。孫奎也跳下水去。逃命雷鳴。陳亮不會水。見賊人跳下水去。二人回歸本隊。展眼之際。賊人四散奔逃。官兵把賊人的船隻都搶過來。濟公吩咐船進山口。來到山坡。把船隻靠岸。陸忠帶隊下船。激船筒兵也下了船。方要上山。只聽山上鑼聲大振。衆人抬頭一看。見由慈雲觀出來無數老道。真有百餘人。原不赤髮靈官邵華風。早已得報。邵華風正在大殿陞坐。有牛頭峯的小頭目跑進來。說回稟祖師爺。大事不好。現有常州府帶領無數官兵。二十隻戰船。來到山口。跟水軍都督孫奎開了仗。請祖師爺早作準備。赤髮靈官邵華風一聽。勃然大怒。說衆位真人。隨山人出去跟他等決一死戰。衆老道一個個揚揚得意。各持寶劍。出了慈雲觀。只見官兵隊已然進了山。邵華風說。好一千無知的孽障。胆敢前來送死。待山人全把他們結果了性命。話言未了。旁有七星真人劉元素說。祖師爺暫息雷霆之怒。諒他這等些無名小輩。何必你老人家親身臨敵。待我拿他不費吹灰之力。劉元素立刻口中念念有詞。一聲勅令。平地起了一陣狂風。走石飛沙。直奔官兵隊。真是天昏地暗。日色無光。官兵俱不能睜眼。衆官兵說。妖術邪法可了不的。濟公快來。和尚哈哈一笑。僧道闢法。不知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四回 激筒兵揚威破邪術 濟長老涉險捉賊人

話說九星道人劉元素一念咒。走石飛沙。直奔官兵隊而來。官兵全都不能睜眼。大家齊聲喊嚷。濟公快來。和尚用手一指。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勅令赫立。立刻就風定塵息。七星道人一見窮和尚嚇的撥頭就往回跑。八卦真人謝天機說。一聲無量佛。賢弟你閃在一旁。待我拿他。伸手拉出寶劍。往前趕奔。說來者你就是濟顛麼。和尚說。然也。正是。謝天機說。你可知道你家祖師爺的利害麼。你要知事。速務趁此過來跪倒。給我磕頭。叫我三聲。祖師爺。山人有一分好生之德。饒爾不死。如要不然。當時我要結果你的性命。和尚說。好雜毛老道。你給我磕頭。叫和尚老爺三聲。祖宗。我也不能饒你。八卦真人謝天機看和尚是一個凡夫俗子。他那裏曉得起他。焉知道和尚早把佛光靈光金光閃住。老道舉寶劍過來。照和尚劈頭就剝。和尚溜溜一閃身。躲開。伸手掏老道一把。老道一劍跟着一劍也砍不着。和尚和尚掏一把。擰一把。掏一把。老道真急了。立刻口中念念有詞。由平地起了一陣怪風。從空中來了許多毒蛇。怪蟒。兔鹿。狐獾。無數的野獸。直奔官兵隊。張牙舞爪。咬官兵。嚇的官兵紛紛倒退。和尚用手一指。口念唵嘛呢叭咪吽。勅令赫立。立刻現了一道黃光。這些東西都現了原形。全是紙的。墜落於地。八卦真人一看事情不好。連忙跑回去說。

祖師爺我等法力太小敵不了和尚。請祖師爺大施佛法。去把和尚拿住。邵華風一見了得。連聲喊嚷。立刻一擺寶劍。趕奔上前說。好濟顛。我山人跟你遠日無冤。近日無仇。你無故跟我作對。今天祖師爺將你拿住。碎屍萬段。方出胸中惡氣。和尚說。好孽畜。你就是赤髮靈官邵華風。老道說。正是你家祖師爺。和尚說。我正要拿你。你既是出家人。就應當奉公守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一塵不染。萬慮皆空。掃地不傷蟻。蟻命。愛惜飛蛾。紗羅燈。老道應當戒去貪嗔。癡愛惡。你無故妖言惑眾。殺害生靈。招聚綠林。江洋大盜。發賣薰香。蒙汗藥。胎毒。四方使人各處拍花。敗壞良家婦女。拆散一家骨肉分難。上招天怒。下招人怨。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我和和尚並不願多管閒事。無奈你實屬罪大惡極。我和和尚誅惡。卽是善念。今天你該當惡貫滿盈。你還執迷不悟。還欲抗橫。老道一聽。氣得三尸神暴跳。五靈蒙氣。騰空擺寶劍。定照和尚劈頭就剝。和尚閃身躲開。走了三五個照面。和尚身體伶便。老道砍不着。真急了。身子往旁一閃。說。好濟顛。氣死我也。待山人用寶貝取你。和尚說。你把你的寶貝掏出來。我瞧瞧。老道由身後拿出一個葫蘆。裏面是五百陰魂。都是不該死的人。前者衆老道練百骨神。魔害的人收來的。今天老道真急了。口中唸唸有詞。把葫蘆蓋一拔。放出五百陰兵。立刻天昏地暗。日色無光。鬼哭神嚎。直奔官兵隊。和尚趕緊吩咐拿激筒打衆官兵。立刻用激筒一打。這污穢之水。專破邪術。展眼之際。陰兵四散。化爲灰飛。赤髮靈官邵華風。一見和尚破了他的陰兵陣。老道大吃一驚。立刻又要念咒。和尚又吩咐官兵用激筒打老道。官兵激筒照老道一打。衆老道渾身上下是鱗水念咒也不靈了。大衆說。祖師爺可了不得了。邵華風說。快跟我走。衆人撥頭就往廟裏跑。和尚說。追官兵隊直追到慈雲觀山門以外。和尚吩咐官兵把東西南三面圍住。陸忠傳令圍廟。官兵雖有一千餘人。慈雲觀地勢太大。兵也不能滿圍過來。官兵就把前面扎住。和尚說。陸大人。願大人隨我進廟。大衆帶領親隨人等進了廟門。一看。正北是大殿。五間有月臺。東西各有配殿。在大殿兩旁。邊有兩個八角亭子。裏面當中彷彿兩眼井口。和尚來到東邊井亭子。望下一探頭。看大衆說。不用說。衆妖道許由。井亮子逃走。也許是地道。話言未了。只見由井口裏伸出一隻大手。真有五六尺大。一手的黑毛。竟把濟公的腦袋抓住。就聽和尚一嘆。可要了我的命了。大手把和尚揪下井亭子去。知府顧國章衆人嚇的亡魂皆冒。說。這可糟了。大概濟公要沒命了。此時雷鳴。陳亮等一看。心中好似萬把鋼刀。扎心。賽如叉挑。五臟油烹。肝花箭刺了雄心。刀跳了鐵胆。雷鳴本是一個忠厚人。心中一想。師父待我等恩重如山。屢次救我等性命的。現在他家被大手抓下井去。不知生死。我這條命不要了。到要跳下去。看看這裏面怎麼一段情節。看個水落石出。猛英雄

想罷撒腿就跑。來到井亭，把心一橫，跳下井去了。陳亮一看，急的一跺脚，自己心中一陣難過。想二哥已跳下去，世上知道有雷鳴就有陳亮，有陳亮就有雷鳴。我二人活著在一處，為人死了在一處，做鬼想罷就往前跑。知府顧國章剛要攔，這句話沒說出來，見陳亮已跳下去了。急的顧國章一跺脚，自己一想，濟公雷鳴陳亮大概是沒命了。這老道再出來，誰能敵擋的了。官兵衆人一催，個個無不胆戰心驚。顧國章一想，於人子孝當竭力，為人臣忠則盡命。既受國家俸祿之德，理應當答報君恩，以身許國，爲國捐軀。莫若我也跳下去，一死萬事皆休。正在心中思想之際，只聽大殿旁一聲喊，嚷無量佛，善哉善哉。你等放著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找尋。衆官兵抬頭一看，只見由後面出來一個老道，頭戴青緞子九樑道巾，身穿藍緞色道袍，週身繡八卦，按著乾三連坤六斷離中虛坎中滿，當中八卦太極圖，紫臉膛，凶眉惡眼。衆官兵嚇得魂不附體，書中交代，怎麼只段事呢。原來赤髮靈官邵華風衆妖道被激，打了一身穢血。水衆妖道跑到後面，邵華風說，可了不得，好濟顛僧，施展這樣狠毒之計，他破了我的法術。衆位快跟我，把身上洗乾淨，再作道理。山人焉能跟濟顛僧道善罷干休。衆人趕緊打了淨水，把渾身都洗乾淨，赤髮靈官邵華風道衆位，那位去探探去。乾法真人趙永明說，我去。邵華風說，你附耳過來。如此如此。趙永明點頭答應說，那位去到前面探探去。旁邊有黑虎真人陸天霖說，我去。立刻往外夠奔，方奔到二門，有兩個從人說，真人你上那去。方才和尙被大手給抓下去了。連那兩個姓雷姓陳的都跳在井亭子裏去。陸天霖一聽說，這可是活該，待我去看看。老道只才來到外面，站在大殿一看，工夫不大，只見由井亭裏捧出一隻胳膊來，鮮血淋漓，是剛才砍下的樣子。老道在大殿上看的真真切切，鼓掌大笑。兵馬都監陸忠同知府顧國章也都看見了，嚇得顏色更變。顧國章說，可了不得了。大概是濟公被賊人害了，把胳膊砍下來。兵馬都監陸大人說，顧大人你看這不是濟公的胳膊。顧國章說，都監何以見得呢。陸忠說，你看要緊，是濟公的手，有泥，肉皮不能這麼白。顧國章一想，言之有理，說要緊，不是濟公，這必是雷鳴陳亮。可惜這二位俠義英雄，一不爲名，二不爲利，一旦之間，喪在妖人之手。正在嘆息之際，忽見井亭子又捧出一條大腿來，也是鮮血淋漓。說著甚爲可憐。老道黑虎真人陸天霖看夠多時，一陣狂笑說，好一個膽大的知府，竟敢前來送死。山人今天全把你等結果性命。說著話，老道擺寶劍往前夠奔，口中嚷咕嚷咕，又念起咒來。顧國章一聽，事情不好，趕緊吩咐爾等快拿激簡打這句話尙未說完，就聽由西角門一聲喊，嚷呀，阿彌陀佛，好孽畜，你又來與怪作妖。待我拿你。衆官兵抬頭一看，見和尙梯他梯他脚步踉狂，來到大殿以前，衆人目瞪口呆，不知是誰從何處而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五回 濟公兵困慈雲觀 妖道率眾渡長江

話說黑虎真人陸天霖方要念咒，跟官兵作對，只見濟顛和尚來了。老道嚇得撥頭就跑，跑到後面一看，赤髮靈官邵華風，衆人全都蹤跡不見。陸天霖一想，這到不錯。大衆拿我作了押賤了，全都跑了，我也跑罷。剩我一個人，單絲不線，孤樹不林。老道立刻奔後山，牛背駝竟自逃走。書中交代，赤髮靈官邵華風那去了呢？原本衆人一商議，見事不好，大概今天慈雲觀是保守不住了。邵華風咬牙忿恨，濟顛和尚無故跟我作對，把我這座鐵桶相似一座廟給毀了。鬧的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邵華風說，衆位現在濟顛和尚把我的廟挑了，我焉能跟他善罷干休？我由這裏奔臨安城，到西湖靈隱寺，把他廟裏的僧人，見一個殺一個，刀刀斬盡，劍劍誅絕。然後放火一燒，廟我也算報了仇。衆位那位願意去跟我走一輪，如不願意去，衆位夠奔仙人峯彌勒院，到通天和尚法雷那裏去等我。不見不散。旁邊有前殿真人常樂天、後殿真人李樂山、左殿真人鄭華川、右殿真人李華山、七星道人劉元素、八卦真人謝天機、乾法真人趙承明、良法真人劉承清、乾坎良震坤離巽兌八位真人，連黑毛鬚高顯、鐵目子高珍，這些人都要跟着邵華風，迷魂太歲田章，帶領單刀太歲周龍，笑面貔貅周虎，一千衆薰香會的人，單走衆採藥真人巡山真人在一處走，分爲三起，逃出了慈雲觀。來到後山牛背駝，上了船，渡過平水江，來到孤樹岡。天光已晚，頭一起，邵華風衆人說，暫且先找地方住下罷。這孤樹岡有慈雲觀的一座黑店，邵華風帶領衆人進了店。這些賊人，各各分頭四散逃走。也有單走的，內中矮岳峯、鮑雷一個人單走，自己覺着垂頭喪氣，不知如何是好。順着江岸往東，走了數里之遙，自己覺着口乾舌燥，偶見對面有一座小村莊，有茶攤子。鮑雷正想喝茶，來到近前一看，這裏坐着兩個人，正是追雲燕子姚殿光，過度流星雷天化。這兩個人是前者奉濟公之命，叫他二人今天在這裏等候鮑雷。烟上一碗茶，有濟公的一塊藥，放在茶內。今天鮑雷方在來近前，姚殿光說，鮑二哥你來了。鮑雷一見這兩個，立刻把眼一睜，說你兩個小子，在此做甚麼呢？前者叫你歸慈雲觀，你二人不但不歸，反傷了我們的一個人。今天你們又在這裏，姚殿光一聽說，你先不用瞪眼，你喝碗茶，有甚麼話再說。鮑雷是真渴了，當時把這碗茶喝下去，出了一身的透汗，心中豁然大悟。鮑雷說，二位賢弟從那裏來？姚殿光說，我二人特爲來等你。鮑雷說，我打那來？姚殿光雷天化說，我們知道你打那來，你自己不知道麼？鮑雷心中迷迷糊糊，直彷彿做了一場大夢一般。說，哎呀，我家中還有人，沒有姚殿光說，怎麼沒有前者？我二人到慈雲觀，奉老太

太之命去找你，你要殺我二人，莫非你忘了麼？鮑雷自己一想說：我渺渺茫茫，可記得我自從到了慈雲觀，邵華風給我一粒藥吃，我心中就迷了，聽見你們就有氣，你們誰要一歸慈雲觀，我就喜歡了，真乃怪道。姚殿光說：現有靈隱寺濟公長老，派我二人來接你，茶裏有藥，你喝下去才明白了。現在你家裏老太太盼你的病了，你先同我二人到家去看看，叫老太太好放心，然後你再找濟公，給聖僧道謝。鮑雷這才點頭，同姚殿光、雷天化、回歸鮑家莊，這且不表。單說赤髮靈官邵華風，同衆人來到孤樹岡店內，心中甚是不安。邵華風說：衆位，那位到慈雲觀去探探官兵走了沒走？良法真人劉永清說：我去探探，祖師爺聽候我的回信。邵華風說：劉真人須要小心，劉永清立刻出了店，驚着趁腳風來，到慈雲觀一探，原來官兵正在搜廟，放人呢，和尚叫官兵把乾坤所婦女營的被難的放出來，問明白了衆婦女的家鄉住處，叫官兵給護送回去。書中交代，和尚由井亭子怎麼出來呢？著書一支筆難說兩件事，原本八角亭子伸出那隻大手，是削器，人在上面一踏，削器這大手就出來，正把人抓住，底下有八個人看守地道，專等拿人，和尚故意叫大手抓下去，底下八個人正打算細和尙，被和尚用法術定住，雷鳴陳亮跳下去，見濟公打在地道裏站着，和尚說：這八個人害人多了，你兩個人先把他等結果了性命。雷鳴陳亮殺這八個人，把胳膊大腿扔上去，國章只打算是雷鳴陳亮被了害，其實不是雷鳴陳亮把這八個人殺了，和尚說：你們兩個人到那邊地道去找，有一個人把他救出來。雷鳴陳亮二人順着地道，找有半里之路，只見對面有一個人，正在那裏唉聲嘆氣。雷鳴陳亮在頭裏，濟公隨後跟着來，至切近一看，見這人身高八尺，膀闊三停，頭戴青緞色六瓣壯帽，身穿青緞色箭袖袍，腰束絲帶，單襯薄底靴子，面如紫玉，粗眉朗目，此人非別，乃是飛天火祖秦元亮。雷鳴陳亮一看，說：秦大哥，你在這裏，快跟我們走。元亮一看，說：雷陳二位賢弟，你們從那來的？雷鳴說：我等奉濟公之命，幫着常州府知府帶兵來剿滅慈雲觀。濟公知道你在此遇難，我等特來救你，你怎麼會在這裏的？秦元亮說：唉，二位賢弟別提了，我原本是一番好意，我到鮑家莊去，賤矮岳峯鮑雷聲說：他歸了慈雲觀，他母親想他的病了，我來到這裏找鮑雷，勸他回家，不但他不聽，他反倒叫我歸慈雲觀，我說不歸，他把我捆了一見赤髮靈官邵華風，他們給我一粒藥叫我吃，我不吃，他說要殺我，後來也不知因甚麼又不殺了，把我弄到這地牢幽囚起來，更難受，生不如死，有四個看守着我，天天也倒給我吃，給我喝，就是走不出，每天這些人勸我，叫我吃他這粒藥，說能化去俗骨，成佛做祖，所有是上慈雲觀來的人，就不叫走，就得吃他們的藥，不吃藥就給幽囚起來，永不放急的，我心似油烹，我來了有半個多月了，今天看守我這個人都走了，我自己打

算出去也找不着出去的路。你二人由那裏進來的。雷鳴說：我二人是由亭子裏跳下來。有濟公帶領着。正說着話。見濟公來到近前。雷鳴說：秦大哥我給你見見。這就是濟公長老。秦元亮趕緊給濟公行禮。說：聖僧你老人家來救我。再生我心中。實深感激。和尙說：不必行禮。跟我走罷。三個人跟着和尙。走在地道內。久處搜尋。救出數十個被難的人來。和尙把衆人帶到慈雲觀前門。問明衆人的來歷。叫官兵用船隻送過平水江。一面派官兵搜查慈雲觀廟內。抄出無數的金銀物件。和尙問道：雷鳴陳亮。你二人打算上那裏去。雷鳴陳亮說：師傅不用我等。我二人打算要回家去。和尙說：你二人要回家。可有一節。走在路上。千萬要少管閑事。戒之慎之。你二人要不聽話。惹出禍來。我和尙可救不了。你們雷鳴陳亮說：是我二人也不管閑事。和尙說：我囑咐你們的。問秦元亮。你上那去。飛天火祖秦元亮說：我也要回家。了。改日再答謝你老人家救命之恩。和尙說：那到是小事。一段你三個人要走。可有盤費。雷鳴陳亮說：盤費到。師傅不必拈念着。知府顧國章說：三位壯士要走。分付手下人。給三位壯士每人拿五十兩銀子。三個人還不肯要。和尙說：大人既賞你們。你們就事着罷。三個人這才把銀兩帶好。立刻告辭官兵。有船送到南岸。秦元亮謝過雷鳴。告辭單走。雷鳴陳亮二人。連夜往下一走。天光亮了。眼前一座酒店。叫五里碑。有一座萬成店。專住來往保鏢的。達官雷鳴說：老三。俗們到店裏吃點甚麼。歇息歇息再走。陳亮點頭。二人這一到店中。焉想到狹路相逢。又生出一場大禍。臨身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六回 五里碑雷陳逢妖道 慈雲觀濟公救難民

話說雷鳴陳亮由慈雲觀來到五里碑。這座黑店。連夜走路。覺着身體勞乏。也覺着腹中飢餓。見跟前有一座店。原本這座店常住保鏢的。雷鳴陳亮一進店。小伙計王三認識。知道雷鳴陳亮是威鎮八方楊明的同伴。伙計說：雷爺陳爺二位少見。哪雷鳴陳亮說：少見。王三說：二位打間上房好不好。雷鳴說：好。伙計帶領來到北上房。是一明兩暗三間。東西都是單間屋子。二人來到北上房。西裏間一看。屋裏有八仙桌椅子。靠後窗戶是一張床。張着床幃。床上有小桌。伙計給打洗臉水。倒了茶來。說：二位吃甚麼。雷鳴陳亮說：你給來兩壺酒。先給煎炒烹炸。配六個菜來。伙計說：是。轉身出去。少時。擦抹案桌。把小菜杯碟擺好。把酒菜端來。雷鳴說：王伙計。你喝一盅。王三說：請罷。你們二位這是從那裏來。雷鳴說：我們由平水江。王三說：你們二位由平水江來。沒聽見慈雲觀怎麼樣了。雷鳴說：你們也知道慈雲觀的事麼。伙計

說我們也聽見說慈雲觀有幾個老道妖言惑衆聽說常州府調官兵去拿賊可沒得準信雷鳴說現在有靈隱寺濟公長老帶領官兵把慈雲觀抄了伙計說這就是了說完了話轉身出去雷鳴二人喝着酒雷鳴說老三你這回閉事總算管的不錯要不是濟公他老人家這些妖道可真辦不了陳亮說你我不是濟公俗們也不管閉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非皆因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這件事總算全始全終二人正說着話只聽外面一聲喊嚷無量佛店家有地方沒有伙計說有雷鳴陳亮聽聲音甚熟偷着往外一睜來者非是別人正是赤髮靈官邵華風前殿真人後殿真人左殿真人右殿真人七星真人八卦真人這一干羣賊把雷鳴陳亮嚇得亡魂皆冒書中交代邵華風昨夜內住孤樹崗店內派良法真人劉永清一哨探官兵圍着慈雲觀正在放人劉永清回去說回稟祖師爺現在官兵並沒走邵華風說好明天一早你起身先夠奔靈隱寺見僧人就殺放火燒廟回來到彌勒院找通天和尙法雷大衆聚會在一處把外面五百隻黑船調齊七十二座黑店的人一並湊齊先殺濟顛和尙然後跟常州府知府決一死戰把知府殺了我自立爲常州王你等大家須要助我一臂之力衆老道全都點頭答應在店中住了一夜今天天一亮衆人頭一起起身要夠奔臨安城走在這五里碑衆人要吃點飯見萬成店是一座大店衆人進了店邵華風說伙計這裏有寬大的屋子沒有伙計說上房裏方才來了兩位到是打開衆位道爺等一等我叫上房那兩位挪出來到別的屋去吃也行邵華風說甚好伙計立刻來到上房一看見雷鳴陳亮蹤跡不見書中交代雷鳴陳亮那去了呢這兩個偷着看是邵華風衆妖道來了把雷鳴陳亮嚇的亡魂皆冒心中一想是這對頭冤家到了只要一見着老道準得要我的命嚇的這兩個無處可躲一擦床幃藏在床底下去心裏說只要老道不找等他們吃完了飯走了再鑽出來倘若要搜尋着也是無法只可認命萬事皆由天定生有處死有地兩個人藏起來伙計一瞞沒了人說這件事可怪怎麼會沒了人莫非這兩個人是騙子手沒給飯錢就跑了怎麼也沒見出去呢是人是鬼呀伙計愣了半天說衆位道爺進來罷上房這兩個沒有了赤髮靈官邵華風衆人來到屋中說怎麼一段事伙計說這兩個連飯錢沒給也不知甚麼時候走的邵華風說走了走了罷你趕緊給我們要兩桌菜快來我們吃完了還要趕路呢伙計點頭轉身出去邵華風衆人也沒想到是雷鳴陳亮幸喜沒往床底下找少時伙計把桌子擺上酒菜端進來衆老道坐下喝酒邵華風心裏是煩說衆位真人今天我快吃吃完了就走我恨不能一時到了臨安城把靈隱寺廟裏和尙刀刀斬盡劍劍誅絕放火一燒廟我這個仇算報了我然後再把常州府知府一殺我自立常州王衆位助我一勝

之力。我得了江山社稷，跟你等列土分茅，平分江山，說的正在高興之際，忽聽外面有人說：阿彌陀佛，問伙計說：你們這裏有十幾位老道，在這裏吃飯，有沒有伙計說：不錯，衆老道一聽是濟公和尚的口音，衆老道嚇的連魂都沒有，那華風說：衆位可了不得了，濟頰和尚來了，可恨就是魯修真，他要不把我的乾坤子午混元鉢，誣了去，我焉能不是濟頰和尚的對手，此時雷鳴陳亮在床底下一聽，心中暗喜，書中交代：外面來者非是別人，正是濟公禪師，和尚在慈雲觀把廟抄了，所有廟中被難的人，都放淨了，抄出賊人的細軟金銀不少，知府顧國章把銀子賞了被難這些人，分散了有一半，直鬧了半夜天光，東方發曉，和尚說：陸大人，你帶兵回去罷，暫且把廟封鎖，顧大人，你也回衙理事，我和尚帶着你手下馬快班頭，何蘭慶陶萬春兩個人，去到戴家堡，拿衆妖道完案，知府說：聖僧你老人家，既是慈悲甚好，立刻叫何蘭慶陶萬春，跟着聖僧去辦案，帶一百銀子作盤費，二位班頭點頭答應，和尚說：你們回頭見，立刻告辭分手，坐船來到平水江南岸，下了船，和尚帶着何蘭慶陶萬春，往前走來到五里碑，和尚說：二位頭兒，你們吃點東西，再走，說着話，進了萬成店，和尚說：辛苦辛苦，你們這店裏，有十幾位老道，在這裏沒有伙計，只打算和尚跟老道是一同伴的，趕緊說：不錯，在上房裏，我同伴師傅去，和尚說：好，伙計頭前走，衆位道爺，有一位和尚來找你們衆位，伙計說着話，沒聽見上房裏有人答言，急至來到上房，掀簾子一看，衆老道一個沒有了，方才那兩位，一位監驗，一位白臉的，又在那裏坐着，喝了伙計一楞，說：這是怎麼一段事，衆老道那裏去了，雷鳴陳亮說：由後窗戶都跑了，伙計說：你們二位方才那去了，雷鳴說：老道是我們仇人，我二人在床底下藏着，看說着話，和尚同陶頭何頭進來，雷鳴陳亮趕緊給師傅行禮，伙計說：老道他們走了，你們兩位給這兩桌飯錢罷，雷鳴說：我們憑甚麼給呀，方才我們要的六樣菜，都叫老道吃了，我們這是他們剩的，誰要的菜，誰給錢，伙計說：那可不行，正說着話，掌櫃的過來問：怎麼一段事，伙計照樣一學說：掌櫃的一聽說：老道爲甚麼跑了，這位大師傅是誰，雷鳴說：這是靈隱寺濟公，方才那些老道，都是漏網的賊人，掌櫃的一聽說：既是濟公活佛，這不要緊，勿論吃多少錢，我候了，伙計再給濟公添酒換菜，聖僧在我這裏吃二年，我也不要錢，本來濟公名頭高大，掌櫃的一恭敬和尚，和尚到說：不要緊，我給錢，立刻落坐，連二位班頭五個人一處喝酒，開懷暢飲，吃喝完，和尚照數連雷鳴陳亮先要的菜，都給了銀子，陳亮說：師傅上那去，和尚說：我上戴家堡，你二人要回家去罷，千萬可要少管閑事，伸手是禍，縮手是福，諸事請在眼裏，記在心裏，要不聽我和尚的話，鬧出禍來，我和尚可不能管，陳亮說：師傅不用囑咐，我二人也不管閑事，當時二人先告辭，出了萬成店，順大路行走，陳亮說：二

哥你我也該回家了。頭一則我妹妹也該聘了。本來陳亮家裏有叔姪。在鎮江府丹陽縣開白布鋪。並不指着陳亮做綠林。他自幼跟叔叔姪母長大成人。陳亮是自己好在外面闖蕩江湖。行俠做義。跟雷鳴住家相離十里地的街坊。這兩個入往前走。來到一座村莊。忽見有一老丈揪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直打小孩破口大罵。看光景也不是父子。也不是爺孫。雷鳴一看有些詫異。連忙上前詢問。焉想到這一問。又生無限是非。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七回 趙家莊英雄見怪事 七星觀羅漢捉妖人

話說雷鳴陳亮要回鎮江府。走在道路之上。來到一座村莊。見有一個老者。拉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直打這孩子口中不住直罵雷鳴。一看說老三你看這個小孩。老頭為甚麼這麼大年歲。跟小孩一般見識。我過去問問。雷鳴來到近前。說老頭這孩子是你甚麼人。你打他。老頭說二位要問這孩子。並不是我甚麼人。實在可恨。雷鳴說既不是你甚麼人。你這麼大歲數。打小孩子。因為甚麼。老者說我告訴你們二位。你給評評理。老漢我姓趙。叫趙好善。我們這地方。叫趙家莊。這個孩子叫二哥。他姓陳。他有一個母親。娘家姓孫。跟我並不沾親帶故。只因他母子逃難來到我這村莊。我是片慈心。見他母子可憐。一個年輕的婦人。帶着一個小孩子。流落在外鄉。連住處都沒有。我對門有三間場院房。叫他母子住。我並不要房錢。他母親到很安分。天天到七星鐘。有一家財主家去做針線活。早去晚歸。人家財主家。有小孩子怕打架。他母親天天去。也不帶着他。昨天他母親回來。躺在炕上一句話也沒說。就死了。今天我聽見說。我一想已然死了。這也無法。誰叫他住我的房呢。我只好給買一口棺材。把他埋了罷。誰想到這孩子他說不叫埋。他說他母親沒病。他還要留着他母親做伴。二位想想莫非我這房子就攔着一個死屍占着。世界上也沒有死了人不埋的道理。我就要埋這孩子。張嘴就罵不叫埋定了。因為這個罵上我的氣來。我這才打他。雷鳴說你這孩子這可是太渾你娘業已死了。焉有不埋的道理。小孩說我娘沒病。我叫不埋。我還留着叫我娘跟我做伴呢。雷鳴說你這孩子可是太是胡鬧。你快叫人家把你娘埋了罷。不要緊你沒人管。我們把你帶了走。我贈你也怪苦的。趙老丈說二位把他帶了走罷。小孩直哭。直鬧。趙好善說二位貴姓。雷鳴陳亮各通了名姓。趙好善說二位跟我來。贈贈他。說他娘沒病。死不了。你們二位來。贈贈是死了。沒有。雷鳴陳亮二人跟着進了這西村口。趙好善說我就在這路北大門住家。路南裏這是我的場院了。雷鳴陳亮一看路南裏是一片空地。週圍籬笆圍裏面有三間南房。大眾一同來到裏面。到了屋中一看。

東裏問順前簷的炕炕上躺着一個少婦。已然是死了。雖然衣服平常。看年歲也不過有三十歲。長的到有幾分姿色。雷鳴陳亮一看。果然是死了。說：「孩子你娘分明是死了。好端端又不是人害的。你不叫埋怎麼樣。正說着話。聽外面一聲。哎呀。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你說不管我和尙焉有不管之理。雷鳴陳亮一聽是濟公的聲音。趕緊往外一看。果然不錯。是和尙帶着何蘭慶陶蕪春兩位班頭。雷鳴陳亮說：「好。趙老丈你看。看靈隱寺濟公來了。趙好善也有個耳聞。知道濟公名頭高大。趕緊把和尙讓進來。雷鳴陳亮說：「師傅從那來。和尙說：「我告訴你兩個人。不叫你們兩個人管閉事。你兩個人還是不聽。方才我一出店。要上戴家堡。偶然打了一個冷戰。我就知道你兩個人要惹禍。我和尙不能不迫來。我要不來。只個亂大了。雷鳴陳亮說：「師傅這有甚麼禍呢。和尙說：「那是有禍。我且問你。這個婦人是怎麼一段事。雷鳴說：「趙老丈你跟聖僧說這件事。趙老丈又照樣把話學說一遍。提說：「人死小孩不叫埋。和尙說：「這是死人麼。趙好善說：「怎麼不是。和尙說：「你來看。用手衝着死人一指。口念唵嘛呢叭唵吽。勅令赫雷鳴陳亮。趙老丈再一看。和尙把障眼法給撤了。衆人一看。炕上躺着並不是真人。原來是一個紙人。衆人全愣了。書中交代：「這是怎麼一段事呢。原本這村北有一座廟。叫七星觀。廟裏有一個老道。叫吳法通。號人稱廣法真人。乃是赤髮靈官。邵華風的記名徒弟。素常這個老道。無所不爲。廟裏有交壁牆。他在煙花買了幾個婦人。擱在交壁牆之內。終日作樂。吳法通自己有一部邪書。老道會練妖術邪法。老道常在廟門口站着。見孫氏早起上七星鎮去做活。晚半天回來。天天由他廟門口經過。老道一看。本來孫氏長得美貌。雖衣服平常。人才出衆。稱得起眉舒柳葉。唇綻櫻桃。杏眼含情。香腮帶笑。老道本是花裏的魔王。色中的餓鬼。只天孫氏又從他門口過。老道訪問別人。問這個婦人是誰家的。有人說：「道爺你不知道。這個婦人原本是逃難來到趙家莊。在趙善人的場院房住着。天天到七星鎮李宅去做針線養活。老道聽明白了自己。一想要把這個婦人用法術。引到廟裏來。大概婦人一丟。必有人找。我總得把這件事辦嚴密了。免生口舌是非。老道用紙糊了一個婦人。跟活人一般。老道能用法術催着。叫這個假人能走。只天老道在門口等候。又見孫氏來了。老道一念咒。說聲勅令。孫氏一打冷戰。兩眼發直。自己就進了廟。老道把孫氏擱到交壁牆。叫那四個妓女給順說。老道一面給假人貼上一道符。用咒語一催。這假人來到場院房。一輪有伏驗法。遮着凡人眼。跟真人一樣。老道在廟內點着一炷信香。要有人把假人埋了。他也能知道。要有人破了他的法術。這信香就滅了。他也能知道。今天被濟公把法術一破。雷鳴陳亮趙好善一看。是個假人。趙好善說：「這是怎麼一段事。和尙說：「你也不用問。少時你看。必有人來不答應。雷鳴

陳亮說師傅這是怎麼一段緣故師傅給管管罷和尚說我既來焉有不管的道理我要不管就得出人命我和尙諫惡人即是善念，僧們等着罷趙好善說聖僧到我家去罷和尚說也好連雷鳴陳亮一同來到趙好善家中是南倒坐五間爲客廳屋中到很幽雅沉淨衆人落了座有手下人倒過茶來趙好善說聖僧吃葷吃素既來到我家裏不要做客我這裏葷素都可以現成和尚說我葷素都可以用趙好善立刻叫家人預備酒飯家中到是便家少時擦抹桌椅把酒菜擺上大衆落坐開懷暢飲談心敘話直吃到天有初鼓以後忽然間走石飛沙聲如牛吼令人膽戰心寒刮的毛骨悚然立刻屋中燈頭火就滅了和尚說來了衆人嚇的亡魂皆冒書中交代和尚把假人的障眼法一撒老道在廟裏就知道了心中一動說這是甚麼人好大膽量竟敢破我法術壞我大事我焉能跟你干休善罷吳法通他廟裏早有練成的百骨神魔是他素日在亂葬岡子裏檢的人骷髏骨也並非容易非是一日之功湊來湊去湊齊了也有腦袋也有胳膊腿脚湊成一處用舌尖中指的鮮血滴上借天地陰陽之氣雨潤露滋並受其日月之精華老道再用符咒一推把這百骨神魔練好了在大殿裏有一口空棺材將只骷髏骨藏在裏面要用他祇用符咒一催給他寶劍使他出去非得殺了人不回來這件東西專能害人前者小月屯鬧喊喊嗚嗚就是只一類的東西今天老道吳法通知道有人破他假人心中暗恨到晚上星斗出全了老道在院中預備香燭紙馬五穀糧食黃毛邊紙珠砂筆硯香菜根無根水老道披髮仗劍畫了三道符一念咒把百骨神魔催起來給他一口寶劍這種東西帶着一陣陰風直奔趙好善家中來了雷鳴陳亮衆人一看就是一個旋風裹着雪白有一丈多高也看不準是甚麼和尚說來了好孽畜立刻把僧帽摔出來霞光萬道把百骨神魔壓在就地和尚說你們賄衆人一看是個骷髏骨和尚說趙好善你叫人用火燒立刻用柴火一燒燒的有血跡有腥臭之氣趙好善說這是那來和尚說你跟我來連雷鳴陳亮二人俱跟隨和尚要鉤奔七星觀捉拿老道吳法通搭救難婦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八回 戴家堡妖魔作怪 入蜡廟道士捉妖

話說濟公禪師把百骨神魔燒化隨即帶領雷鳴陳亮趙好善出了趙家莊來到七星觀老道吳法通正在院中作法不見百骨神魔回來桌上的七盞燈花都滅了老道就知有人破了他的法術正在心中一楞只聽外面一聲喊嚷好孽畜你敢與妖無故害人我和尙焉能饒你老道抬頭一看見來了一個窮和尚短頭髮有二寸多長一臉的油泥破

僧衣短袖缺領，腰繫絨緜，疙疸疙瘩，足穿兩隻草鞋，梯他梯他，一溜歪斜，長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到像鬼，帶着一個藍臉，一個白臉，一位老丈，老道看和尚是個凡夫俗子，羅漢爺早把三光閉住，吳法通一見口中說：「甚麼人好大膽量，和尚說就是我老人家。」老道打算要跑，和尚用手一指，口中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唎吽，唵，勅令赫用定神法，將老道定住，和尚說：「雷鳴陳亮，你兩人把那老道殺了罷。」這東西害過無數的人了，留着他貽害於後人，我和尚誅惡人，即是善念，雷鳴陳亮立刻拉出刀，給手起刀落，將老道結果性命，和尚說：「在大殿裏有一口空棺材，就把老道擱在裏面，明天趙好善你叫人把他埋了，就完了。」這座廟就給你做爲家廟，趙好善點頭答應，和尚帶領衆人，把夾牆壁打開，裏面有四個妓女，連孫氏也在裏面，和尚說：「你們這四個婦人，趕緊收拾自己的東西，天亮各奔他鄉。」趙好善你把孫氏領回去，叫他母子團圓，等候天光亮了，四個婦人各自去了，衆人把孫氏帶回趙家莊，和尚說：「雷鳴陳亮，你二人要回家去罷，還是少管閒事爲要。」我和尚也要上戴家堡，捉拿邵華風，趙好善謝過濟公，雷鳴陳亮告辭分手，和尚帶領何蘭慶陶萬春，由趙家莊出來，直奔戴家堡，而來大約有四五十里之遙，戴家堡也屬常州府所管，和尚同二位班頭，方來到戴家堡，只見由對面鼓樂喧天，八個人搭着一個彩亭子，裏面坐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有好幾十人護送，何蘭慶陶萬春一看，這事透着新奇，心裏說：「只麼一個小孩，可有甚麼好處呢？何蘭慶見旁邊站定一位老者，在那裏唉聲嘆氣，何蘭慶過去深施一禮，說：「借問老丈，這小孩可有甚麼好處呢？」大衆圍隨着，用亭子搭着上那去，這老者款了一聲說：「尊駕不是我們本處人罷。」何蘭慶說：「不是，老者說：「尊駕有所不知，在我們這村北有一座廟，只因前者八蜡神，在我們這村莊裏鬧的甚利害，不是傷人，就是着火，衆村會首到八蜡廟一燒香，上供八蜡神，分付人來說，叫我這村莊一天給他供一個小孩，他要吃一百天就走，若要不給供，把我們合村的人都耍了命，我們這村莊方圓有兩千多戶人家，衆會首一商議，誰家有孩子，也捨不得去給八蜡神上供花錢，買誰也不賣，大衆說：「這是僻們的村，難衆人出了個主意，誰家有孩子，寫上名字，團上紙團，擱在斗裏搖，搖出誰家的小孩，就把誰家的小孩去上供，沒偏沒向，碰命，每天送一個，今天二十九天了，八蜡神吃了二十八個小孩子，今天這個小孩姓劉，家開着雜貨鋪，人家三門守着這一個孩子，人家裏是善人，真稱得起樂善好施，急公好義，都說不應當遭這樣報，偏巧就把他家孩子約名兒搖出來，不能不送去。」大衆暗着可憐，老哥們三個要亭子搭着這小孩，給八蜡神送去，何蘭慶一聽說，這還了得，回頭說：「濟公，你老人家給管管這件事好不好，把妖精捉了，搭救這一方的黎民，也算你老人家一件大功德。」和尚說：「我不管，蘭慶

說聖僧能行爲，何不管呢？和尚說到不是，我不管。回頭有比僧們能爲大的來管。等人家管，不用僧們再管。不信你瞧着，正說着話，只聽對面一聲無量佛，何蘭慶抬頭一看，只見對面來了一個老道，頭戴青緞子九樑道巾，身穿藍緞色道袍，青護領，相襯腰繫杏黃絲線白機雲鞋，面似銀盆，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如樑柱，唇似塗丹，一表非俗，手中拿著螢刷，鞘下佩着一口寶劍，綠沙魚皮靴，黃絨襪，黃絨挽手，來者老道非是別人，正是神童子褚道緣。書中交代前者褚道緣同鴛鴦道長張道齡，由上清宮給老仙翁送信之後，二人由上清宮回來，各歸自己的廟，褚道緣回到鐵牛嶺，避修觀自己，一想這口氣不出，非得找濟公報仇不可。無奈不是濟顛和尚的對手，褚道緣忽然心生一計，我何不到萬松山雲霞觀去找我師爺紫霞真人李涵齡，他那廟裏有一宗鎮觀之寶，名曰八寶雲光裝仙袋，這一種寶貝，勿論甚麼妖精裝上，立現原形，要裝上人，即刻雲光一照，照去三魂七魄，就是大路金仙，都能照去。白光自己想罷，立刻夠奔萬松山而來，來到門首一叫門，道童開門一看，說師兄來了。褚道緣說，祖師爺在廟裏，道童說，在廟裏，褚道緣來到裏面，一見紫霞真人李涵齡，跪倒行禮。李涵齡說，你來做甚麼？褚道緣說，沒事，我來瞧瞧祖師爺。李涵齡說，你沒吃飯，去吃飯罷，也沒拿他着意。當初褚道緣在這廟裏當道童，他在這廟裏住了兩天，這天黑夜，他把八寶雲光裝仙袋盜出來，跑下山來，各處尋找濟顛。今天走在這戴家堡，見許多人搭着彩亭，裏面坐着一個小孩，褚道緣就問甚麼事，這個小孩子甚麼好處呢？衆人就說，道爺你有所不知，我們這裏鬧八蜡神，一天要吃一個小孩，今天已然二十九天了，吃了二十八個小孩子，八蜡神說要吃一百天就走了，這也是我們村中該遭劫，這個小孩原本是劉善人家的三門守著，只一個人，人家裏是善德人家，遭這樣惡報，真是上天無眼。褚道緣一聽，心中一想，這必是妖精，我有八寶雲光裝仙袋，我何不把妖精捉了，給這一方除害也。算我一件功德，想罷說衆位，你們不用把小孩送去，我去把八蜡神捉了好不好？今天你們就拿我上供，我去等他。劉善人一聽，心中喜悅，本來要送孩子去上供，老哥三個哭的眼都紅了。聽老道說能捉八蜡神，劉善人連忙過來說，道爺，你老人家要能把八蜡神除了，要多少銀子？我給多少銀子？老道說，我到不要銀子，所爲了做功德。劉善人說，更好了，立刻叫人把亭子抬回去，大衆一同老道來到八蜡廟，劉善人說，未領教仙長貴姓，在那座洞府參修？褚道緣說，我是鐵牛嶺避修觀的山人，姓褚，名道緣，綽號人稱神童子。劉善人說，仙長，你老人家真要把八蜡神捉了，我必有重謝。這一方都感念你老人家的好處，仙長，你用甚麼東西？我這裏好預備。褚道緣說，我甚麼都不用，就等拿妖，你等有胆量大的，在這配房等候，我用法寶將妖精捉住，把他結果了性命。

你等着。不關心的人。誰也不敢在這裏捨命。捉妖。倘若老道捉不了妖精。就被妖精所害。衆人都走了。就剩下劉家弟兄三個。先叫人給老道預備素齋。吃喝完畢。劉氏弟兄在配房藏着。把窗戶弄了一個窟窿。往外看。褚道緣就在大殿內供桌上一坐。由兜囊將八寶雲光裝仙袋掏出來。手中一擎。等來等去。聽外面一陣狂風大作。走石飛沙。直奔八蜡廟而來。就聽從風中一聲喊。吾神來也。褚道緣往外一看。風裏裹着一個老道。落下來。面似青泥。一雙金睛。抱兩道珠砂眉。押耳紅毫。滿部的紅鬍子。頭戴鵝黃道冠。身穿鵝黃色道袍。腰繫絲絛。白襪雲鞋。這老道剛往院中一落。呵了一聲說。那裏來的生人氣。好大膽量。甚麼人敢來到吾神的大殿。褚道緣一看。這才用寶貝捉妖。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九回 試法寶誤裝道童 顯金光道緣認師

話說褚道緣見妖精一來。立刻把八寶雲光裝仙袋往外一揮。口中念念有詞。真是霞光萬道。瑞氣千條。妖精溜溜一溜烟。竟自逃走。褚道緣並未將妖精拿住。把八寶雲光裝仙袋檢起來。直等到天色大亮。妖精並未後來。劉氏弟兄在配房看的真切。出來給老道行禮。褚道緣說。你等可會看見了。劉善人說。仙長。你老人家果然神通廣大。法力無邊。把妖精趕走。可有一節。道爺可別走。你要走了。恐妖精再來。我等村莊可就要受他大害了。褚道緣說。我不走。我在這裏住三天。就是了。如妖精再來。我必將他拿住。如三天不來。大概也就不來了。那時我再走。劉善人說。好。仙長不必在這廟裏住着。我們把你送到北邊三清觀去。那廟裏有一位老道。叫鐵筆真人。鄭玄修。你們二位道爺。可以一處盤桓。那廟裏也有人伺候。褚道緣說。鄭玄修。我認識他。跟我師傅沈妙亮相好。我去看看。劉善人說。道爺既認識更好了。這天同着褚道緣。來到三清觀。一叫門。由裏面道童出來開門。一看認識。說道。爺從那來。褚道緣說。你家祖師爺可在廟裏。道童說。我家祖師爺會着客呢。褚道緣說。誰在這裏。道童說。靈隱寺濟公。帶着兩位班頭。昨天住在這裏。褚道緣一聽說。這可活該。我正要找濟顛僧報仇。找不着。他在這裏甚好。書中交代。昨天濟公見褚道緣。圍住彩亭。和尚就帶領何蘭慶陶萬春。進了酒館。要了酒菜。吃喝完了。給了錢。同二位班頭出來。夠奔三清觀。剛來到廟門首。見鄭玄修在門首站着。和尚說。鄭道爺。你好呀。鄭玄修一聽。是濟公到。甚喜。想起前者濟公戲耍神童子。褚道緣之時。在酒樓和尙把鄭玄修的銀子。插了。走在村口。贖銀子的成色。鄭玄修跟和尚打起來。正碰見沈妙亮和尙。顯露了三光。鄭玄修知道和

尙是得道的高僧。今天一見，連忙行禮說：「聖僧久違，如今上那去？」和尙說：「我特意來望看你。」鄭玄修說：「無量佛，聖僧請廟裏坐。」和尙說：「可以擾你個坐。」帶着二位班頭，進了廟來，到鶴軒一看，到很清雅。和尙落了坐，有道童獻下茶來。鄭玄修跟和尙一談話，本來和尙肚腹淵博，懷抱錦繡，腹隱珠璣，滿腹大才。二人越談越對，近鄭玄修很佩服，和尙留下和尙吃飯，住在只裏。今天一早起來，喝着茶，用過點心，剛要擺飯，聽外面打門。道童開門一看，是褚道緣。道童一提說：「濟公在這裏。」褚道緣說：「這可該當我報仇。」邁步往裏就走。和尙一看，說：「不得，我的仇人來了。」鄭玄修趕緊站起來，說：「褚道緣你來了。」今天濟公在我這裏，我衝着算完了。我給你們二位講合了。褚道緣說：「那可不行，勿論誰說，也管不了他。欺負苦了我了。」我特爲找他報仇，說着話，立刻伸手把八寶雲光裝仙袋掏出來，說：「我今天非得把濟顛裝起來，叫他知道我的利害。」鄭玄修說：「不可，瞞我罷。」和尙說：「得了。」褚道緣你繞了我罷。連何蘭慶陶萬春都來求老道。褚道緣說：「不行，立刻把八寶雲光裝仙袋一抖，眼睛給把和尙裝在裏面。」褚道緣檢起裝仙袋，就要往地下摔，打算要把濟公摔死。被鄭玄修一把搶過去，說：「褚道緣你不准。」出家人以慈悲爲門，善念爲本，不許無故害人的性命。你跟濟公又沒有多大的仇，裝了就是了。說着話，鄭玄修把八寶雲光裝仙袋往下一倒，再一看，大衆一瞞，裏面裝的並不是和尙。原本是鄭玄修的大徒弟道童兒，已然身上都直了，昏迷過去。鄭玄修說：「褚道緣你怎麼把我的徒弟裝起來？」褚道緣說：「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段事。」我分明裝的是濟顛，哪正說着話，只見和尙由外面來了一溜歪斜，脚步踉蹌，說：「好東西，你真要跟我做對。」來來，俺們爺們到得分個高低上下。」褚道緣一看，氣往一撞，又要抓八寶雲光裝仙袋，見和尙早由地下把裝仙袋檢起來，和尙說：「我把你裝上罷。」鄭玄修說：「聖僧瞞我罷。」和尙說：「褚道緣你不用不服，大概你還不知道我是何如人。」我叫你看，和尙用手一摸腦袋，露出佛光靈光金光。褚道緣一看，見和尙身高丈六，頭如麥斗，面如獅蓋，身穿直經，光着兩隻腿，赤着兩隻脚，乃是一位知覺羅漢，嚇得褚道緣趕緊認罪服輸，跪倒在地，說：「聖僧不要跟我一般見識。」弟子有眼如盲，不認識你老人家。求聖僧慈悲罷。」和尙哈哈一笑，說：「你既知道我就得了你起來，有話屋裏說。」大衆這才來到屋中，落坐。和尙說：「我也不要你的寶貝，我還給你，你也是個好人。」今天俺們兩個人到八蜡廟去捉妖，今天妖精勾了兵來，俺們看看誰能捉住妖精。褚道緣說：「甚好。」衆人在三清觀，鄭玄修預備齋飯。大衆吃飯到半天，劉善人請和尙老道，鈞奔八蜡廟去捉妖精。在八蜡廟預備下上等酒席，和尙同褚道緣劉善人來到八蜡廟，吃完了晚飯，叫劉善人仍在配殿屋中噴熱鬧，和尙同褚道緣在大殿裏一坐，等到二更多天，忽聽外面一陣狂風大作。

真是。

揚把狂風倒絕樹林。海浪如初。縱江波萬疊。江聲昏慘。孤樹暗沉沉。萬壑怒嘯。天咽氣。走石飛沙。亂傷人。一陣狂風大作。和尚同褚道緣往外一看。風中裹着昨天來的那青臉紅髮的老道。還同着一個黑臉的老道。直奔大殿而來。和尚說。褚道緣你拿我。褚道緣說。昨天這青臉的妖精。我就沒拿住。今天又來了兩個。我更拿不住了。還是聖僧大施佛法。拿罷。和尚說。請我的。立刻把僧帽往外一摔。就是霞光萬道。瑞氣千條。那黑臉的老道。一溜烟竟自逃走。這青臉的老道。打算要跑。被和尚的帽子金光罩住。壓將下來。妖精立刻現了原形。和尚說。你們大眾出來。擒妖。劉善人衆人出來一看。看僧帽中壓着一隻大青狼。褚道緣立刻拉寶劍。把青狼腦袋砍下來。這個狼原本有一千五百年的道行。不習正道。常在外面害人。今天這也是遭了天劫。昨天褚道緣用八寶雲光裝仙袋。把他驚走。青狼精的道行小。怕裝仙袋把他裝上。他約來這個黑臉的老道。原本是一個黑狗熊精。有三千五百多年的道行。到沒有害過人。青狼打算把他約來。跟褚道緣做對。沒想到今天遇見羅漢爺。和尚有未到先知。那黑狗熊沒害過人。故此和尚有好生之德。不肯傷害他。單把青狼捉住。將他殺死。劉善人在配房見和尚把妖精捉住。老道將狼殺死。衆人這才敢出來。給和尚道謝。天光亮了。和尚說。劉善人你回去罷。褚道緣說。聖僧你老人家慈悲慈悲。弟子情願跟你出家。認你老人家爲師。和尚說。你既願意。你先回廟。把廟中事情安置好了。然後到靈隱寺去找我。我見你師尊沈妙亮。我把你要過來就是了。我還要在三清觀住兩天。等候拿邵華風。大概他們必要從這裏走。褚道緣點頭答應。竟自告辭。劉氏兄弟要送給和尚銀子。和尚不要。濟公仍回到三清觀。同二位班頭。在這廟裏又住了兩天。這天忽然和尚打了一個冷戰。和尚一按靈光。說。哎呀。可了不得。我得快走。鄭玄修說。甚麼事。和尚連話都顧不得說。帶何蘭慶陶萬春。慌慌忙忙出了三清觀。不知所因何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衆妖道靈隱放火 惡高珍信口謠言

話說濟公禪師帶領何蘭慶陶萬春。慌慌張張出了三清觀。二位班頭也不知和尚是有甚麼事。書中交代。赤髮靈官邵華風。自前者由五里碑萬成店逃走。帶領五殿真人。七星道人。八卦真人。黑毛。高顯。鐵目子。高珍。順大路直奔臨安城。只見衆人到了臨安晚間。直奔靈隱寺而來。暗中一探。見廟內靜悄悄。空落落。一無人聲。二無犬吠。衆僧人俱都

安歇，邵華風說衆位搬柴草給放火。今天把靈隱寺一燒，我總算報了仇了。然後再拿濟顛僧，結果了他的性命。方出我胸中的惡氣。衆老道點頭，來到靈隱寺廟外九里雲松觀，搬了許多的柴草，堆在大雄寶殿左右，剛要點火，忽然就聽大殿之內一聲喊嚷，好雜毛老道，胆子真不小，看你們往那走，待我和尚拿你衆老道一聽說話，是濟公的聲音。又聽大殿房上四面喊嚷，好老道，我等在此久候多時，快拿妖道，別叫他們跑了。衆老道嚇的驚魂千里，撥頭就跑。跑出廟來，邵華風說，可了不得，原來濟顛在廟裏，你快走，他既回了廟，你我就奔常州府去，劫牢反獄，搭救僧們的人，把知府一殺，然後到彌勒院，把僧們的手下人會齊了，自立常州王。衆人嚇得只顧跑，怕濟顛和尚追上，其實廟裏不是濟公，乃是少師傅悟禪房上四面是金毛海馬孫得亮，火眼江豬孫得明，水夜叉韓龍，浪裏躑躅慶，前者由常州府奉濟公之命，在靈隱寺看廟，這四個人在大殿的四極角，分爲四面，虛張聲勢一嚷，老道不知有多少人，衆人把妖道嚇走。次日金毛海馬孫得亮四個人，告辭回陸陽山蓮花塢去了。小悟禪奉濟公之命，在廟裏看廟，這話休提。單說衆老道夜由靈隱寺跑出來，不顧東西南北，四散奔逃，惟有鐵貝子高珍嚇迷了，要奔常州府，應該往南，高珍也往北跑。出有三十多里路來，累得渾身是汗，過體生津，自己止住脚步，一辨別方向，明白過來，要奔常州府，是往南，只越走越遠了，自己覆反，又回頭往南，打算還要追趕邵華風衆人，那如何追的上，他一往一來，就是七十多里，自己料想是追不上了，心中一想，大概邵華風衆人必上彌勒院去，我隨後到彌勒院去，反正也就見着了。天光亮了，自己找酒館吃點東西，順大路往前走，在大路上飢餐渴飲，曉行夜宿，這天來到常州府地面，相離彌勒院只有二三十里之遙。高珍低着頭，正往前走，忽聽對面有人說，上那去，小子，賊人膽嚇虛了，高珍一哆嗦，抬頭一看，見對面來了一人，身高八尺，以外膀闊三停，頭上紫豆青色六瓣壯士巾，上按六顆明珠，身穿豆青色箭袖袍，腰繫絲帶，翠藍綢子襯衫，薄底靴子，面似青泥，又似冬瓜皮，兩道硃砂眉，一雙金睛，疊抱押耳紅毫，滿部的紅鬚，閃披一件豆青色英雄鬚，肋下佩刀，高珍一看，認識此人，乃是立地瘟神馬兆熊。原本高珍他素常就怕馬兆熊，知道馬兆熊是個渾人，最不講理，趕緊上前行禮，說原來是馬大哥，馬兆熊說，你小子那去，高珍一想，我要說上常州府，他必盤問我，就許不叫我走，我莫如拿話寬他，這小子眼珠一轉，隨機應變，就犯上壞來了，隨口說，我正找你哪，沒想到找沒找着，碰上了，馬兆熊說，你找我做甚麼，高珍說，我給你送信，你的朋友飛天火祖泰元亮，被人害了，死的好苦，馬兆熊一聽說，被誰害了，高珍說，被雷鳴、陳亮兩個人害的，死的可慘，把眼睛也掖了，開膛摘心，高珍知道馬兆熊是個渾人，必要找雷鳴、陳亮去拚命，前者破

慈雲觀有雷鳴陳亮我給他們備上封誰愛殺誰殺誰他一氣必走我好走我的焉想到馬兆熊一聽更刨根問底說你小子說這話是真的你聽見雷鳴陳亮害的高珍說我聽見的馬兆熊說好雷鳴陳亮他把我泰大哥害了我非得找他你上那去高珍說我沒事馬兆熊說跟我走高珍說上那去馬兆熊說你跟我找雷鳴陳亮對道這話要是雷亮陳亮沒害泰大哥你小子給我們攔對我要你的命高珍說我不去我還有事馬兆熊把眼一瞪說你小子要跟我走我立刻把你腦袋擗下來走不走高珍又不敢惹連忙說走馬兆熊就要往北高珍說往北上那去馬兆熊說找雷鳴陳亮去高珍說找雷鳴陳亮往南去這兩個人在常州府呢我帶你找去馬兆熊說好二人一同往南走高珍一想我把他誑到彌勒院去就好把他拿了往前走著見眼前是一坐鎮店高珍一想我要帶他上彌勒院他倘若不去我要說總得去他要跟我動手我是不行我何不約他喝酒把他灌醉了再往彌勒院拿他想罷說馬大哥你喝點酒吃點東西再走罷馬兆熊點頭二人見路北有一座酒館掀簾子進去找了一張桌坐下伙計過來擦抹桌椅說二位大爺要甚麼酒菜高珍說先來四盞白乾煎炒烹炸配四個菜來伙計說是少時酒菜擺上高珍給馬兆熊斟上酒兩個人喝着酒馬兆熊說你小子說的話我不憑信是雷鳴陳亮把泰元亮害了你可是親眼得見因為甚麼呢我們跟雷鳴陳亮都是盟兄弟我想着決不能高珍說我不撒謊雷鳴陳亮因為說泰元亮分財不均馬兆熊說俗們找着雷鳴陳亮要沒有這件事我把你小子腦袋揪下來要真此事我謝你一百兩銀子正說着話凡事有湊巧只見由外面進來三人頭一個身高八尺膀闊三停頭戴紫緞色六瓣壯士帽身穿紫緞色箭袖袍腰繫絲帶單襖薄底靴子閃披一件藍緞色英雄大氅面似生羊肝粗眉明目三絡黑鬚飄飄洒洒胸前來者非是別人正是飛天火祖泰元亮後面跟隨着一人紅鬍子藍靛臉乃是雷鳴隨後又來了一位穿翠藍褂俊品人物乃是聖手白猿陳亮鐵貝子高珍一看嚇的亡魂皆冒書中交代只三個人從那來呢原本雷鳴陳亮前者回到鎮江府到了陳亮家中那知道陳亮的叔父並不在家出去催討帳目老管家陳安見陳亮回來同着雷鳴陳安就問少大爺這些日子那去了陳亮說到臨安逛了一趟我拜了靈隱寺濟公為師我要出家陳安一聽說少大爺你真是胡鬧你常不在家俗們家裏又不指着做綠林度日再說你要一出家陳氏門中斷絕了香煙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你又無三兄四弟誰能接續香烟人生在世總要想光宗耀祖顯達門庭封妻蔭子那才是正理無故你又想出家這可是胡鬧陳亮說你豈不知一子得道九祖昇天老管家說那說不得百般一勸解連陳亮的妹妹也抱怨陳亮陳亮不愛聽跟雷鳴一商量

們上臨安找濟公去。我在家中煩的了不得。雷鳴說也好。二人由家中出來，順着大路，奔臨安來。這天走在道路之上，正碰見秦元亮。秦元亮前來了家，他也是鎮江府丹陽縣的人，感念濟公救命之恩，要到臨安去給濟公道謝。在路上一個人碰見，彼此行禮。陳亮問秦大哥那去。秦元亮說我要到臨安找濟公道謝。陳亮說好，你我一同走罷。我二人也去找濟公。三個人一路同行。今天恰巧走在只鎮店。三個人腹中都餓了。秦元亮說雷鳴二位賢弟，你我吃點酒飯再走罷。三個人邊步進了酒館。焉想到碰見立地瘟神馬兆熊同高珍在裏裏高珍一見雷鳴陳亮同秦元亮三個人一齊來了，嚇的站起身來，躍身躍上樓窗逃走。馬兆熊一看氣往上撞，說好小子，給我攔對，立刻就追。焉想到四個人一追高珍，又鬧出一場殺身之禍。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百零一回 馬兆熊怒殺高珍 邵華風常州劫牢

話說雷鳴陳亮同秦元亮三個人，方一進酒館，見鐵貝子高珍站起來就跪，立地瘟神馬兆熊一聲喊，怪叫如雷，站起來隨後就追。雷鳴陳亮秦元亮這三個人也不知道因為甚麼，隨後也追趕出來。酒飯坐嚇的一陣大亂，飯館那掌櫃的也不敢攔，只打算雷鳴他們三個人是辦案的番子。高珍只兩個人，必是賊人，大眾胡思亂想，紛紛議論。雷鳴陳亮秦元亮三個人追來，就見高珍在頭前奔命逃走，真是急急如喪家之犬，忙忙似漏網之魚，連頭也不回。就聽馬兆熊隨後追趕，口中喊嚷好囚囊的，你給我們攔對，我焉能饒你。今天你上天，趕到你凌霄殿，入地趕到你水晶宮，焉能放你逃走。飛天火祖秦元亮後面喊嚷說馬賢弟，你因為甚麼追趕高珍。馬兆熊說三位跟我來，這小子他攪弄是非。他說雷鳴陳亮把你殺了，我幾乎受騙。雷鳴陳亮一聽氣往上撞，說追他別放他走了。陳亮說高珍他是慈雲觀的餘黨，眾人緊緊一追，高珍頭前逃走。這幾個人也不知道高珍要往那跑。馬兆熊是死心眼，非要把高珍追上不可。直追出有五六里地，見高珍進了一座山口。眾人也追進山口。高珍直奔北山坡，見山坡上有一座大廟，正當中的山門兩邊，脚門前有鐘鼓二樓，後有藏經樓，大概有四五層大殿。見高珍跑進東角門，馬兆熊也追進東角門。高珍要往東配殿裏跑，活該脚底下一忙，台地絆了一個筋斗。馬兆熊一個箭步，蹶到跟前，手起刀落，扎在高珍的後心。當時高珍氣絕身亡，血流滿地。此時雷鳴陳亮秦元亮也趕到了。秦元亮說馬賢弟怎麼樣了。馬兆熊說把囚囊的扎死了。話言未了，就見由東配房一聲喊嚷，阿彌陀佛，大眾睜眼一看，出來一個大脫頭和尚，身高八尺，膀闊三停，頭大項短，披散着

頭髮打着一個金箍。面如鍋底。粗眉大眼。身穿青僧衣。白襪僧鞋。和尚出來一看。說：施主這是怎麼了。我這廟裏是佛門善地。爲甚麼在我廟裏來殺人。秦子亮說：你別管。他是個賊。我們把他押到山澗去。沒你的事。和尚說：在我廟內。焉有不管之理。你們幾位貴姓。死的這個是誰呀。雷鳴陳亮各通了名姓。秦元亮馬兆燕也說了名姓。說：這個賊人叫鐵貝子高珍。他是由慈雲觀漏網之賊。和尚說：呵。他是慈雲觀的賊。破慈雲觀有你們幾位麼。雷鳴陳亮說：有。僧們秦元亮說：我也在那裏。正說着話。就見由屋中出來一個人。正是黑毛蓋高順。說：當家的別叫他們走。破慈雲觀有他們。把我哥哥殺了。好好。我焉能跟他等善羅干休。和尚哈哈一笑。說：不用你。他們幾個是放着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獄無門自找尋。這也是自來找死。衆人一聽說好禿驢。你要多管閒事。先拿刀砍你。和尚用手一指。說：聲勅令。竟把四位英雄定住。書中交代。只座廟就是彌勒院。原本高珍打算跑到彌勒院來。就不怕了。沒想到自己到了廟裏。絆腳下來。也只是賊人惡貫滿盈。該當遭報。這個和尚就是通天和尚。法雷原本此時赤髮靈官邵華風五殿真人八卦真人衆妖道由靈隱寺逃走。就奔彌勒院來了。這院裏早有迷魂太歲田章帶領衆蕭香賊。早都來了。羣賊在這廟裏會齊了。都在後住着。今天通天和尚把四個人定住。高順就說：待我來殺我哥哥報仇。說着話。剛要轉身進屋中拿刀。忽聽外面一聲喊。嚷：好孽畜。你們又要害人。待我和尚來拿你。高順一聽。嚇的亡魂皆冒。說：可了不得了。濟顛和尚來了。原來濟公由三清觀出來。帶領何蘭慶陶萬春。慌慌忙忙。就是奔彌勒院來。羅漢爺有未到。先知剛來到彌勒院。正趕上高順。同法雷要殺這四個人。和尚一嘆。高順同法雷嚇的撥頭就往後跑。濟公哈哈一笑。說：好法雷。你跑罷。我和尚也不追你。十八天之後。僧們丹陽縣見法雷只顧跑。也沒聽見。同高順跑到後面。給衆妖道送信。說：濟顛和尚來了。衆羣賊一聽。胆裂魂飛。急忙逃走。濟公並不追趕。羅漢爺本是佛心之人。有好生之德。打算要把衆妖道渡脫過來。改惡行善。就不拿他。焉想到羣賊執迷不悟。惡習不改。衆人逃出彌勒院。赤髮靈官邵華風說：衆位。這濟顛僧真是你我的冤家對頭。你我走到那裏。他跟到那裏。山人我是一不做。二不休。他在這裏。我今天晚上奔常州府。却牢反獄。把知府一殺。我自立常州王。衆位助我一膀之力。你我今天分三面去。大衆說：任憑祖師爺分派。邵華風說：我自帶五殿真人由東面進城。叫七星真人劉元素。八卦真人謝天樞。領乾坎艮震坤離巽兌八位真人。由西面進城。派迷魂太歲田章。同單刀太歲周龍。笑面貔貅周虎。黑毛蓋高順。一千衆人。由南面進城。大衆到常州府衙門會齊。羣賊各自點頭。找了一座酒館。大衆吃了晚飯。候至天有初鼓以後。衆人分三面鉤奔常州府而來。來到城根。衆妖道架趁脚風。抖袍袖上城。

衆綠林人等，各掬白練套鏡，用抓頭抓住城頭，揪繩上去。城守營雖有官兵，如何敵擋的了這一千羣賊。三面賊人，由馬道下了城，亂擺兵刃，直奔常州府衙門而來。此時知府顧國章也早已得了信，書中交代，知府顧國章由前者抄了慈雲觀，派官兵將廟上了封皮，兵馬都監陸忠自己回了衙門。知府顧國章也回到常州府，立刻陞堂，將獄裏的賊人玉面狐狸崔玉，拍花僧豆兒和尚月靜，鐵面佛月空，鬼頭刀鄭天壽五個人，俱皆招認，五個賊人提上堂來。知府一訊問口供，鬼頭刀鄭天壽五個人，俱皆招認，所有慈雲觀有多少人，有多少賊店黑船，邵華風起意造反，把從頭至尾的事，俱皆招認。五個賊人畫了親供，知府吩咐仍將五個賊人入獄，一面辦文書行知上院衙，現在上院衙已來了回文。著知府所有拿獲的賊人，不分首從，俱皆就地正法，擬斬立決。定於明日出斬。今天晚間，知府正在書房燈下看書，每日晝夜俱派官兵護獄。本來這個差事是緊要的案，知道漏網的賊人太多，就怕得是有人來劫牢反獄。知府衙門有兩位看家護院的是親弟兄，一名叫王順，一名叫王泰，這是兩個能爲鎗刀劍戟斧鉞鉤釵十八般兵刃，樣樣精通。由顧國章做知縣的財節，這兩個人在這裏。今天方交二鼓，忽聽外面一陣喧嘩，顧國章正在一楞，就要叫手下人去看甚麼事。忽然由外面跑進一個差人，來到書房說：「回稟老爺了不得了，現在東城門南城門西城門，來了無數的賊人，各持刀鎗，砍傷了城守營無數的官兵，大概必是奔府衙門來了。」大人早作準備。知府顧國章一聽，趕急吩咐把官兵調齊，預備激簡要緊。傳王泰王順兩位護院的保護，正說着話，又有人來報回稟大人，現有無數的老道來劫牢反獄的。四老爺身受重傷，賊人傷了無數的官兵。知府一聽就愣了，幸虧激簡兵來的快，方來到衙門，只見房上四面真人老道都滿了，赤髮靈官邵華風站在房上一聲喊：「嘿，官聽真，現有你家祖師爺在此。今天我把你等全皆結果了性命。顧國章吩咐等快拿激簡打他。」衆官兵急用激簡照衆老道就打。衆妖道方要念咒，被鱗水打在身上，念咒也不靈了。邵華風說：「那位先去殺狗官。」旁有黑虎真人陸天霖說：「我去。」立刻擺寶劍跳下來，要奔知府。幸有王順王泰擺刀過去擋住。衆老道今天揚揚得意，正在大肆橫行，忽聽由外面一聲喊：「嘿，好孽畜，往那裏走。」來者乃是濟公禪師，要拿一千賊人，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百零二回 斬大盜濟禪師護決 爲找鏢追雲燕關賊

話說赤髮靈官邵華風一千衆人，正要刺殺知府，劫牢反獄。濟公禪師趕到書中交代，和尚由彌勒院把羣賊趕走，和

尙並不追趕。把雷鳴陳亮秦元亮馬兆熊四個人的定神法撤了。這四個人給和尙行禮。和尙說：雷鳴陳亮從二人回了家，不在家中，又來做甚麼？雷鳴陳亮說：我二人要到臨安去找師傅。半路碰見秦元亮，他要到臨安去給師傅道謝。和尙說：秦元亮，你也不用去了，也不必謝。雷鳴陳亮你二人回家罷。可要少管閒事。此時你二人印堂發暗，顏色不好。你二人急回家避凶，要多管閒事，惹出大禍。我和尙此時可沒工夫，不能管你們。千萬戒之。慎之。雷鳴陳亮四個人點頭，這才告辭。和尙帶領何蘭慶陶萬春，出了彌勒院，直奔常州府而來。走在半路之上，見對面來了幾個驛驢子。有兩個騎馬的，乃是鐵面天王鄭雄，同赤髮瘟神牛蓋一見和尙，二人翻身下馬，趕奔上前行禮。鄭雄說：師傅一向可好。和尙說：你上那去？鄭雄說：我叔父在鎮雄關做總鎮，我買了些土產東西，贈我叔叔去。師傅上那去？和尙說：我有要緊的事，你去罷。鄭雄這才告辭。和尙帶着二位班頭路過翠雲峯，和尙來到山下，有探路嘍兵盤問。和尙說：你們到山上通稟，叫寶永衡周益出來，就提我是靈隱寺濟顛僧。在只等他有話說。嘍兵進去一報，寶永衡周益急速來到山下。給和尙行禮。周益說：師傅到山上坐坐去。和尙說：我有事，我告訴你二人。要是赤髮瘟官邵華風衆人要來，你二人可別留他們，可不定來不來。你只在山口預備陷坑，附耳如此如此。我和尙要拿他們，將來救你們，將功贖罪。這兩個人點頭。和尙帶着二位班頭告別，來到常州府。天有初鼓以後，早已關了城。和尙說：陶頭何頭，你二人等開城進城，回衙門不用管我自己去拿邵華風。不用你們二位班頭答應。和尙單走，施展佛法，進了城來。到常州府衙門，正趕上衆妖道在這裏要劫牢反獄。和尙一聲喊，嘍衆賊嚇的連魂都沒有了。四散奔逃。和尙並不追趕，就是黑虎真人陸天霖沒跑脫，被獲遭擒。知府一見濟公，喜出望外，連忙說：聖僧來了甚好。要不然，今天衆妖道要大肆橫行，把和尙讓到屋中落坐。將陸天霖帶上來一問。陸天霖把邵華風衆人商量來行刺劫牢反獄的話，都招了。知府吩咐將賊人釘錄入獄。一面給和尙擺酒。知府說：聖僧先別走了。和尙說：何蘭慶陶萬春今天住在城外。明天回來不用他們。我和尙自己去拿邵華風。知府說：聖僧明天先別走。我要先把拿住的賊人正了法。要不然，睡多了夢長。明天出斬，恐賊人有餘黨。劫法場，求師傅給護法。和尙說：可以。知府傳出諭去。次日，何蘭慶陶萬春也回來了。在西門外搭的監斬棚。知府同濟公帶領一百官兵，押解差使來到法場。常州府驢熱鬧的人，擁擠不動。將玉面狐狸崔玉，鬼頭刀鄭天壽，鐵面佛月空，豆兒和尙拍花僧月靜，都天道長黃天化，連黑虎真人陸天霖，一並就地正法。首級號令了衆人，只才回歸知府衙門。次日，和尙由知府衙門告辭，知府送到外面說：聖僧回來，見多日辛苦。和尙一溜歪斜，往前行走，來到一個鎮店，見路

北裏有一個茶飯館和尙進去找了一張桌坐下。要了兩壺酒。兩碟菜。和尙剛喝了一盅酒。只見外面來了一匹馬。馬上騎定一人。頭戴粉綾緞紫巾。身穿粉綾緞色箭袖袍。外罩紅青跨馬腹肋下佩刀。薄底靴子。三十多歲。淡黃的臉。粗眉大眼。來到飯館子門首。翻身下馬。把馬拴在門首。來到裏面。找了一張桌坐下。要了酒菜。坐在那裏。面帶憂愁之像。唉聲嘆氣。彷彿心中有愁事的樣子。和尙趕過去說。這位朋友貴姓。這人說。在下姓黃名雲。和尙說。尊駕莫非是南路鏢頭。追雲燕子黃雲麼。黃雲說。豈敢。豈敢。正是在下。和尙說。我跟你打聽幾位朋友。黃雲說。那位和尙說。威鎮八方。楊明。風裏雲煙雷鳴。聖手白猿陳亮。這三個人尊駕可認識。黃雲說。那不是外人。楊明雷鳴陳亮都跟我。是盟兄弟。大師傅未領教。怎麼稱呼。和尙說。我乃靈隱寺濟顛僧。黃雲一聽說。原來是聖僧。弟子久仰。久仰。今日得會仙顏。真乃三生有幸。說着話。立刻給濟公行禮。和尙說。別行禮。你上那去。黃雲嘆了一聲。說。別提了。我上陸陽山蓮花塢。只因我手下伙計杜彪。給我惹了禍。前者我叫杜彪押着十萬銀子鏢走。本來杜彪素常皮氣就不好。愛說大話。眼空自大。狂放無知。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又沒真能為路過陸陽山。被陸陽山兩個姓鄧的。給把鏢留下。聽說一個叫鄧元吉。一個叫鄧萬川。其實這兩個個人。也不是賊。是蓮花塢的那廟裏有四位和尙。保水路的鏢頭。叫花面如來。法洪。神拳羅漢。法緣。鐵面太歲。法靜。賽達摩。法空。這四個人很有名頭。按說陸陽山。還有我幾個朋友。都是至交。有金毛海馬孫得亮弟兄。水夜叉韓龍弟兄。還有萬里飛來陸通。大概我這幾個朋友。許沒在山裏。倘在山裏。只要提說。是我的鏢。決不能留下。總怨杜彪無知。現在他把鏢丟了。回去跟我說。被我說他幾句。杜彪一口氣也死了。他家裏還不答應我。還要跟我打官司。這事怎麼辦。十萬銀子丟人。客人也不答應我。呀。我去要鏢去。和尙說。就是了。我也跟你去。黃雲說。聖僧沒事。願意去也。好。你我一同走。和尙說。走。黃雲給了酒飯賬。同和尙出了酒飯館。一直奔陸陽山而來。凡事該當出事。陸陽山劫鏢那一天。原本是金毛海馬孫得亮。火眼江豬孫得明。同韓龍韓慶四個人。並沒在陸陽山。奉濟公之命。正同悟禪在靈隱寺看廟。萬里飛來陸通。那一天他巡山。見山下來了幾個驢駝子。有兩位騎馬的。正是鐵面大王鄭雄。同赤髮瘟神牛蓋。上鎖雄關。從此路過。陸通暗見牛蓋長的雄壯。他歡喜牛蓋。陸通趕過去就問。小。子。你姓甚。麼。呀。牛蓋說。我姓牛。叫蓋。你小子叫甚麼。陸通說道。你小子上那去。牛蓋說。跟鄭爺上鎖雄關。陸通說。我真愛喜你小子。牛蓋說。我曉得。你小子也不錯。陸通說。對。俺們兩人得交交。牛蓋說。交交。鄭爺一看。這兩個人不錯。對。叫小。子。也。都不挑眼。陸通說。你小子跟我上山住幾天。牛蓋說。不行。有事。陸通說。要不然我送你。牛蓋說。好。小。子。跟我走。陸通就送牛蓋

去了。這趕巧杜彪由山下押着鏢來了。本應當鏢行裏有規矩。每逢路過鏢局子門口。應當過名帖拜望。走在鏢局子門首。不准戒鏢。杜彪是狂放無知。走到陸陽山。他也没投帖。連馬也没下。揚揚得意。鄧元吉鄧萬川。是蓮花塢的小伙計。這兩個入素常就愛多管閒事。也是藝高人膽大。這兩個入正在山下閉步。見杜彪押着鏢不下馬。遞帖。鄧萬川二人上前一聲喊。嚷。站住。你是那來的野保鏢的。你不懂鏢行的規矩。麼。聽我們道。連馬都不下。你姓甚麼。杜彪說。我姓杜。叫杜彪。你們姓甚麼。鄧元吉二人各道名姓。說你是那來的鏢。杜彪說。我是南路鏢頭。追雲燕。子黃雲的。那鄧元吉一聽說好。你既是黃雲的伙計。今天把鏢留給我們了。你叫黃雲託好朋友來見我們罷。杜彪一聽。氣往上撞。說你留鏢。你憑甚麼。鄧元吉說。就憑我這口刀。你贏得了我。叫你鏢車過去。杜彪氣更大。立刻拉刀過來動手。焉想到被這二人砍了一刀。杜彪跑回去。鏢也丟了。到常山縣見了黃雲。述說此事。黃雲不能不親自前來。偏偏杜彪一口氣死了。他家裏反不答應。黃雲故備了一匹馬。奔陸陽山。在酒館遇見濟公。濟公要同去。二人一同來到陸陽山。黃雲本沒打算來動手。焉想到今天一來。正遇鄧元吉鄧萬川。又勾出一場凶殺惡戰。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百零三回 陸陽山濟公鬥法 施法寶羅漢假裝死

話說追雲燕。子黃雲。同濟公。長老。來到陸陽山。抬頭一看。這座山。坐北向南。方一進山口。見路西裏山坡下。有五間房。作為回事處。黃雲來到陸陽山。一道辛苦。偏趕巧。鄧元吉鄧萬川二人。正在山下。鄧元吉一看黃雲。容貌不俗。問。尊駕找誰。黃雲很透著和氣。說在下。我姓黃。名雲。乃是南路的鏢頭。前者我手下的伙計杜彪。他押着鏢。從貴處經過。本來他是新上挑板。不懂得鏢行的規矩。聽說言語不週。得罪了本山的二位鄧爺。將我的鏢車留下。我今天一來。陪罪。二來。我要拜望這山的當家的黃雲。本不打算來動手。想這蓮花塢。有知己的朋友。不要翻臉。焉想到鄧元吉鄧萬川這兩個入。更不通情理。聽黃雲這兩句話。只兩個人一想。我要叫黃雲把鏢要了去。我們算栽了。真要把姓黃的壓下去。我二人從此練不出來。想罷。鄧元吉把眼一瞪。說。你就是追雲燕。子黃雲。來了。甚好。你手下的伙計。太不懂情理。我就叫鄧元吉。鏢是我留下的。你就這麼要不行。你得託出好朋友來見我們。要不然你跪下。給我們磕三個頭。認罪服輸。把鏢給你。要不然你休想要鏢。黃雲一聽這話。太不像話了。泥人也有個土性。黃雲一想。要不是陸陽山有朋友。我也不能來這樣虛心下氣。只就算我栽自己。越越想越氣。只才把面目一沉。說。姓鄧的。你別反想。並非是我姓黃的怕你。

們南北東西我聞蕩二十餘載大概也沒人敢留我的鏢我想這陸陽山有金毛海馬孫得亮弟兄韓龍韓慶萬里飛來陸通都跟我知己我不好意思翻臉你兩個人太不知事務可別說我不懂交情鄧元吉說你還敢怎麼樣嗎黃雲說怎麼樣不留你兩個人鄧元吉鄧萬川二人也是初生犢兒不怕虎長出極角反怕狼自己以為自己的能爲大了二人哈哈一笑說姓黃的你大胆敢說不留我們來來你我今天到得分個強存弱死真在假亡說着話蹣到外面二人各把單刀拉出來黃雲也拉刀趕過去鄧元吉擺刀照黃雲劈頭就刺黃雲用刀海底撈月往上一迎鄧萬川由後面擺刀照黃雲後心就扎黃雲身形往旁邊一閃鄧萬川把刀扎空了方要變着數黃雲手急眼快黃雲用刀往外一幌跟進身一腿把鄧萬川踢了一溜滾鄧元吉一見氣往上撞擺刀照黃雲脖脛就砍黃雲用刀往外一迎鄧元吉方把刀抽回去黃雲跟進身去手起刀落砍在鄧元吉膀臂之上立刻紅光皆冒鮮血直流兩個人往圈外一跳說姓黃的你是好朋友你可別跑黃雲說大大爺今天把你等全皆結果了性命你把你們那爲首的叫出來我要賄賂大大爺焉能走鄧元吉鄧萬川說你要跑了算你是鼠輩說罷往山上就跑一直來到裏面花面如來法洪正同法緣法空大廳談話鄧元吉鄧萬川跑進來說當家的俗們這鏢行吃不了啦俗們同行人就不叫俗們吃了法洪一聽說甚歷事書中交代鄧元吉二人留下黃雲的鏢法洪等並不知道連忙問爲什麼鄧元吉說皆因那一天有南路鏢頭黃雲的伙計押着從山下過他並不下馬我二人人口角相爭現在今天黃雲來堵着山口罵把我砍了一刀他說叫我把爲首的叫出去他點名叫你老人家出去罵的難以學說了法洪一聽一愕說我保長江一帶的水路的鏢黑白兩道馬上馬下沒有不認識我的我跟黃雲聞其名未見其面我與你遠日無冤近日無仇他也是保鏢的無故爲何他來罵我這事斷斷不能呀鄧萬川說現在他就來罵不信你下山賄去法洪立刻帶領三個師弟神拳羅漢法靜鐵頭太歲法緣養達摩法空他這山上的手下人連鏢局子的伙計共有一百餘人廟裏很富足衆人一同下了山果見黃雲在那裏叫罵法洪來到山下說好黃雲你敢前來送死我這陸陽山大概沒人敢來罵我黃雲並沒見過法洪抬頭一看見法洪身高八尺膀闊三停項短脖粗腦袋大披散着頭髮打着一道金箍面如鮮血一臉的白斑長得凶如瘟神猛似太歲粗眉大眼藍僧衣肋佩戒刀第二個脫頭是法緣藍臉紅鬍子更透着凶惡法靜黑臉面似烏金紙粗眉闊目法空是面如紫玉這四個和尚都是威風凜凜黃雲說好凶僧你等太無禮你的伙計劫我的鏢你還不講理今天黃大大爺跟你一死相拚黃雲一擺刀向前鉤奔法洪說好小子你敢來到我跟前這樣猖狂大概你也不知道酒

家的能爲。我何必憑血氣之勇拿你。待洒家用法寶取你。伸手由兜囊掏出子午三才神火坎離照膽鏡。這等法寶。原本是他師傅給他的。法洪的師傅就在這陸陽山後有一座鎮塢龍王廟。他師傅叫金風和尚。自稱金風羅漢。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善曉未來過去之事。給法洪這宗法寶。所爲叫他防身。倘遇見能爲比他大的。憑血氣之勇勝不了。用這個鏡子一照。裏面有天地人三才真火。能照去人的三魂七魄。今天法洪把子午三才神火坎離照膽鏡掏出來。黃雲也不知他的這寶貝利害。法洪口中念念有詞。用鏡光一照。黃雲就彷彿聽見鏡子裏有太陽光相似。立刻一打冷戰。躺倒在地。人事不知。法洪一想。我跟他沒甚麼冤仇。我把他帶到山上去。羞辱羞辱他。叫他知道我的利害。就得了。以免他藐視我。這陸陽山想罷。吩咐爾等給我把他搭上山去。手下人答應。剛要上前搭濟公。由石頭後面站起來。一聲喊。嚷好孽畜。你們真不講理。無故欺負人。留下人家的鏢。還講以強壓弱。真乃可惱。僧們老爺們來來試試。誰行誰不行。法洪一見氣往上撞。說你是何人。膽敢替黃雲前來跟我等做對。濟公說。你也不認得我老人家是誰。我告訴你。我乃靈隱寺濟顛是也。法洪一聽。呵了一聲說。聞得濟公長老。乃當世的活佛。乃是一位羅漢道高德重。焉能這個樣子。你硬說是濟顛。大概不對罷。濟公說。你要不信。僧們比比並。旁邊神拳羅漢法緣說。師兄別放走了他。這個窮和尚是我的仇人。花面如來法洪說。怎麼你會認得他。法緣說。前者我在臨安城麻面虎孫奉來家裏住着。有個鄭雄大鬧萬珍樓。孫奉來請我助拳。當場被一個大漢把我追跑。後來晚上我到鄭雄家去行刺。被他把我拿住。挫辱我一頓。今天你要給我報仇。花面如來法洪說。原來如是。立刻用子午三才神火坎離照膽鏡一照。濟公故意哎呀一聲。翻身栽倒。法洪哈哈一笑。說我聞知濟顛和尚神通廣大。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據我看來。也無非凡俗子。無能之輩。來人把他二人給我搭到廟內去。立刻手下人抗着濟公。連黃雲大眾一同回到山上寶光寺。方到裏面。四個和尚落了坐。手下人把濟公黃雲擱在大廳以前。法洪一看。濟顛已然氣絕。這個時節。萬里飛來陸通回來了。方一進來。聽見濟公陸通一聲喊。嚷。這是我師傅濟顛和尚。誰給害死了。花面如來法洪說。陸賢弟。他怎麼是你師傅。陸通說。他是我師傅。誰給害的。法洪說。他自來找死。我用我的寶貝將他治住。陸通又惹不知法洪自己滿心不願意。又不敢發作。說我師傅他死了。我給買棺材裝起來。我把他送回靈隱寺。你們誰害的。誰得給抵償。要不可不行。法洪說。陸賢弟。你別胡鬧。我要叫他活就活。正說着話。外面有人進來稟報說。當家的。現有慈雲觀赤髮靈官邵華風。同着一位前殿真人長樂。天前來裏見花面如來法洪一聽。吩咐有請。不曉得赤髮靈官邵華風從何處而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百零四回 顯神通驚走邵華風 關金風金光服僧道

話說陸通見濟公一死，正不答應。法洪忽有人稟報邵華風到了，法洪立刻吩咐有請，親身率衆往外迎接。書中交代赤髮靈官邵華風由常州府却牢反獄未成大衆一跑，衆人鉤奔藏珍寺。這個廟是八魔的徒弟，追魂待者鄧連芳的。邵華風衆人來到藏珍塢，鄧連芳不在廟內。邵華風一查，點人數，五殿真人，八卦真人，衆綠林人都來了，就不見黑虎真人陸天霖。邵華風說衆位弟兄，現在濟顛和尚苦苦跟我做對，僧們走到那裏，他追到那裏，他欺負我，我大甚，我決不能跟他善能干休。我總得報仇。衆位在這廟裏等候，我到陸陽山蓮花塢去請我拜兄花面如來法洪，再請他師父金風和尚，再說我師父馬道玄也在陸陽山後呂公堂，我把他們請來，連你等一同助我一勝之力。大反常州府，殺官搶印，我自立常州王。然後再拿濟顛和尚報仇雪恨。那位跟了我，傍邊前殿真人長樂天說，我跟祖師爺去一趟。邵華風說好，衆位在這裏住着，聽我的回信罷。大衆點頭。邵華風同長樂天出了藏珍塢，架起趁脚風，來到陸陽山。往裏一通裏，法洪迎到山門，一見邵華風，法洪連忙行禮說，邵大哥，你一向可好？邵華風說，賢弟了不得了，我乃兩世爲人，幾乎你我不着了。法洪說，怎麼邵華風說此時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把慈雲觀也沒了，只因我派人採取嬰胎紫河車，在江陰縣破的案，有一個濟顛和尚，把我手下人玉面狐狸崔玉拿去，後來又拿了鬼頭刀，鄭天壽解到常州府。濟顛和尚先使八卦山坎離真人魯修真，誣去我的子午混元鉢，然後濟顛和尚勾串常州府官兵，把我的慈雲觀查抄入官。我要到靈隱寺去報仇，沒想到濟顛和尚早在靈隱寺，我回常州府要却牢反獄，濟顛他又追到常州府。此時鬧得我無地可投。法洪說，濟顛和尚方才被拿住了，邵華風說真的嗎？法洪說，可不是，他來無故幫黃雲跟我做對，被我子午三才神火坎離照膽鏡，將他治住，不信你來看。邵華風說，既是如此，只可活該該當我報仇，說着話，衆人往裏走。陸通正抗着濟公往外走，邵華風一看，伸手拉寶劍就要砍。法洪趕緊攔住說，兄長不可，我師傅說過，不叫我害人，我的寶貝只許治人，不許傷人。你我是出家人，也不可殺害人命。邵華風說，你別攔我，我跟他仇深似海，非要他的命不可。法洪說，你要打算要他的命也可，我要叫他死，他就得死，非得我念咒他才能活。我衝着兄長不叫他活轉，就是了。你叫他落個全屍，首就完了。邵華風說也罷，既是如此，便宜他。法洪說，兄長請屋裏坐罷。衆人來到屋中，落坐。法洪說，兄長是從那裏來？邵華風說，我從藏珍塢，這個濟顛和尚實在把我追趕苦了。法洪說，我看濟顛和尚也沒

甚麼能爲。兄長何必怕他。邵華風說不對。他的能爲大了。你不知道。法洪說。你說他能爲大。現在被我治住。兄長你也不好。我常聽人說。你在慧雲觀發賣薰香蒙汗藥。招集綠林賊人。你我已然出了家。何必如此。你還打算怎麼樣。我是沒工夫要有工夫。我早就要勸勸你。也不至落到這番光景。邵華風說。我告訴你。我要大反常州府。自立常州王。我來約兄弟。你幫我共成大事。我還要約你師傅金風長老。連我師父馬道玄一同助我。一勝之力。法洪一聽說。兄長你別胡鬧了。我師父焉能幫你去造反。你豈不是白碰釘子。我也不能去。我師父早說過。叫我不准害人。既出了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修今世修來世。了一身之孽。冤依我勸你也算了罷。找個深山幽僻之處。正務參修。好不好。邵華風道。賢弟此言差矣。將來我有九五之分。正說着話。就聽東跨院一陣大亂。法洪一愕。問甚麼事。有手下人回稟說。廚房裏有一個窮和尚。把預備的酒菜。全給偷了吃了。邵華風一聽。就一哆嗦。就聽外面有人一聲喊。嚷好。邵華風你來了。我和尚等待多時。邵華風一聽。嚇的驚傷六葉連肝肺。嚇壞了三毛七孔心。立刻同長樂天二人。踹後窗戶逃走。花面如來法洪一看。是濟顛僧來了。法洪口中喊。怪道。怪道。濟公說一點不錯。我只打算你這子午三才神火坎離照膽鏡。有多大的奧妙。我到裏頭溜達溜達。沒甚麼。我只才出來了。法洪一見。氣往上撞。說好。顛僧你別走。伸手又要掏照膽鏡。濟公用手一揮。口念。唵嘛呢叭咪吽。法洪一摸兜裏。寶貝沒了。焉想到早被和尚用搬運法搬了去。法洪暗想。怪道方才用寶貝將他治死。怎麼會活了。他並不知濟公故意裝死。陸通把濟公抗到後院放下。陸通他去找棺材去。濟公爬起來奔前。面來了。先到廚房。偷菜偷酒。廚子聽見一嚷。和尚這才跑到前面來。法洪還打算用照膽鏡拿和尚。一摸兜裏沒了。正在一愕。濟公哈哈一笑。說在我這裏了。我該照照你了。法洪法緣法靜法空。嚇的撥頭就跑。跑出了後門。法洪說。僧們找師父去。立刻四個人來到鎮塢龍王廟。一拍門。童子把門開開。法洪說。師弟。師父可在廟內。童子說。沒在。上呂公堂找馬老道下棋去了。法洪立刻四個人。又奔呂公堂。來到呂公堂。一拍門。道童出來。把門開開。法洪說。金風羅漢在這沒有。道童說。眼我家祖師爺下棋哪。四個人同着道童。來到裏面。一看。金風和尚正同馬道玄下棋。一僧一道。坐在那裏。很透着清高。法洪等上前行禮。金風和尚說。徒弟你等做甚麼來了。法洪說。我等被濟顛僧趕出來了。不是他的對手。栽了筋斗。師父你老人家去罷。金風和尚說。因爲甚麼。法洪就把方才之事如此如此學說一遍。金風和尚說好。我去看看。濟顛是何許人也。馬道玄說。你我一同前往。僧道立刻罷局。同法洪等出了呂公堂。直奔寶光寺而來。書中交代。濟公見法洪等一跑。濟公先把黃雲救起來。叫黃雲把鏢起了走。不用管我。黃雲謝過濟公。竟自

去了。萬里飛來陸通搭了棺材來見濟公活了。陸通趕緊行禮說。師父沒死。和尚說沒死。陸通說。師父偈們喝酒罷。和尚說好。立刻擺上酒菜。陸通陪着喝酒。問濟公。法洪他們那去了。和尚說。他們勾兵去了。少時就來。陸通說。勾誰去了。濟公說。他找他師傅金風和尚去。陸通說。哎呀。那個和尚可利害。我練金鐘罩就是跟他練的。和尚說。利害也不要緊。正說着話。只聽外面一聲喊。阿彌陀佛。聲音洪亮。又有人喊。噴無量佛。陸通說了不得了。濟公來到外面一看。見來了一僧一道。頭裹站定一個僧人。身高九尺以外。狂威威足。夠一丈。身軀高大。形狀魁偉。項短。脖子粗。膂力大。胸肩寬。臂膀厚。肚大腰圓。披散着頭髮。打着一道金箍。面似烏金。紙黑中透亮。粗眉大眼。直鼻。闊口。身穿一件黃僧袍。腰繫絲線。白襪僧鞋。背後掛着一口戒刀。手拿螢刷。後面站定一個老道。也在身高八尺。頭挽牛心髮髻。身穿古銅色道袍。腰繫絲線。白襪雲鞋。面如三秋古月。髮如三冬雪。鬚似九秋霜。一部銀髯。真是仙風道骨。手拿拂塵。背掛一口寶劍。這兩個俗子。心說。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濟公說。好。法洪你勾了兵來。這到不錯。我和和尚到要試試。誰行誰不行。金風和尚說。濟顛僧。你可認得酒家。我乃西方十八尊大羅漢。降世人間。所為普濟羣迷。教化衆生而來。你也敢來到這裏。猖狂。濟公說。你真把我們羅漢罵苦了。你打算我不知道你是怎麼變的呢。我破個悶你猜罷。你本是。

有頭又有尾。週圍四條腿。見了拿義人。喚略跳下水。這四句你可知道。金風和尚說。不知道。待酒家來拿你。馬道玄說。諒此無名小輩。待我來拿他。不費吹灰之力。伸手掏寶貝。要拿濟公。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百零五回 收悟緣派捉邵華風 遇蘭弟訴說被害事

話說馬道玄由兜囊掏出一宗寶貝來。名叫振魂牌。只要噙哪哪一聲。勿論有多少人。能把三魂七魄撮去。老道今天一拿出來。法洪衆人知道這寶貝的利害。趕緊都躲開。老道把牌一振。只聽噙哪哪一响。焉想這濟公把腦袋一幌。並未輪下。和尚說。你這寶貝不行。再換別的。這寶貝我不怕。馬道玄一見氣往上撞。說好。顛僧氣死我也。立刻又掏出一宗寶貝。名曰避光火神罩。其形似單蟋蟀的罩子。要罩上人。內有三才真火。能把人燒個皮焦肉爛。今天把罩子一抖。老道口中念念有詞。刷喇啦。一道金光。照和尚罩下。濟公哈哈一笑。用手一指。這個罩子奔老道去了。馬道玄口中一

念咒用手一指又奔了和尚去和尚用手一指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唵勅令赫這單子回來就把老道單上金風和尚一看氣往上撞見老道拿寶貝單人沒單了反把自己單上金風和尚立刻把避光神火單拿起來見老道衣裳都着了要不是念護身咒連人都燒了老道臊的面紅耳赤金風和尚說待我來拿他濟公說你也是白給金風和尚立刻一張嘴噴出一口黑氣只是他九千多年的內丹打算要把濟公噴倒焉想到還是不行濟公說好東西你會吹氣你冒砲我也不怕金風和尚暗想怪道雖然他是凡夫俗子到有點利害立刻掏出一根細仙繩往空中一擲一道金光奔濟公去了就聽濟公口中喊嚷了不得了快救人哪眼睛着把濟公網上金風和尚哈哈大笑說我只打算濟顛有多大能為原來就是這樣法洪等過來說師傅你把濟顛拿住了金風和尚說被我拿細仙繩將他網上我把他交給你們不准要他的命羞辱羞辱他叫他知道我的利害就得了法洪說師傅別先忙我想濟顛神通廣大未必把他網上的別是假的罷只一句話說破了再一看捆的並不是和尚把馬道玄捆上了金風和尚一看大吃一驚說了不得這叫五行挪移大搬塊大概濟顛的能為不小過來趕緊把馬道玄放開馬道玄說你怎麼把我網上金風和尚說我也不知道正說着話只見濟公由外面來了濟公哈哈一笑說你們還有甚麼好寶貝沒有了你們要沒有我有寶貝和尚把草鞋脫下來照金風和尚打來金風和尚方一閃身濟公用手指說拐彎草鞋正打在金風和尚臉上濟公一伸手說回來草鞋立刻回去濟公說我還有法寶立刻把僧帽摘下來一摔刷啦啦金光繚繞瑞氣千條金光和尚一踉不好打算跑不行了如同泰山一般壓下來只聽山崩地裂一聲响金風和尚現了原形有桌子大的一個大駝龍嘔嘔直叫他本來有九千多年的道行濟公說法洪你瞎這是你師傅法洪眾人都愣了濟公說大概你們也不知道我的來歷我叫你們瞧瞧和尚用手一摸腦袋露出金光佛光靈光三光眾人再一看和尚身高丈六頭如麥斗面如獅蓋身穿直綴光着兩隻腿乃是一位知覺羅漢馬道玄口念無量佛眾人跪倒磕頭求聖僧饒命濟公知道金風和尚有九千多年的道行並沒害過人羅漢爺把僧帽收回去眾人見金風和尚就地一陣風又變和尚向濟公磕頭金風和尚說聖僧你老人家慈悲慈悲罷收我做個徒弟罷濟公說不行我們和尚裏沒有王八當和尚的金風和尚說成佛做祖的自古以來甚麼出身的都有求聖僧慈悲慈悲罷濟公一聽口念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你既願意認我和尚好好用手一拍金風和尚天靈蓋濟公禪師信口說道

實心來拜我貧僧結善緣修行蓮花塢道德數千年參練歸正道出家陸陽山拜在貧僧面賜名叫悟緣

賜了名字，金風和尚悟緣，給濟公行禮。濟公說：馬道玄，我派你點事，你同悟緣兩個人去把邵華風給我拿來，你要不去，我和尚還是不收你做徒弟。馬道玄你也得去幫着，邵華風是你的徒弟，現在他在藏珍塢，聚眾綠林人，要大反常州府。你兩個人去把他拿來，殺惡人即是善念。馬道玄同金風和尚說：謹遵師父之命，叫法洪等給濟公預備酒，好生伺候。眾人答應，一僧一道，立刻起身，夠奔藏珍塢。書中交代：邵華風同長樂天由寶光寺被濟顛和尚驚走兩個人，由後山逃出去，邊道鈞奔前山，長樂天說：祖師爺們上那去，邵華風說：我我到那裏，濟顛追到那裏，山人我跟他，是冤家對頭，你回藏珍塢，我約請萬花山聖教堂八魔祖師爺，非是跟濟顛和尚一死相拚，將他拿住，方出我胸中的惡氣，將他碎尸萬段，然後到靈隱寺，把廟放火一燒，非得先把濟公殺了，然後你再大反常州府，不把他除了，是不行。說着話往前走，又怕濟顛追趕下來，方一下陸陽山，只見由對面來了主天主地兩個大旋風，走石飛沙起來，有兩三丈高，長樂天一看說：祖師爺，你看這兩個旋風，是神是鬼，是妖是怪，我的法力小，看不出來，邵華風睜眼一看說：不是妖，也不是怪，是我的朋友來了，這可活該。長樂天說：誰呀？邵華風說：你看，立刻口中念念有詞，噴了一口法氣，立刻旋風往兩旁一閃，閃出兩個人來，頭前這人身高八尺，頭戴紫緞色四稜道遠巾，身穿紫緞色箭袖袍，週身走金線，插金透，上繡金牡丹花，腰繫絲鸞帶，單襯薄底靴子，閃披一件紫緞色團花大氅，面如紫玉，兩道濃眉，一雙金睛，疊抱押耳黑鬚，海下一部鋼鬚，根根見肉，猶如鋼針，刺似鐵線，手中拿着一把螢刷，後面跟定一人，頭帶藍緞色四稜道遠巾，身穿藍緞色箭袖袍，腰繫絲鸞帶，外罩翠藍色道遠縷，週身綉金蓮花，面如白紙，臉上一點血氣，沒有兩道細眉，一雙三角眼，鸚鵡鼻子，裂腮頰，書中交代：頭裏這人叫追魂侍者，鄧連芳後面這人叫神術士，韓祺只兩個人是萬花山聖教堂八魔的徒弟，鄧連芳是天河釣叟楊明遠的徒弟，韓祺是桂林樵夫王九峯的徒弟，這兩個人奉八魔之命，到東海瀛洲去取靈芝草，八魔每人有一根子母陰魂，最利害無比，連西方大路金仙都能捆上，把金光捆散了，韓祺把他師傅的子母陰魂，緣偷出來，今天碰見邵華風，鄧連芳一見，連忙行禮，原本邵華風同鄧連芳，面如來法，洪是拜兄弟，邵華風是大爺，法洪行二，鄧連芳行三，今天一見，連忙行禮，說：大哥一向可好，邵華風說：賢弟別提了我此時鬧的走頭無路，鄧連芳說：怎麼邵華風說，這因为我派人出去盜取嬰胎紫河車，在江陰縣犯了案，有一個濟顛和尚，跟我為仇，做對，他使出魯修真，誣去我的乾坤子午混元鉢，他率領常州府的官兵，把我慈雲觀抄了，我到靈隱寺去，打算報仇，他在靈隱寺等着我，回到常州府，却牢反獄，他又追到常州府，我到藏珍塢去找你，你也没在廟裏，我今來

找你二哥來請他幫我大反常州府。馮想到濟顛又追來了。賈弟你上那去。鄧連芳說我奉我師傅之命到東海瀛洲去取靈芝草。邵華風說你先別去了。要等你回來我就許沒了命了。鄧連芳說既然如是我一同回藏珍塢。我先把濟顛和尙給你拿了。報仇雪恨。邵華風說甚好。四個人駕起趁脚風。只才奔藏珍塢來到廟內。一看人多了。大眾給邵華風鄧連芳行禮。衆人才落坐。只見由外面有人進來回稟山門外來了一個和尙堵着門口。直罵衆人一聽全都愣了。不知來者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百零六回 衆妖道聚會藏珍塢 神術士魔法勝金風

話說赤髮靈官邵華風同追魂侍者鄧連芳神術士韓祺來到藏珍塢。羣賊一看心中喜悅說這可活該衆人行禮既畢。邵華風說衆位這就是我拜弟鄧連芳他乃是萬花山聖教堂八魔祖師爺天魔天河釣魚揚明遠的徒弟。這位韓祺他乃是人魔桂林樵夫王九峯的徒弟。要拿濟顛僧易如反掌不費吹灰之力。神術士韓祺說邵大哥我告訴你。我得了我師父一根子母陰魂。就是大路金仙西方羅漢都能捆上。只個子母陰魂。可與衆不同。經過幾個甲子。別人有也不真。正說着話有人進來回稟外面來了一個和尙堵着山門大罵。點名叫邵祖師爺出去。邵華風一聽說定是濟顛來了。手下人說不是。是一個大眉黑臉和尙。邵華風說待我出去看看。話言未了。旁邊有巡山仙長李文通說道師爺且慢。諒來此無知小輩。何必你老人家前往。有事弟子服其勞。割雞焉用牛刀。待我出去把他拿來不費吹灰之力。邵華風說你須要小心留神。那李文通說料也無妨。說罷大搖大擺來到山門以外。藏珍塢只座山巒坐北衝南山口裏廟前頭。是一片空寬平坦之地。可以做戰場。操兵演陣都行。甚爲寬闊。李文通出來一看對面站定一僧一道。正是金風和尙悟緣同馬道玄。李文通一看說原來是金風和尙。你來此何幹。金風和尙說道我奉我師傅之命前來拿你們這夥妖人。李文通說你師傅是誰。金風和尙說你要問是濟公長老。李文通歎了一聲說你怎麼也來胡鬧。隨了濟顛和尙。依我說你趁此回去。休要前來多管閒事。我山人以慈悲爲門。善念爲本。存一分好生之德。不忍傷害你的性命。你要不聽我的良言相勸。可別說我將你拿住。悔之晚矣。金風和尙哈哈大笑說好孽障。諒爾有多大能爲也。敢說此朗朗狂言大話。我和尙將你結果了性命。殺惡人即是善念。老道一聽氣往上撞。伸手拉出寶劍。往東南上巽爲風一站。用寶劍就地一畫。口中念念有詞。立刻狂風大作。走石飛沙。直奔金風和尙打去。金風和尙悟緣哈哈一笑。

伸手由兜裏掏出一宗寶貝名曰避風珠往空中一擲立刻風定塵息李文通一看大吃一驚金風和尚把避風珠收回去又由兜裏掏出一顆珠子其紅似火口中念念有詞照定李文通打來只聽呱啦一聲响一道火光竟將李文通燒了個皮焦肉爛只一顆珠子名曰雷火珠金風和尚劈了老道將寶貝收回去早有人報進藏珍塢說回稟祖師爺可了不得了方才李道爺出去一問和尚他說叫金風和尚李道爺一施展法術狂風大作走石飛沙那和尚掏出一宗寶貝掉去就風定塵息和尚又拿出一顆珠子其紅似火一道光呱啦一聲竟把李道爺燒了個皮焦肉爛邵華風一聽氣得哇哇呀怪叫的如雷旁邊有人一聲喊嚷說師傅不必動怒待我去給李大哥報仇把和尚拿來邵華風一看說話這人是他二徒弟叫道真人吳法興這個老道跟前者七星觀的那吳法通是師兄弟在邵華風手下任意胡爲也會怪術妖邪立刻拉寶劍來到山門以外見金風和尚正然破口大罵吳法興說好和尚真乃大膽你可知道你家祖師爺的利害金風和尚說你是何人吳法興說你要問我告訴你你家祖師爺姓吳名法興人稱妙道真人今天你既是飛蛾投火自送其死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找尋你怨我山人將你結果了性命說着話由兜裏掏出一根捆仙繩祭在空中口中念念有詞說解勒令刷啦啦一道金光直奔金風和尚和尚一張嘴噴出一口黑氣這是九千多年的內丹立刻捆仙繩墜落於地和和尚隨着一抖手將他雷火珠打出來只聽呱啦一聲響將吳法興燒死只小子一輩子沒做好事今天遭了惡報又有人報進廟去邵華風一聽徒弟死了氣得三尸神暴跳五靈氣騰空說好好我山人出去跟他一死相拚旁邊神術士韓祺說邵大哥不用你去你瞧瞧我的寶貝你我一同前往大眾隨後來到外面一看邵華風說金風和尚你敢傷我徒弟我山人焉能跟你善罷干休這邊馬道玄一看說邵華風你是我的徒弟你不可任意胡爲已然出了家就應該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爐香侍奉三清教主決不該結交綠林人在塵世殺男擄女聚眾叛反國家大宋國自定鼎以來君王有道家家樂天地無私處處同皇上家洪福齊天邪不能侵正你休要執迷不悟已然出了家就應該修福做善了一身之孽寬不修今生修來世你要聽山人良言相勸自己知非改過從此跟我歸山修心你不要聽自己強暴抗橫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活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邵華風不但不聽反把眼一瞪說馬道玄你休要多管閒事滿口胡說跟我嚼舌鼓唇我要不念你我是師徒今天連你一齊拿住結果你性命你趁此快走馬道玄口念無量佛善哉善哉邵華風真乃無父無君人生世上須知道三綱四大五常三綱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四大者乃天地親師受天地覆載之恩受國家水土之恩受父母生育

養育之恩。受師傅傳授教訓之恩。五常乃仁義禮智信。爲人子不孝。爲臣定然不忠。交友必然不信。師徒情如父子。你就敢叫我的名字。跟我反目。罷了。罷了。邵華風說。你任憑有蘇秦張儀。陸賈隨河之口。說得天花亂墜。地生金蓮。海枯石爛。也難渡山人鐵石之心。我跟濟顛和尚。仇深似海。他無故欺負我。鬧的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我焉能跟他干休。善罷。馬道玄你要多說。我先拿你。金風和尚一聽。氣往上撞。說邵華風你過來。洒家跟你分個強存弱死。真在假亡。邵華風尚未答言。神術士韓祺早拿定了主意。我給他個先下手的爲強。後下手的遭殃。立刻把子母陰魂繸一抖。照定金風和尚拋來。口中念念有詞。說聲勒令。金風和尚一看。只見子母陰魂繸奔他來了。真是霞光萬道。瑞氣千條。如同泰山一般。金風和尚就知道不好。念護身也來不及了。慌說金風和尚只點來歷。就是大路金仙也能捆的上。網上能把白氣化沒了。西方的羅漢。要被這子魂母陰繸網上。能把金光網去。勿論甚麼妖精網上。就得現原形。這原本是八魔的寶貝。八魔每人有一根。神術士韓祺偷他師傅的。今天悟緣一看。打算要跑。被金光罩住。揚能跑的了。就聽山崩地裂一聲响。金風和尚現了原形。衆老道一看。原來是一個大龜。神術士韓祺說。你等可曾看見了。慢說是他。就是西方的羅漢也逃不了。衆老道一看。鼓掌大笑說。還是你老人家神通廣大。術法無邊。原來濟顛和尚徒弟。就是只個神術士韓祺說。邵大哥。我已拿住。任憑你發落罷。你願意怎麼辦。或殺或剮。或燒。邵華風說。他把我徒弟用火燒了。我也把他燒死。方出我胸中之惡氣。大概把他置死。濟顛和尚也就快來了。韓祺哈哈一笑說。濟顛不來。便罷。他要來了。叫你等看著我略施小術。就把他拿住。正說著話。只聽山坡一聲喊。嚷好。齊連芳韓祺。胆敢害人。待我來。大家睜眼一看。飛也似來了一人。頭帶粉綾緞武生公子巾。綉團花分五彩。身穿粉綾緞色箭袖袍。週身走金線。摺金邊。腰繫鵝黃絲帶。黃襯衫。薄底靴子。閃披一件粉綾緞英雄大氅。上綉三藍富貴花。背指一口寶劍。手拿瑩刷。面如白玉。眉似春山。目如秋水。渾頭端正。唇似塗珠。衆人一看。大吃一驚。不知來者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百零七回 飛天鬼誤入萬花山 石成瑞招贅人魔女

話說神術士韓祺用子母陰魂繸將金風和尚拿住。正要結果性命。只見由山坡來了一位武生公子。書中交代。來者這人。乃是人魔桂林樵夫王九峯的門婿。此人姓石名成瑞。外號人稱飛天鬼。原籍鎮江人。也在玉山縣三十六友之內。學會了一身工夫。長拳短打。刀槍棍棒。樣樣精通。飛簷走壁之能。天生來的秉性好遊山玩景。勿論那裏有名山勝

境非身臨切近去看不可。這天他帶着乾糧去遊山。一看山連山，山套山，不知套出有多遠去。石成瑞自己一想要找找這座山，那裏是到頭，脚程又快直走了十幾天，還是亂山環繞之中。大峯俯視小峯，前嶺高接後嶺，自己帶着吃食也吃完了，還思到要找找這山有頭沒有沒吃的，在山裏吃菓子草根，見有菓子就吃菓子，又走了數天，自己覺著身體不爽，要染病。石成瑞一想可了不得了，只要一病也回不去了，要死山裏就作他鄉的怨鬼，異地的孤魂，死屍被虎狼所食，自己也走不動了。心中難過，見眼前有一道澗溝，溝裏的水澄清，石成瑞爬着喝了兩口水，就覺著喝下去神清氣爽，又往前走，見眼前有許多的菓子樹，樹上長的菓子其形似蘋果，石成瑞摘了一個吃，清香無比，就覺著身上的病減去了大半。心中暗喜，怪道也不知只是甚麼所在，又往前走，只見菓子樹多了，樹上結的梨，真有海碗大，蘋果也大，石成瑞心裏說：「只樹是誰家的呢？」正在觀看之際，只見那邊有一位女子，手拿小花籃採蘋果，長的十分美貌，衣服鮮明，石成瑞隱在樹後觀看多時，見那女子把樹上的果子摘了大半，摘了就往花籃裏放，花籃老沒裝滿，石成瑞暗想：「怪道怎麼只花籃能裝許多的果子呢？」正在發愣之際，那女子一回頭，暗見石成瑞，女子啞了一聲，說：「那裏來的凡人，前來窺探？」石成瑞一楞，並未回言。那女子用手帕一抖，石成瑞就迷糊過去，跟着那女子來到一所院落，到了屋中，女子又用手帕一抖，石成瑞明白過來，睜眼一看，只座屋中金碧輝煌，屋中的擺設都是世間罕有之物。眼前坐定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石成瑞說：「哎呀，只是那裏？」那女子說：「只是玉府宮闕，凡夫俗子來不到這裏，書中交代道就是萬花山下，叫隱魔山，八魔之中，就是人魔。桂林樵夫王九峯有家眷，也有妻子，跟前一個女兒，叫銀屏小姐，精通法術，這就是王九峯住家眷的這女子，乃是銀屏小姐。問石成瑞尊姓，石成瑞說：「我叫石成瑞，遊山玩景來至此地。」只是天堂還是人間，銀屏小姐說：「只是玉府宮闕，我父親乃是魔師爺，正說着話，只聽外面有腳步聲音，說女兒可在屋裏。」銀屏小姐說：「爹爹來罷。」石成瑞一看，由外面進來一位老者，頭戴鵝黃色四稜道冠，身穿淡黃色道袍，白微雲鞋，面如冠玉，髮如三冬雪，鬚如九秋霜，帶着仙風道骨，來者正是桂林樵夫王九峯。來到屋中，一看見石成瑞，王九峯問道：「女兒這是何人？」銀屏說：「方才女兒到仙果山摘果子，看見他在那裏遊山，我將他帶進來的。」王九峯說：「這就是了，尊駕貴姓？」石成瑞說了名姓。王九峯說：「你跟我到前面談話。」石成瑞就跟着來到前面書房，落坐。王九峯說：「你是那裏人氏，因何來至此處？」石成瑞說：「我是鎮江府人氏，皆因好遊山，走迷了來至此地，只是甚麼地名？」王九峯說：「只是萬花山，我住的這叫隱魔山，北邊那座山叫隱魔山，每逢千年，只果子才摘一回。我在這裏看守此山，原先是我徒弟看

着。現在我徒弟沒在，這裏這果子人要吃了。凡夫俗子吃一個能飽一個月，久吃能斷去烟火食。有病的人吃了，能化去百病。石成瑞說：不錯，我本來是遊山，沒有吃的，帶的乾糧都吃完了。淨吃松子草根，吃了兩天，吃生病來。方才吃了一個果子，覺着清香，清氣上升，濁氣下降，未領教老丈怎麼稱呼。王九峯說：我姓王，雙名九峯，人稱桂林樵夫。我只地方，凡夫俗子也輕到不了。你家中可有甚麼人呢？石成瑞說：家裏還有老娘，有妻子。王九峯一聽，點了點頭說：這也是活該。你既來了，應當跟我女兒有一段俗緣，你也不必走了。我把我女兒給你就是了。本來王九峯就只一個女兒，愛如掌上之珍珠，隔的高不成，低不就，給凡夫俗子，他又不肯，給真是做大官的人家，又不能跟他家做親。總是個外道天魔，許配神仙，神仙又不要，媳婦未免難找。婆家故此就誤住了。今天王九峯跟石成瑞一談，見石成瑞一位武士品貌端方，故此要把女兒給他。石成瑞一想，莫非是做夢了。那有這樣便宜事呢？想走也不知道路了，只可隨口應承。果然桂林樵夫王九峯就叫女兒銀屏跟石成瑞拜了天地，洞房花燭。石成瑞就在這裏住着。日子長了，石成瑞自己也不能回去，未免就住在那裏發煩。愁眉不展，銀屏小姐一看說：官人你為何發煩？在這裏一呼百諾，想吃甚麼吃甚麼，諸事無不應心，還有甚麼可煩的呢？石成瑞說：唉，我在我們那地方，悶了，找幾個知心的好友，吃酒談心，或彈或唱，或講文，或論武，心中多許爽快。只個除了你就是我，也沒甚麼可說的。銀屏小姐說：你要同朋友作樂，那容易來人去。把邊先生鄭先生請來，手下伺候人答應。工夫不大，只見由外面來了兩個人，頭一位是四稜道遠巾，藍綢子大氅，白襪雲鞋，有三十多歲，淨白面皮，儒儒雅雅，後跟著一位也是只樣打扮，淡黃的臉，有二十多歲，來到裏面，一抱拳說：郡馬請了。我二人要早過來，給郡馬請安，不敢莽撞。怕郡馬好清靜，不敢前來，煩煩精神。今知郡馬好消遣，我二人特來奉陪。石成瑞一見說：請坐。二位貴姓？頭前這位說：我姓邊，字學文。這位姓鄭名珍，字隱言。我二人在廬師爺這裏當清書，寫寫來往書札等類。石成瑞跟這兩人一談，願意下棋。這兩個人就陪着下棋，說彈唱。這兩個人就會彈唱，說練武。這兩個人就陪着打拳，說甚麼。這兩個人就會甚麼，又混了個月。石成瑞又煩了。這兩個人也不來了。銀屏小姐說：郡馬，你別煩，你喜愛甚麼，只管說話。石成瑞說：我總想我們那街市上的熱鬧，來往車馬成羣，願意聽戲就聽戲。這個地方，出去就是荒山野嶺，多見樹木，少見人煙。回來就是你一個人，銀屏嘆氣一笑說：那容易，你早不說，我帶你進進大街，只裏也有戲，你跟我聽去。立刻夫妻攜手攬腕，來到花園子正北，上有三間樓房，銀屏同石成瑞上了樓，把後廚

戶一開，石成瑞一看，這外頭原是一道長街，熱鬧非常，買賣舖戶都有，來往行人車馬，男女老少，擁擠不動。正西上一座戲台，正然鑼鼓喧天，新排新彩，開了戲。石成瑞一看，心中快樂，自己一想，說我不知道有甚麼熱鬧的街道，要知道我早就進去了。銀屏說：「那馬你看戲罷。」石成瑞說：「只叫甚麼地方？」銀屏說：「只叫海市蜃樓，拾頭一看，只夠戲是四郎探母，上來楊四郎一道引子，背困幽州，思老母常挂心頭，只夠唱完了，又接着一齣秋胡戲妻，唱的是秋胡打馬奔家鄉，行人路上馬蹄忙，穩坐雕鞍朝前望。石成瑞一想，自古來母子夫妻，都有團圓，人家榮耀歸家，我只要回家也不行，心裏一煩不聽了。夫妻回家，次日石成瑞一想，我何不到海市蜃樓街上打聽打聽，離我家多遠，我又有銀子，偷着回家，暗想，想罷，奔花園子，來到樓房旁邊，躡上界牆，一看，石成瑞呀了一聲，有一宗岔事，驚人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百零八回 想故鄉夫妻談肺腑 點妙法戲耍同床人

話說石成瑞自己想到海市蜃樓去進進，來到只花園子，躡上界牆，一看，外面並沒有熱鬧大街，還是荒山野嶺，自己一想，這可怪了，我再到樓上，開開樓窗，暗想，罷復反跳下來，來到樓上，開開樓窗，一暗，還是荒山野嶺，並沒一人，自己愣了半天，無奈又回來到了自己屋中，銀屏小姐說：「那馬那去了？」石成瑞說：「我到樓上要夫進海市蜃樓，不想全都沒了，我還想要聽昨天那戲。」銀屏小姐說：「那容易，借們家裏有戲，你跟我聽去。」石成瑞說：「我不信，立刻跟着來到花園一暗，忽然那邊鑼鼓喧天，唱上戲了。石成瑞自己終然還掂念家鄉故土，銀屏小姐百般哄他，石成瑞想，吃甚麼就有甚麼，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石成瑞一想，我要甚麼他就有甚麼，我到要他把為難住。這天石成瑞說：「我想一宗東西，有甚麼，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石成瑞說：「只裏沒有非得我們那本地，才能有呢。」浙江出一宗鱒魚，其味最美，吃銀屏說：「你想罷，想甚麼我給你預備。」石成瑞說：「只裏沒有非得我們那本地，才能有呢。」浙江出一宗鱒魚，其味最美，別的地方那裏也沒有。銀屏小姐道：「那容易，我們花園子，月牙河裏就有。」石成瑞說：「你只可是胡說。」只種東西，別處決沒有。銀屏說：「不信，你跟我來，我釣上魚來，你瞻是不是。」石成瑞說：「走。」二人來到花園子，銀屏拿竹竿線，拴上釣魚鉤，放下去，工夫不大，把魚釣上來。石成瑞一看，果然是鱒魚，心中一想，只可真怪，雖有魚大，他們只裏沒有紫芽的鱒魚，做鱒魚非得要紫芽，薑不可。別的薑做出來不鮮，想罷說：「娘子，我們那老家做鱒魚，單出一種紫芽，薑做作料，其味透鮮，只裏那找紫芽，薑去。」銀屏說：「有，只花盆裏種著紫芽，薑，專為做鱒魚的。」伸手一刨，果然刨出紫芽，薑來。石成瑞心中

納悶，叫廚子做得了果然好吃。石成瑞說：娘子聽說山海八珍，有龍肝鳳髓，豹胎燕掌最好吃。我要吃龍肝行不行？銀屏說：行，立刻拿筆在粉壁上畫了一條龍。石成瑞說：這是畫的，不能吃。銀屏小姐口中念念有詞，用手一指，只條龍就活了，張牙舞爪就要走。銀屏小姐過去一寶劍將龍開了膛，取出龍肝來，給石成瑞養好吃了。百般哄着，石成瑞他老不喜歡。銀屏小姐說：郡馬你爲何總不喜歡？石成瑞說：我實對你說罷，我是想念家中尚有老娘，還有原配的妻子。此時是不知音信，聽戲聽四郎探母，秋胡戲妻，人家出外都有回家之日，我就不能回去，心中總不得放心。也不知我老娘妻子是死是活。銀屏小姐說：你要回去也行，我送你回去好不好？石成瑞一聽喜散了，說：你要能叫我回去，我到家裏看看，我再來也就放心了。銀屏說：既然如是我送你走，你閉上眼，可別睜眼。聽不見風吹，你再睜眼，你就到了家了。石成瑞說：就是，立刻把眼一閉，耳輪中就聽呼風，响好容易聽不見風，响了自己睜眼一看，已然到了自己的村莊，相離家門口不遠。石成瑞心中大快，趕緊往前走，來到門首一叫門，只見他妻子出來把門開了一看，說：你回來了。老娘都想壞了。石成瑞看見自己結髮之妻，心中不由的難過。說：老娘可好？他妻子劉氏說：好。石成瑞立刻來到裏面，一睜他老娘在屋裏坐着，到也沒見老邁。石成瑞趕緊上前行禮，說：娘親，你老人家好呀。老太太一看，說：兒呀，你回來了。劉氏說：官人這二年上那裏去的？爲何永不回來？叫家人不放心。石成瑞說：唉，別提了，一言難盡。我皆因好遊山玩水，鬧出事來，我在山裏也走迷了，吃的也沒有了，却有了病，四肢無力，步履艱難。我想着要死在山裏，決回不來了。我暗有許多果子樹，我摘了一個吃，就彷彿立刻神清氣爽，忽遇見一個女子，我就迷糊了，把我帶到隱魔山，有一位魔師爺，叫桂林樵夫王九峯，他說他女兒跟我有一段仙緣，叫銀屏小姐。我就招了親，吃穿到是無不應心，要甚麼有甚麼。我夫妻到也和美，他待我也不錯。我日子長了，我總想家裏有老娘，你我總是結髮之妻，焉能忘的了？我就是自己回不來，只到是我那妻子好處，他用法術把我送回來的。我一睜睛，已然離家不遠了。我故此回來了。他妻子說：原來是你在外面招了親了，你只還想回去不回去呢？石成瑞說：我到不想回去了，再說我要回去，也不識得道路。他妻子說：人家待你這麼好，一日夫妻百日恩，你爲何不回去呢？石成瑞說：我不回去了。他妻子說：當真你不回去了。石成瑞說：當真他妻子嘆一嘆，石成瑞再一看，也不是他的家裏，還是在銀屏小姐屋裏。他老娘也不見了。他妻子劉氏也不見了。所說的話，都是銀屏小姐。石成瑞也愣了，還是沒出屋子。銀屏小姐說：我真要把你送回家去，你回家去，你是不來了。石成瑞說：你怎麼冤我？銀屏小姐說：我因爲試試你的心。石成瑞說：娘子你也不便試探我，真要回去。

到了家就是我想來也是來不了我那裏走得回來呢。銀屏小姐說：你打算回去，我真送你走。我交給你點法術，我給你只塊手帕。那時你要想回來，你有急難之時，掏出絹帕，雙睛一閉，雙足一跳，就能回來。銀屏小姐交給石成瑞，練架趁脚風，五行挪移，大搬運護身咒，只些法術教會了石成瑞。只天石成瑞要走，銀屏小姐眼淚汪汪說：郡馬，我要送你走，可別把我忘了。石成瑞說：娘子只管萬安，我決不能喪盡天良。你我一日夫妻百日恩，我焉能絕情斷意？只要我能回的來，我那時想你。我那時回來，只回你可別冤我。銀屏小姐說：我不冤你，你閉上眼睛罷。石成瑞果然閉上眼睛，耳輪中只聽風聲响，身子直彷彿忽忽悠悠，駕雲一般，聽着風聲響住了。銀屏小姐說：你睜眼罷。石成瑞一睜眼，已然到了浙江地面。銀屏小姐說：郡馬，只此地離你家不遠了，我可要回去了。我所說的話，要你謹記在心。絹帕千萬不可遺失。你我夫妻一場，任憑那馬的心罷。說着話，夫妻二人攜手攬腕，銀屏小姐二目垂淚。石成瑞說：娘子，你跟我家去，好不好？銀屏小姐說：我不能，我要回去了。石成瑞也不忍分別，人非草木，誰能無情？至親者莫過父子，至近者莫過夫妻。石成瑞說：娘子，你回去罷。我決不能負心。就是了。銀屏小姐哭的說不出話來。夫妻含淚而別。石成瑞見銀屏小姐去遠了，自己嘆了一口氣，只才撲奔故土家鄉。來到村莊裏一看，見家關門閉戶，冷冷清清，來到自己門首一看，也關着門。石成瑞一拍門，工夫不大，劉氏出來開門。石成瑞一看就愣了，見劉氏妻子身穿重孝，石成瑞就問：娘子給誰穿着？劉氏說：給老娘穿着。石成瑞一聽，娘親已死，心中不由的一慘，落下淚來。母子連心，劉氏見丈夫回來，也是一慘也哭了。夫妻來到裏面，放聲痛哭，哭了半天。劉氏只才問道：官人只一向上那去了？石成瑞就把避山招親之故，從頭至尾，細述一遍。問他妻子：老娘幾時死的？甚麼病症？劉氏說：老病復發死了。有一個多月。石成瑞次日到老娘墳墓前奠了一番，又痛哭了一場。在家中住了一個多月，凡事該着劉氏也一病身亡。石成瑞無法置買棺木，辦理白事，將他妻子葬埋了。事完之後，自己心中甚煩。家中也沒了人，自己打算要上玉山縣，望望着衆朋友開開心，只天來到沙市鎮，自己覺着身體不爽，就找了一座客店住下。焉想到次日更覺病體沉重了，過了四五天，只天自己正在發煩，店裏伙計進來說：石爺外面現有濟顛和尚來找你。石成瑞一想：我雖沒見過這位濟公，聽我的朋友提說，乃是一位得道的高僧，趕緊叫伙計出來有請。和尚由外面進來，石成瑞說：聖僧從那來？和尚說：我由陸陽山來，找你給我辦點事。現在藏珍塢金風和尚被神術士韓祺拿住，非你去救不行。石成瑞說：我病着呢，和尚說：我給你一塊藥吃。石成瑞吃了藥，立刻病體好了，和尚告訴明白道路。石成瑞只才夠奔藏珍塢前來，答救金風和尚，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百零九回 說韓祺釋放悟緣僧 關濟公暗施陰魂繚

話說飛天鬼石成瑞受濟公之託，趕緊來到藏珍塔，剛到只裏，正趕上神術士韓祺用子母陰魂繚，方把金風和尚細上，正要結果性命。石成瑞趕奔上前，說鄧連芳韓祺，你二人快把金風和尚放了，萬事皆休。韓祺一看，認識是他師傅的門塔，趕緊說：郡馬你從那來？石成瑞說：你把金風和尚放開，他跟我交情。韓祺一想，衝着師傅的面子，不肯得罪。石成瑞韓祺說：郡馬是跟金風和尚認識，我衝着他放了，只到是小事一段，便宜他說完，隨即把子母陰魂繚收回去。這見陀龍爬了半天，由平地起了一陣怪風，金風和尚竟自逃走了。馬道玄一看不好，也忙駕起趁脚風，竟自走了。羣賊一看，鼓掌大笑。邵華風就問韓祺：只個武生公子是誰？韓祺說：只是我師傅的門塔。石成瑞說：韓祺你在這裏爲非做惡，這是何必要聽我良言相勸，你趁此走罷。韓祺說：郡馬你休要多管閒事，你趁此走，你受的朋友之託，必當己身之事。我要替朋友捉拿濟類僧，報仇雪恨。石成瑞說：我勸你爲好，你要不聽，任意胡爲，造下彌天大罪，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作孽，猶可爲自作孽，不可活。那濟公禪師乃是一位得道的高僧，你要跟濟公做對，不但你自己找出禍來，你給魔師爺惹了禍了。韓祺一聽說，我告訴你，你休要饒唇鼓舌。我看在師傅面上，把金風和尚放了，衝着你，我並不認識你，你別打算我怕你。我是有一分關照，你要自找無趣，可別說我拿子母陰魂繚把你網上。石成瑞一聽，勃然大怒說：韓祺你真不要臉，我先將你拿住，說着話，伸手拉出寶劍，方要過去。韓祺立刻把子母陰魂繚祭起來，口中念念有詞，說的是：

子母陰魂繚一根，陰陽二氣緊遶身，練成左道先天數，羅漢金仙俱被擒。

石成瑞一看子母陰魂繚奔他來了，金光繚繞，石成瑞一想，我真要被上網，豈不丟人。心中一急，想起銀屏小姐給他的那塊絹帕，告訴我，說遇有急難之事，二目一閉，一抖絹帕，雙足一踏，就能回到隱魔山來。石成瑞今天真急了，由懷中掏出絹帕一抖，韓祺眼瞟着一片白光大作，再找石成瑞蹤跡不見。子母陰魂繚墜落於地。韓祺說：真有的罷了，罷了他會走了，真有點能爲，走了便宜他，就是我拿住他，也不能要他的命。他是我師傅的門塔，我無非的羞辱羞辱他。大家說：偈偈回去罷。邵華風說：我想金風和尚只一走，必給類僧去送信，大概濟類必來。韓祺哈哈一笑說：邵大哥，你把心放開了，你我等候濟類三天，他如來了，我必把他拿住。他如不來，我同你找他去。我說到那裏，就到那裏，到叫

你等賄賂我的法寶奪人正說着話就聽山坡一聲喊嚷無量佛大衆睜眼一看來了一位羽士黃冠玄門道教頭戴青緞子九纓道巾身穿藍緞色道袍青紗領相襯腰繫杏黃絲線白襪雲鞋面如淡金細眉圓眼三絡黑鬚飄飄洒洒前手拿螢刷肋佩寶劍來者老道非別乃是本觀的觀主浪游仙長李妙清他到白雲嶺去找白雲仙長野鶴真人去下棋今天才回來邵華風一見說李道兄久違少見我等在只廟裏攪擾了多日你也沒在家李妙清說賢弟說那裏話來我的廟如同你的廟一樣何必說攪擾二字大衆趕上前彼此行禮邵華風說我告訴你的慈雲觀入了官了此時我鬧的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李妙清說怎麼邵華風說只因我派人盜取嬰胎紫河車在江陰縣犯了案有一個濟顛和尚無故跟我作對我來約你助我一勝之力大反常州府自立常州王捉拿濟顛和尚報仇雪恨李妙清見艾呀不易罷我聽說濟顛和尚神通廣大法術無邊俗們三清教的有頭有臉的老道都被他給置服了可有一節他不找尋好人爲非做惡的人也才找尋呢邵華風說甚麼叫好人壞人我約請只二位是萬花山聖教堂八魔祖師爺的門徒非得把濟顛拿了也叫他知道知道俗們三清教有能人沒有也給三清教下轉轉臉李妙清說衆位不在廟裏都在外頭只是爲甚麼邵華風說方才有濟顛主使金風和尚同馬道玄前來找我做對都說金風和尚是一位羅漢誰知他是一個大駝龍方才被我韓賢弟用子母陰魂線將他纏上現了現形本來打要殺他有魔師爺的姑爺來講情把他放了浪游仙長李妙清說就是了我可聽說濟顛和尚可不好惹我到沒見過韓棋說我那時拿住他叫你賄賂正說着話就聽正南上一聲喊嚷好一羣雜毛老道我和尚來了賄賂你們有甚麼刀山油鍋大衆一看是一個窮和尚羅漢爺早把三光閉住一溜歪斜酒醉瘋癲脚步踉狂由山口往前鉤奔邵華風說韓賢弟你看濟顛僧來了要沒有你們二位在只裏我等賄賂就得跑其利害無比韓棋哈哈一笑說我去拿他浪游仙長李妙清一看和尚是肉體凡夫說邵大哥你就是濟顛呀邵華風說就是他李妙清說諒其巧僧何必你等衆位拿他我也不是說句大話不用你們我略施小術就可以把他拿住不費吹灰之力易如反掌叫你們衆位賄賂我的法力邵華風說李大哥既能拿他那更好了浪游仙長李妙清自己也是藝高人胆大本來老道也真有點法術立刻往前鉤奔伸手拉出寶劍一點指說來者你就是濟顛僧麼和尚說然也正是你來打算甚麼樣李妙清說我聽說你無故欺負三清教的人跟

我等做對今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能爲你可認識山人濟公說我認識你是雜毛老道你姓甚麼叫甚麼李妙清說山人我姓李叫李妙清道號人稱浪游仙長我乃是藏珍場的觀主山人我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善曉過去未來之

事善會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搬山移海。五行變化。有摘星換斗之能。拘鬼遣神之法。仰面知天文。俯察知地理。伴風雲觀氣色。排兵佈陣。關引埋伏。樣樣精通。你要知道我的利害。趁此認罪服輸。跪倒給山人磕頭。叫我三聲。祖師爺。山人出家人。以慈悲為門。善念為本。有一分好生之德。饒爾不死。如若不然。我當時將你拿住。你悔之晚矣。和尚哈哈一笑。說好。擊畜。你休要說此。朗朗狂言。大話。大概你也不知道。我和尚老爺有多大的來歷。今天你跪倒給我磕頭。叫我三聲。祖師爺。祖宗。尖。我也不能饒你。李妙清一聽。氣往上衝。伸手由兜裏掏出一宗法寶。名曰打仙磚。祭起來。口中念念有詞。只磚能大能小。起在半懸空。照和尚頭頂壓下來。如同泰山一般。和尚哈哈一笑。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嚩吽。唵。勅令赫。立刻打仙磚現。了一道黃光。墜落於地和尚說。就是你的寶貝呀。只不行。我和尚老爺不怕。你還有好的。沒有了。李妙清一聽。氣往上衝。說好。願僧。竟敢破我的法術。待我再來拿你。一伸手。由兜裏掏出細仙索。祭在空中。口中念念有詞。隨風而長。照和尚鎖來。和尚用手一指。口念六字真言。細仙索也墜落於地。李妙清一看。就愣了。旁邊神術士韓祺微然一笑。說濟顛僧。雖是凡夫俗子。到有點來歷。你們拿不了他。就伸手拿出子母陰魂。趕奔上前。道。李道兄。閃開了。立刻李妙清一閃身。躲開了。韓祺說。濟顛只是你自來找死。休怨我來拿你。說着話。把子母陰魂。一抖。口中念念有詞。不知濟公如何敵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百十回 八卦爐佛法煉韓祺 慶生辰佳人逢匪棍

話說神術士韓祺把子母陰魂。燃祭起。口中念念有詞。說子母陰魂。燃一根。陰陽二氣。繞金身。練成左道先天數。羅漢金仙。俱被擒。立刻金光一片。照和尚奔去。就聽濟公口中直嚷了不得。快救人。哪。展眼之際。把和尚。捆倒在地。衆妖道一見。鼓掌大笑。神術士韓祺說。衆位。你等可從看見了。我只打算濟顛有多大的能為。原來就是這樣。聞名不如見面。邵大。哥。我已把他拿住。任憑你等。自便罷。邵華風說。把他殺了。就得了。只個說。殺了。豈不便宜他。還是把他。剮了。那個說。把他。開膛。摘心。這個說。把他。剝皮。大衆亂嚷。韓祺說。衆位。的主意。不好。要依我。把他。搭到裏面去。擱在香池子裏。一燒。火化。金身。到不錯。衆人說。到也好。韓祺說。濟顛。這是自來找死。休怨我。意。狠心。毒。和尚說。你當真。要燒我。韓祺說。只還是假的。說着話。吩咐手下人。將和尚。搭着。來到裏面。就擱在香池子裏。韓祺說。顛僧。當時說話。和尚口中。還答應。立刻。搬了許多的柴草。往香池子。一堆。將和尚。壓在底下。點起火來。展眼之際。烈焰騰空。大衆。聞着。腥臭之氣。燒的。難聞。

衆老道眼見濟公和尚燒了一個個歡喜非常。邵華風說衆位今天把濟顛和尚一燒死。我從此沒有人可怕了。衆位助我一勝之力。夠奔常州府報仇雪恨。將和尚一害了。你從我從此海闊天空。那個敢惹。話言未了。就聽外面哈哈一笑。好孽畜。要燒我和尚。那裏能夠。大衆睜睛一看。見濟公由外面一溜歪斜往裏走。子母陰魂緣在和尚手中拿着衆人再一看。神術士韓祺沒有了。衆老道一千羣賊嚇的連魂都沒有了。撥頭就跑。出了藏珍塢廟後門。鄧運芳說衆位借們夠奔萬花山聖教堂去。給八魔師爺送信。給韓祺賢弟報仇。大衆羣賊直奔。並不答言。只顧逃跑。恐怕和尚追上。羣賊四散奔逃。真是急急如喪家之犬。忙忙似漏網之魚。恨不能肋生雙翅飛上天去。和尚走出廟門。偶然打了一個冷戰。羅漢爺一按靈光。早知覺明白。口念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你說不管我和尚。尚有不當之理。真是一事不了。又接一事說着話。連忙往前行走。羅漢爺有未到先知之能。算出來此時雷鳴。陳亮有難。書中交代。怎麼一段事。原本陳亮家中。有叔叔嬌嬌。有一個妹子。名叫玉梅。他叔父名叫陳廣泰。本是一位忠厚人。陳亮總不在家的時候。多他家裏並不指陳亮做綠林的買賣。度日。先前陳廣泰只打算陳亮在綠林。非爲好事。尋花買柳。後來才知道陳亮行俠仗義。偷富濟貧。雖然只樣總是在綠林爲賊。陳廣泰也勸不改。他家裏又有房屋。又有舖子。在陳家堡總算是財主。陳廣泰整六十歲。家裏做生日。在村口外高搭戲台。看台唱戲。只天許多親友都來。給陳廣泰祝壽。婦女都到了看台上。看戲。自然玉梅姑娘也得陪着張羅。應酬親友。也在看台上坐着看戲。本來玉梅小姐今年二十二歲。長得花容月貌。稱得起眉舒柳葉。脣綻櫻桃。杏眼含情。香腮帶笑。蓉花面。杏蕊腮。瑤池仙子。月殿嫦娥。不如也。只位姑娘素常養的最姣。自幼父母雙亡。跟着叔嬌長大成人。也就叫爹娘。陳廣泰愛如掌上明珠。一般。天生來的聰明伶俐。知三從。曉四德。明七貞。懂九烈。多讀聖賢書。廣覽烈女文。直到現今。尚未說定婆家。皆因高不成。低不就。做官爲宦的人家。又攀配不起。小戶人家。陳廣泰又不肯給。素常姑娘無事。並不出大門。今天陪親友聽戲。在看台上坐着。臺下男男女女。本村的人來。睜着熱鬧。擁擠不動。偏巧內中有一個泥腿。也在只裏看熱鬧。人家都往戲台上。睜。只小子目不轉睛。只看臺上。睜着姑娘。在本地有一個皮員外。他當初本是破落戶出身。姓皮名緒昌。他家中有一個妹子。長得有幾分姿色。時常勾引本處的少年浪蕩公子。常來住宿。名爲暗娼。皮緒昌裝作不知道。在外面還充好人。回家來有吃的。就吃。有喝的就喝。有錢就使。他也不問那來的。偏巧活該他發財。在本處有一位金公子。上輩做過一任知府。家裏有錢。就把他妹子半買半娶。弄了家去。給了皮緒昌幾千銀子。皮緒昌居然就闊起來了。他也買了房子。也使奴喚婢。他妻子就是大奶奶了。他

有一個兒子叫皮老虎，衆人皆以大爺呼之。後來金公子他正夫人死了，就把他妹妹扶了正，居然當家過日子。俱歸他經手料理。皮緒昌更得了倚靠，他妹子就把娘家供用足了。皮緒昌有了錢，一富遮三醜，衆人就以員外稱呼。他也好交友，眼皮也寬，勿論那等人，他都認識。三教九流，俱跟他有來往。他也走動衙門，書班皂隸，都跟他交朋友。在本地時常倚勢利欺壓人。他兒子皮老虎，結交了些本地的泥腿，在外面尋花買柳，搶奪良家婦女，無所不爲。有幾個人捧着皮老虎，跟他有交情的。一個姓游名手，一個姓郝名閉，一個姓車名丹，一個姓管名世寬。這些人都是無業的游民。在外面淨講究幫襯，替買看吃，狐假虎威。每逢皮老虎一出來，總有十個八個打手跟着他。在本地也沒人敢惹他。真有勢利的人家，他也不敢惹。今天皮老虎帶着這些人也來看戲。只小子就騎見姑娘陳玉梅，二目不轉睛往臺上瞧。本來只小子長的不夠尺寸，拱肩梭背，兔頭蛇眼，歪戴着帽子，閃披着大氅，看了半天說：衆位大衆說大爺做甚麼？皮老虎說：我騎看臺上只個女子長的怪好的，我真愛他，你們給我搶他，勿論他是誰家的，不答應，我跟他打官司。旁邊游手郝閉車丹管世寬說：大爺你看只個姑娘，可惹不起，他是開白布鋪陳廣泰的女兒，聽說他有一個哥哥，在鏢行裏會把式，再說今天陳廣泰做生日，親友甚多，如何能搶的了？論勢利也未必惹的了，人家大爺你死了心罷。皮老虎說：我怪愛他的，衆人說愛也不行，你們走罷。衆人一同皮老虎回了家。馮想到皮老虎自從騎見陳玉梅姑娘，就彷彿失了魂一般，回到家中，茶思飯想，也不想吃東西，得了單思病。一連三四天，越病越沒精神。皮緒昌一見兒，子病了，心中着急，就問游手衆人道：你們跟我兒行坐不離，可知他無故爲甚麼病的？管世寬說：老員外要問公子大爺，只因那天陳廣泰唱戲，公子爺騎見陳廣泰的女兒，在看臺上長的美貌，他誇了半天，回來就病了。皮緒昌一聽說，原來只麼一段事，那好辦，我叫人去見見陳廣泰，跟他提提，大概憑我家的財主，也配得過他，他也沒甚麼不願意，只要他願意把女兒給我兒，我擇日子就娶，要甚麼東西我都給。管世寬說：既然如是我到陳廣泰家去提親，你聽候我的回信。皮緒昌說：也好，你去罷。管世寬立刻來到陳廣泰的門首，一道辛苦，老管家陳福一頭認識他，管世寬說：我要見你們員外有話說，老管家進去一回，稟說：管世寬要見員外，陳廣泰一聽說，他來幹甚麼，叫他進來。管世寬來到裏面，一行禮，陳廣泰說：你來此何幹？管世寬說：我來給令愛千金提親。陳廣泰說：提誰家？管世寬說：皮員外的公子，稱得起門當戶對。皮公子又是文武雙全，滿腹經綸，論武弓刀石馬步箭均好，將來必成大器。陳廣泰本是口快心直，說你滿嘴裏胡說，我家裏根本人家，焉能把女兒給他。我嫌他腥臭之氣，怕沾染了我，馮想到這句話不要緊，惹出一場大

稿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857.44

4723

1948

v.3

2367516

濟公全傳 卷三 第一百十回

單位：特藏組 CG

來源：王人喆贈

日期：94.5.18

cg

一八一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2367516



濟公全傳
卷三
第一百十四回

一八二